

世界名人

情书经典

宗豪 编



海天出版社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世界名人民情书经典

【法国】伏尔泰（1694—1778）

伏尔泰，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

伏尔泰 19 岁时，被派往海牙任法国大使随员，在当地他爱上了少女杜诺耶。年轻人的爱情热烈美好，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但是两人的爱情遭到了杜诺耶母亲的反对。伏尔泰被法国大使关禁。关禁期间，伏尔泰写信给他的恋人，准备离家出走，两人确实履行了私奔的计划，但中途遭到截返，伏尔泰被送回法国巴黎工作，杜诺耶则被送回海牙。年轻的美好爱情无法圆满实现。后来，海牙少女杜诺耶嫁与他人。

致奥林坡·杜诺耶

1713 年于海牙

他们以皇帝的名义把我监禁在这里；他们可以夺走我的生命，却无法夺走我对你的爱情。是的，我倾心的情人，今天夜晚我将和你会面，即使丢掉脑袋也在所不惜。看在老天爷面上，写信时别说那些可怕的话。你必须活下去，还要谨慎小心；要把你母亲当作头号敌人来提防。我在说什么呢？人人都得提防，谁都不能信任；月亮一出来，你就要准备停当，我将化装离开旅店，雇一辆马车或便车。我们将风驰电掣般赶往斯赫维宁根；我将随身带好纸张和墨水，以备写信之用。

如果你爱我，那就要沉着。要鼓起全部勇气，保持绝对冷静；别让你母亲有所察觉，带着你的画像。请你相信：即使他们用最严酷的刑罚来威胁我，也不能阻止我为你效劳。

不，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分离；我们的爱情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它将与我们的生命共存。再见，为了你，我什么风险都愿冒；你的价值比这要大得多。再见，我亲爱的心。

阿路埃

【美国】富兰克林（1706—1790）

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者、政治家和科学家。

富兰克林 1774 年丧偶，丧偶后富兰克林在巴黎租了一所房子，他的邻居中有一位名叫艾尔维修斯太太，她是个孀妇，丈夫是著名的财政家和哲学家。富兰克林时这位迷人的有教养的上流妇人有些倾心。1780 年，富兰克林 74 岁，艾尔维修斯太太 61 岁。富兰克林写了这封不同寻常的求婚信。

致艾尔维修斯太太

昨晚你肯定表示，为了纪念你亲爱的丈夫要守寡，词意坚决，令我不胜愤慨，回家后倒在卧榻上，以为我已经死亡，自觉身在极乐之境。

他们问我，可要特别见见谁。“你们带我去见哲学家。”“此间花园里有两位哲学家，彼此结为芳邻，非常友好。”“他们是谁？”“苏格拉底和艾尔维修斯。”“两位我都极其尊重；但我要先见艾尔维修斯，因为我懂一点法文，希腊文却一字不识。”他非常殷勤地望了我一番，说闻我的大名已久。他问了我无数关于战争的事，目前法国宗教、自由和政府的情况。“可是你却没有问起关于你朋友艾尔维修斯太太的事情，而她仍然非常爱你；一小时以前我还在她家里的呢。”“是吗！”他说，“你使我想起我以往的福份了；可是我要在这里快活一下，应该忘掉这件事。多年来，我心里什么不想，只有她，终于我得到了安慰。我另娶了一个人，再也找不到比这人更像她的人了。的确她并不十分美丽；但有头脑、有才气、无限爱我。她全部心

思都用在讨我的欢心上；此刻她正在搜寻甘露佳肴，供我今宵大快朵颐；和我在一起，你可以见到她。”

“我觉得，”我说，“你的老朋友比你更忠实；因为许多人向她求婚，她都拒绝。我坦白告诉你，我爱她逾份，但她对我却很严厉，已经因为爱你而断然拒绝了我。”“你这样不幸，我可怜你；”他说，“因为她的确是个好女子，非常和蔼可亲。但是德拉罗希神父和摩海莱神父不是有时仍旧在她家里么？”“是的，的确在，因为你的朋友她一个也没有失去。”“如果你能请摩海莱神父喝掺牛奶的咖啡，讨好他，也许你能成功。因为他和思高和圣多玛一样会讲妙理，他有了主张，一层一节说出来，真叫人无法对抗。要不然你就结好德拉罗希神父，送他一本珍本古书，叫他说你坏后：这样反对你有益。原来我早就看出，他劝她做的事，她总是反其道而行，然后才称心。”

说到这里，新艾尔维修斯太太拿了甘露进来了；我一看见她就认出是富兰克林太太，我的美国老朋友。我要她重新归我，可是她冷冷地对我说，“我做了你的好妻子四十九年零四个月了；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你该满足了。”我对于我的亡妻这样拒绝我，大为不满，我立刻决心不理那些没有良心的鬼魂，重新回到这个快乐世界上再看看日光和你。我又回来了。我们来替自己报仇雪恨吧。

【法国】卢梭（1712—1778）

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生于瑞士日内瓦。自幼失去家庭照料，漂泊流浪，当过学徒、秘书、家庭教师等。著有《爱弥儿》、《新爱洛绮丝》、《论科学和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论人类不平等起源和基础》、《尼约论》、自传性小说《忏悔录》以及《音乐辞典》等。卢梭生性温柔多情，一生爱过很多女人。卢梭 45 岁左右，与乌德托夫人相识，卢梭被乌德托夫人特殊的吸引力迷住了，卢梭看到了具备了他“用来装饰他心头偶像的那一切美德的乌德托夫人”。卢梭在她身边听着她说话，会幸福得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起来。

致乌德托夫人

1757 年 6 月埃里蜜塔哥

索菲，你来呀！我真想用铁一般的心肠对待你，让你那不怜悯人的心受点痛苦！你把我的理性、荣誉和生命一块儿夺走了，我为什么要爱惜你呢？唉，你要是不用那致命的爱神之箭来杀了我，而是用把利剑刺入我的心头，那你的残忍不知要少多少倍！你看看我过去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看看我已跌落到何等程度！当你答应要听我的话时，我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自从你甩掉了我，我便是人类中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人了。我已经丧失了一切理性，一切理解力，一切勇气，总而言之，你把我一切的东西都掠夺走了！你怎么能决定毁弃你的工作呢！你怎么能认为你从前善意追求和敬仰的人毫无价值呢？唉，索菲呀！我诚恳地告诉你，不要羞于和从前祈求过的人在一道。为了你的名誉，请你清理一下：难道我不是你的财产吗？你还没有抓住我吗？你不能否认，既然我是属于你的，所以至少也配得上说：我是你的。回忆一下过去的欢乐吧，即使我在痛苦之中也永远不能忘记。是那种使我获得第二次宝贵生命的无形无影的烈火给了我心灵和意识以少年时代的全部精力，我觉得，热烈的火焰驱使着我投入你的怀中。你的心虽然装有另一种爱情，但我心中的热情不是常常打动过它吗？记得在那瀑布边一小亭子中，你不时地对我说：“你是我脑子里所仅能想象到的最体贴的爱人，不，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富有爱情的！”听了你口中发出的这种“供词”，我是多么幸运啊！唉，这是真的！我诚挚地请求你感觉到这样热情，这很值得你去感觉，我并且要用这种炽热的情怀去引起你心中的同感。然而，你现在竟反悔了。你为什么要使自己遭到非难呢？你的过失在哪里？你的忠实因为那种温和手段——那是使你的心和感觉冷淡了的手段——所承受的危险到了什么程度了呢？假如我更可爱、更年轻一些，那种诱惑便不能得逞了：然而你既然先已没有为之所动，那又为什么又变卦了呢？你有许多条件可以得以满足，为什么又要改变态度呢？……

不再做你的朋友了么？亲爱的，令人销魂的索菲啊，生存在世上而无法恋爱，这使我怎么能忍受得了！既然你把甜蜜的纽带结在岩石之上，那我的心怎么能够和你分开呢？我要对着你的良心倾诉：你亲眼看到了这种精神错乱、这些泪水，这般失魂落魄的样子，这番热烈疯狂的胡作非为——这不是一个天生的特性，而是因你而形成的。请你说一说，既然我曾耗费过你的眷爱，那么现在应该失去它么？唉，不能啊，这种眷爱引起过我心中的一些体贴的恐惧，你却残忍地利用这种恐惧，否认了这种眷恋。我要说，我满腹爱情比起过去胜似千万倍，可我同时对你也更谨慎、更顺从，并且小心翼翼地

避免有只言片语冒犯了你。你的好心肠——是它看见我在你的面前发抖——怎能决定用我的痴情做武器来抵抗我的自身，并且使我——本来应该快乐的我——陷入悲惨的境地呢？

你的好意的第一种代价是，教训我是爱情的本身去抑制我的爱情，将爱情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最热烈的愿望牺牲掉，并且在你的安宁之下毁灭我的幸福。我既不想回忆在你的花园中所出现的事，也不想回忆在你房中所发生的事。但是，为了表示你的娇质艳容如何使我沉醉，如何使我决定要获得你起见，请回忆一下奥林匹堡，请你回忆那用铅笔写在一棵橡树上的那番话……当那宝贵的一刹那，凡是某种纯洁的爱情在世界上所能给予的好处你都献给了我。从那时起，我非常珍视这些，以致我不敢设想牺牲了你再去寻欢作乐。你那方面，一次唯一的推却便让那不合理的狂热消沉下去了……

有人热爱你的荣誉不亚于你自己。重新将你那美好的感情赐予他吧，这样才不至于伤害他，对于你和对于我自己，我都不祈求饶恕……要是我可以控制自己，也许便有了胜利的光荣而且获得某种力量了；可是，一旦我心上的人将我抛弃，让那一颗多愁善感的心不去失望怎么有可能呢？胜利如果不出于自由意志，那胜利的价值便消失了。要想使我健康，就必须让我凭着我的热情去奋斗。真是罪有应得！我已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我只要想起你无需承担责任，便也得到了快慰……啊，索菲呀！自从那甜蜜的刹那间之后便永远被拒绝，这种状况对于怀愁抱恨的人来说，太可怕了！他不能和你一致。什么？你那闪电般的眼神和那使我万分酣醉的娇羞之态永远不能映人我的眼帘了吗？我永远不能触及那天上的云雨，那飞逝的电光，那毁灭一切的情火了吗？啊！形容不尽的刹那！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上帝能够抗拒住你那无法言喻的魅力呢？……

【德国】莱辛（1729—1781）

莱辛，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剧作家。做过报纸编辑、剧院评论员等。所作美学论著《拉奥孔，论绘画与诗的界限》、《汉堡剧评》奠定了德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另有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寓言《狮子与驴子》等。莱辛对德国文化影响甚巨。

致埃娃·柯尼希

我亲爱的，你很可能发现我的坏习惯没有改正。当我的脑子里充满幻想、心中充满怨恨时，我对于有几分亲近的人绝不能写信，这也是我的坏毛病之一。可是，对于我的最爱的女人必须有个例外，或者这正是她要求的？这种要求是出于极大的善意，如果我辜负了这番心意，倒不如装作不理解善意好些。然而让她知道我心中有所不快，哪怕是有碍于她那开朗的情怀，我想她也会高兴的。

我亲爱的，早些给你写信只会增添你对我的挂念。现在我开始觉得好一些了，然而在八天之前，每一个字词都会向你泄露我那十分忧伤的心情。我患有忧郁症，这比我自己想象的还厉害，现在无需隐瞒了，但经验告诉我，这种忧郁之症的根子并不很深，因为当我一旦从这种讨厌的愁城中抽出身来，投入到人群中去，便会很快好一阵子。于是我常们心自问：为什么老要把自己陷入那讨厌的愁城中去呢？倘若是屋脊上的麻雀，不是早就千百次地飞走了吗？

八天以来，在一直置身于人群之中，当新年来临之际，我在布伦瑞克的宫廷中，曾做了一些腌鱼或赶骡子等事，这些事做起来没什么益外，但若永远甩掉不干却有点不利呢——我这时所拥有的唯一愿望是……唉，我的爱，你都知道这种愿望，难道我不该和你在一块过一个快乐的新年么？

上面这种念头死死地缠住我不放，到本月6号才好些，那天，我参加了札卡利亚斯的婚礼。要我欢快起来，谈何容易！但毕竟是榜样打动了，使我和大家一样欢欣鼓舞；你认识札卡利亚斯，可是你要能想象出这是一种何等辉煌的婚礼，可不那么容易了。所有的事物应有尽有，还有二十种东西是人们所梦想不到的……我们闹啊，跳啊，一直闹到第二天天亮，除了新郎新娘以外，没有人上床睡过觉……

我亲爱的，祝你好。我几乎没有办法再向你诉说些本来不当再说的话：我爱你，爱你胜于一切，我在意念中每天都要拥抱你千百次呀！

1773年1月8日于沃尔芬比特尔

【瑞士】佩斯塔劳希（1745～1827）

佩斯塔劳希，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影响。安娜·舒尔赛丝出身良好。佩斯塔劳希和安娜·舒尔赛丝相识后，便对安娜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爱慕之情，安娜也真心爱上了这个献身教育的青年，但两人的爱情却遭到安娜家庭的反对和阻挠，但两人矢志不渝，经过长时间不懈奋斗，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致安娜·舒尔赛丝

我的人儿：今天天很热，可我的心却更热。我看见了許多天真烂漫的大孩子，我从他们之中拣起一个，抱在怀中。唉，要是当时你在旁边，我一定会把他放到你的怀里。他是乡村中最美丽的孩子，我们本来可以双双和他接吻，于是我们自己也满怀希望和喜悦了。可现在竟只有我一个人在吻他，但我每次总是吻他两下，其中一下是代表你的。纳尼顿城中的小孩便没有这么美丽、安静、健康；然而，我们将来的小孩子应当和这小孩子一样美丽、安静、健康。

舒尔赛丝，我现在很安逸，很愉快，虽然你把我送走了，没有和我接吻，我也是快乐的。我的心儿在胸中笑着，无论到了哪里，它总是在思念着你的。

我的人儿，我今天坐在一颗硕果累累的矮树下，树枝低垂，宛若一张靠背椅。清风徐徐地吹来，树叶翩翩起舞，浓阴密布在我的四周，不让太阳光向我侵袭。我旁边还有一个树枝形同一张抱龙椅，恰恰也在阴凉处。当微风吹拂，倍觉凉爽的时候，我便想到，你应该坐在那儿，面对着我。我特意为你留下这优美的座位，我在我的树枝上读你的信，慢慢地抬起头来，望着那空枝，怎么才能让你坐在那上面，我们彼此手拉手，互相接吻，还可以为所欲为——不像在那热气蒸人的房子里又羞又怕的呢？想到这里，我不禁心旷神怡。

你在干什么呢？无论怎样，你一定在想念我，并盘算着，有无数的时间我都是孤独地生活，不能与你接一次吻！舒尔赛丝，想一想你那些恶作剧，你肯定不知羞！这一回我可忍受够了……有人敲门，教堂里的祈祷完毕了。舒尔赛丝，我该怎么度过这个时刻，你又怎么去度过这个时刻呢？

现在正是晚上，我又有一会儿功夫和你说话了。我开始数算着，到天明，早晨，还有多久呢？我不想详细告诉你，我是怎样为了盼望着明天而不能入睡，并且每每起床探望，看是否已到天明；我不想告诉你我曾迁怒于夜半疲劳的更夫——怪他没有催促晨光早些来临；这些我都不告诉你；然而，如果你悔约——告诉了我你是怎样熬过这些时刻的，我将向你尽情地诉说这一切。

舒尔赛丝，祝你安眠，并进入梦乡！

你所爱的佩斯塔劳希

1769年9月24日于洪格

【德国】毕尔格（1747～1794）

毕尔格，德国诗人。狂飙运动的重要代表。先后在哈勒大学和格廷根大学攻读神学和法学。后曾在格廷根大学任教。著名诗篇有《勇士之歌》、《农民致暴君殿下》等。还写有小说《闵希豪森历险记》，流传很广。

致爱丽丝·汉恩

一个活泼敏捷而又热诚的女郎，因我与她精神和心灵的几次接触而燃烧起爱情的火焰。她具有能够满足一个勇敢的男子的要求的所有东西：如花似玉般的容貌，温柔的性情，和蔼的举止，纯正的习惯，崇高的地位和丰富的财产。即使我为她的这些优点而神魂颠倒，即使她变成我所热烈迷恋着的对象，然而我却不能将神圣的关于真理的表白压下去。不啊，尽管我知道因此我会失去她，造成不可名状的终生遗恨，然而我也必须把要明白的说出来。仲裁者，立法者，上帝，都是我心中所敬畏的，如果我不愿把一切精神上最残酷的惩罚（轻蔑和憎恶自己）加到自己身上，那么他们的命令我必须服从（尽管我有许多违抗的倾向）。

亲爱的小姐！我很愿意使你成为我晚年的安慰：你是我在人世间长期盼望而难以得到、此刻才发现的一个人，我很愿意做你精神上、心灵上、意识上唯一的男子，并且是在世间拥有最大幸福的男子；然而在某种热忱引导我们作出迈人重要的步骤以前，我的责任心逼迫着我首先提醒你，借着我的忠实表白，你自己也应严格地考查你的一切倾向和要求，否则过早地迈出重要的一步会使我们都隐人不幸的。因此，我愿意将我个人的和外部的一些事情都说出来，让你认识我比让我认识自己还要重要些。

首先，关于我的精神和志向，你可以从我那些公开的作品中对它小有充分的认识，看了这些作品会令你完全满意。然而单凭这些，可能会造成你的错觉。我毫不掩饰地承认，在我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出一些好东西，它不至于玷污那种高贵的精神和志向，但单从这些东西中不能断定我的心灵是完全高尚的，这就好比你不能从美丽的花朵上去断定开有此花的树种也是美丽、健全的一样。一棵良种花木即使被虫蛀了半朽仍可以开出一些美丽的花呢。你和每个认识我的人从前对我都怀有一种很好的看法，可现在说不定就会把我和那种朽木一样看待。生活中的疾风暴雨已经将我的花、叶、枝、干，都苦苦地摧残了。当我青春时期如果能够遇到优良的环境，那么依我的秉性可以成为并且已经成为另外一种人了，可我现在却不是那种人。许多无聊的烦恼把我折磨得心神不安，常常陷于一种忧郁的状态，萎靡不振。于是我的一切勇气，一切自信心都丧失了，自以为呆头呆脑，心如死灰，毫无知识，总之，我自认为是一个最没价值的笨伯。我以为不论是谁见到我都会暗中说道：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干不来！我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因此也就老是忧愁，苦恼；当一个人处于忧愁、苦恼状态时，怎么也不能让人家看出他是快乐和活泼的。可原来的我是倾向于欢愉居多、忧郁居少的，要是保住了我那神圣的茉莉和艾多民德，那我心定会达到我晚年自然会有光明大道。因为获得她们俩的爱情之后，我的头脑充实了。我的心中充满生机和力量，我觉得自己显著恢复了起来。从前的那种忧郁那时很少出现，我相信，我的心爱的妻子对此也丝毫不会烦恼。但自从她去世之后，我还靠什么来恢复身心呢？现在，只有爱情，只有非同寻常的爱情能让我起死回生，这种勇敢的爱情犹如对一架久已败坏的乐器，重加修理以弹出新的曲调，是值得劳神的，然而这又是可能

的么？这种乐器今后就一定能够补偿修复它所耗用的代价么？——唉！就身体和心灵的健康状况来说，我只是一个寻常的人，恰如天下千百万熙熙攘攘往来不停的人们一样。一些有理性的群众怎么会因为我有几首好诗，就以为我是特别人物，这确实让我不胜惊讶……

现在再把我从前生活的历史讲一下。我曾经娶过两姊妹做妻子，这事很特别，也很漫长，在这里难以尽述，我只想说，我娶了姐姐，但并不怎么爱她。当我和她一道站在神坛前面时，对于妹妹那种热烈的情感已在心中萌发了，其实后者才只是个孩子，年纪不过十四、五岁。我感觉到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当时我还不怎么清楚自己，便以为我会即刻打消这个念头，至多这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随即就会消失的。要是我能约略地窥见一点儿残酷的将来，就是在神坛前面，在祈求幸福的时刻，也许还能回心转意。我的头脑发热没有解除，并且在十年之后越发厉害、越发不能自拔了。我爱我最爱的人，同样，她也是用这种方式爱我。啊，要是我愿意叙述出这些年间的厄运以及爱情与责任心两者之间许多激烈的斗争，一定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倘若已和我结婚的妻子性情卑下，倘若她不那么性情温和而且慷慨，那我一定早已变过来了，现在怎么也不会来写这些东西。那世界上法律和意志所不许可的事情，我们却相信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补救起来，自己都作出一些让步。和我结了婚的姐姐决定只在分开场合之下做我的妻子，而妹妹则秘密地做着我真的妻子。这样一来，大家的心都比以前安定得多了，可是因此又出现一件最可怕、最痛苦的麻烦：一个美丽而又多才的男孩子就是那种默契的结果，这孩子曾由我们共同抚养过，本地人大部分至今仍不知道他，至少不知道关于他的某些事件。他是在距离这里二十英里的上萨克森秘密出生，后来由我的妹妹养育着。1784年，我的第一个夫人因患她们家族遗传的痲病而死。1785年，我和我心中最神圣的唯一的爱人公开结了婚，但好景不长，她在生下最后一个女孩后，也因痲热病于1786年1月9日与世长辞了。我获得她，又丧失了她，对于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的欢歌与悲词都已将它表现得清清楚楚。从此以后，我便以思念的心情，孤独而悲惨地生活着。

站在爱丽丝面前的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吸引得了她吗？我所讲的都是对我自己不利的。一个人既然不去掩饰自己的重大的缺点，那么他就应该被允许讲讲自己的益处，对于爱我的和为我所爱的妻子，我不会让她过一点儿不幸的生活，如果她被我爱，受到我的照顾，那从不会让她缺少充分的享乐，因为既是我真正心爱的，那就不会改变爱情；“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虽然很流行，然而我所心爱的妻子去充分享乐决不会使我感到饱和以至转而生厌。只有那不配使用这个神圣名词的虚伪的爱情，才会在婚后的床上逐渐冷淡下来。真正的爱情，我的真正的爱情永远会像新婚床上那样热烈。即使是那使我感到十分不幸的妻子，在结合之后不再为我所爱了，但她至少不会害怕我对她会有什么卑鄙、残暴的举动。十年期间对那个我所不爱的妻子从未说一句粗野、刻薄的话，这就是明证。对于我衷心热爱的人，也许有时要猜疑她是否也同样衷心地爱我，因而引起一点儿争执；愿上帝保佑，我不至于获得一个不用充分的爱情报答我的妻子！这样的事情我在现实中没有遇到，我这只是作最坏的打算。那样我便很容易变成一个最难堪的人，因为我那时会产生一种妒嫉心。当然，我不会采用普通男子的那种方法，去防备、侦察妻子的行动，也不会去限制她的行动范围，但我的心一定会在暗中失望，一定会有一个可怕的幽灵在她的面前游荡着……

等你反复考虑我的这些自白之后，你是否是不管我说的怎样，只要我的身体等方面不为你所厌恶，那仍让我做你的心上人？请你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地将这点告诉我。我愿意改名易姓，暗地里到你的住所去看你，决不使这些让人们知道。另外，我自己也想首先看看你是怎样生活的，是否和我理想中的爱人的生活真正相符。精神、志趣、品德，生活方式，习惯、地位、名誉和财富，对于一种幸福的婚姻来说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它们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就总体来说，我们都是具有感觉的人，感觉的能力有着自己的权利——我们必须找到一种相互赐予的娱悦——这种娱悦不仅是以青春和美貌为标记，而是以一种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东西为标记，这种东西既不能画出来，也不能写出来，只能存在于各自心中，靠感觉来获得它……

在这种准备完成之后，我们在最初的会见时刻便会感觉出。我们是否能以一种特别的婚姻去让人们欢腾，是否让我们自己得到极大的欢乐。

爱丽丝，爱丽丝！我用一种真诚、神圣的誓言作这封信的结束语吧。凭着万古长存的上帝，凭着你自己的祝福，凭着一个照顾你将比照顾他自己更为忠实的男子的祝福，我确切地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不能以充分的爱情投入我的怀抱，就请你不要选择我作你的丈夫！

我向你发誓，我对你将遵守同一诺言。

我快乐地祝愿：如果我们得以结合，那么上帝会赐给我们无穷无尽的幸福！

1790年2月于格丁根

【法国】米波拉（1749～1791）

米波拉，18世纪末期，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活动家，以善于雄辩而名噪一时，一度倾向进步，曾在国会中代表中下层人民，反对贵族和僧侣的势力，保护下层人民的利益，但后来被宫廷设计收买，成了宫廷的拥护者，在政治上大耍两面派手法，渐渐成了宫廷的帮凶。

致索菲

致我的索菲。

啊，我的亲爱的索菲，一种永远分手的时刻来到了。爱情的幻想已使我们久久地盲目地行事，可是大自然不会丧失它的权力。

痛苦的毒素已经慢慢地将你的朋友吞没了，他要死去了。啊，我的生命中不幸的半个人，谁能减轻你所遭受的可怕的打击呢？这种打击比我将将在几个钟头内所受到的痛苦还要可怕一百倍！我丢下你，这是一种无以复加的痛苦，但是这种痛苦会和我的生命一齐终止。我这颗心此时此刻还受着你的支配，但顷刻之间，不论是在忧愁方面也好，在爱情方面也好，它将不再受感动了，可是你为了你的加布利尔而悲伤却是来日方长。……啊索菲，我为你多么难受，如果我的命运是苟延残喘在你的身后，那我会像你一样深感不幸的。

可是，你以为我们就这么分手了吗？不，索菲，不；你的爱情送给我的可爱的孩子正生存着，她的生存就是我们损失的减轻，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补偿。她还有你，只有你，既是她的母亲，又是她的父亲，你必须对她保持着我们俩对她的爱。唉，索菲，有多少义务留给你去履行啊，在履行这些义务后，就会得到很好的安慰！

亲爱的索菲！我最心爱的意中人，好好地保重你自己；不要因为失望而使爱情受到损害。在你温柔体贴之情处于高潮时，你常常向我发誓说我死之后，你决不苟且偷生……。啊，我的亲爱的，你当时做母亲了吗？没有，还没有做母亲；如果你现在仍为这种矜持而应受责怪的誓言所拘束，那你一定是一个可怜的爱人，一个应当受责怪的母亲。

我所崇拜的索菲！凡是我女儿可以继承的一切权利，我都将在遗嘱中分给她；我还将对我的体贴我的关怀让给她。当我得知我的爱人勇气不足，得知她对我的最后的热烈的请求不能胜任时，我一定会满怀失望地死去，因为生下一个女孩子，而不能尽力抚育她，如果致使她们母女二人都作了牺牲……。啊索菲，你愿意这种十分纯洁、忠实的热烈的热情在我临死之时化为重大悔恨和受良心谴责的根源吗？我的爱人，活着吧，给我这种急切的心情以一点儿安慰吧，你应生活在世间，好让你的女儿投身于你的怀抱中；你还可以告诉她，她的父亲本来是可以怎样爱她的……

——我还说些什么呢？刚才已经再三地劝你去抵抗不幸事情的来临，现在还想搅乱你的心思么？我对于自己的情绪已不信任，并且永远终止在这一点上了。你要不断地想着他，他临死时，口中还念叨着你的名字，他把最真挚最真实的爱情送给了你，他对你的感情在一生中无时无刻不是忠实的，甚至在意念上也是一尘不染。他从这些出发，如果可以说的话，是可以说从感激的情怀出发，他要求你为你的女儿——又是他的女儿的缘故——努力地生活下去。

1778 年底

【德国】歌德（1749～1832）

歌德，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象。

歌德生性浪漫，一生爱过很多女人，甚至在老年时期，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爱情。斯泰恩夫人是歌德所钟情的女人之一。

致斯泰恩夫人

1776年8月8日伊尔门瑙

说不出是怎么一回事！你的形影在我的心上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效应。我生活得很好，可是也十分悲惨，昨天一点儿东西也没写成。我坐在威茨莱苯的雄伟的石山上，什么都做不出，于是信口吟成下列给你的诗句：

唉，你对于我，我对于你，
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情形？
不，不，其实，
我对这些丝毫不用怀疑。
当你在我的身边，
我想不到去爱你，
可一旦当你远离，
我才觉得十分可爱！

【法国】罗兰夫人（1754～1793）

罗兰夫人，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共和政府内政部长罗兰之妻。曾参与决定吉伦特派各项重大政策。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被雅各宾派处死。主要作品有《回忆录》行世。

致比佐特

我常常三番五次地复读着你的信。我把它紧紧按在胸前，吻遍它的全身。我不希望再有信来了，我曾到绍莱特夫人那儿打听你的消息，没有结果；又有一次写信给厄费勒克斯的莱泰列尔先生，想通过他使你知道我的消息，可是邮政联络又中断了。

我不愿直接给你写信，因为你的大名足以让信被扣押，并且还会让你因我受到连累。我毫无畏惧地来到这里，准备袒护那些拥护自由的人，并对他们抱着希望；当我听到下达了逮捕二十二人的命令时，我立即叫道：“我的祖国灭亡了！”我在还不确切地知道你已逃走之前，心中别说是何等担惊受怕了，而对你发出的逮捕令更使我坐卧不安。他们知道你有勇气，才使出了这种恶劣的手段。当我得知你已在卡尔瓦多斯省以后，才又重归安宁。我的朋友，在你的高贵的努力中继续前进吧。布吕蒂斯在菲律宾战争中间疑惑起来，以为当时拯救罗马为时太早了。当一个共和主义者一息尚存，当他还有自由，还有气力，他就必须努力发挥作用。法兰西的南方是你的藏身之地，并且将成为一些共和派的人的避难场所，你的眼光应注意那里，你的脚步应踏人那里，住在那儿正是你帮助同志、磨练自己意志的好机会。

我自己正在静静地等待着正义的复兴，或者是作为专制制度最后暴行的牺牲品。然而我的事例是会有用于世的。如果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话，那就是只怕你为了搭救我而去浪费力气。

我的朋友！如果你在拯救我们的祖国，那你就是为我的幸福在努力。当我知道你为了祖国作出成绩时，我就可瞑目长眠于九泉了！凡是死、痛苦、忧患等，我都视而不见，漠然置之，因为我是在它们中间长大的。你不必担心，我哪怕处于最后的时刻，也不陷入无聊的自扰之中……

千万别担心啊！我们不能不要求：对得起彼此之间的感情。这样，我们会感到幸福的。我的朋友，祝你好，我的最亲爱的，祝你好！

1793年6月22日

【奥地利】莫扎特（1756～1791）

莫扎特，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自幼从父学习钢琴、小提琴，并开始作曲。

莫扎特的最初恋人是康斯坦莎的姐姐阿洛西亚，阿洛西亚美丽动人，正在学习歌剧。相处一段时间之后，莫扎特感到他们两人并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一位克勤克俭、贤惠持家的妻子，而阿洛西亚的妹妹康斯坦莎正是他理想中的意中人。重新进行了爱情选择之后，莫扎特与康斯坦莎结婚，婚后两人同甘共苦，康斯坦莎给予了莫扎特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

致康斯坦莎

亲爱的宝贝妻子！我想和你坦率地谈谈。你根本没有必要发愁。你有一个丈夫，他爱着你，尽一切力量照顾你。至于你的脚，只要有耐心，它肯定会好的。只要你心情愉快——我当然是愉快的——我就很高兴。但我真心希望你在某些场合不要过于轻浮！我觉得，你和×××在一起太放纵了，和×××在巴登时也是一样……你知道那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你也应该记住你答应过我的话，啊，上帝！——你千万要坚信我的爱情——高兴起来，用亲切、愉快的态度对待我——别让我受不必要的嫉妒的折磨！相信我的爱情——你也看见了这种爱情的表露——那么，我们就会过上幸福愉快的日子。你应当坚信，女人只有保持冰清玉洁，才能使她的丈夫永远爱她。

【英国】纳尔逊（1758～1805）

纳尔逊，英国海军统帅。1770年参加海军，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1798年，指挥英国舰队，在埃及阿布基尔歼灭运送军队的法国舰队。1799年进军那不勒斯镇压意大利革命运动。1801年被封为子爵。1803年任地中海舰队司令。1805年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本人也在此役中阵亡。

致妻子

我的亲爱的芳妮，如果把我的事业都用公文宣布出来，那么整个战争中，不会有二个星期白白度过而听不到我的战报的……

人们妒嫉我，可他们无法夺走我所获得的信任，就连法国人也敬仰我，法国驻热那亚公使在答复关于归还那些夺去的军用品的通牒时说道：“先生，你的国家和我们一样，生来就是向一切民族显示高贵精神和勇武实例的。”我还想说说另一个故事，这并不会引起我的骄傲，但对你只会增添乐趣。有个人寄给我一封信，信封上只写道：“纳尔逊收”。有人问他怎么写得这么简单？他当着众人回答道：“先生，在全世界只有一个纳尔逊呀！”那信马上就到了。热那亚人的全部商业被我截断了，可他们爱我敬我，官兵和民众都是如此。如果有人怕他的船只被扣留，他来找我求情，我便给他一张证件，或说一声“行”，他就满意了。整个意大利人都知道我无论在哪个国度，我的名字都不会被忘记。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公告

你问我几时回家？我相信，我们和西班牙要么达成一个体面的和约，要么就是宣战；他们可以把我的舰队驱逐出地中海，可谁又知道，当我开船时，船上已不是只有半个先令！几天以前，克拉兰斯公爵还致书给我，表示永久不变的友谊呢！

请对我的父亲予以亲切的关怀。

你的最忠实的丈夫荷纳提·纳尔逊

1796年8月2日于里窝那

【英国】彭斯（1759～1796）

彭斯，苏格兰诗人。从小熟悉苏格兰民谣和古老传说，并曾搜集、整理民歌。优秀诗篇有《自由树》、《苏格兰人》、《两只狗》、《威利长老的祈祷》等。著名的抒情诗有《一朵红红的玫瑰》、《高原玛丽》、《往昔的时光》等。

致伊丽森·贝格比

1783年里亚湖

我的亲爱的伊丽：我真切地感到，人世间的纯洁的忠实的爱情和道德宗教信仰中纯洁的忠实的原则恰恰一样。我希望这句话将表明我给你的所有信中的那种非常的方式都是无可非议的。所谓非常的，指的是这些书信写得很仓促，老实说，我时常担心你把我当作一个虔诚的教徒，和爱人谈情就像说教者在讲话那样。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觉得人世间虽然没有一桩事能使我得到像写信给你时这样的快乐，然而这种信也没有使我高兴得忘乎所以；这种状态是恋人们中间常有的事。

我常常想：一种根深蒂固的爱情如果不是一种道德，那么这种爱情至少也和道德非常接近。每一想到我的伊丽，我的心中便热烈如火，而我身上的一切人的感觉，以及每一种豪爽的元素都欢欣鼓舞起来。每一种怨恨、妒嫉等不纯洁的因素都因此消失了，否则便会由这种因素而坐卧不安。

因有了你的爱，我常常张开一视同仁的两臂去欢迎每一个人，对于幸运者我与之同乐：对于不幸者则与之同悲。我的爱人，我时常以感激的眼光望着命运的主宰，我希望它将给我幸福，恰如它将你许配给我一样，我真诚地盼望他允许我达到自己的志愿——使你的生活安宁、快乐。龌龊的卑劣汉可以对一个讨厌的女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的爱情，然而实际上他的同情专注于这个女子的钱袋上；奴隶似的挑夫需要一个妻子，他可以跪到市场上去选择一个强壮忠厚的，恰像我们指一匹老马所说的那样：这个，训练得适宜。我鄙视他们这种龌龊的行为。

女性生来就是人类享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对女性只具有这么一种糟糕的观念时，便忿怒地责难我自己。可怜的恶魔呀！在这种观念上，我不羡慕你们的命运！

对于我来说，在亲爱的女伴参加集会时刻，我可以在她的愉快中得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欢乐。

【德国】席勒（1759～1805）

席勒，德国剧作家、诗人。青年时为狂飙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主要剧作有《强盗》、《华伦斯坦》、《威廉·退尔》等。主要诗作有《希腊的神》、《欢乐颂》、《钟之歌》等。在艺术理论方面，席勒受到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写有《论悲剧艺术》、《美育书简》等美学论文。1794年后，与歌德交往甚密，曾合办《时代》杂志，共同领导魏玛剧院。

致洛特·冯·兰戈菲尔德

没有你的存在，我独自生活着——这是第一天。昨天我还在你的房子里，和你呼吸着同一种空气。我在你那儿所享受的美丽的夜晚就要从此中断了，真是我所难以想象的。我不能像今年夏天那样，抛开书本，停止晚间工作，和你共同生活，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不，不，我不能并且也无法继续把你我远远分离的事再想下去。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生疏的，要想对事情发生兴趣，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事情上，可我的一颗心早挂在你的身上。在这儿我过着一种破碎的日子，我相信以前的交游习惯会恢复，但最令我愉快的还是回忆今年夏天那甜美的梦，以及筹划下次聚会的计划。恐怕我是这么回事：在这种感觉中时刻都夹杂着忧郁的心情；一个人如果不能适应现状去生活，那他是不可能得到快乐的。我曾努力去用诡辩的方式来解脱我们的别离之苦，但这无济于事。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的一种损失。我千万次地祝你愉快，请接受我的全部心愿吧……

昨天我不断地回过头来，探望你，希望你的车子能赶上来——等我过了爱尔夫特之后，才知道你不可能跟来了，我的心是多么难过。我真想见到你的车子啊……

1788年11月14日于魏玛

【法国】巴贝夫（1760～1797）

巴贝夫，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热月政变后，巴贝夫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平等会”，密谋夺取政权，建立劳动者专政。由于叛徒告密，他和密谋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被督政府逮捕。1797年5月27日被凡多姆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巴贝夫曾主编《人民论坛报》，鼓动人民起来消灭私有制，建立“普遍幸福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并设想建立以农业为中心的、具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共产主义公社”。他的共产主义体系虽然“相当粗糙和肤浅”，但马克思却称许他为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他的主要著作有《永久地籍》。

致妻子

1797年5月27日

亲爱的，我向你们问好！我就要在永夜的黑暗里长眠了。我曾给一个朋友寄去了两封信，你们将会收到这些信。我对他比直接对你们自己更能把我的情况说得清楚些。

我似乎什么也感觉不到，因为我的感触太多了。我把你们的命运托付给一个朋友。我一点儿无从知道，他能否照我希望他的那样照顾你们；我无从知道，你们能否看到他。你们对我的爱，使你们不顾艰难险阻到我这里来，虽然你们历尽千辛万苦，你们还是在苦难中挺住了。你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次长期的残酷的审讯的每一变化，你们也终于和我一样，喝了这杯苦酒。我不知道你们应否回到你们打从那儿来的地方去；我不知道你们在那里能否找到朋友；我不知道人家是否会想念我，虽然我相信，我的行为洁白无瑕，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反革命将要展开的保皇党人的疯狂迫害之下，所有共和国的朋友，他们的家人，一直到母亲怀里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唉，亲爱的，在我的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些思想撕碎我的心！为祖国而死，抛弃家庭、孩子和爱妻，这一切在我还是比较容易忍受，如果我不预见到，自由将要毁灭，还有许多正直的共和主义者会被牵入这个残酷的镇压迫害中来。唉，我钟爱的孩子，你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想到这点真是万分痛苦……我悲痛地说，你们能否相信，我是为了最伟大的和最崇高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如果我为这个事业作出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我终究是尽了我的天职……

在共和国所有它的拥护者头上，现在正掀起了可怕的风暴，如果你们能够侥幸地逃过这阵风暴，如果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平静的港湾和几个能在患难中帮助你们的朋友，我要求你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向我的妻建议，要慈祥地教育孩子；我教导我的孩子，要表现出无愧于母亲的爱，要敬爱母亲，要永远听母亲的话。自由的殉难者的家庭，应当能在一切高贵的品质方面成为模范，应当能取得善良人们的敬爱。我愿我的妻子尽一切力量来教育好我的孩子，她会要求她的所有朋友多方面地来支持她做到这点。我希望爱弥儿会努力实现他父亲的这个愿望，我相信，他爱父亲，父亲也很爱他。我要求他一有可能就毫不迟疑地投身到这项任务中去。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都会想念我，会经常谈起我。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曾多么爱你们。为了要使你们幸福，我觉得除了使所有的人幸福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没有成功，我牺牲自己，但我也是为你们而死的。

我的事要多多讲给卡弥儿听，要对他说千万遍我爱他。当卡由能懂得这

些时，也要把这番话对他说。

拉希瓦告诉我们说，他将把我们的辩护词印成小册子。我的讲话要向四面八方到处散发。我要叮咛嘱咐我的忠诚的好妻子，我的讲话的底稿，在没有抄留一份字字句句完全相同的副本以前，不要交给鲍杜汪或拉希瓦，也不要交给任何别的人，这样她才可放心，这个讲话永远不会丢失。你知道，可爱的朋友，这个讲话对于品德高尚的人和所有爱祖国的人，都永远是宝贵的。我遗留给你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我的美名。我知道，你和你的孩子想起了我的美名，就会得到许多安慰。这对你们当然是很好，听到人家说，你的丈夫、你们的父亲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他是一个高贵的、洁白无瑕的人。

再见吧！只有一丝细线把我和这个世界联结在一起，明天这根线就要扯断了。这是无法变更的，我看得很清楚。牺牲是必须的。凶神比我更强，我敌不过他们。怀着像我这样纯洁的良心死去，当然是美的；悲惨和痛苦的只是我必须从你们的怀抱中挣脱开，亲爱的，你们是最最宝贵的！！！！……我勉强忍痛地挣脱掉；还是发生了。再见，再见，再见，千百次再见！……

还有几句话要说。写信告诉我的母亲和我的妹妹，我的辩护词一经印好，就交邮局或别的方法寄给她们。告诉她们，我是为什么死的，设法对这些善良纯朴的人讲清楚，这样的死是光荣的，绝对不是耻辱。

就这样，再一次说声再见，我的亲爱的朋友们！永远再见吧！我会像一个正直的人那样酣睡。

【法国】德斯蒙林（1762～1794）

德斯蒙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要人物之一，雅各宾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参与了雅各宾派的一系列重要活动，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但后来却在革命党的自相残杀中被送上了断头台。

吕西尔是德斯蒙林的妻子，为使丈夫免上断头台，她进行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这一切非但没有救出丈夫，自己在两周后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此信是德斯蒙林在去世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信。

致吕西尔

我的信的附本，也许你还没收到！

酣睡已把我的忧愁驱走了。当一个人走进入梦乡时，他再也没有身陷囹圄的感觉了，他是自由的。上帝对我发了慈悲，在一瞬间之前我还在梦中见到你，我接连地拥抱你、荷拉慈和达龙。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一只眼睛，我看见他的面部缠着一根绷带。我在痛苦面前惊醒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上仍锁着铁链，天亮了。我的洛洛特，我不能再见到你了，不能听你说话了，因为正当你和你母亲在对我说话时，荷拉慈这不知忧虑的孩子叫了声“爸爸，爸爸！”啊，可怕的东西剥夺了我聆听的快乐，剥夺了我看到你们的快乐，而且剥夺了我获得幸福的快乐。在梦当中和你聚会是我唯一的奢望，也是我唯一的算计。现在既然此路不通，我只得强打精神，至少想在信中和你多作交谈。我将窗户打开，而那种寂寞之感，和那把你我分离开来的铁栅栏忽然袭入我的脑海，将我的所有心思都给破坏了。我不禁涕泗滂沱，咨嗟叹息，并且从我的坟墓中向外叫道：“吕西尔，吕西尔，我亲爱的吕西尔，你在何处？你的头从前靠着你的可怜的丈夫，可现在你到哪儿去？你的双臂从前老是抱着我，使我贴近你，你的双臂此刻在哪里？你的颈项，你的手足，你的美丽的嘴唇，又都在哪里？”啊，昨天，昨天是一种什么样的别离！在我们分别后的每一瞬间，我觉得我的心灵都已离开了我，到了你的身上，即使是致命的打击也无法让它从你的身体上分离出来。昨天有一阵子，我深感痛苦万分，当我看到你的母亲出现在园中时，我的心都要碎了。一种本能的力量迫使我走向铁栏，双膝跪下，表示反抗。我把双手合拢，好像是向她（我知道她会不断地对着你叹息）求情。昨天我从她的手帕上和放下的面纱上看出了她的痛苦，她看到我被逮捕，同样心如刀割。当她再来的时候，请让她靠近你一些，这样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你们，我相信这没有什么危险……

我在我的小屋子里发现一个缝隙。我将耳朵贴在上面，听到一阵叹息声。我大胆地说了几句话，听到了一个受苦的病人的声音。他问我的姓名，我如实地告诉了他。“我的天呀！”他这样叫了一声后就跌倒在自己的炕铺上了。接着他又说：“我是德格朗坦。你怎么也到这种地步？反革命达到了顶点了吗？”我们没敢多谈，一来怕引起胸中的愤恨，在无形中它会驱走心灵上那一点点宁静；二来怕人听见，将我们分开监禁，严加照管。我的爱人，你不懂得什么是居处于黑暗之中，什么叫做不识事情的真相，什么叫做不加审讯，什么叫做没有半张报纸可看。这就叫做死一般地生存，或者是在棺材里面活着。有人说：问心无愧便会心安理得，便会有充足的勇气。啊，我的妻，吕西尔，倘若人都是上帝，这种说法可能才是真理！

在这个时候，革命裁判所的委员们来问我是否曾图谋反抗共和国。这是何等地可笑啊！最纯洁的共和主义岂能被诬蔑！我看到了自己，遭遇到什么

样的命运。我的亲爱的吕西尔，我的洛洛特，祝你好，并请代我向父亲请安！写封信给他吧，在我的身上，你已看到了人类野蛮和忘恩的一个例子。你看，我的担忧是有根据的，我的每一次预言都要应验，可是，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辱没你，我是一个贤妻的好丈夫，还是一个慈父的好儿子，并且又是一个孩子的好爸爸。我的兄弟们都为共和国而死去了，现在，我要踏着他们的脚印前进。我相信一切正义的、自由的和相信真理的朋友对我会表示敬意和同情。我死了，仅仅 32 岁，然而五年以来，我在革命中穿过多少崎岖小道，峭壁悬崖，而仍能活下来，这岂非怪事！……我亲眼见到，几乎一切人都醉心于权力，一切人都和西拉克斯的迪奥尼斯同声说道：“专制的政权是一种美丽的恩惠。”没有人安慰你的寡妇啊，你应当有点儿称心如意，因为你不幸的丈夫的墓志铭是很荣耀的，那是科托和布洛托斯的墓志铭，是谋杀专制者的墓志铭！

我的亲爱的吕西尔，我生来就是个诗人，并且生来就是个不幸人的保护者。四年以前，一个生下十个小孩的母亲找不起律师，我就为她作了辩护，一连忙了好几夜。有一次，我父亲经手的一件大诉讼失败了，我突然出现在今天要杀害我的陪审官们的面前，使审判长惊讶不已。我知道该怎样用那情至理顺的言辞去打动他们，于是我父亲已经败诉了的案件又被我打赢了。我就是这样一个智者，从未充当过阴谋家。我生来就应该使你快乐的，生来就应为我们俩，以及你的母亲，我的父亲，以及几个亲密朋友去创造世界的。我所做的梦是圣皮耶尔的梦，我梦想到一个共和国，这是一切人所抱有的偶像；然而我没想到人类竟是如此无道，如此残酷！因为我的著作当中有些对同志们的戏谑的语言，于是我的功绩被忘却了。我对此实在难以理解。因为这种戏谑，我和不幸的丹东的友谊被牺牲了，这毋庸讳言。终于我又能和丹东等人一道死去，谢谢我的凶手。我的同志们，我的朋友们，以及“山岳党”全党（除少数人外），从前曾鼓舞我，向我接吻，和我握手，现在却是畏葸不前，任凭我们陷入困境。那些向我讲过许多道理的人，甚至是那些曾排斥过我的报纸的人，没有一个断言我真是阴谋家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既然已无法保障，那我们只好以最后的共和主义者的资格去死了。倘若没有断头台，我们也应和科托一样拔剑自刎啊！

1794 年 4 月 1 日晨 5 时

【法国】拿破仑（1769～1821）

拿破仑，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1814年欧洲反法联军攻陷巴黎，被放逐于厄尔巴岛。1815年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放逐于圣赫勒拿岛。

拿破仑与约瑟芬认识时，是个不名一文的小军官，约瑟芬则是位仪态出众的寡妇。两人于1796年3月结婚，婚后不久，拿破仑奉命指挥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统治，约瑟芬则留在巴黎。拿破仑不断写信请约瑟芬前来同聚，她总拒绝，且极少回信。直至拿破仑到了米兰，她才应允相聚。拿破仑指挥意大利作战之后，逐渐发现约瑟芬浅薄轻浮。尽管拿破仑对约瑟芬的炽热感情冷却了下来，但他仍对约瑟芬保持关怀的情意，不断给她写信。拿破仑从埃及作战归来后，怀疑约瑟芬与一军官私通，打算与她离婚。约瑟芬极力哀求，两人和好。拿破仑于1804年在巴黎登位为法国皇帝，同年12月1日与约瑟芬再行婚礼。1806年拿破仑在德国耶拿大败普鲁士军队后，计划向东侵略。约瑟芬恳求与他同行，拿破仑不愿，但仍经常给她写信。

致约瑟芬

1796年11月13日于维洛那

我不爱你，一点儿也不；相反，我讨厌你——你是个淘气、腼腆、愚蠢的灰姑娘。你从来不给我写信，你不爱你的丈夫：你明知你的信能给他带来莫大的快乐；然而，你却连六行字都没给他写过，即使是心不在焉、潦潦草草地写的也好。

高贵的女士，你一天到晚干些什么呢？什么事这么重要，竟使你忙得没有时间给你忠诚的爱人写信呢？是什么样的感情窒息和排挤了你答应给他的爱情，你那温柔而忠诚的爱情呢？那位奇妙的人物，你那位新情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竟能占去你的每一分钟，霸占你每天的光阴，不让你稍稍关心一下你的丈夫呢？约瑟芬，留神点，说不定哪个美丽的夜晚，我会破门而入。

我的爱人，得不到你的讯息，确实使我坐立不安。立刻给我写上四页信来，四页充满甜蜜话语的信，我将感到无限快慰。

希望不久我将把你紧紧搂在怀中，吻你亿万次，像在赤道下面那样炽烈的吻。

波拿巴

1796年11月27日

下午3时于米兰

我一到达米兰，立刻跑到你寓所去；我丢开一切来看你，来拥抱你……你却不在那里，你从这个城市跑到那个城市，到处寻欢作乐；你是在我快要到达之前走的；你已经不把你亲爱的拿破仑放在心上了。你当时爱他只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你的变幻无常使他对你冷淡了。由于习惯于出生入死，我懂得如何弥补生活中的烦恼和痛苦。我现在经历的不幸是难以言状的；这一切原是可以避免的。

我在这里将等到9号晚上。不要感到为难，寻求欢乐去吧；欢乐原是为你准备的。只要能使你快乐，世上又何乐而不为呢？只有你丈夫一个人非常、非常的痛苦。

波拿巴

1806年11月6日晚九时于柏林

我收到了你的信，你好像很生气，因为我说了女人一些刻薄话，一点儿也不错，我最痛恨的就是偷情的女人。我习惯于规矩、温柔、体贴的女人；我爱的是这种女人。如果我被惯坏了，那不能怪我，只能怪你。你一定注意到，我对德哈茨费尔夫人就很宽厚，她是个聪明而规矩的女人。当我把他丈夫的信给她看时，她深情而真挚地哭了，一边对我说：“啊！果然是他的笔迹！”她念信那声调深深打动了我的心；她使我难过极了。我对她说：“好吧！夫人，把那封信扔到火里烧了吧；现在我再也不忍心下命令惩罚你丈夫了！”她把那封信烧了，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她丈夫如今再也不必提心吊胆了。如果我们晚两个小时见面的话，那就来不及了。你看，我爱的是规矩，真诚、温柔的女人；但那是因为她们的缘故。再见，我爱；我身体很好。

拿破仑

四

1810年4月21日于贡别纽

我爱，你4月19日的来信收到了——写得很糟糕，我还是依然故我，像我这样的人是永不会变的。我不知道欧也纳对你说了些什么。我之所以没有给你写信是因为你不给我写，其次是我只希望你心情愉快一点。

听说你要到马尔梅松去，并且对此感到满意，我很高兴。我很希望收到你的信，同时也乐意写信告诉你我的景况。不多写了，等你把这封信和你那封信作了比较之后再说吧；那时，我将让你自己来判断：我们两人究竟谁对谁好，谁比谁气量大。

再见，我爱；保重身体，对待你自己和我都要公正些。

拿破仑

【德国】贝多芬（1770～1827）

贝多芬，德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1806年5月，贝多芬和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订婚。她很早就爱上了贝多芬，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时起，就爱上了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神秘的原因，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的幸福。总之，婚约毁了，然而，两个人始终都没有忘却这段感情。

致“永恒的爱人”

7月6日晨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今天我只写几句话，并且还是用铅笔（你的铅笔）写的——要到明天我的住所才能够确定，这样的度日是何等无聊啊——我们对于必然的事实为什么要发生这样深的忧虑——我们的爱情除了牺牲和无法求全外，难道能有其他方法使之实现？你不完全是我的，我不完全是你的，这事你又怎能加以改变。——天啊，你看一看美丽的大自然吧，对于那些必然的事件要放得宽心些——爱情要求一切的一切，这完全是对的，我对于你，你对于我都应当如此——我必须为我和你而生存，但是你不要把这件事常常记在心头——倘若我们完全结合了，那你——定和我一样会很少感到这种痛苦。——我的旅行是狼藉的——我昨天早晨4点钟才来到此地；因为缺乏马匹的缘故，邮差另择了一条路，但这是何等糟糕的一条路；在最后一站的前一站有人警告我不要于夜间行车，使我对于一个必须经过的森林顿生畏惧之心，但这种做法只是搅乱了我的心绪——我怕驿马车要经过一条可怕的路，并没有根据，这是我的不对，那条路只是没有建筑的乡村道路；那如果没有那样的马夫，我一定在路上投宿了。

亚斯托哈基驾了八匹马的车子走另一条常行的道路，所遭遇的命运和我们驾四匹马的车子正相同——但是我仍以快乐的神情去迎接事物，我总是和平常一样，总有一部分享乐——现在又要快些由外部说到内部；我们不久会见面，我在这几天对于我的生活的观察，今天也不能告诉你——倘若我们的心总是坚固的，那我也不会有一类的观察。我有满怀心事要向你申诉——唉，有时我觉得语言文字根本不足以表情达意——祝你愉快——愿你永远做我的唯一忠实的宝贝，做我的一切，恰如我对你一样，至于我们其他应有的东西，神是会赐予的。

你的忠实的路德维希

7月6日晚

我的最亲爱的人儿，你当又在痛苦了。我现在必须把信件及早寄出。星期一和星期四是此地邮件寄往K城的唯一日子。你当又在痛苦了。唉！凡是我住的地方，愿你也和我同住在一起，我将设法使我能和你共同生活。当你不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度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到处是善意的追随者，我觉得不配这样，也不愿有这种礼遇，人对人的谦卑使我心痛。当我在宇宙的整体中观察我自己是什么，而世上人们所称为最伟大的人物又是什么的时候，我想起你，也许你在星期六才能接到我的第一次消息，这时我哭起来。也许你有过爱情，可我对你的爱情更加浓厚。在我面前，决不要把你自已隐藏起来。

祝你晚安。我必须去睡了。唉！上帝呀，我们相距得是这样近，又是这样遥远！我们的爱情确实是一个空中楼阁，可是，它又像天那样稳固！

7月7日晨

我的不朽的爱人：我已经上床睡觉了，但种种思念都集中在你的身上，时而喜不自胜，时而又悲痛欲绝。期待着命运，可不知它是否会对我垂青？或者我能够彻底地和你一块生活，或者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但我已决定四处漂泊，直到能够投入你的怀抱、完全可被称作你家庭中的一员、能由你将我的心灵送入精神世界为止。最后一点必须坚持，你应能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你了解我对你的忠实，决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占据我这颗心，决不会有这事，决不会有此事！

上帝呀！人所钟爱的，为什么必须远远地分离？而我现在的生活却又为何充满烦恼？——你的爱情使我欢乐，同时又让我苦不堪言：在我这样的年纪上，需要的是一种整齐美满的生活，这一点能够在我们的关系中确立么？天使啊，我刚刚打听到：邮差每天都要出发，所以我必须到此结束，以使你能够迅速收到这封信，请你安静些——你要爱我——今天——昨天——我因思念你而不觉泪下如雨——你——是我的生命——是我的一切——祝你安好，啊，你要继续爱我——永远不要误解你的爱人最忠实的心。

永远是你的
永远是我的
永远是我们的。

【德国】斐迪南（1772～1806）

斐迪南，普鲁士亲王，腓特烈大帝的侄子。斐迪南不仅是一位王族的亲王，也是一名业余的作曲家和钢琴家，具有较高的音乐造诣。此外，他还参加反对拿破仑侵略的战争，在战场上身先士卒。1806年，斐迪南亲王终于血洒沙场。

致保灵·维塞尔

亲爱的保灵：你收到我最初的两封信是这样迟缓，是因为我要写一首小曲子并且把它和曾经许诺送你的竹鸡送给你，把它们一块交给邮车带走的缘故。——读了你的两封信，使我觉得很快乐，只愿这种信是出于最大的信任而写成的，不致于使我看出你对我的爱情还有令我不太满意的地方。我对你的爱还没有完全医治好你心灵上的创伤，现在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你的心中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已苏醒和活泼起来。保灵，这种情形会出现的，我们彼此相爱，将会得到更大的快乐。我们必须并且也可以完全互相信任，因为我永远是你的，只有你才能把我和你分离开来，只要你能坦然地这样去做。我在上次信中向你说过，我爱你，爱你的一切，你是我唯一的崇拜对象，你的每一种愤怒的表情虽然在形态上有时令人莫明其妙，然而它对我来说也是宝贵的，因为它也向我表示过你的爱情，这种爱情是我最大的快乐，是我唯一的幸福！只是这种情形（或所谓苦恼）使我对你有点胆怯。还有，它将我心中的一切美丽、伟大的感情都吓退了，对于你，可能也有这种影响吧。真正的不妥因素在于，你不把你心中的苦恼对我倾诉，相反是在毫不相干的事情上发泄怒气，于是愈闹愈糟，因为这种愤怒的发作从不会使你心情舒展，心平气和的。保灵，我亲爱的保灵，相信我吧，相信我无限的爱情吧！我想我们比在莱比锡时条件更为成熟……

当我收到你的信，你的可爱的神圣的信时，我的心中充满着神圣的美丽的爱。保灵，如果我的信也曾经这样感动过你，那便等于我已经领受了你的十倍的报酬。你的信仍在我的身边，它永远不会离开我。你能永远这样爱我，那我便是最幸福的人了。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生活的么？我的生活很简单，拿平常人的话来说，就是琐碎了点（这很难说得好）。我每天早晨7点钟起来，或步行、或骑马，不是去视察园林，就是去打猎，有时一直到晚上9点还在原野、沼泽中打竹鸡一类，回家后就吃饭，疲倦极了，就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去做，只是从来不会忘记向亲爱的保灵作千百次的致意！没有一夜，那种神圣、令人怡悦的念头不在我的心头翻动着，只有我的保灵才能给予这种念头以一切魔力，只有她才是这种念头的唯一目标。六天以前，我已写信去请假，一旦得到许可，我立刻奔到柏林。我的亲爱的天仙般的朋友，我已于5号前给国王陛下写了信，我要到你那儿去，和你促膝倾谈……

【奥地利】梅特涅（1773～1859）

梅特涅，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19世纪上半叶欧洲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一贯敌视自由主义与革命运动，多次主持一系列欧洲首脑会议，曾以“欧洲首相”自诩。

1818年梅特涅在亚琛主持“神圣同盟”首次会议时，与英国驻俄国公使利文公爵的夫人一见钟情。这封信中，梅特涅详细地回忆了他与利文公爵夫人相识以后几天的感受。爱情在45岁的梅特涅心中激起，他对利文公爵夫人追逐了很长时间。

致利文公爵夫人

1818年11月18日布鲁塞尔

这是我寄往伦敦的给你的第一封信。然而你不会首先接到这封信，因为你寓居巴黎之际我已有信给你了。当你将来到达我们相会的地点时，这封信会帮助你忆起自己的朋友。

我的亲爱的，不论是谁，如果他也像我这样感知事物，那么他对一切幽灵都可以接近。你能够理解我为什么不把给你的信送往巴黎，而送往伦敦吗？我将那信和附带的东西给你送出之后，又把我所有的书信都翻阅了一遍，这时，我不禁地流起泪来。你所施加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你所获得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啊！你以为我是容易制服的吗？你以为我会被眼前发生和滋长的东西所蒙蔽吗？如果你这样认为，可就错了。

10月22日：我们在N先生家中第一次碰面。我那时发现你对事情的注意力，远非其他妇女所能企及。很久以来，一切对于女性的赞扬的评语在我的眼中顿时变得平淡无奇了。

26日：我们对一桩无关紧要的事情达成共同的意见。你记得，我乐意让你做我的旅游伙伴吗？你把车子上的我的座位抢去了，对于这样一个不讲客套的人，我真有点意外。我们彼此交谈，我非常喜欢你，喜欢你的和善与质朴。

27日：我看到你便很高兴。于是我向你提议，改用你的马车，同样，我作为你的伙伴。慢慢地，我发现有些人对你的赞美是对的，在这一天，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更为缩短了……

28日：我用郑重的礼仪第一次正式拜访你……当我回家之后，我感到你我简直和老朋友一样。对于当日你房子中另外两位男子那种交头接耳的样子并不介意，反而觉得和他们共坐在一张大圆桌面前是很好的方式。

29日：我没能见到你。

30日：我感到前一天的生活是那样冷淡、那样枯燥无味！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天到我的住处来访问我的——我的亲爱的，你当时太狂热了，我也不知所措。你不必询问我自那个时刻起心中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我深信你已经先感觉到了那一点，如果你不知道那一点，那你便不属于我的！我的亲爱的，在这里你可以获得一个月的忠实报告。如果时间和距离不会毁灭你现在的感觉以及一个长时期内将要发生的感受，那么，上面所说的那个短暂的时刻就是决定我命运的时刻，同时，我相信也就是决定你的命运的时刻。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见解，我愿意这样告诉你：

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我对于爱之胜过自己生命的爱人——你的情

况，已经知道了很多。你具有充沛的精力，具有一切善良的、坚强的、出类拔萃的女性们所共有的，那就是，要求形成一种坚定的生活信念！

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有种欠缺，应该加以弥补——你的丈夫是善良的，讲究体面的，只是他并不是自己夫人的命运的主宰。

现在，你完全属于我的了，这便是幸福的根基。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像有你在身旁时那样安适、快乐。

我的亲爱的，我能被你所爱似乎是件困难的事。我是你的，这中间不容易的程度就恰像你属于我的一样……我的善良的多洛蒂娅，你必定具有某种真正的还没有被我识透的魔力！同样，我相信你会永远地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我的。你懂得这一点吗？

……我再向你再说一遍：我的确是你的，我知道你有很多和我相同和类似的感受，因此，任何人想在你的心中占据丝毫地位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是时间问题吗？不，任何人再也不会像我这样成为你的最亲密的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关系，一生也不过是一次罢了，更常见的是，同于我们这样的关系不会为情势所允许，无法构成这种关系。亲爱的朋友，像我们这样互相占有，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我必须让你长期留在我的心目之中。哎唷，你，我要关心的是，请你不要忘记我，请你不要担心我会这样去做，我对于自己的事会毫不在意的，可对于我们的事便要尽力维护，并且从此开始，我会持之以恒的！你应该养成这么一种习惯：每天写几个字给我，并且不能只写只言片语！今天的朋友比昨天的朋友更难忘怀，我不仅要你做你昨天的朋友，要做你今天的朋友，还要做你一切时间的朋友！

这封信是散乱无章的，也许有点儿太乱了，我在信里倾吐出来的心情在字面上留下了显著的痕迹。你将看见我总是和现在一样，我的思想就是（并且永远是）我目前所表现的这样质朴。你总会知道，我每天写给你的东西就是我心灵中的蕴藏之物，你还会发现，我的心中具有一种长久不变的东西，这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的幸福，就是决定我的生命存在的重要因素。

另外，有人曾经宣扬说我不能恋爱。他们高兴什么？这与我不相干的话怎能令人相信！在下次信中，我将告诉你我对他们的全部意见。

我们的书信往来规模很大，凡是你在近期不能知道的事情都将在一个月内从我的信中得知。……你这个人，已经被我找到，我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你就是我的本身，世界上所有的艳丽和幸福都不足以把你取代。每个人只能找到一种幸福，我的幸福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幸福。

亲爱的，祝福你！现在必须收尾了，因为邮差马上就要出发。我下面还要干些什么事情，你即将从在巴黎接到的我的信中获悉……

【德国】克劳塞维茨（1780～1831）

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1792年参加普鲁士军队，次年参加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1803年毕业于柏林军校。1818年起任柏林军事学校校长。1831年任驻波兰边境普军参谋长。著作有《战争论》、《1812年》、《1796年拿破仑·波拿巴的意大利远征》等。列宁称他为“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作家”。

致夫人

1806年9月

我以无法言喻的愉快心情戴着您的戒指，而且只要我一想到我的亲爱的玛丽已经把它戴了十二年，它就会产生一种魔力使我从心灵最深处激动起来。噢，我的美丽的、亲爱的玛丽，我是多么爱您，得到您的爱情，我又是多么幸福。这句话，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从我的嘴中说出来，那时只有我的目光怀着被拒绝的担心和惴惴不安表达了这一点。这个使我感到幸福的供认，终于越过我的双唇说出来了，而我还幸福地回忆起，这双唇在那次充满亲密爱情的接吻中曾同您的嘴唇接触过——自那次接吻后，我的生命之树的所有枝叶都重新变得如此翠绿！我是多么渴望再见到您一次，把您紧紧地拥抱在我的心上。但是，不，在作出某种伟大业绩之前，我不希望这样做。也许我会走运气，或者即使仅仅像一个普通士兵那样在战争中为拯救德意志而进行这一战斗，那我也会感到更充实、更心安理得和更配得上我那天仙般的玛丽的拥抱，那时在经历了这么久的分离之后，该是一种多么幸福的重逢啊！

【英国】拜伦（1788～1824）

拜伦，英国诗人，10岁时承袭男爵爵位、后毕业于剑桥大学，代表作为讽刺长诗《唐璜》。

拜伦在欧洲的漫游中，于1819年在意大利认识了桂乔丽伯爵夫人，桂乔丽伯爵夫人当时只有18岁，从修道院才出来两年。两人情意绵绵，双双堕入爱河。其后，桂乔丽伯爵夫人与丈夫离婚。成为拜伦的情妇。著有《我对拜伦爵士的回忆》。

致桂乔丽伯爵夫人

1819年8月25日于波洛那

我最亲爱的泰丽莎：

我在你的花园里读完了这本书；——我的爱人，你不在家，否则我不可能把它读完的。这是你最喜欢的一本书，作者是我的朋友。你是看不懂这封英文信的，别人也不会懂——这正是我没有用意大利文写的原因。但是你会认识你那炽热的爱人的笔迹的，而且你会猜到，他在读一本属于你的书时，心中想的只能是爱情。

这个词在所有语言中都很美，但尤其是在你的语言中——Amormio；它包含着我现在和今后的生存的意义。我感觉到我现在生存着，同时也感觉到我今后还会生存下去，——为什么目的呢？这将由你来决定；我的命运维系在你身上，而你是个二九年华的女人，从修道院出来才两年。我真希望你如今还在修道院中，——或者至少，我能在你未嫁之时和你相逢。

然而这一切为时已晚。我爱你，你也爱我，——至少你是这样说的，而且从你的行动来看好像也是如此。这一点至少是一大安慰。可是，我对你的爱太深了，而且是永无休止。

万一阿尔卑斯山和大海把我们隔离开来，愿你时常想念我，——不过，我们永远不会分离的，除非你有这种意愿。

拜伦

【英国】法拉第（1791～1867）

法拉第，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皇家学院教授。当过图书装订工，自学成材。1831年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33—1834年发现电解定律。还详细研究了电场和磁场，得到了许多重要结果。在化学方面，发现两种新的氯化碳，用实验方法研究气体扩散和若干气体的液化，并研究合金钢的各种性质，创制了若干光学玻璃新品种。著有《电的实验研究》、《化学操作法》、《化学与物理的实验研究》等。

致萨拉

我亲爱的萨拉：

身体的状态会对思想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说起来令人惊讶。今天一早上我都在想那封将在今晚寄给你的信，那封信非常令人高兴，非常有意思。现在我累极了，却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弄得我头昏脑胀。你的形象在我脑海中不停地转，我没有能力叫它停下来，只有把它赞美。我有千百句亲切的话要对你说——请相信我，那些话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但是我找不到恰当的言词来表达。然而，当我在这里沉思默想、把你思念的时候，什么氯气、试验、油、戴维、钢等等，还有水银和其他五十种科学上的东西，它们全在我的头脑里乱转，使我越来越陷入蠢笨的窘境。

爱你的迈克尔

【英国】雪莱（1792～1822）

雪莱，英国诗人。曾在牛津大学学术学，1811年因发表《无神论的必然性》一文被该校开除。不久赴都柏林参加爱尔兰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1818年被迫离开英国，侨居意大利。主要作品有长诗《麦布女王》、《伊斯兰的起义》，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钦契》等，还有抒情诗《西风颂》、《云雀颂》和论著《诗辩》等。

致玛丽·戈德温

1818年8月23日星期日晨

于巴尼·地·路卡

至爱的玛丽：

我们昨夜12点到达此间，现在是第二天早饭前。今后如何，我自然还无法告诉你；虽然我要等到邮车走时才封上这信，但我不知道车究竟是何时开。如果你还心急的话，就顺着信往下看吧，你会看到后面写着另一个日期，以备有别的事情告诉你……好了，现在时间紧迫，我还要到银行去给你汇盘缠。我得把钱汇到佛罗伦萨邮局去。请立即到埃斯特来，我将在那里万分殷切地等待你的到来。望你一收到此信就立即收拾行装，第二天接着收拾……我不得不对这些事擅自作主了。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我们最大的幸福——我最亲爱的玛丽，你必须马上来责备我，如果我做错了的话；如果做得对，那就来吻我吧，因为我实在不知道究竟做得对不对——只有你来了才知道。我们至少可以省去要大家介绍朋友的麻烦，因为我们已结识了一位女士，她非常善良美丽，简直像天仙一样和蔼可亲；如果她也那么聪明的话，那简直就是——她的眼睛和你的长得一模一样。她也像你在熟人和你要好的人中间那样彬彬有礼。

最亲爱的，你知道这封信是怎么写成的吗？零零星星地，不时有人来打搅。小船就要来接我去银行了。埃斯特是个小地方，我们的房子很容易找到。这封信算它四天到吧，一天收拾行李，路上用四天——我们九、十天之后就可以见面了。

我赶不上邮车了，但是我派了一辆快车去追。信中附有一张五十英镑的汇单。你真想象不到我有多忙！最亲爱的人儿，愿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快到我这儿来。信任你忠诚而痴心的。

P. B. S

请代我吻我们那两个蓝眼睛的小宝贝，别让威廉忘记我。克拉是记不得我了。

【英国】济慈（1795～1821）

济慈，英国诗人。著有抒情诗《夜莺颂》、《秋颂》、《希腊古瓮颂》，长诗《恩底弥翁》、《赫披里昂》以及十四行诗《致考苏斯科》等。

1818年12月，诗人济慈认识了邻居少女勃劳恩，爱情翩然而至，在彼此会面的喜悦中，在彼此思念的夜晚中，两人倾吐情怀。济慈深爱着勃劳恩，但因健康问题，两人无法成婚。济慈在此信中向少女告别后，就离开英国前住意大利。

致芬尼·勃劳恩

1819年7月1日珊克林

我的亲爱的女郎：

星期二夜间我给你写了一封信竟然没有机会送出去，这颇令我沾沾自喜，因为那封信很像卢梭《爱洛绮丝》中的一封信。今天早晨我较为理智一些。早晨是我写信给我所钟爱的美丽女郎的唯一适宜的时分，因为当寂寞的白昼过去之后，到了夜间，那枯寂无声的房子像坟墓一样在等待着我，我相信自己会完全屈服于愤懑情绪之中。对于这样的时间，我从不以为有做事的价值，我常常在别人那里借嬉戏来消磨掉它，当然不愿你读这个时间所写的信，因为我生怕你从信中看出我的不快乐，以至于以为我神经有点儿不正常了。我在一个农民的小屋中，对着一个很方便的窗户坐下，举目远望，只见美丽的山峦和茫茫的大海相映成趣，并入眼帘，真可谓良辰美景啊。如果不是回想起自身的一种压迫感，那么，我生息遨游在这美丽的海岸上，享受着上述的快乐，不知我会怎样富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呢！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欢乐过。死亡和疾病包围着我，把我的时间耗费了，现在这样的烦恼虽然没有压迫我，但另一种痛苦又来骚扰，以至我无法忍受——这也是你必须承认的。我的心上人，问一问你自己，你这样把我羁绊着，这样破坏我的自由，你是不是十分残酷？如果你愿在一封信中承认这一点，请你立即写情绪我，并请力所能及地给我安慰。——你的信必须情感丰富，就像吃鸦片烟一样，能让我沉醉——你要用最甜蜜的语言，并且要向它们亲吻，以便让我的嘴唇发现你的嘴唇的痕迹。至于我吗，真不知道怎样向一个美丽的人儿表示我的热忱。我用一个光辉的字，不过只是光辉；用一个美丽的字，不过只是美丽罢了，我真愿意我们能够变成翩然双飞的蝴蝶，哪怕只在夏季里生存三天也就够了——我在这三天中所得到的快乐当比平常五十年间所获得的快乐要多得多……

1820年8月肯提镇

我在深夜之中给你写信，以免被人发现。

我的最亲爱的女郎！我真想求你能找到一种办法，让我没有获得你时也能感到快乐！我对你的思念与时俱增，其它一切东西都索然无味。我觉得自己已无法向意大利出发了——我已无法离开你，除非等到我的吉星降临，让我和你结合在一处，哪怕是一分钟也行……如果我不能和你共同生活，那我甘愿离群索居。当我和你天各一方的时候，我不相信我的健康会有所增益。正因为此，我宁愿不和你见面——我受不住阳光的轰击，让我回到我的黑暗王国中去吧！现在我不像昨天要见你时那样不幸。要和你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看来已完全不可能了！要达到这种目的，需要一个吉星高高地照耀着，而我的命运之星是不行的！这永远无法实现了……如果我的健康状况允许，

我可以把脑海中的一首诗写出来，凡是和我处境相同的人都会从这首诗中获得安慰。我会描写一个和我一样的恋人同一个和你一样生息于自由王国之中的女郎的情史。莎士比亚最懂得从事物中吸取教训，当哈姆莱特向俄菲莉亚说“进一个寺院去”时，他的心和我一样，充满了相同的痛苦！我真该抛弃我的心思，甘心情愿地死去。对于这个残酷的世界我已深恶痛绝，可你，却向它点头示意，微微露笑。我恨男人，更恨女人。遥望未来，只见荆棘丛生……世界对我来说太残忍了，然而它也有所喜欢的东西，比如坟墓。我相信不等到我长眠于坟墓中，我是不会得到安宁的，我决不愿再见狄克，也不愿见布郎，或者见其他任何一个朋友，我只愿能够躺在你的怀里，完全得到信任，不然的话，就是被雷电击死，亦甚为快意！

愿上帝赐福给你！

1820年堪铁许镇

我最亲爱的姑娘：

今天早上我手里拿着一本书在散步，但是像平素一样，心里想的只有你；我真希望能说得更动听一点。我日日夜夜都在受折磨。他们在谈论我去意大利的事。要和你分离这么久，我是绝对康复不了的；然而尽管我这样全心全意地爱你，却无法使自己信任你。

以往长期别离的经验给我带来的痛苦简直难以言状。等你母亲来的时候，我要巧妙而出其不意地问她你是否去过狄尔克太太家，因为她为了叫我宽心，可能会说没有的。我实在是颓丧得要死了，看样子也只有死才能使我得到解脱。我忘记不了过去的事。什么事？对于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我来说却可怕极了。

我将尽力摆脱这一切。你以前常和勃朗打情骂俏，如果你能体会我的痛苦于万一，就不会这么做。勃郎这个人并不坏——他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一刀一刀刮我。直到如今，我对这些点点滴滴的往事，还是心有余痛。虽然他帮过我许多忙，对我很有情义，而且如果不是他的接济，我现在会差不多囊空如洗，但是由于这件事，我永远不愿再见到他，或和他说话，直到我们都变成老头子为止（如果我们有寿的话）。你们拿我的心当足球踢，我日后会怀恨在心的。你一定会说我荒唐。我听见你这样说过：再等几年也不坏——你有的是乐趣，你的心野着呢——你什么心事也没有，不像我这样心事重重，你干吗要这样呢？

你是我倾心爱慕的意中人——屋子里如果没有你，我觉得那空气是污浊的。你对我却不是这样——不——你可以等待——你有成千上百种活动——没有我你也会快活的。只要每天有社交活动，只要能消磨掉这一天的时间就行。

你这个月是怎么度过的呢？你和谁在一起嘻嘻哈哈呢？这一切你也许会觉得粗野。你没有我这种感情——你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也许有朝一日你会懂得——现在还不到时候。

你抚心自问：济慈在孤寂之中有多少时候给你带来过痛苦？而我自己则无时无刻不在受折磨，我之所以要说话，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是实在痛苦不过才说的。

凭着你信仰的那位基督的鲜血，我请求你：如果你这个月做了什么使我见了痛心的事，就请你不要给我写信。也许你已经改变了——如果还没有——如果你还是跟我以前见到你在舞厅或其他社交场所的那种行为——我可不

愿再活下去了——如果你还是这样，我恨不得今天晚上就一命归西。

没有你我实在活不了，但不仅仅是你，而是贞洁的你，有德性的你。日复一日，岁月消逝，你放纵形迹，为所欲为——我每天心中忍受着多少痛苦，你却一无所知——严肃点！爱情不是开玩笑——再说一遍，除非你的心像冰雪一般皎洁，否则就不要给我来信。我宁可没有你而死去，也不愿——

永远是你的

J. 济慈

【德国】海涅（1797～1856）

海涅，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散文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生于破落的犹太小商人家庭。早期作品有《诗歌集》，散文集《哈尔茨山游记》，长诗《时代诗歌》，长篇政治讽刺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表达了作者的爱国思想。海涅的大量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块瑰宝。

致马蒂尔德

我最心爱的，愿你一切都很好！可我吗，恶作剧老是要和我开玩笑，不让我的汉堡事件早早结束。我忧愁烦闷，百无聊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当我的思绪驰向夏洛特时，不由得要癫狂起来——上帝在上，当我回去的时候，愿你不会做一件让我不顺心的事情。你要静静地安居在你的小巢中，干活儿呀，读书呀，消遣呀，纺纱呀，就像你在剧院中见到的忠实的露克蒂娅那样。——今天，我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我要两顶帽子，一顶给我的姐姐，一顶给我的外甥女。请你到女帽店去挑选两顶最时髦的帽子，如果店中的存货都不合你的意，可以订做两顶。这种帽子不要太华丽，也用不着太多的丝带修饰，甚至不是丝绒的也行，只要求时髦，好看，就行了。颜色不宜太深，可以浅而淡一些，白的，玫瑰花色的，或其它颜色都行，但不要蓝色的，这是我姐姐所讨厌的颜色。我相信绿的看起来也颇为美观……

我心爱的天使，再会吧！替我向达特夫人问好，并请向奥列西娅致以友谊的敬意。

你的可怜的丈夫海涅

【俄国】普希金（1799～1837）

普希金，俄国诗人。在皇家学校求学时受到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1820年被流放到南方，1826年遇赦返莫斯科。

冈察洛娃是普希金的妻子，被人称为“莫斯科第一美人”。生性风流，喜欢卖弄风情，受到不少贵族子弟的追逐。其中有一个名叫丹特士的法国流亡贵族对冈察洛娃倾心追求，普希金为了维护作为丈夫和诗人的名誉，于1837年2月10日与丹特士决斗，在决斗中不幸身亡，终年37岁。

致冈察洛娃

1833年10月30日博尔迪诺

我的心肝，我昨天接到了你的两封信，谢谢你。

但我必须将信的原文念一点给你听。你似乎还在想卖弄风情——可是你要注意：现在不应当有这样的举动，现在有这样的举动只能被看作是不良教育的标志。这种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你喜欢男子们跟着你跑——你要图欢乐是有很多理由的！这不仅你是如此，即使彼得洛夫娜（Proskowja Petr-owna）也预备随时使一切没有结婚的无赖男子跟着她跑。只要有猪栏存在，猪就自然都拥进来了。对于一般向你求爱的男子们，你为什么要把招待到家中来呢？一个人永远也难以知道他将会碰到一些什么人。请你读一读伊斯默洛夫关于伏马和科士马的故事（Ismailowsche Fa-bel von Foma und Kusma）。伏马以鱼子酱和青鱼款待科士马。科氏于用膳之后，还要求喝饮料，但伏马没有给他，于是这个客人竟将主人打成肉酱了。我们的诗人便由此事找到了一种道德的教训，那就是：你们这些美人！你们如果无意给你们所敬的客人以饮料，那么就不要再将青鱼献给他们吃，因为你们很容易碰着一个科士马。你看清楚了没有？我请你不要在我家里大开宴会……

我的天使，我现在没什么事了，所以我吻你。你将你的全部奢华的生活详细地正确地描写给我看，在此特谢谢你。但我的娇妻，你只管享乐，可不要太俗气了，也不要完全忘记了我。我已几乎忍受不了了——我很愿意看见你梳妆打扮；你必须表现得艳媚动人。你早先怎么没有想到这个……而模仿她的梳妆打扮呢？你要写信告诉我，你在跳舞场中是怎样超群出众……

我的天使，请你不要卖弄风情过于俗气。我并不妒忌，我知道你是不致于趋向极端的；但是你要知道，凡带着我们莫斯科“姑娘”的味道的东西，凡英文中所称为俗气的东西，都是我所反对的。……当我回来后如果发现你的可爱的、流利的、贵族式的声调改变了，那我发誓要和你离婚，我即加入兵士中间去受忧愁困苦。你问我的情形怎样，我是否日趋佳境。第一，我就蓄起胡须——两颊蓄须与上唇蓄须是男子的嗜好；当我在街上行走时，人家称我为伯伯。第二，我7点钟就醒了，饮过咖啡之后躺在床上直到3点钟。我近来正在著作，并且已草就了许多东西。到了3点钟，在外面驰骋一回，至5点钟，洗一个澡，于是进中餐——番薯和养麦为主要食品。我读书至9点钟为止。一天就是这样过去的，并且天天如此。

亲爱的天使！我已经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给你，可那信似乎是过于悲痛和凄惨了，所以我没有寄出，另外写了这封给你。我的肝部患有重病。我和你相隔遥远，我的心事又不能信中向你一次倾吐，这真令人烦恼。你说到博尔迪诺。人如果能把那儿当为定居之所，那该多好，可这又怎么可能！

娇妻，你不要生我的气，不要误解我所抱怨的事情。我从来不喜欢用我必须依赖某事为由来责备你。从前，我必须和你结婚，因为没有你，我的全部生活都会陷于不幸之中。可是我不该去做官任职，尤其不该领取薪金。依赖家庭生活可以使人们增进道德，我们因为野心或因为贫困而流于依赖官职，从而降低了我们的人格。他们现在可以把我作为一个奴仆，对于奴仆，愿意怎样，就可以怎样。不为人所乐意比起为人所轻蔑来要容易忍受一些。我愿意和洛莫诺索夫一样，站在上帝的面前。然而，对于这一切你不存在任何责任，唯有我这善良的本性去承受其咎吧，它已不管平生一切经验，几乎和蠢人沦人一途了。

这里的人们毫无怜悯地刺痛我。也许我应该采纳你的忠告，将财产的管理交给别人，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随他们的便。父母的积蓄还是充足的，对于萨施卡和玛施卡，我们想力争留下一切吃穿的东西，不对吗？

新闻是没有的。

我在迪密特那儿用的餐，晚上则呆在俱乐部。近来为了消遣，我在俱乐部中参加了一些娱乐活动，但这事必须马上停止。游乐使我大为兴奋，而我那不断作怪的肝脏却让我不得安宁。

为你祝福，请接受我的亲吻。我等待着你的从雅洛勒尔茨寄一封信来。可是你要谨慎一些，你的信也许会被别人拆阅。为了国家的安全起见，拆信是必要的！

【法国】巴尔扎克（1799～185。）

巴尔扎克，法国作家。早年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就读，先后在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任书记，曾开办印刷厂，因经营失败而负债，著有《人间喜剧》小说系列，广泛反映法国社会生活，有九十多部，其中包括《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贝姨》、《驴皮记》等。

致韩斯卡夫人

1835年8月11日巴黎

我从贝里回来。在那里，我见到了卡洛夫人，因为她有些事儿要告诉我。回来后见到了您最近的信，即您对我谈起在×××夫人府上吃晚饭的那封信。您去她府上，甚至是在有些报纸把她当作发明了菲叶希使用的爆炸装置，并在埃克斯温泉与贝利耶密谈，等待成功的人物之后。因此，照管一下百姓们吧。有人竟在二十四小时内，在二百平方里的范围里，让他们相信这种事情！

您委婉地抱怨我的信写得少。可您也知道，我是尽力而为了。我现在每天工作二十小时。我能挺下去吗？不知道。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没有收到我寄的东西。奥地利使馆负责安全送达，而且是寄给德·拉罗什富科先生的。我请求您去索取它。

您对莱尔米尼埃大加赞赏，我甚觉奇怪。显然，您没有读过他的另一些作品。读了它们我再也不愿读您夸赞的那部作品。再说，在我看来，那部作品在《两世界评论》上发表的那些片断也并不精彩：这是文学，而不是教条的政治。别把卡普菲格和莱尔米尼埃与玫瑰和百合混为一谈。让他们与大蓟为伍吧，因为对这些贵人们来说，大蓟有种种理由珍贵。我将阅读《莱茵河彼岸》，既然您希望我这么做。不过，我害怕会对您批评这部书，尽管我完全信任您聪慧的头脑。

德·吉拉尔丹夫人的作品，我并未对您说过如何如何妙。迄今为止，她写的作品数这部最好，但它还不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

您病倒了吧？您经受痛苦，总是由于别人或者为了别人。您总是忘了自己，对别人总是这样倒楣地通融！您为什么要走那么长的路？我不是告诉您，我为您征询过两位医生的意见，他们禁止您走路吗？您为什么要走呢？

您的信让我发愁：我觉得它冷淡，好像第三级天使卧躺的冰块侵入了您的肌肤似的。我宁肯挨骂、吵架，也不愿受到这种无动于衷的冷静的对待。这是一位掌有神权的女王的冷静。她对自己的权力很有把握，从不大张旗鼓地使用，而是平静地、不慌不忙地享用。如果您不在维也纳待一段时间，那么《幽谷百合》和《塞拉菲塔》的手稿怎么办？《塞拉菲塔》要在10月的第三或第四个星期天才会面世。如果您已回国，好么，就请给我一个确切的地址。在一个缺少我们这种文化资源的国度，在您将居住的荒原深处，您也许会比生活在放荡挥霍中时更乐意收到我的信，因为我的信有时也许讨厌地打断了您的挥霍放荡。您可能从不知道由失望引来、由孤独延续的忧愁的苦涩滋味。甚至在感情方面几乎过于需要朋友的时候也会感到忧愁。因为我向您证实我产生了最残酷的自信，我也就不指望能经受如此艰巨的工作。

人们谈论战争和流行病的牺牲品，可是谁又想到过艺术、科学和文学的战场呢？谁又想到过，为了获胜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给这些战场带来成堆的死人和正在死去的人呢？我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加倍劳作，得不到任何支持。

工作，永远是工作！一个接一个灯下写作的黑夜，一个接一个苦苦构思的白昼，写了又想，想了又写！与我所需的相比，收入的钱为数寥寥，可是就创作来说，得的钱又确实不少。如果我的每本书都能得到瓦尔特·司各特的书那样的报酬，我也许能凑合着过。可是，尽管报酬不少，我的日子还是窘迫。8月份，我将收入二万五千法郎。《幽谷百合》得八千法郎，一半来自书商，一半来自《巴黎评论》。给《保守者》的文章将得三千法郎。我将写完《塞拉菲塔》，并开始《两个新娘的回忆》，把贝歇夫人的那部分写完。我不知头脑、笔和手借助一瓶墨水，是否会获得同样的成功。

然而有一个亲爱的人，被我热烈地爱着，却抱怨书信越来越少。可我却每信必答，一丝不苟。我不可能通过正常的途径，与您谈论菲叶希和他的炸弹。深借政治的人和您的仆人一个像我这样的外行——但他们也不乏某种超人的眼力——认为，这次暗杀事件，目的既不是共和国，也不是王国。菲叶希一字未吐，将来也可能不会说什么。这是里斯弗朗，即给他疗伤的外科医生告诉我的。有人给了他大笔金钱。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谁让他干的。

或许从昨日起我开始了一种政治生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即使不让我达到一种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会使我具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我一点也不为它所吸引，因为我觉得它既不对我的趣味，也不合我精神和性格上的习惯。一些意志坚强、地位深有影响的人物，一些国家要员和两家报纸派人试探了我的意思。其中一家报纸订户很多，不仅遍及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有。它们若是联合起来，有个聪明的、无所不能的首领，将成为一种势力。还得加进另外两家报纸，并再创办一家。之后，想些好主意，搞些“精彩节目”，如英国人所说，赢得公众的喜爱，便可以利用优势，压垮别的报纸。那些报纸将像北风吹扫的秋叶，落到这五家报纸的脚下。它们将这样通过增加订户来赢得声誉，并或迟或早让它们支持或代表的党派获胜。我们怎样称呼这个党派？这是个问题……想想吧……叫“聪明人”党，您准觉得这个最合适，对不对？这个名称不大容易让人取笑，而在这个国家，虚荣心永远是一种由土壤引起的地方病，仅仅因为名称，人们就会以加入此党为荣。这一切计划倒是挺美，但是说到实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此，我仅是听听而已，既不表示人家对我讲的这方面事情如何使人高兴，也不说它们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计划和思想都不在此道。我甚至承认，我非常懦弱，会在这种政治希望前退缩，以避免卷入政治旋涡，影响我期望的维埃兹科夫尼亚之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我从容地与一个才华横溢，经验丰富，创办和领导了好几家报纸的人讨论了我们的政治工作的主要路线。我们一致认为，各家报纸一旦联合起来，开展活动，便能使我们挑选吸收活跃的有才之士，集中确实能干的聪明者。在我看来，这个联盟掌握了有条不紊、非常理智，只接受有利于进步、发展和国家的精神、物质福利思想的新闻工具，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抗衡。

您看，随着我在文学创作上取得进展，我又在另一条平行的、重要的、也许更为广阔的战线活动。一言以蔽之，我既不会在文学上停步，也不会政治上住手。尽管你对我的情况毫不关心，我却把我的活动和计划都告诉您，好像您对这些多少有点感兴趣似的。您看到这个情况，会不会有点内疚？这也是出于习惯吧！不过，如果政治性文章必须署名的新法律被通过，那就得放弃不少东西。

如果向您谈我的日常琐事，真会给您带来太大的烦恼，会使您大为厌倦。

老是无休无止地奔波，来来去去，不是兑付票据，便是洽谈事务，从未能做完、了清。在巴黎，做任何事情都要费去大量时间。而人们说时间是构成生命的重要材料。如果我没有坐在我在《金眼姑娘》中描写过的那间沙龙里，俯首弯腰，就着烛光写作，或者累了，躺在长沙发上，那就是碰到了金钱上的困难，喘息着，吃得少，睡得少，谁也不见。总之，像一个共和派的将军，进行一场没有面包、没有鞋的战役。不过，我倒很喜欢孤独，因为我憎恨社会，它只会损害心灵，使思想狭隘。现在我得完成已经开始的工作。可能使我分心的事情，不是极讨厌，就是极可恶。

我想，你曾对我谈到德卡斯特利夫人。我与她的关系得体，互相都谦恭有礼。大概您本人也希望我是这样。求您做好事，千万别把您鼓励的友谊与您惠予的感情来对比，因为在这上面，爱您的人占优势。千万别想像我停止了想念您。我虽然这样忙，可是在疲倦和失望的时刻，在我坐在围椅上，垂手耷脑，身体疲乏，精神痛苦的时候，不可能不展开回忆的翅膀，飞回我们在清爽宜人的绿荫下乘凉的辰光，飞回我千里迢迢，去与一个在千山万水之外朝你微笑的人儿，与一个心灵纯净而真诚，给你灵感，给你活力，通过心灵的消遣，使你重生出别人称之为“才华”的力量的人儿相会的日子。您也知道，这个人就是您。因此，请您不要拿我的爱情开玩笑。您有时习惯这样做。至于我，则担心这种感情里会插进太多的感激之情。因为您本人、对您的思念与回忆给了我支持，使我远离您也能生活下去；没有您和对您的思念和回忆，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住笔了；在维埃兹科夫尼亚再见；我一定要横穿欧洲，把一张老脸和一颗不幸永远年轻的心呈现在您面前！这颗心时时刻刻激动得直跳，见到一行潦草的字，得到一个地址，闻到一股香味都要狂跳一阵，好像我没有36岁似的！我希望您在维埃兹科夫尼亚长住下来后，好好地坐在安乐椅上，按时给我写信，每天写一段，把您的生活，比在伊斯格尔更平静更孤独的生活告诉我。我也希望您有“时间”成为我更忠实的朋友，当我到达您那几时，我们就像昨日才见过面似的。

给我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在信里夹上您自家纹章的红蜡印模。我要在《哲学研究》和《神秘的书》重印时，让人把它刻在《塞拉菲塔》的卷首。您身上哪儿有一根纹章之弦，我不清楚，因为它不在心上。不过，这终究是拨响这根弦的殷勤做法，不是吗？替我拥吻您的可爱的小女儿。您对我冷峻严格，而我作为回报，则向您奉上深情而友好的问候。请提醒我想起维尔纳人。我应该向他们致意。

1836年10月巴黎

对于生活中的巨大不幸，友情本应该是一种有效的慰藉。可为什么它反而使这些不幸变得更加深重？昨夜，读您最近来的信时，我闷闷不乐地寻思这事儿。首先，您的忧愁深深地感染了我；其次，信里流露了一些伤人的情绪，含有一些使我伤心的话语。您大概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的痛苦，伴随我文学生涯中第二次大败的，是多么可悲的热情。1828年，我第一次遭受失败时，不过29岁，而且还有一位天使在我身边。今天，在我这个年纪，对于毫不伤人的保护，一个男人不再能产生被保护的亲切感觉。因为接受保护是年轻人的事，而且，爱情帮助年轻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对于一个距40岁比距30岁更近的人，保护就是一种不敬，就是一种侮辱。一个无能的，在这种年纪还没有财源的人在任何国家都会受审判。

9月30日，我从所有希望的峰巅上跌落下来，把一切都完全抛弃，躲到了这里（夏约），住在于勒·桑多以前住过的屋顶室。在我一生之中，这是第二次被完全的、出乎意料的灾难弄破产。我既为前途担心，又感到孤寂难熬。这一次，我是子身一人，落到这步孤独的田地的。不过，我仍愉快地想，我至少整个儿留在几颗高贵的心里吧……可就在这种时候，您这封如此忧愁、如此沮丧的信到了。我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抓起它的呀！待到读完，我把它和别的信捏在一起，又是多么地气馁！之后，我让自己小睡了一会。我紧盯着您最后的几句话，就像被激流冲走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树枝。书信具有一种决定命运的能力。它们拥有一股力量，是有益还是有害，全凭收信人的感觉。它们就是在这些感觉上愚弄我们。我希望在两个彼此确信是朋友的人——例如我们——之间，有一种约定的标记，只要一看信封，就知道信里面是洋溢着欢乐，还是充满了叹怨。这样，就可以选择读信的时刻了。

我虽然沮丧，却没有惊呆。我还役丧失勇气。比起我遭受的别的灾难，被抛弃的感觉、孤寂的感觉更使我痛苦。我身上没有半点利己主义的打算。我必须把我的思想，我的努力，我的所有感情告诉一个人。不如此，我就没有力量。如果我把众人放在我头上的花冠献在一个人脚下，那我就不要花冠。我向那些流逝的，一去不返的岁月作的告别，是那么漫长，那么惆怅！那些岁月既未给我百分之百的幸福，也未使我完完全全地倒楣。它们让我生存，一边冰冷、一边灼热地生存。现在，我觉得仅是由于责任的意识，我才活了下来。我一走进现在待着的屋顶室，就相信我会累得精疲力尽，死在这里。我认为辛苦的工作我能忍受，无所事事却受不了。一个多月来，我半夜起床，到下午6点才躺下。我强迫自己只食用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东西，以使自己的头脑不为消化所累。因此，我不仅感到了我无法描写的虚弱，而且由于大脑深受生活的影响，常常混乱发晕。有时，我失去了垂直的辨别力。这是小脑的毛病。睡在床上，我觉得脑袋掉在左边或右边，起床时，脑袋里又好像压着一个巨大的重物。现在，我明白完全的禁欲和浩繁的工作怎样使帕斯卡尔老看到身边洞开着深渊，从而使他时刻在左右各放一张椅子。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卡西尼街。我还不知能否保留一部分我珍贵的家具，以及我的图书。我事先留下了所有的小玩意和纪念品，以便在知道它们还属于我的时候，感到小小的喜悦。对于债主们以物抵债的欲望，它们微不足道，难以满足。然而当我在我即将进入的荒野沙漠跋涉时，它们或许能抚慰我的心灵。两年的工作可以把一切偿清，可是两年这样的生活却不可能不把我压垮。再说，伪造版会把我们害死。我们越印得多，书就越卖不出去。报纸对《幽谷百合》的销售产生影响了吗？我一无所知。不过我知道的，是印制的两千册中，威尔戴只销了一千二百册。而比利时的伪造版却销了三千册。根据这个结果，我确信我的作品在法国没有多少读者，因此，可以救助我的销售上的成功还遥遥无期。

我和奥古斯特一起住在这里。我照料他。能不能留住他，我还不知道……

我得告诉您，《卢吉埃利家秘事》一夜就写出来了，这样您才知道我的干劲还有多大。您将来读这篇东西时想想这一点吧。《老姑娘》只花了三夜工夫。《碎珍珠》是在精神不安、身体不适的几个钟头里写成的，它终于把《被人诅咒的孩子》结束了。这是我的布里延纳、我的桑波培、我的蒙特米哈依、我的法兰西战役！《无神论者做弥撒》和《法西诺·加纳》亦是如此。在萨舍，三天工夫，我写了《幻灭》的头五十页。

我厌烦的是修改。《被人诅咒的孩子》的第一部分费去了我写好多卷的精力。我是想把这部分写得和《碎珍珠》一样好，写成一首精巧的伤感诗，叫别人无可挑剔。我为此费了十二夜工夫。总之，在我给您写信的时候，面前堆放着四部作品的校样，它们将在10月份面世。这一切真够我看的了。我已答应维尔戴本月交出《哲学研究》的第三部分和《滑稽故事》的第三首十行诗，并于11月15日把《幻灭》交给他出版。共计五卷十二开本的，三卷八开本的。必须超出从前的东西，既然买主态度冷淡；而且必须在别人拒绝兑付款子，事务极不顺利，银钱极为拮据，处境十分孤独，毫无慰藉可言的情况下，超出从前的东西。

这是我对您的心灵发出的最后一声抱怨。在我对您的信赖里，有一种利己主义的东西，必须去除。我决不会因为您曾加重我的忧愁，便趁您忧伤的时候，来火上浇油。我知道基督教的殉教者们死时都面带微笑。如果爪蒂莫赞是个基督徒，一定会平静地安慰他的大臣，而不会说：“而我，我又睡在玫瑰上了吗？”[俗语，意为：我又生活快乐吗？]这倒是一句动听的租俗话，可是基督即使没有使我们变得更好，至少使我们变得温文尔雅了一些。

看到您阅读一些神秘主义的著作，我很难受。相信我，读这种书对您这样的灵魂必然会带来不幸。这是毒药，是令人陶醉的麻醉品。这种书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正如有人酷好挥霍和放荡，也有人热爱贞洁。如果您不是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一些人的朋友和亲戚，我也不会劝您放弃这种习惯，因为要是那样，您只要乐意，完全可以进一家修道院，不会伤害任何人，尽管您在修道院里很快就会死。请相信我的话，您生活在荒原之中，处境荒凉，孤孤独独，读这种书是非常有害的。友谊的权利太微小，以致我的话您不会听。不过还是让我就此向您发一声卑微的请求，不要再读这类书了，我读过它们，我了解它们的危害。

我尽心竭力，不折不扣地按您的叮嘱，满足您的意愿，不过这是在您的智慧允许您预计到的情况下。我不是拜伦，不过就我所知，我的朋友博尔热也不是托马斯·莫尔，而且他具有狗一样的忠诚。我能拿来与这种忠诚相比的，只有您在巴黎的奴隶对您的忠心。

我很奇怪，您还没有从威尔戴那里得到《百合》。那是真正的《百合》，里面“也有一幅肖像画”。有人不是说我描绘的是V·夫人吗？可她既不年轻又不漂亮，而且，还是个英国女人！……现在，我们招来了人家什么样的评论啊！……我的一生您全都了解，您知道我在维也纳时就带了校样，而且您还好心帮我看，让我做一个什么都觉新鲜的旅游者，在城里和郊区到处跑。《百合》的初稿是在萨舍完成的，在布罗尼埃尔作的修改，那时还没瞧见我所描绘的那位太太。除了她以外，在我周围，有五个人向我正式地抱怨。他们说我揭露了他们的私生活。关于这方面，我还收到了一些最为奇怪的信函。看来死里逃生先生和傻子憨大天使一样多。天使们纷纷朝我落下来，可是他们都不清白。这种无谓的小纠纷有上千件，使我毫不困难地度过孤独的日子。

好吧，再见吧。现在天亮了，烛光渐渐变得黯淡。从三点钟起，我就给您一行一行地写，希望您在字里行间，听到一种真诚的、深切的、如天空一样元边的感情的呐喊。这种感情远在人们一时时间的庸俗和恼怒之上，人们不可能认为它会改变，因为低劣的感觉歇宿在社会底层的某个角落，天使的脚从来不去触及它。如果智慧不把某种美妙东西置放在任何物质的和凡间的东西都不可达到的高岩上面，那它还有什么用处？

信笔写下去，会扯得太远。校样在等着我看。必须深入我文笔的奥吉亚斯牛圈，扫除错误。我的生活从此只呈现工作的单调，即使有变化，也是工作本身来将它改变。我就像对玛丽·黛莱丝皇后谈他的灰马和黑马的那位奥地利老上校：一会儿骑这一匹，一会儿骑那一匹；六个钟头着《卢吉埃利家秘事》，六个钟头看《被人诅咒的孩子》，六个钟头看《老姑娘》。隔一阵子，我就站起身，去注视我的窗户俯临的房屋之海：从军事学校一直到御座城门，从先贤祠一直到星形广场的凯旋门。吸过新鲜空气后，我又重新投入工作。我在三楼的套间还没有弄好，因此我在屋顶室工作。在这里，我就像偶尔吃到黑面包的公爵夫人一样高兴。在巴黎，再没有这样漂亮的屋顶室了。它刷得雪白，窗明几净，陈设雅致，一如二八芳龄的风流女子。我辟出了一间卧房，以便在生病时休息，因为在下面，我是睡在一条走廊里的；床占了两尺宽，只留下了过路的地方。我的医生向我肯定，这并不会损害健康，可我不相信。我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因此我渴望我的大客厅。过几天，我就会住进去。我的套间费了八百法郎的租金，但我将摆脱国民自卫队，摆脱我生活中的这场恶梦。我仍被警方和参谋部追捕，要坐8天牢狱，只不过，我从此足不出户，他们抓不着我。我在这里的套间是以化名租的。我将公开地在一家带家具的旅馆开一个房间。

我真希望把我的整个灵魂寄给您。当然不寄它的烦恼，但要寄上勇敢和坚强。即使您在情里见不到我的灵魂，也一定会发现我最深情的敬意。我真想给您一点勇气和毅力。我不希望看到您这样英勇、坚毅的人变得软弱。

1838年1月20日巴黎

现在，我终于放心了！我收到了您的第三十六和第三十七封信。至于第三十五封，我还没有收到，特此告诉您，让您知道。第三十四封的日期是10月6日，第三十六封是12月10日。从10月6日到12月10日这段时间，您决不会不给我写信。我直到一月份才收到第三十六封和第三十七封信，您想想，这段时间我是多么的不安！至于第二十六封信晚到半个月，那是因为邮局的过错，也有点儿怪我自己。我从赛夫尔到巴黎来的时候，把我表弟的地址告诉了邮局，让他们把我的信转去。可是赛夫尔邮局的人把门牌号码写错了，等我有一封信寄来了，跑去查问索取时，已经过去十五天了。因此我是接连收到第三十六和第三十七封信的。这两封信被扎了上千个小眼，这是由鼠疫引起的怀疑的痕迹。也许，就是因为第一次的烟熏，我才奇怪而不幸地失去了您的第三十五封信。

不管怎样，我都应该把这些情况告诉您，因为它解释了我给您写那封痛苦的信的原因。我很希望您没有收到那封信，因为它会使您十分难过。不过您的沉默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它超过并补充了我生活中所有其他的痛苦。我成了如此恶毒的诽谤的对象。人家对我大肆诬蔑，以致我终于相信有人把那些不实之辞告诉了您，您相信了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譬如：我以人肉为食，我娶了歌剧院的一位配角或一个鱼贩子。我想，甚至在您的国家里我也有一些冤家对头。我请求您，除了我，别人告诉您的事情，一概不要相信。您清楚，我真诚地把我生活中的事件讲给您听，一小时一小时的，一天一天的，连最微不足道的事件也没漏掉。现在，我将明确地回答您的两封信里提出的所有问题。首先，林肯事件不能讲述给您听，因为此案的细节复杂、棘手，我不该也不能述说……如果您听见别人谈起它，就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去谈别的事情。我能告诉您的全部事情，就是英国的大阔佬们也许错的正是

对的，而他们的对手也许对的正是错的，因为事情涉及到一些医药的研究和试验，它们也许有损于道德，却有利于人类。再说，我是对您复述我听得到的周围的议论，尽管我觉得它们不是很容易听懂。我同意在死人身上作试验，但不同意杀死活人去作解剖，尽管这是为了发展科学，造福后代。将来，我去见您的时候，哪一天晚上，我会坐在火边聊聊这事儿，不过不是和您，而是和维埃兹科夫尼亚的领主。现在，讲一讲将促使我去地中海的事儿。这既不是婚姻，也不是什么艳遇，既不是蠢事、轻浮事，也不是冒失行为。这是一件严肃的、与科学有关的事情，我不可能向您透露一个字，因为我必须严守秘密。我只有在归返后，坐在火边，才能向您谈起它；林肯和何莱弗案件也是如此：只有结束后才能谈论。不管有幸还是不幸，我都不过是作一次旅行罢了，而旅行总是一次娱乐，一场消遣，因此，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此事，而不必忧心忡忡。

您问我既然无所不知，无所不熟，什么都观察过、深入过，怎么有时竟会受骗上当。唉！要是我什么当也没上，要是我那么谨慎，那么善于观察，不会遇到任何不幸，您还会尊重我？不过，如果撇开内心的问题不变，我会把这种表面上矛盾的秘密告诉您。当一个成了打惠斯特牌的第一流好手时，只要打出五张牌，他就知道其他的牌在哪里了。您以为他不愿把自己的技巧放在一边，倒看牌局怎样按照偶然的规律发展么？总之，亲爱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上帝预先就知道夏娃抵挡不了诱惑，可他偏让她去接受诱惑。不过，这种说法如果您还接受不了，那么还有一种说法，也许您会觉得好一些。当我日以继夜地运用自己的才华与能力，去构思，去写作，去表达，去描绘，去回忆，当我沉重、缓慢地鼓着羽翼，常常受了伤的羽翼，在文学创作这块精神领域翱翔时，又怎能同时立身在物质的地盘上呢？拿破仑既在艾斯林，就不在西班牙。亲爱的避世隐居的伯爵夫人，要使自己在生活上、爱情上、友谊上、事务上，在各种关系上都不被欺骗，必须只作纯粹的金融家、上流社会人物、商人。当然，我明白有人现在欺骗我，将来也会欺骗我，我清楚某人现在或将来会背叛我，或者在剥削了我什么之后扬长而去。可是，在我预感到这些，预见到这些，或者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却必须去对付别的事情：我是在我缺少时间，忙于一部刻不容缓的作品，或干一件未完成即白干的工作的当口知道这些的。我经常借着自己房屋燃烧的火光，搭成一间茅屋。我既无朋友，又无仆人。不知什么原因，人们总是躲开我，或者，不如说我十分清楚这种原因：人们既不喜欢，也不愿服侍一个没日没夜干活，不分心来和你聊聊，始终待在那里，你必须去看他的人。这个人凭写作出了名，因此会有势力，——如果有势力这种东西的话——可是他的势力要过二十年才能形成。而任何名声，只要没有权力相随，就是可恶的。

我这里说得够多了，足以使您相信，必须是一只牡蛎（您记得此话吗？）或一个天使，才能攀附上人类的岩礁。可是，在人群里，“牡蛎”和天使都为数不多。因此，即使我对您没有最广泛、最深厚的友爱之情，我也像喜欢一种惊人的珍品一样喜欢您。请您相信我，不管人还是物，他（它）们是什么样，我就把他（它）们看成什么样。从未有人经受起我这么沉、这么压腰的重担。看到我喜爱能鼓舞我生活与前进的人或物，您千万不要惊奇。您永远不要指责能使我多走一段路的补药。

您给我写的那些话，我十二年前在谈到瓦尔特·司各特时就说过。与他相比，拜伦勋爵不值一提，或几乎不值一提。关于《肯尼威斯城堡》的提纲，

您弄错了。照所有“写书匠”和敝人的看法，这部作品的提纲堪称最宏大、最全面、最不同凡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部杰作，正如《圣洛郎之水》是描写细节和完美耐性的杰作，《卡依嘎芙轶事》是表现爱情的杰作，《艾凡赫》第一卷是历史杰作，《古董商》是诗歌杰作，《爱丁堡监狱》是刻画利害关系的杰作一样。所有这些作品都有其特殊的优点，但其中处处都透露出天才。您说得有理，司各特的声誉将与日俱增，而拜伦则将被人遗忘。我说的是翻译过来的拜他的作品，因为诗人本人会留存下去，哪怕仅仅是因为他的形式和他强烈的灵感。拜伦的头脑里只有他本人的印记，而天才的创造者司各特面前，则置放着整个世界。可以说，这个世界被他反映出来了。

至于人们称之为《插图本巴尔扎克作品集》的东西，是我除了《滑稽故事》以外的所有作品，说到底，就是《人间喜剧》中冠以《社会研究》之名的那部分作品。您且放心，您将可以向贝利扎尔要求；1.《高傲的女人》；2.《赛查·皮罗多》。3.《纽沁根银行》；4.《滑稽故事》的第三首十行诗；5.《哲学研究》第四卷，即收有《冈巴拉》和《马西米拉·多尼》的那部分。不用说，您会问巴黎出版的书的情况。对那些埋怨我懒惰的人，我可以拿出今年准定出版的九卷八开本的作品，作为全部的回答。您知道《户吉埃利家秘事》、《碎珍珠》、《默默无闻的牺牲者》都收在《哲学研究》第三卷里。

韩斯卡先生想象女人都为作家激动，这倒没错。不过在这方面，我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情：我不仅没有机会让别人进攻，而且别人就是进攻也攻不破。请您放心。小克雷毕庸时代的英国女人并不等于当代的英国女人。我将开始写剧本和《年轻妻子回忆录》，也许还将写《玛丽一代一昂日嬷嬷》：这是我目前特别喜欢的两个题材。不过，随时都可能变化。我很想写《幻灭》的续篇（《外省伟人在巴黎》），还想写《电鳐》，这一切都将在年内完成。这些石头将让您大吃一惊。我把它们带来，并垒好，当作您宽容而善意地称呼的“高楼大厦”。我把插图本收的作品仔仔细细地重读了一遍。必须把它们视为“单独”的存在物，因为它们与从前的版本大不相同。稿子规规矩矩地铅印以后，好读多了，于是我发现了好些错误和从前未曾觉察的废话。因此我强烈地希望预订者的数目允许继续这种方式的印行。只有这样，我才能做到竭尽所能，使我的作品语言纯正。

香料匣寄到了，您很高兴，我也亦然。这就好像是我约您寄了两件不同的东西。我希望在我给您写信的当口，布朗热的肖像也送到了维埃兹科夫尼亚。寄货人布吕隆是所有大画家都光顾的颜料画布店老板，他难过极了。我们互相探询是否有必有诉讼。可是，如果要诉讼，必定会传出韩斯卡先生的名字，各家报纸就会争先恐后地插手，或许会把此事变作恶毒议论的题材……尤其是有我的名字在里面，因为它会给他们带来好胃口。我们宁愿通过信函联系来通融。布吕隆往世界各地寄过上千幅画，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是的，画是交给运输公司运送的，因为不能卷，且尺寸太大，不便交给公共马车运送。您可能不会相信，为了买到这幅画，我跑了多少路，想了多少办法。为了使您不讨厌字，这方面的事，我就不谈算了。今天我写情给布罗迪的银行家们，请他们告诉我，在收到我的信时，是否收到了那幅画。因为最终也许得请人仲裁，以了结此事。

您完全弄错了。“我的朋友”并不是我的朋友。

请你确信，不管我的朋友，真的（真有吗？）还是假的，可能对您说什么话，您都清楚我的任何作为，甚至在我作的同时，您就知道了。去年，我

从锡昂写信给您，说我将于冬天出发，在写完《赛查·皮罗多》后，我有一个月没有离开过巴黎。我曾有二十五天没有睡觉，因此，一个月来，我每天睡十五六个钟头，并且，在醒着的八个钟头里，我什么事也不做。我让脑子休息，随着脑力恢复，我又开始耗费它。金钱危机总是巨大的。您关心我，爱惜我，好心好意叫我玩一玩，散散心，可它却阻止我做到，因为社交界耗费太大。，我不知八天或十天后能否去夏戴涅。此外，您完全可以确信，我不告诉您是不会走的。

我不看报，您知道我没有时间，以至您对我提到的于勒·雅南的事，我一无所知。何况他又装出公开敌视我和我的作品的样子。顺便提一下，有几个朋友告诉我，好几家报纸，尤其是雅南，在评论一出取村于《绝对之探求》，然而演出失败的小戏时，对我大加赞誉。可是您知道，对于不合我心意的人的褒贬，尤其是报刊舆论和人们通常称之为“公众”的人物的誉毁，我一概无动于衷。因此，对使您觉得这些先生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了的那件事，我无话可说。这些人的手法我一窍不通。我既不喜欢他们，也不尊重他们。他们决不可能从我这儿捞到半点油水。此外，这个敌视您惠予关心的人与作家的集团，其成员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改变姿态的动机，我毫不了解。不过，我还是从中看到了一种不怀好意的根子，它或迟或早会通过一件薪的不折不扣的背信弃义行为而显现出来。一言以蔽之，每当人们告诉您，我在原则问题上，在事关信誉和个人尊重的事情上作了妥协时，您都不要相信。

您误解了我：我希望妇女受教育，我希望她认真学习，甚至希望她写作，只要她觉得有趣。不过她必须有勇气烧毁她的作品，就像您总是做的那样。

索非是科斯莱夫斯基亲王的女儿。该亲王的婚姻从未得到承认。在毕沙与帕斯科维奇亲王一起的那个才华横溢的外交官，您已经听人谈到过了。英国女伴是个姓 V· 的夫人，在她家我遇见了香料匣的运送人。素迈维尔夫人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数学家。我给您寄上她的手迹，因为她真正算得上当代的科学泰斗之一。她是英国人，其父是为俄皇服务的海军上将菲尔法克斯。

您大概知道意大利剧院和伦敦的交易所、圣彼得堡的皇宫同时被火焚毁的消息吧。关于这些，我就不再告诉您什么了。巴黎的冬天很冷。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法国人，却不知道原来和你们一样，是在寒冷中成长起来的。

尽管气候极冷，《驴皮记》还是有四卷面世了。在香舍丽榭大街，在天寒地冻之中，我还遇见一些出租马车，遮着帘子，以平常的速度行驶。鉴于天气严寒，我觉得这颇有英雄气概。狄德罗曾不意撞见一对情人，在大雨滂沱的午夜，站在街边一处檐槽下互道晚安。在我看来，这些出租马车比那两位情人的爱情更为豪壮。

别以一些生硬无情的话来结束您的信，例如说不相信我会上维埃兹科大尼亚，等等。我很快就会去的，请相信这点。不过我不能左右形势，而它又偏偏非常残酷。要向您解释我的新出版人打算怎样签订与我合作的协议，也许并非三言两句就行了，而这封信已经够长了。稍微闲荡了一个月，去了两三次意大利剧院，也去了两三次贝尔吉奥约索夫人府上，有时也去维斯孔蒂夫人府上（去讲一讲意大利语），在那个社会里混得差不多，或者混够了以后，我愉快地离开它，又开始每天十二或十四小时的工作。当我建好房子，安安稳稳地住进去，并赚了几千埃居以后，作为补偿，我就来看望您，并且，不是像您所说的住二三个星期，而是住二三个月。您将修改我写的剧本。而我们，韩斯卡先生与我，在此期间则跨坐您跟我说的那种“冒烟的座凳”去

印度。

我不知道《赛查·皮罗多》写得如何，您又不把意见告诉我。您会告诉我的，是吧？在我能够成为读者，亲自阅读它之前。眼下，我对它极为厌恶。我只能诅咒它，因为它使我那么劳累。您得知道，我的手稿上墨迹浅淡，是因为在我的工作时间内，墨水每夜都冻住了。请您出于同情，也尝尝这种冷得直打哆嗦的滋味吧，或者（这也许不合您的性格），自私一点，把手支在微温的陶炉上试一试。

贝尔吉奥约索公主是个与别的女人不同的强者。照我看来，她不大迷人，肤色苍白，身体瘦削，像个吸血鬼。她幸而不讨我喜欢。她虽有才智，可是太露，太想引人注目。她瞄准了目标，可是太专心，太小心，结果反而错过。五年前，我在热拉尔家里见过她。她从瑞士来。她在那儿避难。不过，那以后，通过外交部的帮助，她收回了巨额财产，于是得以合乎身份地接待宾客。她的府邸布置得优雅别致，人们在里面聊天打趣。有两个周末我去过她府上，并在那吃过一顿饭。这就是我和她的全部交往。

我刚读了《艾马尔》，我发现亨利·德·拉杜什童年就有的才气确实叫人觉得可怜。苏的《拉特雷奥蒙》是部“潦草”之作，就像人们谈论绘画时说的，一团糟。对于平庸的才子，对于没受过教育的人，或者没受过较好的教育、正确的教育，没有勇气纠正人家的错误指导，仅满足于接受现成的见解，不愿费力提出异议，或从别的角度加以检验的人，路易十四是个渺小的人物，是个昏庸的国王。有人把他的过错当作罪行来指责。然而他却把马扎兰的预言圆满实现：他既是一个伟大的国王，又是一个光荣的人物。人们可以指责他四处征战，残酷镇压新教徒，然而他时刻想着法国的尊严，他进行的战争正是确保它的手段。照他的想法，这些战争保证我们不受当时两个主要敌人——西班牙和英国的欺侮。通过占领佛朗德勒和阿尔萨斯，他在与德国接壤的地区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边防；此后又通过征服弗朗什-孔泰地区，使法兰西免遭西班牙的阴谋暗算。这样，他既给了人民以安全，又给了人民以照耀世界的光辉和统治世界的威严。除非不是真正的法国人，或不是明智之士，才会愚蠢地指责他对罗昂骑士案件的判决。那个自高自大的蠢虫，国家的罪人，与外国人串通一气，出卖法国，妄图点燃内战之火，国王有权利根据自己统治的国家的刑典，让人审判他，处决他。不过，正如您所说，苏是个才华平庸、智力有限的人，不可能全面理解这样一种威严的意义，因为他只见过我们可怜的当代社会的一点儿寻常不幸。一见到那个伟大的世纪，他就自觉被压垮，于是以诬蔑那个时代来报复。那个时代是我们历史上最壮丽、最伟大的时代，是由我们最伟大国王的权力与威势所统治的时代。那位国王，当时人称之为伟大的路易。他的敌人我不到别的绰号来讥讽他，只好给他起一个译名，叫太阳王。

明天，21日，星期二，我将把《马西米拉·多尼》写完。这部作品迫使我深入地钻研了音乐。我聘请了一位优秀的德国老乐师来给我反复不断地演奏罗西尼的《摩西》。

我平静地等待着《马西米拉·多尼》将给我招来的平庸谩骂和恶毒攻击。从一方面看，主题确实会引来批评，有人会说我是个伤风败俗的人。但是，如果考虑心理问题，那么，依我之见，这是一部绝妙的作品。还有一些人固执地把《驴皮记》看作一个传奇故事，但严肃的人，能鉴赏这种作品的人的数量与日俱增。五年之后，《马西米拉·多尼》将被人当作完美地阐述最隐

秘的艺术方法的作品来理解。而在最初的读者眼里，它将只是一部或多或少成功的小说。因此，让他们以此给艺术品的创作作结论吧。

我得住笔了。再见。致以深情而友好的问候。您和家人在一起时，千万别把我忘记。想着我吧，就像想一个忠诚的好农奴：当他没有收到信时，会满腹忧愁；当他加入了您孤独的、勤勉的、平静的、只属于义务和家庭的生活时，会兴高采烈。

四

1846年11月10日帕西

亲爱的至高无上的星星，我已于昨日在《信使报》工作间草成的信中告诉您的时刻，坐在书案前了。在重新工作之前，我可怜的完全属于您的心，迫切需要向您倾诉衷情，向您讲述经历了多年的专诚爱情之后，终于通过持久不变的思想奇迹，变成您的生命的那个生命最琐细的事情。那种专诚爱情，除我之外，唯有您能感觉出它的深度与广度。从法兰克福到福巴克，我仅仅因为您才支持住。我回想着那四天的情形，活像一只猫，奶喝完了，直舔嘴唇。您和孩子们好心为我备的东西，如披肩、风帽等，完全治好了我的感冒。我现在身体很好。在人们装箱子的时候，我曾给您写了几句话，让您不要难过，因为我的情况曾让您不安。

我为那套萨克森的小餐具付了税。海关告诉我，有人写了一封信，要求把我的箱子一直运往巴黎。我要求等威斯巴登的箱子来了一道运。海关并不照顾内心的忧愁，因此我必须抛开充满忧愁的冥想，放弃回忆（您的目光和微笑总在我眼前。我的回忆愈来愈为它们的魅力所打动），以照料这些箱子。感冒弄得我肠胃空空。在法兰克福到福巴克途中，我吃了两个法兰克福小面包，两大块火腿。我希望，这是份全面的健康公报。邮车里就我一人，这真是老天的善举。在麦茨，我们没有拉上什么人。在凡尔登，我遇到了日尔莫。他与妻子来自巴黎。我感谢他在海关的疏通。我向您肯定：今后您坐自己的马车到福巴克，会因社会地位而受到尊重，却不会有人来拜访您。邮车飞驰，早上6点左右到了巴黎。在这一段路途，尽管我极其小心，感冒还是变重了。进了法国以后，天下起了滂沱大雨，潮气透过了邮车粗糙罩篷上的洞眼。在路上，我没睡多少时间，而且睡得不好，又困，又饿，又累，再也支持不住了。回来后，我7点上床，睡到11点钟起来吃午饭。正吃那简陋的饭菜时，《立宪报》的经理来了，告诉我，《贝姨》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维隆发现我边吃饭边改这部小说的校样，深为不安，于是我把旅行的事告诉了他，并说我回来把一切完成，让他完全放心。我们一直谈到1点钟。之后我去邮局翻信，查找法兰克福误投的信。我找到了许多信。有一颗威斯巴登的小星星在内中闪耀，那是您的娟秀笔迹。我去找了路易，跑了几家报馆……美丽的贵妇，您知道去五个编辑部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五场或长或短的谈话。除此之外，我还给自己规定了任务，亲自去办了您委托我办的事情，拿钱给布盖、里莱特，付壁炉和衣柜款，等等，等等。最后，我四处奔走，办各种事务，以便能一心扑在《贝姨》上，一气把它完成。

我把什么事都办了，而且在3点钟，趁工人在排您的文章时，我在《信使报》的工作间给您写了一封短信。我7点钟才回到家，9点半钟才睡着，现在起来了。

我刚给里莱特写了信。我将把你们共写的情绪她寄去。我不久将告诉她一些详情。白日来临了，必须离开您了。其实您永远在我眼前，像只温娴的

白鸽，为我的工作祝福。我坚信，您获知读者对我的作品反响极大时，一定会高兴。我终究胜利了！我的保护星又一次佑护了我。和平与希望的天使又一次以其细心的守护者的翅膀触摸了我。此时，上流社会和报刊都转向我，好像一种普遍的欢呼和祝圣。斗的人不斗了，最敌视我的人，如苏利埃，也与我重修旧好。您知道他（苏利埃）在混合剧院上演的新剧中体面地认了错。亲爱的伯爵夫人，对于我，这是伟大的一年。如果《农民》和《小资产者》能够相继发表，而且我有幸能够写好它们，您和读者的情趣又一次认为它们好，那就更是如此。好吧，请命令我辍笔。回到《贝姨》上去。我确实说得太多，太高兴，可是对我来说，这样完全地投入您友爱的灵魂里，是一种如此美妙，如此不可抗拒的快乐！

啊！我读了您那封亲切的信。从邮戳上看，它在我动身的次日就到了巴黎。如果它当时发现我仍在此地，我今日就不会穿着这样的衣服，也不会染上感冒。亲爱的、可怜的人儿，您看，我虽然远离您，可在这件事上，我也理解您的心意。您信中说，既然我不适，就应该扔下《立宪报》的工作，来您身边休息。您的信送到帕西时，我人已到了美因茨。您以如此的慈心善意宠我，以致我在知道您的用意之前，就动身去您身边了。归来后，花在奔走活动上的时间真是可怕。福尔纳为《人间喜剧》作了大规模的预告。我急于告诉您此事，因为我不太清楚此后一段时间内是否能给您写信。今天是 18 日，这封信只能寄往德累斯顿的萨克森旅馆。我甚至等您的信，以便把它寄给您。

好了，要去写作了！

1846 年 10 月 18 日

早上 6 时于帕西

昨日，我像黑奴一样工作，写了相当于两章的文字，改了三十条校样。目前，我仅能指望得到《立宪报》的钱。有一份协议也能为我提供收入。根据那份协议，我得从事另一项工作。可是那工作完全不能做。在我目前的复杂境况里，必须写、不停地写，首先完成《穷亲戚》，因为唉声叹气、诉苦抱怨并不能给我带来钱。可我缺少钱，目前身无分文，且有一大堆债要还，而且我还等着各地发来的包裹，日内瓦的、威斯巴登的，等等，都要付钱，不过，您别为我的事情操心，别因徒劳无益的担忧使您洁净的额头变得忧郁。书店会付点钱的，可是要到什么时候？关键在此！达成一项协议，非要十五天工夫不可。

我希望今天上午在邮局找到您的信，获知我这封信应该给您往哪儿寄。我本想让波桑日把它寄到德累斯顿，可您万一不去德累斯顿怎么办？显然，我要等您的下封信，才能给您寄出我回来后的第一封信。您的信不会再延搁的。我求求您，千万不要为这些事发愁。千万不要因为我认为事情仅仅办得顺利而惩罚我，因为办得更好是不可能的。我将同平日一样工作。这是恢复习惯，而不是养成习惯，因而更困难。而对新的困难，我自觉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才情横溢。一旦勃容的小房子整修完毕，摆好家具，安安静静，没有讨厌的人来打扰，我就住进去，肯定将接连写出《农民》、《小资产者》、《伏脱冷最后显形》、《阿尔西斯的议员》、《一家之母》。我也将继续写剧本。正是为了专心从事这规模巨大而必不可少的写作，我才想立即搬去勃容，既然不再可能在帕西长住。

今日暂写到此，因为我至少得写二十页才能脱身。

我爱您，仰慕您，尊敬您。我把您当作世上最美好的人来赞颂。如果你们已上路，那我就祝你们三人一路顺风。在这个忧郁的世界上，我唯一爱的，就是你们三人。

大部分巴黎人相信我未去威斯巴登，认为这是谣言。巴黎就是这样 德·吉拉尔丹夫人告诉我，她听一个非常熟悉您的人说：我的敬意使您极为高兴；不论去哪儿，您出于虚荣和骄傲，都要把我召去；有一个才子苦苦追求，您真是幸福之至，可是您的社会地位太高，决不可能允许我心存奢望。说到这里，她吃吃地笑了起来，带着挖苦的意味。她说我追求贵妇是白费时间，只会失败。哼！巴黎人就是这样！不过，正如您所见，巴黎流言蜚语的荒谬与不可靠，使巴黎人变得不足畏。

今日，除了走廊，勃容的外部工程应该结束了。走廊是加上去的，因而算得上一座新楼。不过这星期它也应该盖顶了。这样，至少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担心的。

现在4点半了，得抄抄写写了。我向您致意，一如鸟向黎明致意。明日见！……

星期三夜晚

昨日，一到8点我就去了邮局。可惜没有信！我惴惴不安，周身无力，头脑空虚，只是想念您。我很可能无所事事，在这种不安的状况里虚度一天。下午四点，我去《立宪报》时，又焦虑不安地到了邮局，终于发现了您的信……我在福巴克写的信里把什么都告诉了您，毫无隐瞒，而且，正如我在《信使报》的工作间写的短函里所说，我原以为感冒好了，谁知它又复发了，而且此时十分厉害。不过，奇怪的是，它没有影响我的脑子。我没命地工作，上流社会那些幸运的有闲人见了，准会吓坏。今日算来，只要再写五十六页，《贝姨》就完成了。大约星期天可以结束。

当然！我没有钱，而且要钱用。可我不愿知道您为我金钱上的烦恼所折磨，因为我了解我的星星，我希望您永远安详、明亮。孩子们合写的信使我非常愉快。我发现他们非常满意，非常温柔，毫不担心将来会有什么不幸。说实在的，乔治应该十分感谢您，因为您养育了安娜，从精神上身体上关怀照料了她！我认为乔治是明白这点的，因为他那样的脑袋什么都明白，而且他既有渊博的知识又有高尚的性格。怜悯我吧，我总是与各种事务作战。买房子、修缮、建筑、包工头，等等，忙了这件忙那件，找了这人找那人，没命地奔走，满腹忧愁，满腹烦恼，而且得写作，像心平气静、无忧无虑时一样写，而且当我只愿属于您一人的时候，却必须全副身心放在《贝姨》那位可怕的难忍的老姑娘身上，这真是残酷无情。这样的时期，我一生中未曾有过。不过我对您的诚意和信赖给了我勇气、毅力、清醒的头脑和令最大胆勇猛的斗士吃惊的才华。唉！可惜得离开您了。因为我这样与您胡乱地扯了不少时间。现在是8点半钟，我得把这封信投邮。

明日再写。什么时候我可以说“不久见”呢？

10日，星期四

【德国】毛奇（1800～1891）

毛奇，德国军事家。1857年任普鲁士参谋总长。主张改革军制，扩充军备，策划和指挥了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1871—1888年任德军参谋总长，后任德国国防委员会主席。著有军事著作多种，其军事思想在德国军人中有很大影响。

毛奇在40岁时爱上了自己的外甥女玛丽·柏特，并向她求婚。42岁时毛奇与玛丽完婚。这封信，是毛奇与玛丽热恋之中写的。

致玛丽·柏特

1842年2月13日柏林

我的小玛丽，昨天接到了你10日发来的可爱的信。我的心中充满喜悦，因为你似乎很快乐，很满足。现在距我们结婚的日子仅有十个星期，到那时你就完全成为我的可爱的妻子了。——昨天晚上我拜访了一位同僚，即总参谋部的奥尔利齐骑兵长官，他也是刚结婚不久的。他的年纪并不比我小，他的夫人也只比你大两岁，长得也很漂亮。他们双双向你致意，必要时候，他们还可以向你提供参考意见和帮助，一定会令你满意的。我盼望着佳期良辰快点到来，庶几我们可以相亲相爱地共同生活了，惟愿上帝赐予宏福！我们彼此都应以诚相见，永远不要带着忿怒的表情，吵嘴固然可以，但如能完全谐合一致不更好吗？——我有一点任性，会使气，这你观察得很对，但你只要让我发作一阵，我自己会回头认错的。

当然，我也要试着去改掉这些毛病。至于我所期望你的，是友善的，不急不缓的，最好是愉快的心情，能容忍小事，治家有法，衣着讲究……最要紧的，还是你要给我以爱的滋润。

你将出现于一个全新的交际场合里。你固然年纪很轻，但你优秀的理解力，尤其是你特别的聪慧会使你马上学会和他人交际的适当的方法。我的好玛丽，你要知道，用友善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行为的法则，这样可以减去我们的许多烦恼，就是你所不喜欢的人也可以联络起来，并且不会流于虚伪。真正殷切、文雅的通达世情的口吻是出自一颗善良的友爱的心。我受到了一种不良教育，并且具有一种少年人的缺点，常把和善的感情压抑住，使之不能宣泄；且用一种学来的骄傲的神色弄得人们不太愉快。而你年轻貌美，不会沾染上什么缺点（上帝也不愿你这样），每个人都会对你很友善，对别人你不会失去友谊……真正的谦逊和不自负在这广阔的世界中足以防止简慢和疏忽，并且可以说，有了这种美德，较大的羞涩和成见便会消失。只要我们以本色出现，不要花招，脚踏实地不想篡夺高位，那么，什么名分、门第、财富和荣誉都不足以迷惑我们。可是，一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身上挖掘尊严，偏偏要在别人的意见中去寻找它，那他时常就要观察别人的色相，恰像一个戴假发的人一样，遇看一面镜子就要去窥窥他的假发是否已经移动了位置。——好玛丽，我承认这种美好的学说是从自己的身体力行中归纳出来的。我的全部表现只是一种用信用和世故人情粉饰起来的羞怯。我是在长期压抑中成长起来的，我的性格在种种压抑下形成了难以医治的伤痕，我变得较为低沉了，那原有的豪气也因此受到了挫折。后来我对已经倾倒了的东西重新建筑，请你帮助我继续完善自己吧。至于你呢，我希望看见你更高雅，更美丽，这就等于更快乐，更满意。你还要谦逊，不自负，那样便可以安逸起来，不带有偏见。

如果有人对你献殷勤（我是愿意看到这种情形的），你就是对他垂青我也不会反对。你的交游愈广，人们就愈不能在你的背后议论，说你看中了哪一个人。可是你必须注意，因为男人们寻欢作乐，起初这是为了高兴，到了后来便要借此自我炫耀，你在社会所遇到的因此也就是传笑多，而好意却少得很。我和你在这里交际场中所看到的其他男子相比，可能要逊色一些，在每一个舞会中你都有可能遇到比我会跳舞、善打扮的人；在每一个交际场中，你都可能遇到比我会说话、更幽默的人。可是只要你相信我待你的心肠好于其他任何人，那就一定会使你对我的爱胜于对其他人。当你有了不能告诉我的隐事时，那便由你自己警告自己。你现在与我接个吻吧，我将不会做“教书先主”的。——谨向妈妈和爸爸致以诚挚的敬意。

亲爱的玛丽，我还有一件要说的是：当回信时，对于要回答的事，都要先谈一遍。这样不仅可以使你密切注意正需回答的问题，并且可以把原信中的一些问题重新考虑一下，否则书信往来愈加淡薄，双方的联系日益减少，于是双方不久就形成一种倾向，没有重要的事情就不互相告知了。可是生活本来就很少重要的地方，反过来，每天的分秒的集合才能形成时间，星期，月份，终究构成生活及其幸与不幸。所以口头谈话比笔谈要容易得多，因为无关紧要的事可在口头上尽管说去，一写到纸上就觉得不值得劳神了。

现在已是深夜，如果叶安涅待没有和你闲谈，那你一定早已睡着了。我很诚挚地向她问好。

亲爱的甜蜜的心儿，祝你安好！
你的忠实的毛奇

【法国】雨果（1802～1883）

雨果，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年少时就显出了出众的才华。著有《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笑面人》、《九三年》等小说，诗作有《历代传说集》和《惩罚集》。剧本《克伦威尔》发表时，其序言成为浪漫主义的宣言。

雨果与安黛尔的相识，是因为他们两家的父母是来往密切的朋友。孩子们之间所产生的那种隐隐的情意，在他们共同度过的白天和晚上，慢慢地滋生并迅速地生长。

1822年10月12日，在法国圣修皮斯大教堂，两人举行了婚礼。但婚后生活却不太和谐。

致安黛尔·傅仙

1822年1月8日

亲爱的安黛儿，请不必问我为什么如此自信我们能独立生活，因为那样一来你就会强迫我讲到一个叫“维克多·雨果”的——你不认识他，“你的维克多”也根本不想介绍你和他认识。“这个维克多·雨果”有朋友也有仇敌；家父的军人封号给了他四处活动的权利，而且可以和所有的人平起平坐；他自己的一些经验——虽说很浅薄——应该归功于他早年无人知晓的优点和磨炼；在他很少去的那些客厅里，人们根据他那悲戚、冷漠的神情，一直以为他在构思着多么重要的东西，其实呢，他正沉浸在对一个年轻、温柔、迷人、善良的姑娘的思念中，幸而这些客厅中的人不认识她。

人们常常对我说，而且现在还在对我说（当然这有些过分大胆）：我是专为某一光辉的荣誉而被召唤来的（我原原本本地复述了这句夸大其词的话）；可我自己却认为我是为家庭幸福而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假如为了得到这一幸福，需要出名，我也只把荣誉当作手段，而非目的。虽然我像以往一样尊敬荣誉，但我不是靠荣誉而生活，正如向来对荣誉所应有的态度那样。万一它找上门来，像人们所预言的，我也要说不，我不希望它，也不祝愿它，因为我的一切希望和祝愿都寄托在了你一个人身上……

1822年3月4日

我亲爱的、迷人的安黛儿。我有一件事必须对你说，虽然我很难为情，但又不能不说。然而从何说起呢？——我不知道……安黛儿，我希望你在街上走的时候，不要那么担心把衣裙弄脏。就在昨天，我十分难过地注意到，你怕弄脏衣裙而预先把它提了起来……我觉得廉耻比衣服更重要。亲爱的朋友，我说不出昨天在圣比尔街时我体会到的那种痛苦对我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当时我发现有那么多男人用无耻的目光盯着你——我圣洁无瑕的处子。我想提醒你，可我不敢，当时在惶恐之中我没找到合适的词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万不得已时对第一个胆敢把眼睛在你身上溜来溜去的无赖扇一个耳光子的话，就请你记住我现在说的话……

1822年3月15日星期五晚

经过昨天和前天两个愉快的夜晚之后，今天晚上我当然不会出去，决定坐在家给你写信。不但如此，我的阿黛尔，我可爱的、倾心爱慕的阿黛尔，我有多少话要对你讲啊！哦，上帝！这两天，我每时每刻都在问自己：这种幸福是不是一个梦。我内心的快乐似乎不应是人间所有。我还不能理解这万里无云的蓝天。

阿黛尔，你还不知道我原先打算忍受什么呢。其实我是虚弱的，我却觉得自己镇静；其实我是在准备走投无路时采取种种荒唐行为，我却认为自己勇敢、乐天知命。啊！让我恭恭敬敬地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吧，因为你是那么高贵，那么温柔，那么坚强！我以前一直在想：我爱你受到极点时，只能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你。然而你，我慷慨的爱人，竟也准备为我牺牲你的平静生活。

阿黛尔，在这永远令人难忘的八天之中，你的维克多什么荒唐、疯狂的念头没有起过啊！有时我准备接受你献给我的可贵的爱情；我想如果我父亲的信逼得我走投无路的话，我也许会筹划一点钱，然后把你带走——你，我的未婚妻；我的伴侣，我的妻子——离开所有可能拆散我们的人；我想既然我名义上是你的丈夫，我们可以离开法国，到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在那里享受自由权利的国度去。白天我们坐同一辆马车上赶路，夜晚我们在同一个屋顶下睡觉。

可是我高贵的阿黛尔，别以为我会利用这登峰造极的幸福来占便宜。你绝对不会把我想得这么坏，对不对？你会成为最值得尊敬的对象，成为你的维克多最敬重的人儿；在旅途中你甚至可以和他睡在同一间房间里，不必担心他会惊动你，碰你一下，甚至于看你一眼。反之，我打算睡在椅子上，或者坐在一把椅子上警惕地守卫着你，再不然，就躺在你床边的地板上，守卫你，保护你，使你高枕无忧地安眠。在牧师把一切做丈夫的权利赐给你的奴隶之前，他所敢想往的唯一的一种权利就是守卫你的权利……

阿黛尔啊，请不要因为我这么软弱和卑贱，你却是那么坚强和高贵而憎恨我、鄙视我。请想一想我的损失、我的寂寞、我父亲对我构成的威胁吧；想一想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提心吊胆唯恐会失掉你的情景吧。请不要对我过分的绝望情绪感到惊讶。你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姑娘。说实在话，我觉得拿天仙来跟你比，天仙都沾了你的光。你得天独厚，多才多艺；个性坚强，心地善良。啊，阿黛尔，别把这些话当作痴情话——我有生以来就一直对你痴情，而且这种感情还在与日俱增。我整个灵魂都是属于你的。如果我的一生不属于你的话，我的生命早就会失去和谐，我就一定会早已死去——这是必然的。

阿黛尔，当我收到那封或是给我带来希望或是给我带来绝望的书信时，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些。如果你爱我的话，你一定能了解我当时的喜悦心情。我也能了解你当时的感情，但我不打算在这里描绘它。

我的阿黛尔，为什么除了喜悦之外，没有什么字眼能表达这种感情呢？是不是因为人类的语言根本没有能力表达这种快乐呢？

从逆来顺受的凄凉心情突然飞跃到极乐世界，似乎有点使我坐立不安。甚至现在，我还有点神不守舍；有时我不由浑身发抖，生怕会突然一下子从这个美梦中惊醒过来。

啊，如今你是我的了！终于是我的了！不久——也许再过几个月，我的天使就会睡在我怀中，从我怀中醒来，在我怀中生活了。你每时每刻脑子里所想的，眼睛里所看到的，将只有我一个人；我每时每刻脑子里所想的，眼睛里所看到的，也只有你一个人！我的阿黛尔呀！……

如今你将属于我了！如今我这个凡夫俗子蒙神的召唤，将享受天堂的幸福了。在我心目中，你先是我年轻的妻子，继之是年轻的母亲，但永远是同一个人，永远是我的阿黛尔，在纯洁的夫妻生活中，你将一如初恋时期做处

女的日子里那样温柔，那样令人倾慕——亲爱的人儿，请回答我——告诉我你是否想象得出：天长地久的姻缘中那种永恒的爱情的幸福！有朝一日，这种幸福就将为我们所有……

我的阿黛尔，无论是在写作中，还是在争取国家津贴的努力中，我决不会因任何障碍而灰心，因为我为这两件事获得成功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将使我越来越接近你。现在还可能有什么能使我觉得痛苦呢？不要相信这一点，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坏，我请求你。如果吃点苦能赢得这么大的幸福，那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我以前不是祈求过上帝成千上万次，求他允许我以血的代价来换取它吗？哦！我多么快乐啊！将来我还会多么快乐啊！

再见，我的天使，我可爱的阿黛尔！再见！我将吻你的头发，然后去睡觉。可是，我离开你太远了，不过，我可以梦见你。也许不久我就会到你身边来。再见；原谅你今生、也是来世的丈夫这样胡言乱语吧；我拥抱你，热爱你。

你的画像呢？

【法国】乔治·桑（1804～1876）

乔治·桑，法国女作家。从小在农村长大。13岁进巴黎修道院，三年后返回农村。1831年去巴黎，开始文学创作。早期受卢梭影响，倾向浪漫主义，著有长篇小说《印第安娜》、《莱莉亚》等。

1833年，乔治·桑在巴黎结识浪漫派诗人缪塞，两人曾维持一段时间的情人关系后分手。

致缪塞

（1834年6月6日）

我的朋友，愿上帝制止你现在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爱情是一个庙，凡恋爱的人建筑这个庙作为一个多少值得他崇拜的对象。而庙中美丽的东西，并不完全是神，倒是神坛。你为什么怕重新来试行这一着呢？无论神像是久已竖起，或即刻会跌成粉碎，然你总算已经建了一个美丽的庙。你的心灵将住在庙中，内中并且将充满敬神的香烟，而一个像你的心灵一样的心灵必定创造伟大的工作。神也许有变迁，但当你自身存在的时候，这个庙是会存在的。它是一个庄严的避难所，你可以在敬神的香烟中把你的心锻炼得结结实实，这颗心是十分丰富而有力，当神丧失了根基的时候，此心即可从新更换一个神。你以为一种恋爱或两种恋爱足以使一种强健的心灵精疲力竭么？我也早已相信这一点，但我现在才知道情形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火，它总是要努力燃烧起来，并且通明透亮的。这也许是一个人整个的生命中一种可怕的，庄严的和忍耐的工作。这是一顶有刺的花冠，当一个人的头发开始苍白的時候，这花冠便扬苞吐蕊，现出玫瑰花来了。上帝也许是要把我们的痛苦与勤劳和我们的道德力比较一下，有一个时候是我们休息的日子，是我们对于过去的劳苦自鸣得意的日子，失望的眼泪快乐的歌喉，哪一个在这两个心灵生活的时候中最美丽的呢，也许是第一个罢。我是进到第二个时期，但我觉得和梦幻一样；可是第一个时期是上帝所爱的，是上帝所庇护的，因为那些经过此时期的人是需要上帝帮助的。这个时期的结果是最活泼的感觉和最热烈的诗歌。这是一条羊肠小道的山路，充满了危险与困难。然这条路是向着巍巍的高处走的，它总是俯瞰无气力的人们所栖息的单调而低下的世界的。

【意大利】加里波的（1807～1882）

加里波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曾加入青年意大利党。1834年起义失败后逃亡南美，参加过巴西南部共和主义者的起义。不久，又积极投入了维护乌拉圭独立的战争。1848年他回国领导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战斗。1859年在对奥战争时期，他重新投入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1860年组织红衫军（因着红衫而得名），率一千余名战士从热那亚出发，在西西里马尔萨斯登陆，与当地起义农民汇合，解放了西西里与那不勒斯。1862年和1867年他还两度组织武装部队进攻教皇统治下的罗马，但均告失败。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宣告成立，他曾表示热烈祝贺，并缺席当选为公社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

致安尼达

1849年4月19日索俾亚克

我最亲爱的安尼达！

我特写信告诉你，我的情况很好，并已和克洛拉向安拉尼前进，明天也许可以到达；我在那儿停留多久，现在还说不定。我在安拉尼领取军队的武装及其他军用品。我现在非接到你的信，报告你安全抵达尼呱呱，否则心中殊不安宁。我最亲爱的安尼达，立即写信给我，我必须得到你的消息；并将你在荐洛亚和托斯卡拉所得到的关于这次事变的印象告诉我。你这刚毅而勇敢的妻子呀！你对于意大利人这样失去男性的民族必定是怎样地轻蔑，我常常是力求将伟大的心灵灌输给我的同国人：但他们实在不配有这些！那叛逆使每种勇敢的冲动都麻木了，这是真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是耻辱极了，意大利的名词成为全世界侮辱和讥笑的对象了。我所属的民族，懦夫非常之多，心中十分愤恨，可是我不因此而丧失勇气，而怀疑祖国的前途；相反，我现在所怀的希望比任何时候更多。侮辱一个私人而不受惩罚是常有的事，但侮辱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是不会有事——那些叛逆者现在都为人所知道。意大利的一颗心仍然在跳着，它虽不十分健全，但它还可以及时将使它受痛苦的病象扫除干净。

反动派居然能借叛逆和卑鄙的诡谋来威吓人民，但人民对于这些叛逆与诡谋是永不会忘记的！当人民从他们的恐怖中一经恢复，他们就将风起云涌地一起兴起，毁灭侮辱他们的怯懦的祸首。

我再恳请一次，你要写信给我，我必须得到你以及我的母亲和小孩子们的消息；你对于我则用不着操心，我比以前更好，我带着我的一千二百个武装兵士，是所向无敌的。

罗马现在呈现出一种庄严的气氛，一切勇敢的人都在联合起来，集结在它的附近，上帝是会帮助我们的！……

祝你好！

【美国】爱伦·坡（1809～1849）

爱伦·坡，美国作家、文艺批评家。

爱伦·坡对于女性的爱恋中有一种渴慕。他的爱很热烈。但不一定是两性之爱。爱伦·坡一生中有过多次疯狂的对女性的爱情，无怪乎他的名誉随他的生活更加糜烂而最后的结局不免有些悲惨。爱伦·坡的诗人禀性实际上带着很浓重的主观色彩，他认为这种感情很真实也很纯洁。此信中他称安妮为可爱的妹妹、纯洁的天使、我灵魂的妻子。

致南西·海涯·李却门夫人

啊，安妮，安妮！我的安妮！关于你对爱迪的残酷的想法一定一直在折磨你的心。在这可怕的两星期中，你不曾得到一点我的消息——不曾有一句话说我仍然活着而且爱你。但是安妮，我知道你深知我的爱，决不会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也不会，这个思想在我痛切忧伤时给我安慰——你有权想到我任何的缺点，我都忍受，但这一点，说我的灵魂对你不真诚，我却无法忍受。为什么我现在不与你同在一起，宝贝，坐在你身边，将你可爱的手握在我的手里，直望入你眼中清澈的天堂——让我现在只能用笔写的话唱入你的心中，使你能了解我所要说的是什么……然而安妮，我所要说的一切——我的灵魂目前所要表示的一切，只要包含在一个字里，爱——现在与你同在——于是我可向你耳语低诉使我痛苦的神圣的感情——我愿意现在就和你在一起……欢欢喜喜地放弃今生以及来生之望，——可是你相信吧，安妮——你的确相信而且永远相信吧——只要我想你知道我爱你，胜过任何男子爱任何女子的爱——只要我想你多少能了解我崇拜你的热诚，只要你能如此，世界的困苦是不能使我绝对苦恼的。可是，哎，我的宝贝。我的安妮，我的可爱的亲妹妹安妮，我纯洁而美丽的天使——我灵魂的妻子——以后永远在天上都是我的，我如何向你解释自我离开你以后最最令我痛心的苦闷？你看到，你感觉到我向你道别时的痛苦——你记得我抑郁的表情——好像可怕恐怖的恶噩预兆——真的——真的，我似乎觉得，即使在那时死神已走近了我，似乎我已陷入它的阴影中——当我把你抱在怀里的时候，我自言自语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天堂再见了”——从那时起一直到我到达普洛维顿斯城时，什么都记不清楚。我上床后，哭了一晚，这可怕而绝望的长夜——天明时，我起身后，想在冷酷的空气里快快地散步，来使心境平静——但一切都没有用——魔鬼仍然折磨我。终于我买了二两鸦片，不回旅馆便乘车去波士顿。我到达后，写了一封信给你，向你倾诉心怀——向你——我的安妮，我疯狂而着迷地爱着的人——我告诉你我受不了这种挣扎——我的灵魂不肯说那些要说的话——便是为了你，我也不能说。然后我提醒你神圣的诺言，这是我在道别时逼你答应的——要你答应在任何情形下，一定在我弥留的时候来和我永诀——那时我求你来——说出我在波士顿的地名。写完这封信，我吞下一半鸦片，然后赶到邮局——不打算在见你以前吞另外的一半——因为我从不曾怀疑我的安妮会不守神圣的诺言。但我不曾估计到鸦片的力量，因为在我到达邮局前我已昏迷，信根本不曾寄出。我宝贝的妹妹，让我略去以后发生的可怕的情节吧。有个朋友正在一旁，他帮助我并安慰我（假如这能算安慰的话），但仅在前三天内，我才能记起那可怕时期中所发生的事。似乎，在鸦片由腹内泻出后，我变得平静，别人不留意，还以为我很正常呢——于是我重新再回普洛维顿斯——在这里我看见她，替你说了话，便是你

要我所说的那些话——哎，安妮，安妮，我的安妮！你的心真这样硬吗？——难道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吗？……毫无希望？我感到假如我坚持下去，我一定会死，然而，我如今应该怎样才能体面地收回前言呢？哎，我爱的人，想想吧——替我想想，替你自己想想——我不爱安妮吗？你不爱我吗？这还不就是一切吗？除了这个快乐的思想之外，这个无聊的世界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我所望并不奢，可爱的安妮妹妹——我的母亲和我会在西津租一所小屋——哎，很小——很简陋——我可以远远离开世界的喧嚣——离开我厌恶的雄心——我可以日夜工作，非常努力，我可以大有成就——安妮！这是我最狂妄的梦都不敢想象的天堂——我可以每天看到你的家人和你，时常，啊，常常——我可以不时地得到你的消息——我们亲爱的母亲可以经常地和我们在一起，爱我们——哎，宝贝——这些景象不打动你的心吗？想吧——哎，替我想想——在这些在我们之间加了一条可怕障碍的话——这些誓言说出之前，——在不能思想的时间过去之前，——我凭上帝的名义来问你——以我对你神圣的爱来问你，请你诚恳地对我——我的安妮，我属于别人你受得了吗？如果我能听到你说你受不了，你就把至上——无限的欢乐——给我了。如今我和妈一同在家，她在努力安慰我——但唯一能给我安慰的话，只有她说起的“我的安妮”。——她告诉我她曾写信给你，求你到福德汉来——哎，我心爱的安妮，这也绝对不行吗？我的病这样——身心皆病，病得很可怕，而且毫无希望，我觉得除非你可爱温柔的手来按我的额，我绝不能活下去——啊，我纯洁贤淑，厚道，美丽，美丽的安妮妹妹！难道你还不能来吗——便是短短的一星期也万万不行吗？等我能压制这种可怕的痛苦再说。这种痛苦继续下去，不毁灭了我的生命，也会使我绝望地疯狂——再见——从此永诀……

【俄国】果戈理（1809～1852）

果戈理，俄国作家。著有《涅瓦大街》、《狂人日记》、《鼻子》、《外套》、《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等。

果戈理在1849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从国外归来，开始与安·米·维耶利戈尔斯卡娅热恋。安·米·维耶利戈尔斯卡娅的父亲维耶利戈斯基伯爵是果戈理的好朋友，所以两人得以认识。1849年4月，40岁的果戈理向25岁的安娜求婚。这封写于1849年4月3日的信是果戈理现存的唯一的一封信。

致安·米·维耶利戈尔斯卡娅

1849年4月3日

我觉得必须把我的忏悔告诉您，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动笔写它的时候，我只祈求上帝让我说的都是真正的实话。我写了又改，改了又涂，然后再开始重写，跟着又看到，需要把写好的撕掉。真的，您需要我的忏悔吗？您，或许会冷漠地对待我内心深处的一切，或许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它，那样一来，一切都会变成另一种样子，本来想要把事情说清楚。结果可能会搞得更模糊……在这篇忏悔中，我想告诉您的只有一点：自从和您在彼得堡分手以来，我饱尝了痛苦。我心灰意懒，处境非常艰难，艰难到我简直无法对您诉说。而由于我无法向任何人解释，无法从任何人那儿求得指点和同情，这种处境就尤其艰难了。哪怕是最知己的朋友，我也不能向他诉说我的这种处境，因为，其中牵涉到和您的家庭的关系；而与您的家庭有关的一切，对我说来都是神圣的。的确，我曾使您堕入朦胧的误会的云海，但如果您还要为此继续生我的气，那就不应该了。那是一桩怪事，它是怎样发生的，我至今对您无法解释。我认为，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我们相互之间还够了解，而且把许多十分重大的东西（着重号是果戈理加的——本书译者）看得太轻易了，至少，比它本来的情况看得轻易得多。如果我们有机会在什么地方一起生活得较为长久一些，而且不是那么清闲，而是忙于一桩事业的话，那你们大家就会更了解我，说实在的，为什么您不在莫斯科附近你们的庄园里住一阵子呢？您已经二十多年没有看见过你们的农民了。别以为这是微不足道的事：他们养育着我们，却把我们称做他们的养育者，而我们甚至过了二十年也没有时间去看看他们！那时，我也会到你们那儿去的。我们可以大家一起齐心经营，并且为他们操操心，而不是为自己操心，确实，比起在别墅里过那种平平常常、毫无意义的生活来，这既有益于健康，而且更令人愉快……

这样，经这一段时期，我们大家相互之间一定会建立起一种应有的关系。那时，不论是我，还是您，都会清楚地看到，我应该是您的什么人（着重号是果戈理加的。——本书译者）。不管怎么说，我毕竟要成为您的一个什么人的，因为上帝使人们巧遇到一起，这决不是无缘无故的。也许，我对于您来说将不是别的，而只是一条忠实的狗，它的职责就是蹲在一个角落里看守自己主人的财富。您可千万别生气；您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尽管由于某种外来的干扰而暂时地处于动荡之中，但它仍然不至于使您像看待一个陌生人一样来看待我，以致连您那颗蒙受羞辱的心在悲痛之际想要倾诉的话语也得瞒着我。……

尼·果戈理

【美国】林肯（1809～1865）

林肯，美国总统。共和党人。曾任律师，联邦议员，主张维护联邦统一，逐步废除奴隶制度。当选总统后，南方各州相继宣布脱离联邦，南北战争爆发。1862年，颁布《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在次年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说，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纲领性口号，使战争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保证了战争的胜利。1865年4月15日，被南方奴隶主指使的暴徒刺杀。

致玛丽·欧文斯

（1837年8月16日）

玛丽吾友：你一定会奇怪，怎么今天我们刚分手，我就又给你写信了。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最近多次和你相见，使我比平常更想你了；而这次见面对，我们很少表达过彼此的想法。你一定知道，我不能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看到你或者想到你，然而我对于你的真正感情，你可能理解错了。如果我知道你没有理解错，我就不需要这封信来打扰你了。别人也许不需要更多的消息就心中有数了，但是我认为我有特别的权利以不知道情况为借口，而你理当承认这个借口。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处置得当，在女人方面尤其如此。在目前这个时候，我特别要对你做得得当，如果我知道不理你是得当的话——我有点猜疑确是如此——我就会不理你。为了把事情尽可能说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你可以不再谈了，你可以永远不再想起我（如果你曾经有一点点想我的话），也可以不答复这封信，而我对你决无半句怨言。我甚至要更进一步说，如果这样做能使你更舒服一点，或心里更好受一点，我就衷心希望你去做。不要以为我是想借此同你断绝关系。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进一步的关系将取决于你自己。如果进一步的关系无补于你的幸福，那肯定也无补于我的幸福。如果你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受我束缚，希望我放开你，我现在愿意放开你；而另一方面，如果我能相信把你束缚得更紧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你的幸福，我就愿意甚至急于把你束缚得更紧。问题的确都在这里了。再没有比知道你不快活使我更不快活，知道你快活使我更快活的了。

上面所说的一番话相信不会被你误解，而我写这封信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你理解我的意思。

如果你以为不写回信为好，那就永别了。愿你活得长久和幸福。但如果你决定回信，那就请你像我一样坦率。你想对我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不会有任何坏处或危险，你尽管实说好了。

【法国】缪塞（1810～1857）

缪塞，法国作家，早期受雨果影响，曾加入浪漫主义文学社。著有自传性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剧本《罗朗查丘》、《喜剧与格言》、诗集《西班牙和意大利故事》、长诗《罗拉》以及《夜歌》等。

致乔治·桑

1834年8月18日巴黎

小乔治，昨天和你分别时我向母亲要了上比利牛斯山去的费用。她把钱给我了，我四天之后就走。谁也不会知道其中的原因，不过我要对你说出来，我并不感到恐惧也不感到难为情。我想见你，过于相信自己能够这样做。我受到了最后的打击。

我必须重新开始履行五个月来充满斗争和痛苦的可悲的任务。我即将再一次让大海和高山将我们隔开。这将是最后一次考验了。我知道它要我付出多大的代价。不过当我和先父相见於黄泉之下时，他就不会叫我做懦夫了。我会尽一切努力试图生活下去。我在那儿等着弄到钱。如果老天爷允许的话，我会再见我母亲，可我绝不会再回法国了。

以前我觉得你是幸福的；我也曾听你这么说过。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仍然是你的朋友，而且你们用温存的、愉悦的心灵接纳我的痛苦。可是命运却并不留情。

世人将会了解我的经历。我要把它写出来。也许它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不过那些步我后尘的人会看到这条路引向何方；那些走在深渊之旁的人听到我掉下去的声音会吓得脸色刷白的。

这就是我的任务，别担心我会指责你，正由于你，我才完全这任务！你掌握着我的生与死。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算是完了。

我离开威尼斯的那天，你和我共度了整整一日。今天我要永远地走了，我孤独地去了，没有同伴，连狗也没有。我求你再和我呆一会，给我最后一吻。如果你害怕那一刻的忧愁，如果我的要求会冒犯皮埃尔，那就干脆拒绝我吧。这对我是艰难受的，可我不会埋怨你。不过如果你有勇气的话，单独一个接待我吧。在你家或别处，只要你喜欢，哪里都行。为另一么你竟害怕听那命运之神的庄严响亮的声音呢？昨天晚上她透过半开的窗户，给我们传来那可怜的华尔兹的忧伤的曲调，当时你不是流了泪吗？别以为在我身上会再见到[划掉：“受伤害的”]受触犯的傲气、令人厌烦的痛苦。

把我接到你的怀中去吧。我们不谈过去，不谈现在，也不谈将来。这不是某某先生和某某夫人的告别。而是两个受苦的灵魂、两个痛苦的天才的话别，是两只受伤的雄鹰在上空相遇，交换一声痛苦的鸣叫，便永远分离。但愿这一次拥吻，纯洁如天上的爱情，深沉如人间的痛苦。噢，我的情人！轻轻地给我戴上那带来痛苦的荆冠吧。别了！这将是你对一个不在世上的少年的最后回忆，这一回忆你将会一直保持到垂暮之年。

阿尔弗雷德

谢谢你答应了我的请求。至于我要走的决定，别再提了，那是不会改变的。昨晚上床睡觉时我拿定了主意，今天早上我推开窗户，看到了那众星之上的太阳，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改变这决定的。尽管你认识我时我是孩子，但今天我已成为男子汉了，请相信这一点。我不会误解什么；我不害怕、也不企求什么。说我是到了绝望的境地吧，那是可能的。但并非绝望在我身上发

生作用，而是我感觉到了它，我估量着它，我左右着它。在这方面，请你别再提了，也别担心我会有什么出轨之处。你说我对自己的感受发生错觉。不，我没有错觉；我感受到我一生中的唯一的爱情。我坦率地、高声地对你说。因为五个月来我每天，每分钟，不论是独自一人或在人群中都在和这一爱情对话，我知道它是无法抗拒的。然而，它虽然不可抵挡，但我的意志也是不可战胜的。二者彼此都不可能摧毁对方。而让哪一方多起作用就取决于我自己了。

请别费神去思索这一切了。我已经考虑了很久。我担着风险去看你的时候，估量过所有的可能性，才作出这一决定。别为此而伤心，我心中没有一点苦延，请相信吧。我跟布洛兹写信了，今天还和他共进晚餐，谈谈交易，以便可以在那儿弄到钱用。我很可能先去图卢兹我叔叔家（我经常跟你提到的那一位），再从那儿去比利牛斯山，然后过一两个月再从比利牛斯山经水路往加的斯去。

如果你想让我来看你，就给我写情吧。我星期三走，最迟是星期四。别了，我心爱的小乔治。

你的宝贝阿尔弗

1834年8月23日巴黎

我给你发出最后道别通知了，我的亲爱的。我是带着信心向你道别的，心中不无痛苦，但并不绝望。在我身上，难忍的悲伤，剧烈的斗争，痛苦的眼泪已经过去，而代之以默默的、温和的忧郁作为我的可贵伴侣。经过一夜的平静，今天早上我发现这位伴侣在我床前，唇边挂着温柔的微笑。她就是陪伴我此行的女友。她的额上还留着你的最后一吻。我这样对你说的的时候为什么竟然担心起来呢？噢，我的亲爱的，这一吻不是你美丽的灵魂那样贞洁、真纯的吗？我们一起度过了两个凄凉的钟点，你绝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你会为此保留珍贵的回忆[划去“记忆”二字]。这两个钟头给我的伤口带来了愈合的香膏。你给你的可怜的友人留下了他不会遗忘的记忆，这在他心上犹如护身的法宝，使他免受外界的侵害，将来无论是痛苦或是欢乐，他都会记住的。你不必为此懊悔。我们的友谊是神圣的，我的宝贝！昨天晚上，在上帝面前，这友谊已接受了我们的泪水的圣洁洗礼。它像上帝那样长存。

我什么也不害怕、什么也不指望了。我在这世上的事情已经完结。我不可能享受更大的幸福。好了，我亲爱的姐姐，我就要离开祖国，离开我的母亲，离开我的朋友们，离开我少年时代的天地。我即将独自一人出发，永远离开。我要感谢上帝。乔治啊，你爱的人是不会去诅咒的。现在，我可能仍然感到痛苦，但再不会诅咒了。

至于咱们将来的关系，你自己一人来决定吧。有关我的生命的事情，不管是什么，请说吧，我的宝贝，请说一句话吧，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如果你写信给我，要我去一个离开你一千多公里的僻静角落静静地死去，我也会去的。你问问自己的心吧，如果你相信是上帝这样嘱咐你的，那就请尽量维护我们的可怜的友谊，争取机会不时跟我握握手，给我一点讯息，为我流一滴眼泪。唉！这就是我的全部幸福所托了。但是，如果你认为必须牺牲咱们的友谊，如果我的信，即便来自国外的信，也会搅扰你的幸福，或仅仅搅扰你的安宁，那么，请你不要犹豫了，我的宝贝。我跟你讲，忘掉我吧，现在我能饱尝痛苦而不抱怨。

无论任何代价，你都要享受到幸福。噢，祝福你，我的心灵之爱！时间

是无情的，死神是贪吝的，最后的几年韶光要比最初的日子更快消逝。但愿
你幸福，如果幸福你享受不到，也请你尽量忘记，幸福是能够得到的。昨天，
你跟我说，从来就没有过幸福。我怎样回答你好呢？我对此一无所知。唉！
这问题是不该由我来谈的。判处死刑的犯人也不背弃上帝。

祝你幸福，希望勇气、耐心和怜悯之情你都具备。尽量压抑那正常的傲
气吧，把你的心所拥抱的范围收缩一些，[划掉“它太”二字]人的胸膛是
容纳不了你所拥抱的一切的。但是，如果你要放弃生命，如果你有一天独自
一人面对不幸，那么请你回忆你曾向我立下的誓言：“死也和我在一起。”
记住吧，记住吧，你是向着上帝起誓答应我的。

但是，我未写出我的书——关于我、关于你（尤其是关于你）的书，我
是不会去死的。不，我的美丽、圣洁的情人，你长眠于这块冰冷的土地之中
时，不可能不让它知道它所覆盖的是什么人。不，不，我以我的青春、我的
才能起誓，将来你的墓地只会长出洁白无瑕的百合花。我会用我这双手给你
放下大理石的墓碑，它比我们凭一时的名声而立下的雕像还要洁净精纯。后
世人会一再念着我们的名字，正像那些两个名字合而为一的不朽的情人那
样，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例如爱洛绮丝与阿贝拉尔，大家提起一个是不会
不提另一个的。这才是神圣的结合，比神甫主持的婚礼还要圣洁。这是不朽
的、贞洁的智慧结合。未来的人们会从中认出这便是他们所热爱的唯一的
上帝的象征。人类的精神革命总有着向其时代显示它来临的预兆，不是有人
这样说的吗？好啊，智慧的时代已经来临了。这个未来的女主人从世界的废
墟中走出来了。她会将你我的肖像携刻在她戴的项链的一块宝石上。她是
给我们祝福的神甫。她会让我们安睡在[划掉“我们的”]墓中，就像母亲让
女儿在婚礼之夜甜睡一样。她会将我们两人姓名的交织字母刻在生命之树
的新皮层上。

我将用我的爱情赞歌结束关于你的故事。我会以我 20 岁的心灵从心底里
呼唤世上的所有孩子们。我将在这个麻木、腐败、不信神、荒淫无耻的时
代的耳边吹起人类复苏的号角。基督已将这支号角撂在他的十字架脚下。耶
稣啊，耶稣！我也是你的圣父之子。我就要将我的情人的吻奉还给你。是
你将她送来给我的。她经过多少危险，跑过多少遥远的路程才来到我的身
边。我将为她，也为我建造一个常青的墓地。也许来世的人们会重提我的一
些话语；也许有一天他们会祝福那些带着爱神的桃木去敲自由之门的人。

四

1834 年 9 月 1 日巴登

我离开已经八天了。我还没给你写信。我在等待心境平静的时刻。可再
也平静不下来。我很想在一个美好的清晨，平和地、安静地给你写信，对
你给我的道别表示感谢。这次道别是那样亲切，那样伤心而又那么甜蜜。我
亲爱的心上人，你的心肠像天使一般。我只想跟你倾诉一下我的爱情。啊，
乔治，这是怎样的爱情啊！从来没有一个男子像我这样爱你的。我完了，
你瞧，我陷进爱情之中，被爱情淹没了。我是否活着，吃什么，走向哪里，
是否在呼吸、说话，我全然不知，我只知道我在爱着。啊，你呀！我的生
命、我的珍宝，我的爱！要是你一生如饥似渴地追求幸福，要是幸福就是
接受爱，要是你曾为此向上天祈求，那就太好了！请看看太阳、鲜花、青
翠的草木和周围的世界吧！你已经得到了爱，你这样想就对了。我爱你，
噢，我的血肉，我的心肝！就如同教士、信徒、殉道者热爱

自己的上帝那样。我正为爱情而死，为永恒的、无名的、非常的、绝望的、失落的爱情而死。你得到了爱，受到了热恋、崇拜，我爱你爱到豁出性命去！不！我是好不起来的。不！我也不再试图活下去。我宁可就这样，爱着你而死比活着更强。他们要说些什么，我可真担心。我知道，他们要说：你有了另外的情人，我正为此去死。可是，我爱：我爱，我爱啊！难道他们竟阻止我去爱！

你瞧，我离开的时候，已经不可能感到难过。我的心十分充实，我接受了你许多亲吻。我曾把你搂在怀里，噢，你那可爱的玉体！我搂紧你，使你紧紧贴在这珍贵的伤口上。我走了，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悲伤。我想是不会的。我拥抱了她，我走了，我什么也没说。我的唇上还留有你的嘴唇的气息。啊！乔治，你在那边得到了安宁和幸福。你什么也没有失去。但你知道五个月来等待一个亲吻的滋味吗？一颗可怜的心，五个月来，每天、每时都感觉到生命在抛弃他，感觉到孤独的处境慢慢渗进墓穴的冰冷，感觉到死亡与遗忘像雪那样一片片落下，你知道对于这颗心来说那是什么滋味吗？一颗痛苦到几乎要停止跳动的心，得到片刻宽舒，像一朵快要凋谢的可怜的花儿再度开放，又吸取一滴饱含生机的露水。你知道对它来讲，这意味着什么吗？噢，我的上帝，可我都感受到了，我都知道了，我们不应再相见。现在这都了结了。我曾考虑过，需要重新生活，需要获得另一爱情，要忘记你的爱，要鼓起勇气。我尝试着，起码我力图这样做。可是现在，请听着，我爱自己的痛苦甚于生命。你曾允许我爱你，你看，你就是收回前言也不会起任何作用。你是很想我爱你的，你的心这样想，你不会说相反的话。可我，我完了。你瞧，我对任何事情都把握不住。

我刚才做了些什么呢？在这儿或在那儿做的呢？请告诉我。所有这些树木，所有这些山，所有这些过路的德国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不理解我，都说着一口乱七八糟的话。这间客栈的房间是什么东西？他们说这很美，景色迷人，散步惬意。他们还说女的跳舞、男的抽烟、喝酒、唱歌，马匹正在奔驰。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生活，只不过是生活的噪音。

听着吧，乔治，我请求你什么也别说了，不要对我说一句劝阻的话。不需要安慰，不需要青春、名声、前途、希望；也不要劝告、责备。这一切都叫我想到了：自己还年轻，也曾相信幸福，而且母亲还在世。所有这一切都令我很想痛哭，但是我已经没有眼泪。我不是一个疯子，这你是知道的。我会尽自己能力进行斗争。我还有力气。可是，上帝啊，当力气竟至反过来与人作对时，有力气又有什么作用呢？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我恳求你别带给我痛苦，别使我想着活下去。我答应你，我向你保证，要是我能够的话，我会作斗争。可别对我说，我是在激动和狂热的时刻给你写信的；别说我会冷静下来。我等待一刻钟的平静、等待用来给你写信的短暂的平静已经等了八天了。我很清楚，我还年轻，某些抱着爱慕之心的人对我曾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们都是对的。我该做的事情，我不是做了吗？我走了，我告别了一切，他们还有什么好说呢？事情只关系到我自己。对一个爱得要死的不幸者说，他去死是错误的，这实在太无情了。竞技场受伤的公牛，肩上还插着斗牛士的剑，也还可以到一个角落躺下，安静地死去。因此，我恳求你一句话也别。请听着，所有这一切都不会使你穿上旅行衣装、骑上马或者坐上小车来的，我注视着也将是枉然。我现在就坐在这张小桌子之前，拿着我带来的你的肖像，四周都是你的信。你跟我说：我们会再见面，你不会未拥吻我而

死去。你看到我痛苦，你和我一起流泪，你给了我甜蜜的幻想。你对我说了我们要重逢。这一切都是美好的，我的天使，这一切都是甜蜜的。上帝会将这些赐还给你。可是，我将徒然地注视着我的大门，你是不会来敲的，对吧？你不会取一张手掌那么大的信纸，你也不会上面写上“来吧”的字样的。——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些什么话要说，有些什么义务要履行，有些什么事情要沟通，只知道我们之间竟隔着几百公里的距离。好了，这一切都安排好了，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没有你我不能活，这就是一切。

这种情况还要延续多久，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本来很想写一本书。这样，我就得详细了解你过去每个时期的生活。我熟悉你的性格。但是对你的生活，我只是模糊地知道一些。我并非全部知道，就是我所知道的那些也了解得很不清楚。我本来还得要见你，听你向我叙述这一切。要是你愿意，找本可以在穆兰或沙托鲁租一间阁楼、一张桌子、一张床。我就在那里闭门不出。你可以独自一人骑马来看我一两次。而我呢，谁也不见，我独自写作、哭泣。别人会以为我到了德国呢。兴许在那里会过上一些美好的时光。我想，你不会认为自己背叛了任何人的。上次，你已经看见我因爱情而在你的怀中痛不欲生，你有什么可以自责的呢？然而，所有我可能做的梦，都不过是异想天开。只有词句、义务和事物是真实的。一切都好了，这样更好。

噢，我的情人，不过我还得求你一点事情。请在一个晴朗的傍晚，借着夕阳独自一人出门到野外，坐在绿杨下的草地上，遥望西方，想念你那快要离开人间的宝贝。尽量把其它事情忘怀。要是你还存有我的信，就请把信重读一遍或者读读我的小书。请思念吧，让你那美好的心灵纵情遐想，为我洒下一滴泪珠。然后，回到你家里，轻轻地点上你的灯，拿起笔来为你那可怜的朋友花上一个小时。把你埋藏在心里关于我的一切都写给我吧。请你还是作点努力。我的宝贝，这不是罪过。你能告诉我的甚至会超过你的感觉。我不知道什么。这不可能是一种罪过。我已经完了。然而，但愿在你的信中，不会有别的什么，而只有你对我的友情，只有你

的爱。乔治啊，你不是把这个叫做爱的么？

信请寄到巴登（大公领地），交邮局待领。邮资付到边境，并写上：“近斯特拉斯堡”。这儿距斯特拉斯堡 40 多公里。我不会太靠近，也不会离开太远。不过，但愿我接到信，情中只提你的爱。请跟我说，你把红唇、皓齿、秀发、一切，我过去拥有过的头颈都给我了。还请跟我说，你拥吻我，你拥吻我啊！噢，上帝！我的天！当我想到这些，我便喉咙紧缩，眼睛迷糊，双膝颤抖。啊，死亡多么可怕：而这样去爱也是可怕啊！我多么渴望，我的乔治，我多么渴望得到你啊！我请求你，让我能收到你这封信。我快要死去。别了！

信发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巴登（大公领地）交邮局待领。

噢，我的命根子，我的命根子，我紧紧把你搂在怀里，噢，我的乔治，我美丽的情人，我的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

【俄国】赫尔岑（1812～1870）

赫尔岑，19世纪中叶俄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三部著名小说《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偷东西的喜鹊》，尖锐地提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迫切问题。

致娜达·查哈利

1836年2月12日维亚卡

娜达，我的天使，我在这个情海中沉溺下去了；这个海的波澜是通明透亮的，它本身是深而且阔的。娜达，上帝已经把你送给我了。他知道，在人类中我的心灵是会受痛苦的：我将陷入苦恼的状况中，他怜悯我，所以将你送给我。他对于我所遭到的不幸很为同情，所以特予我的一生在婚姻问题上有福。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胸怀懦弱，为着更爱你起见，它会裂开来。

你会怎样写信给我，我差不多都知道了；但当我读完你近来的书信时，我陷入了怎样的一种状况中呵！我在我的幸福之前战栗起来了，我不能自制了。在我的心象之前，我懂得你的感情，可惜你不是唯一懂得我的人。世间并不是没有相同的。卫特柏格（Wittberg）不独看见我的外形神色，他还看见我的心灵，他认识我的心灵，因此我的心像是活现出来了。

娜达，你在你的书信中为什么要这样称赞我呢！？我读了你的信有些心痛。我坦率地告诉你，我只有在你的神圣的心灵中才是个这样的映像。我的心灵在许多点是污染了的。我的性格是败坏了，并且残毁了。娜达，你要依我的本色来爱我，你要连带我的缺点来爱我，你要将这种爱情说给我听。除掉你的爱情外，世间能有更好的东西来温暖我的心么，我能够找到其他任何一种可赞美的东西么？可是你给我的爱情只要和我的心灵中的份量相等，不要太多，这样你以后不致因看见我的心灵中空虚无物而感受痛苦。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如果和他的理想不符，他看到只会苦恼。然而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是什么呢？一种思想，一种幻象已经重新钻进他的脑袋中了。但像你这样地爱我，只是独一无二的。倘若你眼见你的理想没有实现，那是可怕的，那不是丧失一种思想，而是丧失全部心灵，丧失整个生命。娜达，看清你的亚历山大，凡他不配有的东西，不要给他，你的理想一部份是由于我，一部份是由于你的高贵心灵中的天真相合而成的，抛开这种理想罢，它对于你有什么好处呢？你要把我当做凡人看待，你要爱我，我将我自己交给你，再多我也办不到。我固然想做一个天使，这样能配得上你的惠爱，然而在实际上我只是一个人，要讲到完善是相差甚远的。我的如火如荼的热情在我的胸中燃烧着，它引导我到美丽的境界，到伟大的境界，但它也时常使我犯错误……我旋即反悔，但我没有力量即刻抵抗它。现在我对你的爱情就是我的生活转入道德轨道的开端，从前俾亚特利斯（Beatrice）以天使的资格从天国来到丹特（Dante）处，把他从不断的忧愁的苦境引到欢乐的地方。

啊！娜达，你也是一个天使！不，我的一切理想都在你面前死去了，消灭了。我的上帝呀，我怎样配获得这种幸福！我在此处已经获得最高的幸福，我应当用什么东西去报酬世界上的不幸呢？

祝你好

你的亚历山大

【英国】狄更斯（1812～1870）

狄更斯，英国作家。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早年生活艰苦，未受过正规教育。当过童工，后在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不久任新闻记者。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奥利弗·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董贝父子》、《荒凉之屋》、《艰难时世》和《双城记》等。

致凯特

1844年11月13日佛莱堡

最亲爱的凯瑟：

自从离开你以来，今天我第一次坐在自己布置的有着一个火炉、一张床的房子中间。今天下午4点半：我从那种不间断的日夜周游（这是因贝尔斯先生廉价的木材引起的）中归来。这时我兴致勃勃，躺在房中，想到能够和你交谈，心中充满了快乐。

当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梅兰德后面的阿尔卑斯山脉已经横陈在我们的面前……当天晚上，我们便越过了西姆普伦山。这次旅行极为顺利。虽然山路崎岖，令人生畏，但它并不使人厌倦。夜间那明媚的月光十分皎洁（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当它到达天的中央时，东方便又破晓了。广阔的荒野披上了白雪的衣裳，在太阳的照耀下呈现出玫瑰花的颜色，明媚鲜艳的程度，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我们驾着雪车行驶了四个小时，一直到达山顶。这时天气非常晴朗，阳光四射，除了在这种地方常有马匹在悬崖上失足丧生之外，别无什么险情，即使在危险的场合，也没有什么大事可以让游客们装腔作势，去进行历史的描写。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大山中间奋勇地穿过去的戏剧性。然而这荒凉寂寞的地方自成一格，不能拿它和戏剧场面相比。雪花飞舞，天气冷得像刀割的一般，北风从上面吹来，令人浑身麻木，当它吹到我们的面上时，带来些小小的雪粒径直钻向我们的血管。人们常说凤如剑刃，这一点不假，并且刺人刺得十分厉害。

在这样一个荒凉寂寞的地方，有一个可供休息的地方，它可以作为一些为风雪侵袭的游人的避难所。修道士们主持着一所大医院，可以供途者夜晚寝食，不收费。如果一切修道士都专心于这种事业，那我对于他们就无需反对了。

在瑞士，北风送来的寒冷几乎无法形容。耳朵边不时发生声响，就像为了人们的欢乐，北风故意在人们耳边奏乐一样。如果真有一架大风琴在整天演奏，真让人开心，谁知道星期天它却停息不奏了，实在教人沮丧。执笔写信时我们感到痛苦。

可是，这城市美丽如画，清洁异常，很值得观赏。旅馆中有一张德国造的小床，就像一个小孩子用的摇篮一样，清洁而又舒适。牛乳油在这里的乡间十分便宜，我们吃茶点时竟获得像安乐椅上的枕头那样大的一块。至于蜂蜜，本来也很贵，可我们也获得了同样的份量。明天早晨六点钟我们将到斯特拉斯堡去旅游，我在那里或莱茵河流域中距离该处最近的逗留地将写信给你，哪怕是寥寥数语，我也要写的。

静悄悄的城市，荒凉的山谷，日内瓦的海洋，还有这儿的吊桥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气候温和也是其中之一——一起起伏在我的胸中，不能安稳。尽管如此，我仍有充足的理由形成一种明白的观念：我感到这种海上旅行很不方便，我这愚笨而又穷困的人还是不作逗留，前往我的帕拉兹吧。

我的亲爱的爱人，我永远是你的。

狄更斯

1851年4月15日星期二晨

于德文郡街

我最亲爱的凯特，——现在请注意：你必须慢慢地仔细地看这封信。如果你只是匆匆忙忙读到这里，还没有完全明白（还没有看出有什么坏消息）的话，那就必须再从头看起。

小多拉突然病倒了，一点痛苦也没有。她脸上非常宁静——如果你看见她那模样，你还以为她在平静地睡觉呢，但我知道她病得很重，而且不敢抱多大的复原的希望。我不相信（我为什么要欺骗你呢，亲爱的？），完全不相信她有复原的可能。

我不愿离开家里，我留在这里也无济于事，但我还是觉得应该留在这儿。我知道你也不愿在外，你不在家我总不能心安。福斯特还是对我们那么关心，现在给你送这封信来并接你回家。不过，我在结束这封信之前，必须坚决地要求和严厉地命令你，回来时要完全保持镇静——

不要忘记我平素对你说的话：我们儿女多，别人家做父母的遭到的灾难，我们决不能指望幸免。假如——假如你回来的时候，我即使不得不忍痛对你说，“我们的小宝宝死了”，你还要对其他孩子尽做母亲的职责，证明你自己无愧于他们对你的无限信赖。

只要你能冷静地读这封信，我完全相信你会正确对待这件事情的。

永远爱你的，

查尔斯·狄更斯

【英国】白朗宁（1812～1889）

白朗宁，英国著名诗人。出生于伦敦城外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只上过六年学。20岁时开始写诗，后写出《斯特拉福》等8部剧作，1838年游历了意大利北部，于1845年写出了诗集《戏剧抒情诗》和《戏剧故事抒情诗》。同年，白朗宁和英国著名女诗人巴莱特相识，并相恋。

巴莱特因15岁时骑马摔断腰脊椎，长期卧床不起，但仍坚持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章。两人于1846年结为夫妻，成为英国文学史上一段佳话。

致巴莱特

（1845年1月10日）

亲爱的巴莱特小姐，你那些诗篇真叫我喜爱极了。我现在写给你的这封信，决不是一封随手写来的恭维信——不管它是怎样一封信，这信决不是为了顺口敷衍、一味夸你有多大多大的天才，而的确是一种心悦诚服的流露。正好是一个星期前，我第一次拜读你的诗篇，从此我脑子里就一直在翻来覆去地想着，不知该怎样向你表达我当时的感受才好——如今记起这一番情景，真要失笑。原来我当初一阵狂喜，自以为这一回我可以打破向来那种单纯欣赏一下算了的习惯了——为什么不呢？我确实得到了欣赏的乐趣，而我的钦佩又是十足有道理的——说不定我还会像一个忠实的同行所该做的那样，试着挑剔你一些缺点，贡献你些许小小帮助，让我今后也可以引以为荣！结果却是劳而无功。你那生气蓬勃的伟大的诗篇，已渗入我的身心，化作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它的每一朵奇葩都在我的心日里主下根、发了芽。假使竟让这些花儿晒干、压瘪，十二万分珍惜地把花瓣夹进书页，再在书页的天地头上头头是道地加一番说明，然后合起书来，置之高阁……而这本诗集居然还给称做“花苑”！那将会面目全非了啊。可是话得说回来，我还用不到完全断绝这个念头，也许有一天我能做到这一步。因为就说眼前，跟无论哪个值得谈的人谈起你，我都能说得出一个我所以倾佩的道理来：那清新美妙的音乐性啊，那丰富的语言啊，那细腻精致的情操啊，那真实、新颖而大胆的思想啊，都是可以列举的种种优点。可是如今在向你——直接向你本人说话的当儿——而这还是第一次，我的感情全都涌上了心头。我已经说过，我爱极了你的诗篇——而我也同时爱着你。你知道有这回事吗？——有一回我差些儿就能见到你，当真能见到你。有一天早晨，坎宁先生问起我：“你想要跟巴莱特小姐见见面吗？”问过之后，他就给我去通报；接着，他回来了——说你身子不太舒服。这已经事隔多年了；我觉得这是我生平一次不凑巧的事，正好比探奇寻胜，我已经快达到那个圣地，只消一举手之劳，揭起幕帘，就可以身历其境了；不料（我如今有这样的感觉）中间却还枝隔着一个细微的障碍——尽管细微，却足以叫人无从跨越。于是原来那扇半开的门完全关上了，于是我折回家去——这一去就咫尺天涯，从此再也无缘瞻仰了！

好吧，这些诗篇是会永远存在的，还有是，藏在我心头的那种衷心感谢的快乐和自豪感。

【丹麦】克尔恺郭尔（1813～1855）

克尔恺郭尔，丹麦哲学家，曾就读哥本哈根大学。后继承巨额遗产，终身隐居哥本哈根，以事著述，多以自费出版。他的思想成为存在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反对黑格尔的泛理论，认为哲学研究的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个人的“存在”，哲学的起点是个人，终点是上帝，人生的道路也就是天路历程。著有《非此即彼》、《恐惧与战栗》、《人生道路的阶段》等。

致里金·奥尔森

我的里金！想一想你怀中的小本本上安排的一切时间，想一想吸引你的精力的一切思想之花……想一想你所愿意的星期日下午。想一想你所乐意的星期二早晨，想一想你来了，想一想你早就来了，想一想你独自来了，想一想你的欢乐，想一想你的恐惧……

这儿我送你一朵玫瑰花。它不像那些惠赐物品一样，能在你的手中蓬勃地开放，它在我的手中便已凋谢了。我不像你那样，是一个快乐的人，一切都可以表现出来，我是一个忧郁的人，只有和它一样，日趋衰败。我看到它在受苦，它的芳香在消失，它的头沉重难支，它的叶在与死神相持，它的艳丽已化为乌有，它的茎也萎靡不振。它忘记了它的灿烂的时刻，并且自以为人世也不再介意它了；它不知道我在关心它，不知道我俩秘密地保持着它的纪念……。倘若它知道这一点，它会欢天喜地复活起来；倘若它再能达到鼎盛的时期，那它只会抱着一种志愿；它只愿长留在那里，这是我现在正急于实现的，因为它会说：你天天看我，多谢你不忘记我，但我对此不以为奇；她看不见我，她仍不会忘记我，因此她那儿才是我的归宿。因此我要让它实现最后的志愿，让它回转到你的身边，因为它本来属于你的。它的坟墓是白色的、清洁的，你的印章就盖在上面。也许你没有见过这印章，那是看不出的。在《一千零一夜》里：一个女郎接到书信，这信除掉其他特点外，还有一个像所罗门的印章一样的吻印。当我把我的嘴唇按在这包花的纸上时，我觉得不是在用我的印章，而是在用你的印章。我知道这里最易引起所有权的争执，但我已经进行判决了：那印章是你的，只不过虫我保管而已。……我这里将玫瑰花包盖上了印章，愿你像我那样款待它……

附寄一纸，上面有印章的副本。

【德国】燕妮（1814～1881）

燕妮，马克思的妻子、助手和亲密战友。生于德国威斯特华伦的一个贵族家庭，1843年她与马克思结婚。为了马克思的革命事业，她几乎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致马克思

我的亲爱的、唯一心爱的：

我心爱的人，你再生我的气、不再为我担心了吧？我写上一封信时很激动，在那个时刻，我看到的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它们比它们实际上的样子更暗淡、可怕得多。

我唯一亲爱的，请原谅我如此吓坏了你，可是，你对我的爱情和忠诚的怀疑伤害了我。卡尔，你说，你怎么能写一封这样冷淡的信给我，对我这样怀疑，而只是因为我缄默的时间比通常久一些，只是因为我比较长时间地把那些由于你的信、由于埃德加尔，唉，由于这么多充满找心灵的那些难以忍受的苦闷所造成的痛苦压在心头。我这样做，只是出于爱惜你和不使自己激动，这是考虑到我对你、对我的亲人的责任才这样做的。唉，卡尔，你对我多么不了解，你对我的处境多么不了解，你多么体会不到我的忧虑，我的心痛如刀割。

姑娘的爱情和男子的爱情不同，也必然不同。当然，姑娘能给予男子的，无保留地永远地给予的是，除了她的爱情和她自己、她这个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了。在一般情况下，姑娘应在男子的爱情

中得到充分的满足，她应当在男子的爱情中忘却其他的一切。

可是，卡尔，你设想一下我的情况。你不尊重我，不信任我。我不能保有你现在这种带有青春狂热的爱情这一点，我从一开始便知道了，还是在有人向我冷静、巧妙而理智地分析之前，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了。

唉，卡尔，我的悲哀在于，那种会使任何一个别的姑娘狂喜的东西，即你的美丽、感人而炽热的激情、你的娓娓动听的爱情词句、你的富有幻想力的动人心弦的作品——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害怕，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我越是沉湎于幸福，那么，一旦你那火热的爱情消失了，你变得冷漠而矜持时，我的命运就会越可怕。卡尔，你要看到，由于担心保持不住你的爱情，我失去了一切欢乐。我无法尽情陶醉在你的爱情里，因为我觉得它再也得不到保证了。对我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了。

正因为这样，卡尔，你的爱情并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它实际要得到的东西：对它十分感激，完全为它所迷恋。所以，我常常提醒你注意一些其他的事，注意生活和现实，而不要像你所喜欢做的那样整个地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耗费你的全部精力，忘却其余的一切，只在这方面寻找安慰和幸福。

卡尔，只要你能感受到我的痛苦，你就会待我温和些，不会到处都只看到丑恶的琐事和单调乏味的生活，不会到处去发现缺乏真正的爱情和深刻的感情。

唉，卡尔，如果我能在你的爱情里得到宁静、慰藉，我的头便不会这么灼热，我的心便不会这么痛苦，这么悲哀。唉，如果我可以在你的爱情中得到宁静慰藉，卡尔，我向上帝发誓，我的心灵便不会想到生活和冷酷的琐事。但是，我的天使，你不尊重我，不信任我，于是，我也没法把你的爱情永不衰败地保持在我的心坎里，尽管为了它我情愿牺牲自己一切的一切。这股思

绪使我哀痛欲绝。如果你在我的心灵里发现了这一点，你便能比较心平气和地看待我力图从你的爱情之外寻找慰藉这件事了。我很清楚你在一切方面都正确，不过，请你也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下，想一想我的多愁善感的性情——想一想这一切，那么，你就不会再这样冷酷地对待我了，要是你有一瞬间变成一个女子，而且是像我这么奇特的女子，那该多好！亲爱的，从接到你的上一封信起，我就一直很苦闷，因为怕你会由于我的缘故而卷入纷争，随后会去决斗。白天、黑夜，我总是看到你受伤，流血，生病。我把一切都对你说吧，卡尔，这种想象并没有使我感到多大的不幸，因为，我想象如果你失去了右手，这倒会使我充满快乐和幸福，你知道吗，亲爱的，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便可以真正成为你必不可少的人，你将永远把我带在身边，而且爱着我。我想，那时我便能记录下你的全部奇异的绝妙的思想，成为一个真正对你有用的人。我如此当真地、生动地想象着一切，以致我仿佛听到你那可爱的声音，你的亲切的话语向我滔滔不绝地流来，我注意地倾听着，用心地为他人保存起来。你知道吗，我总是为自己描绘出一幅这样的图画，在这种时刻，我是幸福的，因为，这时我在你的身边，这时我是你的，整个儿地是你的。只要我能认为这是可能的，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亲爱的，我唯一亲爱的，快给我来信，对我说你依然健康，你始终爱我。可是，心爱的卡尔，我还要和你认真地谈一谈，告诉我，你怎能怀疑我的忠诚？唉，卡尔，让旁的什么人超过你吧！我并不是不承认其他人的优秀品德，并不认为你是举世无双的，但是，卡尔，我是这么爱你，非言语所能表达，我怎么还能在别人身上找到任何一点值得爱的东西呢？唉，亲爱的卡尔，在你面前，我任何时候，在任何事情上从来都是白璧无瑕的，可是，你仍然不信任我，不过，真奇怪，竟然有人向你提起一个没人认识的，在特利尔几乎没人知道的人，而人们常常见到的我，却是在社交场合很活跃，与各种各样的男子愉快地交谈的人。

我经常是快乐的，能同我素不相识的人谈笑风生，——这是我与你之间没法做到的。你知道，卡尔，我可以和随便什么人闲聊，但是，只要你朝我看一眼，我便感到恐惧而不敢再说一句话，血液会在血管里凝结，心怦怦直跳。常常有这种情况：每当我一想到你，便会瞠目结舌，对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说不出话来，唉，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每当我想到你，我心头就感到异样，而我想你又不是稀罕事，而且也不是特意地。不，我的整个生命，我全身心都浸透着对你的思念。我常常想起你对我说的话或是我问我的事，这时，我便沉溺在一种不可名状的奇妙的感觉之中。而当你吻我，当你紧紧地热情拥抱我的时候，由于害怕和激动，我的呼吸都停止了。唉，亲爱的，你不知道，你常常是用什么样的眼神看我的，这种眼神是这样奇特这样温柔。亲爱的卡尔，你若是能知道我有一种多么奇异的感觉就好了，——我没法描述它。有时我想，如果有朝一日我终于和你朝夕在一起，你把我叫做你的爱妻，那时该有多好啊。当然，亲爱的，到了那时，我便可以把我想的一切都说给你，到了那时，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难为情。亲爱的卡尔，有你这么一个爱人该是多美啊！你要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便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我会爱上别的什么人了。我的最可爱的，你对我说的种种好话你一定已经忘了，而我却记忆犹新。有一次，你对我说了——一番多么美妙的话，只有热恋中的人，只有认为自己与爱人是密不可分的人才说得这样的话。你常常和我说的就是这种亲昵的话，你还记得这些吗，亲爱的卡尔？如果我不

得不把我的全部告诉你——你，小调皮鬼，当然一定会以为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你，那你可是大错特错了。当我不再是你的爱人时，我也会告诉你那除了对爱人（你完全属于这样的人）之外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话。可是，亲爱的卡尔，那时，你也会告诉我一切，会合情脉脉地看着我，这对我可是世界上最美的事了。啊，我的心上人，你还记得吗，你第一次这样看了我一眼，然后急忙把目光移开，然后又看了我一眼，而我也是这样，最后，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长久而深情地互相注视着，竟至没有力量把目光移开！

亲爱的，别再生我的气了，给我写点温存的东西吧——要知道，这会给我多大快乐啊。不要如此为我的健康担心。我常常设想它比实际情况差。其实，我觉得自己现在比过去好长时期以来都健康。我现在也不再吃药了，胃口又很好了。我在韦腾多尔弗花园长时间地散步，整天努力地干活。可惜的是我什么也不能读。要是我能找到一本我真正能理解的、稍微能吸引我的书，那就好了！我常常是整整一个钟头只读一页书，还不知所云。当然，我的心上人，即使现在我稍微落后了，以后我会把荒废的东西补上去的，而且，你也将帮我赶上，——我理解东西是很快的。也许你知道某本书，但它必须是别开生面的。稍微有点学术性，以便我虽不能全懂，但仍然能像透过云雾那样，稍微懂得一些，一种不是任何人都爱读的，但也不是童话，不是诗歌，这些东西，我受不了。我想，如果我的头脑有事可干，对我恐怕是有好处的。做手工活时，思想活动的余地太多了。亲爱的卡尔，只希望你为我保持健康。你的可笑的爱人重又想入非非了。我高兴的是，你的〔情绪〕变了……

【给弟弟埃德加尔的附言】

麻烦你，亲爱的埃德加尔，请转交这封信。我也准备完成你在恋爱方面的任何委托。

【英国】夏绿蒂（1816～1855）

夏绿蒂，英国杰出的女作家，主要代表作品为《简爱》。揭露了宗教和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虚伪，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贫困儿童的摧残，反映了妇女要求自由平等的愿望。此外，还著有长篇小说《谢利》、《教师》、《维莱持》等。其代表作《简爱》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

这是夏绿蒂勃朗特写给她的老师的一封信。

致康斯坦丁

（1845年1月8日）

泰勒先生回来了。我问他有我的信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要有耐心，”我对自己说，“他妹妹很快就要来了。”泰勒小姐回来了。“我没有给你带来埃热先生的片言只字，”她说，“没有手书，也没有口信。”等我回味过来这话的意思，我对自己说（如果别人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也会这样对他说）：“你应该想开些，首先，不要为你所不该遭到的不幸而悲伤。”我竭力忍住眼泪，不发怨言。

可是，当一个人不抱怨，当他试图用暴君的手腕强压自己时，他的官能是要起来反叛的，他要为外表的平静付出难以忍受的内心冲突的代价。

日日夜夜，我既不能休息，也不得安宁。如果我睡着了，磨人的梦魔就来缠扰；我梦见你，老是疾颜厉色，老是乌云满面，老是冲着我大发雷霆。

如果我采取了再一次给你写信的办法，那么，先生，请原谅我吧。要是我不努力设法减轻生活的痛苦，我怎能忍受生活呢？

我知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定会不耐烦。你又会说，我在发神经，说我思想阴郁等等。也许是这样的，先生；我不想替自己辩解；我甘受任何责难。我只知道，我不能、不愿听天由命，完全失去老师的友谊。我宁愿忍受生理上最大的痛楚，也不愿让我的心被痛苦的悔恨撕裂。如果我的老师全部收回了他对我的友谊，我就毫无希望了。如果他给我一点点友谊——只消一点点——我就满足了，我就快乐了；我就有理由活下去，工作下去。

先生，穷人不需要很多东西来维持活命，他们只要求得到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一点面包屑。可是如果拒绝给他们这些面包屑，他们就会饿死。同样，我也不需要从我所爱的人那儿得到许多情谊。完整的完满的友谊，我不知道怎样应付，我不习惯于这种友谊。可是我在布鲁塞尔帮你的学生时，你曾对我有一点点关怀，我只希望保持这一点点关怀，就像寄望于生命。

你也许会对我说——“我一点也不关心你，夏绿蒂小姐。你已不属舍下的一员，我已经把你忘掉了。”

那么，先生，请坦率地告诉我这一点。那对我会是一个打击。不过没啥、这并不比不摸底更可怕。

我不准备重读此信。我这样写下，就这样寄走。不过，我隐隐约约意识到，有些冷静明智的人看了我的信，会说——“她在胡说一气。”为了报复这样的人，我只希望他们把我忍受了八个月的痛苦也来忍受一天试试。到那时候，再看看他们是不是也会胡说一气。

一个人只要有力量忍受，他就会沉默无言地忍受下去。可是当他力量不支时，他就会说出来，而顾不得斟酌词句了。

祝愿先生幸福成功。

【俄国】屠格涅夫（1818～1883）

屠格涅夫，俄国作家，曾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彼得堡大学哲学系学习，后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希腊文、拉丁文。早期写诗，1847—1852年发表《猎人笔记》，因揭露了农奴制度的罪恶而遭流放。主要作品有《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等。

致莎维娜

可爱的玛丽亚·高丽洛娜：

我回来已经一个半小时了。我是在欧黑尔过夜的——那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夜晚，因为我老是在想着你，但也可以说是痛苦的一个夜晚，因为我始终不能入眠……当我默默地站在你昨晚打开的窗户旁边时，我说出了“绝望”这一句话……你也许认为这句话与你有关，但我却想到另外很远地的事……我是在想着把你从车上抓下来……不幸的是，谨慎战胜了……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又不知会如何被刊登在报纸上呢！我好像看到报纸上以“欧黑尔车站的丑闻”为标题的报道文字似的。“昨日发生一轰动事件：作家 T……（是个老人！）送一位前往熬德隆演戏的著名女演员 S……但在开车之际，竟着了魔似地从车窗抓住 S……不顾女演员的死命抵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该是多骇人听闻，且会引起全俄罗斯骚动的！不过事实上，差一点就发生呢……正如人生中经常会发生的变故一样。

【德国】卡尔·马克思（1818～1883）

卡尔·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著有《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合写》、《哥达纲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哲学的贫困》等。

致燕妮

1852年6月11日于曼彻斯特

大杜西街70号

我亲爱的：

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你根本不应该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都告诉我。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身受这一切的话，那末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然而，我知道你的性格非常柔弱，有一点点美好的希望就会使你振奋起来。我相信就在这个星期，或者最迟在下星期一，你还可以收到五英镑。

《快邮报》我当然随身带来了。可是，缺少登有卢格主要臭东西的那几号旧报。我们用这些蠢才做菜都笑出了眼泪。

用奥斯渥特那一包东西作不出很多文章，但还是可以作一点。我们的亲爱的阿·卢格写不上三行，就露出了马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Monte》我已经改过了。

西蒂区的印刷厂主显然不是个很利落的人，——印一印张他一定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因为他帮手不够。他的纸张比美国的差多了，铅字也是这样，显然已经磨坏了。但是你却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

哈罗的小册子，就其幼稚和愚蠢来说，确实动人。麻烦你把恩格斯论海因岑的文章从《布鲁塞尔报》上剪下来给我们，要快些。《宇宙》如果不寄来，那也没有什么。主要的东西我们这里有了，在我的一封信里。

代我吻一吻我的小胖们并祝他们好。

你的卡·马·

1856年6月21日于曼彻斯特

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我的亲爱的：

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你的照片纵然照得不高明，但对我却极有用，现在我才懂得，为什么“阴郁的圣母”，最丑陋的圣母像，能有狂热的崇拜者，甚至比一些优美的像有更多的崇拜者，无论如何，这些阴郁的圣母像中没有一张像你这张照片那样被吻过这么多次，被这样深情地看过并受到这样的崇拜。你这张照片即使不是阴郁的，至少也是郁闷的，它决不能反映你那可爱的、迷人的、“甜密的”、好像专供亲吻的面庞。但是我把阳光晒坏的地方还原了，并且发现，我的眼睛虽然为灯光和烟草烟所损坏，但仍能不仅在梦中，甚至不在梦中也在描绘形象。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污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

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它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暂时的别离是有益的，因为经常的接触会显得单调，从而使事物间的差别消失。甚至宝塔在近处也显得不那么高，而日常生活琐事若接触密了就会过度地胀大。热情也是如此。日常的习惯由于亲近会完全吸引住一个人而表现为热情，只要它的直接对象在视野中消失，它也就不再存在。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像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现代的教养和教育带给我们的复杂性以及使我们对一切主客观印象都不相信的怀疑主义，只能使我们变得渺小、孱弱、啰嗦和优柔寡断。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事实上，我甚至能写下诗篇并把奥维狄乌斯的《哀歌》重新以韵文写成德文的《哀书》。奥维狄乌斯只是被迫离开了皇帝奥古斯都，我却被迫和你远离，这是奥维狄乌斯所无法理解的。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

“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主学说，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复活学说。

最后，告诉你几件事。今天，我给艾萨克·埃恩赛德寄去了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章，并附去（即附在该急件中）我亲笔写的便条，而且是用我自己的英语写的。在这篇东西寄走以前，弗里德里希读它时不言不语地皱着眉，颇有批评之意，这自然使我不十分愉快。不过他在第一次读时，感到非常惊奇，并高呼这一重要的著作应该用另一种形式出版，首先用德文出版。我将把第一份寄给你和在德国的老历史学家施洛塞尔。

顺便告诉你，在《奥格斯堡报》（它直接引用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我们的通知）上我读到，“似乎”从同一个来源，即从伦敦又发出了一个新的通告。这是一种捏造，是施梯伯先生按我们的作品搞出来的可怜的改编。这位先生由于近来在普鲁士不大吃香，想在汉诺威装作一个汉诺威的大人物。我和恩格斯将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加以驳斥。

再见，我的亲爱的，千万次地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卡尔

【法国】波德莱尔（1821～1867）

波德莱尔，法国诗人。曾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其创作和世界观深受美国诗人爱伦·坡的影响。主要作品有诗集《恶之花》、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人为的天堂》等。还写有文学和美学论文。其作品具有唯美主义倾向，对后来欧美颓废主义文学影响很大。这是诗人写给他情人的一封信，从中仍可一窥诗人优美的文学语言和浓浓的诗意。

致情人

让我长久地、长久地闻着你的头发吧！让我把整个脸庞都埋在里边吧——就像一个口渴的人把头伸进一股泉中。

让我用手抚弄你的头发吧，仿佛挥舞一方散发着香气的手帕，让回忆在空中飘荡。

啊，但愿你能知道在你的头发中我所看到的一切、感到的一切和听到的一切！我的心灵在香气上漫游，就像别人的心陶醉在音乐之中。

你的头发里藏着整整一个梦。到处是白帆，到处是桅杆。这里更有浩瀚的海洋，大洋上的季风吹动着我，奔向令人心醉神迷的地方，那里的天空更加湛蓝、更加高远；那里的空气浸透了果实、树叶和人体皮肤的芳香。

在你密发的海洋里，我瞥见一个小港，充满着哀伤和歌声，拥挤着各民族的强壮汉子，在永远为炎热笼罩着的广阔的天空下，各式各样的船只停泊在那儿，显出那精致而复杂的构造。

啊，抚摸着你的浓密的长发，我又感到长久的忧郁和寂寞——美丽的船儿在水浪上轻轻地悠荡着。船房里，我久久地坐在沙发上，一边是几盆花，一边是几只凉水壺。

在你这火炉般炽热的头发中，我又呼吸到掺胡糖和鸦片的烟草气味了；在你头发的静夜里，我看见热带蓝色的天空在闪耀；在你毛茸茸的头发的海滩上，我又沉醉在柏油、兰香和可可油的混合气味之中了。

让我长久地衔住你乌黑粗大的辫子吧！当我轻嚼着倔强的、富有弹性的头发时，我仿佛在吞食着回忆……

在仿佛的梦中，四处，长发迎空。

【俄国】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

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当过制图员。1846年发表中篇小说《穷人》。后又写出《两重人格》、《白夜》、《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等中篇小说。1849年因参加革命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被判死刑，后流放西伯利亚。著有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

致玛·德·伊萨耶娃

1855年6月4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你们是怎样到库兹涅茨克的啊，愿上帝保佑你们一路平安！您来信说您心绪不佳，甚至病了。我至今为您非常担心。有多少麻烦，多少难以避免的不愉快，仅仅是搬一次家便够受的了，加上还有病，怎么受得了啊！我现在只想着您。而且您也知道我多疑；您可以想象我是多么不安。天哪！这样的命运，这些麻烦，这些无谓的争吵难道与您相称吗？您可以为任何社交界增添光彩！可诅咒的命运啊！我焦急地等您来信……您来信问我怎样消磨时光，还说您不知道你们走了以后我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我因为忧伤而六神无主已经有两星期了。但愿您能知道我在这里是多么孤苦伶仃啊！真的，这种情景就像我在一八四九年被捕后入狱，使我和可亲可爱的一切分开一般。我和你们已经习惯了。我从来也没有把我们的相识当成普通的交往，现在你们离开了，我根据经验猜到了许多东西。我有五年没有和人在一起生活，我孑然一身，确是没有任何我可以在他面前吐露衷情的人。你们把我当作了亲人。我还记得，我在你们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对我照顾得比亲兄弟还好。我性情沉闷，给你们招来许多不快，但你们俩都爱我，而且我也理解并感觉到了这一切，我也不是没有良心的人。您可是一位非凡的妇女，有一颗非凡的、孩童般的心，您是我的亲姐妹。一位妇女向我伸出手来，这事本身就构成我一生中的大事，男人，甚至是最优秀的，请恕我直言，有时候也无非是木瓜。妇女的心、妇女的怜悯、妇女的同情，无比的善良，这是无可取代的，但却不为我们所理解，我们常常因为愚蠢而觉察不到。这一切我在您身上都看到了；你对我的缺点那样仁慈和宽容，恐怕连我的亲姐妹也做不到。如果我们之间突然闹得面红耳赤，那首先因为我是忘恩负义的畜生，其次是您有病，肝火旺，有气，因为可恶的社交界没有给您应有的评价，不理解您，而像您这样有毅力的人对这种不公平不能不感到愤慨；这是高尚和光明正大的，这是您性格的基础。但痛苦和生活当然也过分地夸大了您的许多品质，激起了您的许多愤懑，可是天啊，这一切都加倍地、三倍地得到了补偿。由于我并非总是愚蠢的，所以我看到了并器重这一点。总之，我不能不以整个身心像对家园那样眷恋你们的家。我永远不要忘记你们俩，永远感谢你们。因为我深信，你们俩不理解你们为我所作出的一切的意义，不理解像你们这样的人对于我是多么需要……

【匈牙利】裴多菲（1823～1849）

裴多菲·山陀尔，匈牙利诗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

裴多菲将他热烈的爱国情怀彻底地融进了他的行为之中。裴多菲深爱他的妻子，在他写给友人的书简中，对森德莱·尤丽斯卡流露出了由衷的赞美。但是，在爱情和自由之间，裴多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由。

致森德莱·尤丽斯卡

1849年7月29日

马洛什—瓦沙尔赫基

亲爱的心灵尤丽斯卡！

在我经过连续不断的六天的行军以后，瞬息间我又回到了这里。我非常疲倦，我的手颤抖着，几乎提不起笔来了。你是否收到我前些时候给你寄上的两封信？一封是从这里发出的，另一封是从凯兹迪—瓦沙尔赫基发出的。我只能把我有关旅途的情况简要地告诉你。我们在这里听说贝姆率领一个军团向摩尔达维亚出发了。随后我们也向屋德瓦尔赫基、齐克—塞尔达、凯兹迪—瓦沙尔赫基、拜莱兹克等地出发。贝姆已经从摩尔达维亚回来，在当地我又见到了他。贝姆在那里散发了号召起义的传单，并且在那里一口气消灭了拥有四千名俄国兵的一个军营。在拜莱兹克，有人告诉他说我们在萨斯—雷益恩被击溃了，有许多人怀着恐惧的心情，向四面八方逃跑。那时贝姆又经过凯兹迪—瓦沙尔赫基、谢普希—塞特久尔吉、埃尔德—维代克、屋德瓦尔赫基等地，把我们整顿好，跟着他一起奔跑着，我们一刻也不停留，继续向前。在这里，我们可能停留两天，稍微整顿一下队伍。然后我们将怎样行动，只有等待贝姆将军的命令。我在上次给你的信中，曾经提到齐克—塞尔达、凯兹迪—瓦沙尔赫基等村庄周围的风景异常优美，谢普希—塞特久尔吉，却更加美丽，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村庄的。假如我们能一起去哈罗姆塞克旅行，像燕子寻找窝巢一样，我们就会很好地考察一下周围的环境。在拜莱兹克村，我遇见了贝姆。我站在他的快马车旁边，向他问好，他看了我一眼，马上认出是我。他高声大叫，向我伸出两臂；然而我跳了起来，搂住了他的脖子……我们互相拥抱，互相亲吻。他流着眼泪喊道：“mon fils, mon fils, mon fils！”〔“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站在四周的人们向艾格莱希·戈包尔问道：“这位青年是将军的儿子吗？”现在他对待我，比以前更加像父亲对待儿子一般和蔼可亲。今天贝姆对他的另一位副官说：“Melden Siedem Kriegsministerium, aber geben Sie Acht, melden Sie das wortlich: Mein Adjutant der Major Petofi, welcher abgedankt hat wegen der schandlichen Behandlung des Generals Klapka, ist wie der in Dienst getreten。”〔德文：“请呈报军事部，但是要很好地注意，要一字一句地写成如下的文字：我的副官裴多菲少校，由于克洛卡将军给予他难以容忍的耻辱而辞去军职，这回他又一次服役了。”〕

今天贝姆在路上对我说：在马洛什—瓦沙尔赫基，可以给我安置一个落脚的地点，让我把你接到这里来。这是我的主要的愿望之一。目前，我们尚不能向俄国军队盘踞的村庄进攻，我们绝对不能冒险。在最近的日子里，距离这里约有二英里的居民们像小鸡一样地逃跑了。俄国兵畏怯得像小鸡一样。只要远处什么地方有进攻的目标的时候，你可以放心，我们将会采取最后的步骤。

亲爱的人们哟，你们生活得好吗？我是多么希望能听到关于你们的消息啊！我的亲人哟，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就给我写信来，我的天使，哪怕就是一个字也好。我是不会失去给你写信的机会的。我们的儿子还吃奶吗？让他尽快地断奶，教他说话。我是多么希望听到关于我们的儿子的惊人的消息啊！让我千万次地、无数次地吻你们，拥抱你们！

宠爱你的丈夫：山陀尔

【德国】拉萨尔（1825～1864）

拉萨尔，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在国际共运史上，被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首领。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在柏林大学学术学时，接受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这为他日后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

致海伦

1864年8月20日敏兴

海伦！在我写信给你时，“死”字已涌上了我的心头。鲁斯托的消息给我一个致命的打击。你，你背叛了我！不！这是不可能的！这么重大的罪恶，这种可怕的背叛，我不能相信！也许是你的意志暂时屈服了，使你不能独立自主；至于说这是你的真正的长久的意志，那怎么能令人置信！你不会将种种羞耻、爱情、忠实、真理等等一概抛弃，达到这种程度！如果你不顾及羞耻和体面，如果你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说谎，而当你抛弃了神圣的誓言和破碎的忠实的心，认为是适宜说谎，最终走向险恶迷途的时候，那世界上不再会有何事物可以被人们所信赖的了！

你已经鼓励我前去迎娶你；你甚至要求我使用一切适宜的方法使你脱离困境；你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向我发出过神圣的誓言，在最后的那封信你仍对我说，你是我的最亲爱的妻子，世界上没有任何暴力能够羁绊住你而使你实现这种决心。你用巨大的力量攫住了我这颗忠实的心，它一旦倾向谁，就会永远倾向谁，——此后，你就要打击我么？你让我陷入爱的渊藪，仅仅两个星期之后，就要背叛我，毁灭我吗？对呀！人们都想支配着我的命运，但他们很少成功，而你居然成功了，你已经把一个能够抵抗外界一切冲击而毫不动摇的最坚强的人推倒了，毁坏了！……

海伦！我的命运悬在你的手中！但是，如果你用这种使我无从挽回的背叛毁灭我，那我的恶运会对你产生相应的影响。我诅咒你，一直将你诅咒到进入坟墓！这是一颗最忠实的心的诅咒，因为你的恶劣的行为，已使它破碎不堪了。这种诅咒的确是灵验的！

……我愿意并且必须亲自再见你一次，单独和你谈谈。我愿意并且必须从你的口中亲自听到死刑的宣判，只有这样，我才相信那似乎不可能的事件！

我正在这里设法争取到你，我马上就到日内瓦！

海伦，我的命运取决于你！

【挪威】易卜生（1828～1906）

易卜生，挪威著名剧作家，近代问题剧的代表作家。生于破产商人家庭，早年当过药店学徒，曾受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影响，其创作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社会支柱》、《群鬼》、《野鸭》、《罗士莫庄》等，对近代戏剧产生过广泛影响。

致埃米莉

惠札接悉，万分感激 我再三披诵，不忍释手。现在我坐在案前，与当时一样。正想要工作。但是不能。

我的幻想力倒很活泼。但是每每想入非非。想到在工作时间所不应想的地方。我不能制止夏天事物的回忆。实亦无所用于制止。从前经过的一切总是再三再四——永远地环绕我的脑海。要把这些事物构成著作一时是不可能的。

一时的吗？

也许终有一天会成功吗？我倒也实在盼望有一无可以——能够成功！

至少一时不会的——我想。

我感觉如此——我明知如此。

但是还是非如此不可。总必须有个结局。但是果真要如此吗？

果真能够如此吗？

啊，所爱的女郎啊——请原谅我；你未回的信——不，不，上帝保佑不——你上次信写得那样，写得那样婉抑动人 但是我不能称“你”做“女郎”，那末，可爱的孩子——至少我可以这样称你——喂——你记得，我们有一次讲到“蠢”（Dummheit）字与“痴”（Tollheit）字的分别？或者更正确地说，我正瞎谈这个问题。那时你，可爱的孩子，你便当做教员，眼神望到远外，用你清婉的声调对我说，这“痴”字与“蠢”到底有个分别。自然，我早也感觉这一点。但是这回事总永远萦绕于我的心上——与其余的一样。因为我总须永远不停的思索着：我们两人的相逢到底是一桩痴事呢，还是一种蠢事？或者两样都是？或者两样都不是？

我想到底还是末了一样对。

我们的事是造物决定的。是命里夤缘的。请你去思索一下，如果有这个必要。

但是我相信你可以不必如此。我相信你本来就会明白的。并且与我同意。

祝你晚安

永远忠于你的 H. I.

敏翼 1889年，10月，15

【俄国】托尔斯泰（1828～1910）

托尔斯泰，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以及《一个地主的早晨》等。长篇小说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他的作品对欧洲文学具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托尔斯泰给索菲娅的求爱信，两人于1862年相识，同年9月结婚。

致索菲娅

（1862年9月16日）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我日益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三个星期来我每天都说：我今天统统说出来，可是辞别的时候，仍然怀着惆怅、懊悔、恐惧和幸福的心情。每天夜里，当我像这会几一样回想逝去的一天时，我感到痛苦，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怎样说，说什么呢？我带着这封信在身边，如果我又没机会或者没有勇气向您倾吐衷曲，就把这封信交给您。我觉得，府上对我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我爱令姐莉扎。这不对。您的小说深深印入我的脑海，在读了您的小说之后，我深信我这个杜勃里茨基不配向往幸福，不配占有您的富有诗意的爱情……我过去不曾，将来也不会羡慕您所爱的人。我觉得，我能从您身上，就像从孩子们那儿一样得到快乐。我在伊维奇庄园曾经写道：“在您面前我清楚地感到自己年老，没有福气同您匹配；正是同您。”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在欺骗自己。当时我还能斩断情丝，重回斗室，去致力于写作和我所醉心的事业。现在可什么也不能做了，我感到我在府上犯了过错；我同您作为朋友，作为正直的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进退两难。您是个正直的人，请您看在上帝份上不慌不忙，把手贴在胸口，不慌不忙，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嘲笑是非，自受其累。假如一个月之前有人对我说，我不会像现在这样苦恼，我简直会乐坏，现在我却乐于自寻苦恼。请您说句实话，您愿意不愿意作我的妻子？如果您真心愿意，您就大胆回答：“愿意。”如果您对自己还有一点儿怀疑，那就干脆说：“不愿意。”看在上帝份上，认真问问自己吧。我害怕听到“不愿意”的答复，但是我估计到这种情况，在自己身上寻找力量来应付它。不过，如果我永远得不到妻子的热爱，就像我爱她一样，——那将是非常可怕的！

【瑞典】诺贝尔（1833～1896）

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幼年随父侨居俄国，15岁起先后到意大利、英国、法国、美国求学。早期从事科学研究和机械设计，后转移兴趣开始研究炸药。他研究了如何控制硝化甘油的爆炸。发明了雷管的引爆，并研究发明了无烟炸药，总发明这一百多项。死后以其遗产的大部分设立了诺贝尔奖金。著有《论现代爆破剂》。

这是诺贝尔写给一位女友的情书，但事实上诺贝尔终生未娶，把一生献给了科学。

致莎菲娅

我心爱的莎菲娅：

昨天没有收到你的信，我离开你那么远，目前的季节对你脆弱的身体又十分不利，这更使我焦虑不安。在我们北方，阳光充足，气温温和，但愿你那里的天气也能如此。

亲爱的宝贝，你埋怨说，我的信只是三言两语、欲言又止。除非我违背自己的意志明白地告诉你，否则你是不会知道其中原因的。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人们，尤其是妇女，都是利己主义者，只为自己着想，但是我一开始就意识到，并感觉到你把自己在人生中的地位摆错了。从那时起，我对此越来越遗憾。因此，我强迫自己对你冷淡，经常对你发脾气，不让你对我的感情深深地扎根下来。你也许以为你爱我，但你真正感到的是感激，或许是尊重，这样的感情远远满足不了一颗年轻的心灵对爱情的渴求。将来有一天——这一天也许不会太远——你会真诚地爱上另一个男子。如果我已经牢牢地把你束缚在情网之中，到那时你又会怎样地责备我呢？想到这些，我不得不用理智来控制感情。我并不像你经常责备的那样心如铁石，也许我比别人更感到寂寞的重压。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着一条通向另一个心灵的道路，但那颗心决不是一个21岁的女子的心，它对生活的感受同我的全元联系。你的星宿正在天空升起，而我的却在降落。青春使你的希望显得绚丽多彩，而我的希望之光只不过是夕阳的一点余辉。所以我们不配相爱，但我们依然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忧虑的是你的前途，如果你爱上了一个青年，他也爱上了你，我们之间现在的这种不适当的关系就要成为你幸福道路上的障碍。我知道，别人怎样看你，你是一点也不在乎的，这是你的福气，可以减少许多烦恼，但别人却不能对此置若罔闻。如果只有自尊心，而得不到别人的尊重，那么这种自尊心就好像经受不住阳光考验的珍宝一样。

每当我想到这些问题，我就感到心烦意乱，见到你就要生气，离开了你又感到闷闷不乐。但是，即便你给我带来了并还将给我带来许多烦恼，我知道你始终是一个温柔善良姑娘。我喜欢你，对你的幸福我比对我自己还要关心。说起我的幸福，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一降生痛苦就接踵而至。但是我的小宝贝，生活正向你发出微笑，没有几个人能得到这种幸运，如果你有时感到不很如意的话，那只是暂时的，你很快又会感到称心如意了。但要获得真正的幸福，你受的教育必须与你的地位相称。因此，你必须勤奋地学习。你还是个对未来无忧无虑的孩子，你最好找一位老伯伯专门来监督你。

【俄国】柴可夫斯基（1840～1893）

柴可夫斯基，俄国作曲家。毕业于彼得堡法律学校，一度在司法部任职。1862年入彼得堡音乐学院从安东·鲁宾斯坦等人学作曲，毕业后任教莫斯科音乐学院。

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建立了长达十四年的恋爱关系，但因种种原因，两人并未结婚。

致梅克夫人

（1878年3月24日）

我刚寄了一封信给你，亲爱的朋友，就接到你的信。这封信深深的感动我。当我知道我的音乐深深走进我所爱的人心里时，这就是我一生最快活的时光，而它们的同情对于我比之名誉更感到亲切。我也需要告诉你我是衷心的爱着你么？我从没有见过一个人对我这样亲切，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响应我每一个思想和每一下心灵的搏动。你的友谊已经变成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了。无论我想什么总要想起我遥远的朋友，她的爱和她的同情已经变成我存在的基石。我作曲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你一定会听到和感到我所写的是什么。而且就预先抵着了一切的敌视和一切的理解，这些意见是我注定了要从群众那里听到的，不仅从群众那里而且从我的所谓朋友那里。你以为我对你信中所表示的亲切会觉得奇怪么？不会的，在接受之余我只有一种恐惧，我怕我不配。我这样说决不是讲空话，也并非因为我谦虚，只因为在这样的時候我的一切弱点都会一起出现了。

至于改称你为“您”我实在没有这种勇气。我不能忍受我和你的关系有什么虚假，用这个亲切的代名词写信给你似乎有点那个。我们自出娘胎以来，就受着拘束，尽管我们极想超出这种拘束，但一点点儿的违反就会产生不安，而不安就会产生虚伪，我是愿意和你永远在一起的，但首先我赞成绝对的坦白。因此，我的朋友，我留给你来决定吧。自然，用惯了，这种不安就会没有了，但我必须告诉你在开头总有点勉强。不论用“你”或“您”，我的深爱还是一样的。你这最小的愿望，也不立即使你满足，那是很不好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不由你主动，我也不能使用一种新的称呼。告诉我怎样做罢，在你回信以前，我将仍旧用“你”字。

【瑞典】斯特林堡（1849～1912）

斯特林堡，瑞典作家，戏剧家。做过教师、演员、记者等。早期作品有剧本《在罗马》、《被放送者》、《父亲》，长篇小说《红房子》、《新王国》等。作品受尼采思想影响，带有自然主义色彩。如剧本《到大马士革去》，长篇小说《在海边》等。后又逐渐转向民主主义，写出剧本《查理十二世》，《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和一些政论。

致锡丽

我亲爱的人儿，您还不相信您有天才——您以为天才就是好使和机灵的脑袋——完全不对——我没有长上最机灵的脑袋——但是火；我的火是瑞典最大的，要是您愿意，我一定能把这个令人讨厌的巢穴烧毁！——您也有火、就是您还没有意识到的这堆火，使您坐卧不安、痛苦难忍，这么多年来来的欲燃和那么多可憎的狂人要扑灭的就是这堆火——来吧，向您崇高的目标冲去！您可以当演员——我要专门为您创立一个剧院——我，还有爱德华和弗雷波——我要和您同台演出，为您写剧本——爱您——您良心上有一个大罪！您想得到天才的酬报，但又不敢做出牺牲——咳，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牺牲啊！下决心吧！去当我国最大的演员或女作家……您怕当我的妻子吗——您怕散文吗——噢，你还不知道我有从石头里打出水来的魔杖吗——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从烂泥里捞出诗来。

（1876年）

【法国】莫泊桑（1850～1893）

莫泊桑，法国作家。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参加过普法战争。一生写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和六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有《羊脂球》、《米龙老爹》和《俊友》等。

致玛丽

女士：

我的信肯定会使您感到失望。首先，让我感谢您对我的厚意与赞扬。接着，再让我们像头脑清醒的人那样谈谈吧。

您要成为我的密友，请问您这是凭了哪一点？我并不认识您。我又凭什么要把我可能向那些对我友好的妇女密语畅谈的话说给您听——说给您这样一位我素昧平生的人听，说给一位在思想上，在性格和其他各方面都可能和我的智力水平不相称的人听？这种做法不是出于一个大傻瓜吗？这种行为不是出于一个不忠实的朋友吗？

难道神秘的通信能在交接中增添什么魅力不成？难道男女间的感情——纯洁的感情——不是主要由于彼此会晤、相互交谈，以及写信给朋友时眼前现出了她的形象、纸上描绘了她的面容，从而获得那种乐趣吗？

一个人怎么可能将内心疑曲抄写在纸上寄给另一个人，而那个人面部的长相、头发的颜色，以及笑容和姿态，对他都是陌生的？

您提到我最近收到的信。那是一个男子为了要向我讨教而写给我的。好啦，这且不提。现在让我再谈谈陌生妇女寄来的信。过去两年以来，我一共收到了大约五六十封来信。我怎么可能从这些妇女当中选择一个（像您所说的）我的“心灵的密友”？

如果她们愿意透露自己的真相，像在上等社会中那样和我认识，那时大家就可以建立起友谊和亲密的关系；否则，我凭什么要丢开那些我所熟悉的有趣的朋友，而去结交一个仅仅可能是有趣的，但却是不明底细的朋友，也就是说，不论在仪容和智力方面，她也许都是我不中意的？以上的话说得不大委婉，对吗？然而，假如我这就拜倒在您脚下，您能相信我的精神恋爱是真诚的吗？

女士，请宽恕一个讲求实际但缺乏诗意的人的推理，并相信我是感激并崇敬您的。

吉·德·莫泊桑

请原谅我在信上涂改了一些字，我写信老是要涂改，可又没时间重新誊抄。又及。

1884年4月3日巴黎

最诚挚的女士：

我在巴黎已逗留两个星期了。因为我将那玄妙的号码（你是在这种号码之下接到我的信的）遗留在冥纳了，所以没能早点写信给你。

我的慈爱的女士，你知道，你已经让我彻底惊呆了！你那接二连三的旁征博引的信让我无法应付，诸如乔治·桑、弗罗伯特、巴尔扎克、孟德斯鸠、犹太人巴朗、希伯、柏林的骗子教授和穆斯等人，我还没有对他们全部熟悉呢！

啊哈，美丽的假面具！现在我认识了您，您是路德维希中学低年級的級長，我相信我已猜中了几分，因为您的紙總帶着鼻烟氣味。現在我不再殷勤

献媚（也许我曾这样做过？）），而要把你当作一个学派人物看待，权当作一个仇敌看待。

啊，你这古怪的老家伙，你这老练的专制者，老投机家，你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美女！终究有一天，你要把你的文章（即一个讨论“艺术与自然”的稿件）送过来，让我寄给一家杂志，并且作文加以介绍！

我没有把我在巴黎的事告诉你，这多好啊，否则，在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会看到一个衣服不整的老先生跑进来，堂堂皇皇地把帽子放在地板上，接着把线装的稿纸从衣袋中掏出来，向我说到：“先生，我就是那位太太，她……”

哼，我亲爱的教授先生，不管怎样，现在我要对你提出的几个问题进行回答。你把你的周围情形和嗜好等零星事件善意地告诉了我，我要首先向你致以美好的谢意。其次，你替我画了一张像，我也要谢谢你。这像确实像。但我也要指出，几点错误来。

一、肚子太小！

二、我从不抽烟。

三、我既不饮啤酒，也不喝烧酒，总之，酒一类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只喝一点水。

因此，沉湎于酒不是我的嗜好。

我常爱躺在安乐椅上，和土耳其人一样。

你知道我在近世画家中喜欢哪一个呢？喜欢米勒。

我所喜欢的音乐家又是哪一个呢？我对每种音乐都感到讨厌。

一个美丽的女人对于我来说比一切美术都要强得多。我把美女放在世间少有的一种佳肴的位置上。

你这个老教授，已经得到我的信条了！

我求神圣的荷马为你向上帝祈祷，为你请求人类上的一切幸福。

我是这几天返回巴黎的，住在杜朗路八十三号。亲爱的约瑟芬：

你的来信的旨意大概如下：我们既不谋求会面，也不想以任何事情相勉强，我们愿像两个相好的同志一样，开诚相见。

我当然愿意如此，并且还要身体力行。既然我们的友谊已经根深，我们便可以用亲密的称呼，这样不好吗？

你认为我像一个教书先生，天真烂漫的儿童应归我保护。这种说法颇为不妥，你知道吗？还有，你决不拘泥于礼节吗？在你的讲义中、著作中、言谈话语中和你的行为中决不拘泥于礼节吗？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你以为这种事情让我快乐？你以为我爱开玩笑？亲爱的约瑟芬，世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为苦恼的了。由我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劳神或努力的。我的烦恼没有止境，我也没有什么希望，因为我没有心愿，也无所谓期待，对于那些无法改变的事物也不嗟叹。此外，我们既已完全以诚相待，所以借此机会我要告诉你，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因为我对这种通信也逐渐生厌了。

为什么我还继续写下去呢？不是出于什么好玩，对于将来也没有什么希望。

我没有要认识你的意思。我确信你是丑陋的，又觉得这样把自己的自传材料传递给你也说得够多的了。这种材料按照内容来说，各值十至二十个苏呢，你知道吗？你这幸运的人儿，给你的信中至少有两篇各值二十个苏！

不管怎样，我马上要离开巴黎，在这里我觉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无聊。我将前往埃特莱特，希望在那儿索居独处。

我爱单独的生活胜于爱其他一切东西，在这种情形中至少可以安静一下，无人打扰。

你想知道我的年龄，我的确切的年龄。我是 1850 年 8 月 5 日出生的，至今还不到三十四岁。这下你满意了吧？你不会立刻再要我的照片了吧？我事先告诉你，照片是不送你的。

对啦，我是喜欢美丽的女人的，不过有时恰恰是她们打击了我。

老约瑟芬，祝你快乐！我们的结交诚然不甚圆满，而且为时甚短，但我们可笑的方面彼此还没得知，也许这更为美妙些。

请你伸出手来，以便我这最后一封信抵达时，还可以紧紧地握一次。

另外，如果有人向你打听我的消息，你可以如实相告。谢谢你的匿名，我已经向隐蔽着的你屈服了。

为你祝福，约瑟芬！

【奥地利】弗洛伊德（1856～1939）

弗洛伊德，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维也纳大学教授。

1882年4月，一天晚上，弗洛伊德在他家那个十分雅致的小房间里第一次见到玛莎，当时玛莎正与弗洛伊德的家人聊天，两人在凝眸的刹那和最初的交谈中，发现他们早已寻觅了很久。

致玛莎

1882年7月14日维也纳

高贵的女主人，可爱的宝贝：

知道吗，你这封允许我去朝见你那美丽眼睛的可亲可爱的来信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幸福。我正整装待发，急不可待想得知你是不是仅仅给我可爱的一瞥，或者也能用你的嘴唇赐给我一个吻。连一个旅行者和陌路人都是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优先权和特权，所以我渴望的不只是一个吻；你也许不会责怪吧。你想想吧，一个创作了那么多喜剧和悲剧、并亲自在剧中扮演角色的英国诗人威廉·莎士比亚这样唱道：

恋人的相遇终结了行程，
每个聪明人全都知晓。

接下去他又问道：

什么是爱情？它不在明天；

欢笑嬉戏莫放过了眼前。

将来的事有谁能猜料？

不要蹉跎了大好的年华；

来吻我吧，你双十娇娃，

转眼青春早化成衰老。

如果你不理解这几行纵情的诗句，那么你不用去问别人，只要去看看阿·威·施莱格尔的《三王之夜》或《你想干什么》的德译本。

倘若你高兴的话，我们此刻就从高贵的诗作降到普通的散文上来。你的奴仆想要告诉你，他希望何时能来到你的身旁。你哥哥埃利作为内兄用一张免费车票帮助我们一直走到这个帝国的边界。这个贫穷的帝国就是从那里开始出现的，被你选中的这个人来自那种对天国的要求多于这个地球财富的人。难道他不该提出这个要求吗？假如我星期天早晨8点钟离开这个城市、那么你不要以为我在星期二5点46分之前已经到了你的汉堡。我很可能会来得迟一些，因为铁路交通杂乱无章，对于我这个弱脑袋来说乃是一个坚硬的小核桃，而我们的同盟者谁都找不到一条更好的可以摆脱这种混乱的正确途径。清晨我吃了点东西，洗了脸——为了不使你把我当成一个黑人——之后，便赶紧去敌人监护着你——但愿是松懈的监护——的地方万茨贝克。请让我相信你还到那片小林子里去，因为我喜欢在没有他人眼目之下向你热情问好。倘若是你疏忽了告知我路程、车子以及你在小林子里的逗留时间，那你也许可以在我指望明天得到的来信中写清楚。

只要我们相互见了面，接下去的过程便不言自喻了，也就用不着我在这里再给你唠叨了。

如果你的表兄马科斯愿意证明自己是朋友并愿意把你带进城去，那我会永远感谢他，尽管他做的事仅是一个人相互之间所应履行的一般职责。但我

不希望他作为第三者来“共享”我们的欢乐——他分享你欢乐的企图是不会获得支持的——我将友好地请求他让我们单独呆在一起。我不喜欢当着他人的面吻你，在他面前我会不知道和你谈什么为好。他不能拒绝让我们单独呆在一起这样一个合乎人情的义务。

当你认出了、发现了你的恋郎时，你可不要大多地苛求他。他穿的是一件很不显眼也不时髦的灰色小上衣，浅色的紧身裤子，他今天还要去买一顶像你哥哥那样的并不太昂贵的灰色毡帽。你哥哥的小旅行袋只能容纳那么一点点亚麻制品，连一个人所要带的东西都装不下。我的那件轻便大衣由于您的经常抚摸也变得神圣了。那根粗笨的手杖你早就熟悉了，还有那只装有你的玉照的小包和那只小戒指。你知道手里还要拿上那么一点点马克，以便我们在你那个不宜居客的出生之城稍稍享受一番。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向给一切以光明的太阳婆婆介绍说，找是你的未婚夫，你是我的未婚妻，并且给我们的弟弟妹妹一张小照片以资纪念。我已经为您的生日物色到一件珍贵的首饰，我每次从那里经过时，它便跃入我的眼帘。不过，我还不敢现在就把它买下带来，让它在这儿一直等到8月4日吧，您的骑士带给您的乃是他的一颗火热的心，他也没有带武器来，他把对付情敌的毒药和匕首丢在家里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你，并对你说他如何如何听命于您，他急不可耐地要去保护您，捍卫您不受任何人的侵犯。你要知道，他还经受了一场愉快的争论，他希望他汉堡的情敌能真诚地放弃他的敌意。

啊，这种可怜的中世纪式的书信风格，今后不再用了。我觉得自己就像去朝拜被凶恶的奥海姆关起来的可爱公主的那个疯狂骑士。读到这里，你准会感到厌烦了。亲爱的玛莎，望你宽容。要是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是多么迷乱就好了。不过，我会非常理智地来到你身边。宝贝，舍恩贝格又将成为我的欢乐。

再借给我一个吻，我的天使，再借一个。明天我也许可以从莫德林写信了，然后是现实的吻。

期待着幸福的再见！

你的西格蒙德

【法国】居里（1859～1906）

居里，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医生家庭。16岁时获得巴黎大学文化学院科学学士学位，18岁得到物理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实验室助教。发现居里定律。

玛丽（居里夫人），1887年和居里相识，共同志趣使两人产生了爱情，1895年两人结婚。1898年，发现一种新的放射性元素“钋”，后又发现另一种放射性元素“镭”，并由此获得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致玛丽

（1894年8月10日）

再没有比得到你的消息更使我愉快的事。我极不愿意两个月听不到你的音讯：这也就是说，你的短柬是我最欢迎的东西。

我希望你正在储蓄好空气，在10月里回到我们这里来。至于我，我想不会到任何地方去，我留在乡间，整天消磨在我那开着的窗户前或花园里。

我们已经彼此答应至少作最好的朋友，是不是呢？只希望你不改变主意才好！因为没有一种诺言是束缚人的，这种事更丝毫不能勉强。虽然如此，我们若能彼此亲密地生活着，醉心于我们的梦想——你的爱国梦，我们的人类福利梦和我们的科学梦——那仍旧是极好的事；不过我差不多不敢相信能够实现。

在这些梦想中，我相信只有末一种是正当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改变社会情况的力量，而且即使我们能有这种力量，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从某种意义上看，无论我们在哪一方面采取行动，我们永远不能准确知道我们这样设法延缓不可避免的演变，究竟是否害多于利。可是由科学观点看，正相反地，我们可以希望在这方面做出一点儿成绩来；这方面的基础比较稳固，所有的发现，无论多么渺小，都是成绩。

你看，一切事如何互相联系着……我们已经同意做好朋友，不过若是你一年内就离开了法国，这种两个人彼此永不再见面的友谊，未免太柏拉图式了。你同我在一起不是要比较好些么？我知道这个问题要使你生气，我也不愿意再对你说这个，而且从各方面看来、我都觉得配不上你……

我想请求你允许我在福利堡与你不期而遇，但是你只在那里留一天，是不是呢？那一天你当然要和我们的朋友科瓦尔斯基在一起了。

请你相信我完全对你忠实。

【俄国】契诃夫（1860～1904）

契诃夫，俄国作家。莫斯科大学毕业，做过医生。1880年开始发表作品。

契诃夫的剧作《海鸥》由克尼碧尔主演，当时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演出期间，女主角得以认识了编剧契诃夫，从此，他们两人开始了热烈的通信。

致克尼碧尔

……你问我是不是高兴之极，但是你要知道，我在27日那天接着你的信后，才知道我的《万尼亚舅舅》在27日那天公演。所以我每次被闹醒时还要赤脚去接电话，因此受了不少夜寒。我刚刚睡着，电话铃又响了，这是生平第一次被我自己的荣誉唤醒。第二天晚上我去睡时，我把拖鞋和睡衣放在床边预备，可是又没电报（话）了……不要忘记了我，不要让你对我的友情死了，让我们明年夏天还一同到什么地方去玩玩。现在别离一时吧！大概在四个月内我们不能见面。若是你们能在春天到那尔泰来一趟，到这里演演戏，还可以休息休息，那才是惊人的艺术呢……亲爱的女戏子，请你看在神的面上写信给我，我是多么沉闷烦躁啊！简直是在狱里。

倘若你愿意的话，那么我就跟你结婚。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凡事都得照旧：你大部份时间住在城市，从事演剧，我大部份时间住在乡下从事写作；你可以来看看我，我可以来看看你。允许我做一奇特丈夫，因为要给我做夫人的，应该像一轮无夜都不出现在我空中的月亮。

【前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前苏联戏剧家。1898年和丹钦科共同创办和领导莫斯科艺术剧院，直到逝世。一生中导演及担任艺术指导的话剧和歌剧共有一百二十余部，如《青鸟》、《海鸥》、《国民公敌》、《底层》、《叶甫盖尼·奥涅金》等，所创的演剧体系，继承并发表了俄国及欧洲体验派的艺术经验。著有《我的艺术生活》、《演员的自我修养》等。

致李琳娜

心爱的亲人：

今晨我休息，可以坐在家给你写信。我想这是最后一封能赶到圣吕奈尔的信。近日来，我温存地爱着你，是一种感激之情，因为我不由回忆起去年在基斯洛沃德斯克我退居幕后的生活，一切历历在目，想起你的精力、耐性和温柔，使我深深地爱着你。

告诉你什么呢？我和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生活得很和谐。遗憾的是，我们很少见面，两人都很忙。至于我的工作进展得怎样呢？已完成的，并不多；从把我的“体系”灌输给演员这一意义上说，做了一些。一切像往常那样在进行着。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满心欢喜地、热情地接受所谓对“体系”的研究。我谈了两天两夜——仅仅是对《哈姆雷特》的主要参加者。……但我相信，“体系”虽好，却远未趋于完善。必须作长年的、持续的、每天的练习和讲解，才能够理解它的全部复杂性，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看起来是那样简单。总之，那些毒害过我们艺术生命的刻板公式、老套子统统冒了出来。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我同那些迟钝的脑瓜子进行斗争，使劲说服他们，弄得我精疲力竭，去他的吧，我不开腔了，再也不过问《活尸》了。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审查了《活尸》和《哈姆雷特》的布景。《活尸》的布景，除某些方面外，是不成功的，也就是说，不吸引人，陈旧得很。我不推卸自己的过失，因为春天给我看模型时，我没有鼓足勇气坚持重做。然而令人惊讶并值得大加称赞的是，所有布景连同一些小道具都已准备就绪，配备齐全，能够拿出来了。《哈姆雷特》的布景、服装，也同样万事俱备……

现在我正热衷于新戏，它仿佛总在我眼前浮动。一句话，忙起来了，但我并未消瘦。

……苏列尔的学生瓦赫但戈夫、杰依库等人使我异常高兴。他们已经习惯，比演员们更懂得什么是体验和分析。格佐夫斯卡姬脸色苍白，体质较（并不十分）弱。紧紧地拥抱你，拥抱和亲吻孩子们，如果他们还记得我的话。

【德国】珂勒惠支（1867～1945）

珂勒惠支，德国进步女版画家。出身进步家庭。希特勒政权上台后，她被剥夺了出版和展览作品的自由。其主要作品有《职工暴动》，《农民战争》等。鲁迅曾对她作出较高评价。珂勒惠支的大儿子彼得于1914年在战场上阵亡，使珂勒惠支深受打击，只留下唯一的儿子汉斯，使她仍难以释怀。在这封给丈夫的信中，仍可看出作为母亲的眷眷之心。

致卡尔

我亲爱的丈夫！

我俩结婚是走进一个未知世界的第一步。那并不是在坚实的（至少还不是坚信它是坚实的）基础上的稳固的建筑。在我的感情上存在着严重的矛盾。最后我只有这样的感觉：跳进去——船到桥头自会直。母亲，她对这一切也许看得很清楚，并且常常关心我，有一次她对我说：“你一辈子都不会缺少卡尔对你的爱情的。”

这句话已经变成事实，我从未缺少过你的爱情。并且你的爱情已经使我们在二十五年之后的今天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感谢你，我亲爱的卡尔！我很少用语言对你说过：你过去和现在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我想再说一次，我感谢你出自爱情和好意所给予我的一切。我们夫妇俩培植的大树渐渐地茁壮成长。它不像许多其它的树那样笔直和顺利，可是它并没有枯萎。纤弱的嫩枝终于长成了大树，它的中心是健康的。它结出了两个优秀的、美妙的果子。

我最衷心地感谢命运，它赐给了我们可爱的孩子，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说不尽的幸福。

如果汉斯能活着，那么我们还可看到他会怎样进一步发展，也许我们还能活着见到他的孩子。万一他也被上帝接走了，那么所有从这方面照射来的、温暖的金色阳光就将全都消失，可是我俩还是要相互紧握着双手，心贴着心地一直到最终。

你的凯绥

1916 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前苏联】高尔基（1868～1936）

高尔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创始人。主要作品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长篇小说《母亲》、《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等。

卡嘉是一名普通的印刷女工，对高尔基产生了爱慕之情，这是高尔基写给她的一封自我表白的情书。

致卡嘉

（约1895年）

……卡嘉……按照你自己心目中的模样想一想，你究竟喜欢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身上的什么呢？我对他了解得一清二楚——你想和我来谈谈他的情况吗？

首先彼什科夫并不那么单纯和开朗，他过于相信他自己与众不同，并且为此而过于卖弄自己，而他是否果真与众不同，这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这可能只是一种自负。这种自负使他向众人提出了许多过高的要求，并且有点傲慢地蔑视他们。仿佛聪明人只有彼什科夫一个，而所剩下来的人全是白痴和傻瓜。一般说来，彼什科夫完全具有爱夸耀自己的缺点。此外，他粗鲁而又无教养，这一点你也必须认识。他容易激动，有时甚至凶狠。品质完全不是第一流的。这就是他的心理学。

现在谈他的社会地位，一个流浪的文人，一个今朝囊中鼓鼓、明日囊空如洗或曰两袖清风的人，能够给你什么样的生活地位呢？浪迹四方的生活，充满着不测的风云或贫困，等待你的就是这些。他的报章文字，你知道，只不过是些行云流水。他没有时间搞文学。不同的工资所得，决定着会有不同的需求。这是他的社会学。

他的物理学。他，我认为很快就要呜呼哀哉。严重的风湿病——这个疾病若是再度重来，就要送他归阴曹地府。他的胸部衰弱。脊背时时作痛。总之，他是一个行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妻子，而是一个看护妇。

爱人儿——这完全不是你的角色。而且主要的是，他难使人理解。身体弯曲丑陋异常。除了这些令人惊愕的缺点以外，还存在许多其他的缺点，其中一些我已忘掉了，另外一些我不知道，还有一些我不想说，因为说来无聊，也因为我很可怜彼什科夫——我爱他，而且只有我才实实在在地爱他。

关于这位先生的优点我就不说了，你应当比我更了解他。他这个人还很古怪。有时候，他是出奇的愚蠢。主要的问题是他难以被人理解，他的不幸也在这里。

总之，卡嘉，我有言在先，并且完全是郑重其事的。

请你根据上述诸点，考虑一番彼什科夫其人，卡嘉……

【俄国】列宁（1870～1924）

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无产阶级的宗师和领袖。他总结了恩格斯逝世后科学发展的成果，捍卫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十月革命后，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前苏联教育家，列宁的夫人和战友。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教育工作，1927年起被选为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

致克鲁普斯卡娅

亲爱的娜迪尤什卡！趁克列斯廷斯基去皮尔姆的机会，写封信给你。或许你还能收到。

昨天收到莫洛托夫由喀山打来的电报，并复电给他说：有人告诉我，在离开喀山之前，夜间3点你一定能收到命令。

从莫洛托夫的电报里，知道你的心脏病常常发作。这说明你过度劳累了。应当严格遵守规定，好好听医生的话。

否则到冬季你就不能工作！别忘记这一点！

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事情，我已经打电报给你了。

东部战线打得很漂亮。今天听说我们拿下了叶加特林堡。南方有转变，但还没有根本好转。我们相信迟早总会好转的。

虽然我苦苦劝说高尔基，但未能把他劝走。

昨天和前天我同米嘉，阿尼亚来到哥尔克（米嘉在这里呆四天）。菩提树已开花。我们休息得很好。紧紧拥抱你吻你。希望你休息多一些，工作少一些。

你的弗·乌

【俄国】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英娜（1872～1918）

亚历山德拉原是德国赫斯—达姆斯塔特大公国公主，后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1894—1917）。十月革命后被处死。

尼古拉二世（1868—1918）俄国最后一个沙皇（1894—1917）。绰号“血腥的尼古拉”。1905年1月9日，曾下令枪杀彼得堡示威工人，导致革命爆发。1907年6月3日，下令解散国家杜马，史称“六三政变”。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占中国东北。1904—1905年进行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任俄军总司令。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致沙皇尼古拉二世

1916年12月4日沙皇村

我的宝贝：

再见，亲爱的人儿！

我真舍不得让你走——尤其当我们在一起相依为命地熬过了这么些艰苦年月之后，更是如此。幸亏慈悲为怀的上帝使局势有了好转——只要再耐心一点儿，并以至诚之心信赖我们的朋友的祈祷和帮助——一切就都会顺利的。我完全相信：你在位之际，俄罗斯还会出现太平盛世。但愿你振作精神，不要被谣言和奏章把你压垮了——把它们统统当作邪恶的东西置之脑后吧。

让举国上下知道：你是一国之主，人人必须服从你的旨意——一味姑息和宽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该以意志和权力治理俄国了。人人必须臣服于你，唯你的命是从，办事制度和用人制度都得由你决定——人人必须学会服从。他们不懂得这个词的意思，因为你一向宽大为怀，把他们全都宠坏了。

人家为什么恨我呢？因为他们知道我意志坚强，一旦我确信某事是正确的（并得到格里高利的祝福），就决不改变主意。这一点他们简直无法忍受。不过，恨我的都是那些坏蛋。

还记得菲力蒲斯先生把我比作警钟的那席话吗？因为你太仁慈，太相信别人，太温和，我就必须当你的警钟。不等那些心怀叵测的人走到我跟前，我就可以警告你。凡怕我的人，都不敢正眼看我一眼，心怀鬼胎的人决不会喜欢我。你看看那帮奸臣——还有奥洛夫、德兰吞——维特——科科夫且夫——特列波夫——我觉得还有——马卡洛夫——考夫曼——索菲亚·伊万诺夫娜——玛丽——桑德拉·奥柏连斯基等人。但是那些心地善良、真对你忠心耿耿的人——却爱戴我，你看那些老百姓和士兵吧。僧众里好人坏人一目了然，因此他们不能再像我年轻时那样害我。只有那些胆敢给我们上那种恶毒粗鲁的奏章的人，你非惩处不可。

母亲大人来信的话，别忘了她背后有米歇尔夫妇。别理会她，，也无需介意。谢天谢地，她不在这儿；不过，好心人有时也会想办法上书，起坏作用的。一切都在好转——我们的朋友的那些梦很重要。亲爱的，到莫吉列夫圣母像前去寻求平安和力量吧——用完午茶，接见之前去看看吧，带着娃娃去，轻轻地——那里安静极了，你可以点上蜡烛。让人们知道你是笃信基督的君王，别不好意思——就连这样一件以身作则的事对别人也是有益处的。

这些寂寞的夜晚是什么滋味啊？我简直不能想象。把你紧紧搂在怀中这种安慰——曾经平息过我心灵中的痛苦。我曾把我海样深的恩爱、我的祈祷、信仰和力量全部倾注在我对你的爱抚中。你对我是多么亲啊，我心上的丈夫！

这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上帝保佑你和小宝贝——我千遍万遍地吻你。心情抑郁时，到宝宝房中和他那些和蔼的人们静静坐一会儿吧。亲亲那心爱的孩子会使你感到温暖和宁静的。我把心里的全部爱情倾注在你身上，我生命中的太阳。

睡个好觉，我的心和灵魂与你在一起，我的祷告荡漾在你身边——上帝和圣母玛丽亚永远不会抛弃你的——

永远、永远是你的，亲亲

【美国】杰克·伦敦（1876～1916）

杰克·伦敦，美国作家。早年当过报童、工人、水手，到过日本和西伯利亚等地，后流浪各地，曾去加拿大北部淘金。

茶尼安是杰克·伦敦的后妻，旧金山办事处的一名打字员。1905年11月。杰克·伦敦与前妻贝西正式离婚，与茶尼安结婚。

致茶尼安

1903年11月10日

我现在知道，可爱的爱人，在你做了自由的绝对的委身以前，在你交出你自己、你的爱情、你的每一条纤维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你怎样深地爱我。当你用你那可爱的身体印证了你的灵魂告诉过我的一切时，于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你的最后一部分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了。假如你过去像你现在这样爱我，但那时却矜持不前，我便不会觉得你是那么伟大的一个女人了。我对你的爱情和崇拜便不会达到已经达到的绝顶了。假如你重温我的书信，我相信你将发现，在你慷慨委身以前，我从来不十分疯狂。在你慷慨委身以后，我才变成了你的“奴隶”，表示了为你死的心愿，以及其他一切惬意的爱情夸张。不过那不是夸张，亲爱的，不是荒谬的神经衰弱者的夸张。当我说我是你的奴隶时，我是以一个有理性的人的身份说的——由此表明我是多么真地多么完全的疯狂。

【前苏联】捷尔任斯基（1877～1926）

捷尔任斯基，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战友，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主席。1921年起先后担任过交通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年7月20日，在党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演说后，固心脏麻痹症逝世。斯大林在悼念他时曾说：“现在伫立灵前，回忆捷尔任斯基同志所经历的全部路程，……就想用两个字来形容他这沸腾的一生：‘燃烧’。”

致索·西·捷尔任斯卡娅

1914年2月2日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佐霞，我亲爱的：

今天，我收到大伙写来的明信片，还有你1月31日的信。因而今天我的心情特别好。长期以来：我这是第一次又发出了发自内心的，照亮了生活和整个世界的微笑……

今天，我的思想又重新追求生活（我们的生活）的欢乐。唯一使我不安的是亚西克的健康情况。但是，我又听到一个声音低声对我说：他的身体会很健康的，因为他有你和朋友们。我又重新有了信心，我相信那一时刻一定会到来。那时我就能把他紧紧地贴近心口，让他感觉到我的全部信心，这就是我对他的爱和我对生活的信念。今天我看着他最近的几张像片，我看出，他在长大，因此我又盼望着我能看到他、爱抚他的那一时刻。无论如何，我想回来：也一定会回来的。对我来说，每当像今天这样高兴的时候，我都充满信心，我可以忍受这里的一切，毫不感到悲观失望，并且保持自己心灵的纯洁直到最后。当我的内心还能够感觉，当我还有着旺盛的精力和活跃的思想，我的心还在胸中强烈地跳动的时候，我是不知道什么是绝望和悲伤的。于是，生活又恢复它的本来面目，生活是在矛盾中不断地向前运动和发展的，只要人们追求自由，那生活总是会给他们指明出路的——虽然监狱生活不断地折磨着人，消耗着人的精力，但是，这是换取美好生活的代价，是取得自由的人享受最大欢乐的权利的代价。痛苦只是暂时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而欢乐却是永久的，这才是最最宝贵的。

很难相信，我在此地已度过十七个月了，只有我的心情能够表明，这几个月不是白白过去的。我还必须在这里呆很久，我想，整个1914年是要在这里度过了……

给我来信谈谈外面听到的事情吧，现在报刊检查的条件有没有改善？也许，我们这儿和俄国又有什么新的书报刊物出版了吧？

你的费利（克斯）

1916年2月日奥廖尔苦役犯中央监狱我亲爱的佐霞：

一个月前我写了一封很伤心的信，在交出去寄的时候，我一下子收到了两封你的和一封亚西克的信，但要重新写已经不可能了，所以请原谅我。不过，我是多么不放心啊！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你的沉默，就想象了许多可怕的情况。好在一切都顺利地结束了。你1月4日和1月7日的明信片更使我放心了。我的朋友，你在想念我的时候，不应该感到沉重。无论是什么情况在等着我，不管我要体会何种心情，我心里从未有过徒然的抱怨，甚至在苦恼几乎压倒我的时候，我的灵魂深处仍保持着镇静，保持着对生活的爱，对生活的理解。我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我爱的是这样的生活：现在的真实的

生活，永远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生活，既协调一致又充满矛盾的生活。对周围的生活我的眼睛还能看到，耳朵还能听到，心灵还能感受，心肠还没有变硬，生活之歌还活在我的心中……我还觉得，谁要是能在自己心中听到这支歌，那么无论他受到什么折磨，他也不会诅咒自己的生活，不会用另一种安静的、世俗的生活来代替这支歌。只有这支歌一直在我的心中，这是一支对生活充满热爱的歌。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外边，现在都有许多可怕的事情。但这支歌还活着，它是不朽的，就像星星一样：这些星星和整个大自然的美色孕育了它，把它输入人们的心中，这些心儿在歌唱，并永远追求新生。每当天空万里无云、晚上小星星透过铁窗望着我的时候，好像在低声诉说着什么；每当我遐想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了亚西克那活泼的笑脸，充满爱情的双眼；每当我鲜明地记起了朋友们以及我所爱的人们的脸和名字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心里是多么舒坦，多么宁静，就像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孩子一般地，真实地赞美生活，忘记了自己和自己的痛苦……

在我最近一封信的附言里我曾建议你只要有可能，就回祖国去，不要考虑我们通信是否可能困难，或可能完全中断。你应该活下去——这是最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一点。

别惦记我，我身体很好，没有再咳嗽，牢房里很暖和（就是冬天，今年也很奇怪，不很冷），炉子烧得够暖和，吃得也好。就如我已经写过的，再过三周半就要把我转到省监狱去了。

现在，让我的心，我的温存的心再对我们的亚西克说两句。请以我的名义给他买六块薄荷的蜜糖饼干——反正我不可能马上见到他。我的心肝，我的小星星，我亲爱的亚西克，我的孩子，我，你的爸爸费列克紧紧地吻你。只要我一释放，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坐上火车，它就越来越近地把我往你那儿送，一直送到你那儿，你就和妈妈一起出来迎我，我第一个看见你，我认清了你，把你举得高高的，抱得紧紧的，热烈地吻我的亚西克。愿你长得又健康又好看，我的好亚西克。你的爸爸费列克。

左阿姨好吗——也许你重新和她分开了？

你的费利（克斯）

【西班牙】毕加索（1881～1973）

毕加索，西班牙画家，现代画派主要代表。曾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美术学院学画。1904年定居巴黎。早期画近似表现派，后注目于原始艺术，简化形象。1915—1920年初，画风一度转入写实。1930年始，又明显地倾向超现实主义。代表作为《阿维尼翁的少女》、《格尔尼卡》、《和平鸽》等。晚期制作了大量雕塑和陶器。

致费南蒂·奥莉维娅

1910年8月8日

我亲爱的费南蒂：

昨天一整天未能接到来信，今天也是如此，我是多想见到你的信。但愿今天下午我能高兴一场。

今天上午接到布拉格的来信，得知K早已到了巴黎。因此，希望你近日内能尽快来这里。

这里气候凉爽，晚上的温度使人非常舒服。

别过多为钱操心，一切都没问题。坐我乘坐的火车来，那列火车是最高级的。现在，我确信你很快就会抵达，布拉格告诉我你下周就能来。

我的家到马翁已有一段时间。假如你准备白天外出，那就应该带上遮阳伞。

猴子非常逗人。我们给了它一只白铁皮盖子，结果它对着上面自己的影子整整看了一天。它聪明极了。创作很顺利，我仍在创作同样的作品。

吻你爱你的帕布罗

【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

弗·伍尔夫，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出身于英国贵族家庭，婚前名叫弗·斯蒂芬。著有《达罗威夫人》、《到灯塔去》等著名小说，在世界文坛享誉极高。

致伦纳德·伍尔夫

1941年3月28日

最亲爱的：

我确信我又要疯了。我感到我们不可能再经受住又一个可怕的精神崩溃时期。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复原了。我开始耳鸣，思想不能集中。因此，我将要采取一个似乎是最为恰当的行动。你已经尽可能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你已经在各方面做到了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一切。直到这个可怕的疾病来临，再也没有两个人会比我们更为幸福。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我知道我正在浪费你的生命，如果没有我，你就可以工作。我知道你愿意工作。你瞧，我甚至不能在信中恰当地表达我的意思。我也不能阅读。我想要说，是你给了我一生的幸福。你对我体贴入微、百般忍耐，简直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要说——人人都知道这件事。如果有人能够挽救我的话，那就一定是你。我已失去了一切，但我仍然深信你的善良。我再也不能浪费你的生命了。

我想，再也没有两个人会比我们更幸福的了。

弗

【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1882～1949）

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933年，因“国会纵火案”被捕，在莱比锡审判中英勇地揭露了法兰西的罪行。保加利亚人民政权建立后，担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7月2日，病逝于莫斯科。

留芭·伊沃谢维奇·季米特洛娃是季米特洛夫的妻子，国际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无产阶级女诗人。

致留芭·伊沃

谢维奇·季米特洛娃

1920年8月13日索非亚

亲爱的留芭，昨天偶尔得到一张8月1日的《未来报》。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个幸福的日子。我以真正欣赏的心情读了你的三首诗。我特别赞赏那首《是的，我是个平民！》。在这首诗中你倾注了自己特有的童心。可以感觉到这首优美的诗怎样发自你的肺腑。

这三首诗证明了你的七弦琴已完全复苏了。生活环境和条件的改变对你的影响多么快多么好啊！你简直是在精神的洪流之中畅游，而在这里你却缺少这种条件。

更加值得高兴的是，你将不会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多愁善感的女诗人。相反，你是诗人和革命者，诗歌和生活，强烈深刻的诗的感情和生活经验，对生活中一切微妙曲折和对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斗争的充分了解的十分罕见的和幸福的结合。

你的诗不是生拼硬凑的，而是一种强有力的革命号角。这是为一个伟大的革命、一个伟大的理想服务的诗歌。

正是这一点给你开辟了获得更大成就的前景。我毫不怀疑，你会取得这种成就，不仅为了你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而且也为了我们的解放事业。

亲爱的留芭，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吧！直到你的无产阶级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不要为过去的各种痛苦而悲伤，把过去的一切用在你目前和将来的创作上吧。

希望你保重身体，为完全恢复体力和增强你的如此受损伤的神经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现在当你感到精神上得到满足，并有如此高涨的情绪时，要做到这一点是不会有困难的。

对于我因你不在身边而感到的痛苦，最好的补偿办法就是你全面地发展成为一名女诗人、革命活动家和独立的优秀人材。我为你感到骄傲，亲爱的留芭！

你的格奥尔基

【奥地利】卡夫卡（1883～1924）

卡夫卡，奥地利作家。布拉格德意志大学法学博士。曾在保险公司任职。作品大都在死后出版，有长篇小说《审判》、《城堡》和《美国》（均未完成），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乡村医生》、《地洞》等。他的作品在当代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致海德维希·魏勒

1907年8月29日布拉格

你，亲爱的，我感到疲劳，也许得了点儿病。

现在我开始工作了，并试图通过在办公室里给你写信，使这个办公室变得亲切一些。而围绕我的一切都臣服于你，桌子几乎是热恋地压向纸，笔卧在大拇指和食指间的凹处，像个甘愿效劳的孩子，而钟敲打着犹如一只小鸟。

然而我却相信，我是从一场战争中，或者不如说由于战争中一些难以想象的事件才给你写信，那些事件之间的组合太离奇而它们的速度快慢不一，极难捉摸。卷入了最烦人的工作，我这样承受着……

晚上11点。

现在漫长的一天过去了，它有这么一个开端和这么一个结束，尽管它于此是不相称的。但实际上，自人们打断了我以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此刻在我的左边，在敞开着窗外，星星闪烁，我仍可将那个句子读完。

……我承受着头疼，就这样从一个坚决的决定到另一个同样坚决的，然而截然相反的决定，而所有这些决定都富有生气，都会迸发出希望和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的火花。这种后果的迷乱比那些决定的迷乱还要厉害。我像枪弹似的从一个飞进另一个，集聚起来的激动，（它在我的斗争中分出士兵、观众、枪弹和将军）弄得我一个人浑身颤抖。

但你却要我根本别牵挂你，要我让感情作一番长途散步而变得疲乏与满足，而你自己却不断地自寻烦恼，为了冬天可能会冷的缘故，在夏天就给自己穿上裘皮大衣。

此外，我不进行社交活动，没有分心的事情；整晚整晚，我呆在小阳台上、俯瞰着河流，我连工人报纸也不看，我不是一个好人啊。几年前我写下过这么一首诗：

在黄昏的夕阳下
我们弯着背坐着
在绿荫覆盖的那些凳子上，
我们的胳膊下垂着，
我们的眼睛闪亮而悲伤。
衣着招摇的人们在徜徉，
闲步在石子路上摇摇晃晃，
头上顶着广阔的天空；
它从远处的山峦
向着更远的山峦扩展。

可见我甚至没有你所要求的对人的兴趣。

你该看见了，我是一个可笑的人；如果你有点儿喜欢我，那无非是怜悯，属于我的份下的是畏惧。信中的相会是多么无济于事，就像波涛拍岸，就像被大海隔开的两个人。笔从所有字母的斜坡上滑下来，就这样结束了，天气

很凉，我该钻进我那空被窝了。
你的弗兰茨

【黎巴嫩】纪伯伦（1883～1931）

纪伯伦，阿拉伯现代文学的杰出领袖和代表。他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画家。他的不朽之作《先知》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反响，并最终成为世界现代诗歌中的一部经典之作。在阿拉伯文学中，纪伯伦本人也被称作是一位“先知”人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称赞他说：“你是东方刮起的头一次风暴，席卷西方，给我们西海岸带来了鲜花。”

致玛丽·哈斯凯尔

1908年11月8日

最亲爱的人：

在生命的憔悴中，每当心儿感到失望时，我就读你的信。每当浓雾包围着我时，我就捧起它们，贪婪地读呀读。你的信使我想起真实的我，让我审视我自己，让我远离丑恶和污浊，避开生命的堕落。玛丽，我的世界！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避难所。我的灵魂避难所是一片丛林，我带着对你发自心灵深处的情感的理解，生活在其中。

我最近正在和颜色进行较量，斗争是艰苦的，我们中的一个无疑将获胜……我似乎听到了你甜美的声音，你好像在问：

“哈利勒，关于绘画有什么要说么？”

我将自己的灵魂注入颜色之中。我祈祷着。我的山峰掩去了西沉的落日，又吸吮着一道彩虹。学园的廊柱说道：

“不要在典型的美之上再增添美。”

我的灵魂悄声说：

“如果我能作画，我一定要画出范型，一定要赋予它相宜的、隐藏在它后面的精神。”

玛丽，我眼中的明珠！我该怎么办呢？是去满足指手划脚者呢？还是去让我的灵魂满意？那些可爱的行家里手们知道得很多，但灵魂是最亲近的。

夜深了，多么困啊。我要上床去睡了，带着我心灵的重负，带着纷乱的思绪。

哈利勒

1909年6月25日

亲爱的人：

你，我的欢娱，我的慰藉！你在夏威夷，你在太阳岛，你在这颗星的对面。你的白日足巴黎的夜晚，你属于另一个星系，但你仍是最亲近的人。

在我独自一人时，你同我一起散步。我看着你款款落座，就在桌子的对面。在夜晚，我专心致志地听你说着……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我看见你置身于另一座山上。你不在这个世界，不在这个星球上。

我在记事本上写下了对现代艺术家们的看法。他们每个人都在谈论，都在以各自不同的风格说话。卡利的画令我着迷。他的人物，不管是蹲坐的还是站立的，都在云雾掩映之中，说着除达·芬奇外其他画家人物说不出的话。

卡利通晓面部和手臂的秘密，深谙长、宽、高的涵义。他的生命之美不亚于他的艺术。他经历过忧患和痛苦，擅于阐释内在痛苦的隐蕴。他知道在泪水中有光的闪烁，知道任何事物在泪珠中都会发光。

我想着夏威夷的群山和峡谷。

我闭上双眼吻你的手，我看得见你，亲爱的！

哈利勒

1911年5月25日

我美丽的所爱：

你是多么值得称颂和赞美！

如果说我未能报答你的恩惠，那是因为我尽管有心，却无法将你有权得到的全部回赠于你。而不是我忘恩负义。

我对你的爱激荡着我的灵魂。这个世界是最丑陋的，它需要这种激越，需要这种感情。

我们饥饿时，去饱餐一顿，于是我们心满意足了。

我们口渴时，去狂欢一阵，于是我们心满意足了。

但我们爱着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东西能消解它的饥饿，止住它的焦渴。在爱的种种特性中隐藏着存在的秘密。一切存在都是秘密。

我不会隐藏一件事，张扬另一件事。

我也不会去喝冒着泡的滚烫的汤。

我要高声说出：“我爱你！”

我尊重体现在你身上的那个人。

或者更确切他说，我尊重像酒和水那样和你交融在一起的那个高尚灵魂。

哈利勒

四

1911年11月10日

在一首阿拉伯歌曲中有这样一句优美的歌词：“上帝（真主）知道我心中的一切……我……”

今天，在读过你的那些信后，我欢呼起来：

“上帝知道我心中的一切……玛丽和我……”

我可以撕裂我的胸膛，将心捧在手上，让人们了解它的一切。在我的心中有一种揭示的愿望，我们所有的人都想揭开心中的秘密。第一位诗人，当洞穴中的居民嘲笑他的疯言谵语时，当他毫不犹豫为猎取果实献上他的弓箭和狮子皮——他手中的一切时，当他准备为了他的集体探索阳光在他灵魂中创造的欢悦时，他毫不奇怪遭受过痛苦。

难道这不是痛苦？不是苏菲式的痛苦？来自别人对你无知的痛苦？——这痛苦孕育了艺术和艺术家。人们值得带着崇高说出“为艺术而死！”

但是，最崇高的难道不是让盲人睁开眼睛，投入将使我们的白日和夜晚变得丰富的无声狂欢吗？

真正的艺术应成为实际的，这应通过突出它的美和辉煌来达到。我说“实际的”，是因为认识到给我们视觉世界和命运加进新内容的任何事物都应是真正实际的。

画室很美，我很满意，乐在其中，从未感到如此舒心。

的确，我曾完成一幅小型画，十字架画。

我们是本质的探求者，是把自己的孤独变为园圃的孤独者。在我们的生命中，除了饥饿和焦渴外还有什么？难道我们的心没有因悟性和通过对真理的迷恋而为现实主义感到烦恼吗？我们能去顾盼那些已经死去的事物、凋残的面容吗？

我们中谁会有两颗心，以至能把一颗送上高山，把另一颗投入深谷呢？

思念者

哈利勒

五

1912年3月10日

玛丽：

“以上帝的名义”，——你怎么能借上帝的权威来问我呢？你说我对你的看法导致我更多的烦恼而不是快乐。是天上的或地下的什么东西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呢？

何为痛苦？何为幸福？

你能把其中的一个和另一个分开么？

推动你也推动我的那股力量是由这二者结合而成的，你没有办法将它们分开。美的事物千真万确给人带来甜蜜的痛苦。

玛丽！你给我的快乐中有真正的痛苦，你给我的某些痛苦又使我倍加爱你。

任何别的话都被视作没有分寸，言不符实。

哈利勒

六

1912年5月7日

你昨天读我的信时，你美丽的嘴角有没有向下一撇？你是否说过这样的话：

“哈利勒是一个受骗的孩子，他一个劲儿地谈论圣诞老人在他的套靴中放进了礼品。”

你没这样说吗，玛丽？对我讲实话，你的舌尖没有说出这样的字眼吗？

玛丽！你是要让我误入歧途、灰心失望、深陷迷惘吗？

还是为我指点迷津、拨正航向，从而使我能在广阔的西部与你共度一些时光呢？——

为了让蓝天的翅膀拥抱你，玛丽！

哈利勒

七

1912年5月26日

灵魂充溢着向往；肉体却濒于倾倒。

我病了，亲爱的。我的存在向往着一处温馨碧绿的天地，使我能在那里爱上帝，爱生活，爱完美。

白天，我祈祷；

夜晚，我礼拜。

当春天在小丘间欢舞时，人就不想躲在阴暗的房子里了。

天很晴朗，但我的气力被凝结，心也被凝结了。我无力站起身，走出门去。

你也累了。不，你决不会疲倦的！你决不会病倒！你的身体就像你的精神，时刻准备着，向往着，渴望着！

你是一棵黎巴嫩雪松，向人们的心胸送去浓烈的馨香。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在一处清静的地方，在森林中，我们漫步而行，时而说着，时而沉默，还一起吃着草荡。

哈利勒

八

1912年8月14日

我等待的风暴现在已经刮起来了，刮得好凶啊！天空黑漆漆的，大海翻滚着白色的浪花，众神的魂魄游曳在海天之间。我一边写，一边眺望着。如此令人惊奇，就像我们曾在纽约看到的那样，——你还记得那情景吗？

玛丽：风暴中究竟有什么，能使我这样激动？当狂风飏飏像箭一样掠过时，我为什么能感到如此强烈的青春气息？为什么如此踌躇满志、信心十足？我不知道。尽管我不明白，但我爱风暴胜过爱任何其他事物。

你，你是最接近上帝的人。在那里，你将以冰晶玉洁般的冷峻显示自由，用稀世珍宝装点着美。

风暴已达到最猛烈的程度，它在狂呼怒号。

哈利勒

九

1912年10月6日

我感到头晕眼花，天旋地转，我最亲爱的灵魂！牙医正为我使尽浑身解数，他专心致志地挖掘，凿孔，修补，破坏！

我的健康状况不错。由于你的恩惠，一股新的力量暖烘烘地流进我的血管中。

玛丽啊，玛丽！我的心灵之母！在这里，你对我说的话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看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状况。我曾在这种状况下独自备受煎熬，直到诉起苦来。我的无能为力曾经十分强烈，以致削弱我了。虚弱无力，我不知该怎么说好，它是可怕的野兽，我自己为它装上了牙齿！至于你，——当你来到时，占据着我心房的忧愁消失了，烦恼解除了。

啊，我的忧伤！多么令人作呕的东西曾翻腾在我胸中！

是你，在我的私欲怂恿我做坏事之后，为我开启了现实的希望的大门。

因此，为你干杯，尊贵而可爱的人！

我曾处于困惑茫然之中，当我畅饮了你的芳馨幽香之后，心情平静下来了。于是我依傍在你的荫下。你是支柱，是元素，是水，是火，是风，是甘甜的雨露。你是我盘旋索绕的窠臼。玛丽啊，在你我之间有一位不知其名的神祇，他伟岸正直，巍然屹立，双臂伸开，目光炯炯，明察秋毫，纵览一切。

总会有那么一天，你将听到我在另外一个世界不断重复着的话，那个世界比我们这个世界更接近太阳。

哈利勒

十

1912年11月2日

玛丽：

我是极权的鼓吹者，亲爱的玛丽！你若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专制主义。但我的心是因着和为着叙利亚而燃烧的。时间伤害过叙利亚，叙利亚人民、叙利亚的子孙杀死了它的神灵。因为与诸神格格不入，他们去寻找大饼。叙利亚的姑娘舌头说不出话来，眼睛被蒙上了黑罩。尽管如此，叙利亚还活着，这是最坏不过的了。

她活着，活在贫困之中，活在波涛险恶的汪洋大海之中，活得不安宁。

我正在写下会把我送上被告席的话，会激起阿拉伯人反对我的话，不过我并不在意。因为我已审视过事情的方方面面，况且我已习惯于被钉上十字

架。他们如果愿意，就把我的肉身钉上十字架吧！
我的灵感来了，光线很好，我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向你的手送上一个吻！
向你的眼送上一个吻！
向你的唇送上一个吻！
这吻，对我是不是少了呢？
这吻，对你是不是多了呢？
我爱你！……但是，我却只能崇信天主！
哈利勒

十一

1913年7月10日

亲爱的玛丽！假如你感到烦恼，假如某件坏事令我忧伤，这仅仅是因为丑恶之爪是无所顾忌的，它在背后像狮子般攻击你。同你在一起时，却像一场及时雨。

在灵魂中有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一杯酒就是一杯白色的朦胧。但是有一杯酒——它盛的是死亡——我们所有人都要品尝。

在灵魂中存在着朦胧，我们不能揭开它的面纱，也不能猜度它。

我们是在恐惧中被创造出来的，我们躲进洞穴躲避风暴。

因此，在飞鸟那里有我们人类这里找不到的诚实与光荣。我们生活在在我们制造的法律羁绊之中，飞鸟则同大自然的法则生活在一起；这些法则是那位让地球围绕地轴旋转和围着太阳运行的造物者倾倒出来的。

朦胧，一切都是朦胧的，甚至你我的关系也遇到了朦胧。尽管你灵魂袒露，心胸洞开，但你对我来说仍然常常是费解的。

不过，你诚实而不欺骗，亲近而不远离，深爱而不推拒。这就足够了。

哈利勒

十二

1913年7月25日

亲爱的人：

你的梦令我高兴。上帝在你的心中点燃圣火，它就借着知识和美的柴薪炽烈地燃烧。千万不要让这圣火熄灭，千万不要让火焰埋入灰烬。

你好似大地腹中涌出的一眼清泉，在弯弯曲曲的山谷中——在我心灵的溪涧中——淙淙流淌。你停了下来，以便在我心灵深处形成一泓池塘或一个小湖，好让明镜的湖面反映出日月星辰之光！

背叛者不会爱你。背叛者也不为你画像。

我将为你画出一幅不朽之像！

我将画出你的心灵和感觉，同我在你思考和遐想时看到的一样。

力量是多么美！我很健康——健康得让人嫉妒。我吃得多，睡得少，工作遂顺。

高贵的人啊，我的喉咙在为你歌唱！

哈利勒

十三

1913年11月30日

我的灵魂的伴侣：

上帝啊！你那眷顾一切的心灵是多么美好，亲爱的玛丽！

你为我竭尽全力，支付费用，你却认为自己没做什么。

你把我置于你的心田里，正如我把你藏于我的灵魂中。你反映了我的思想，正如我反映了你的思想。

你是我灵魂的一半。上帝呀，你多美好！

我找不出什么理由去百慕大或古巴。我很健康。如果需要换换空气，那么有水草的地方很多。

我不需要被改变，我不能改变我头脑中的思想。我需要的是你，我亲爱的人！我需要的是你的浓浓的绿荫和可依靠的灵魂。

玛丽，我的朋友！我担心你会对我有所保留，担心你想让我对你的痛苦一无所知。我的这些忧虑使我痛苦，特别是在漫漫长夜里。

玛丽！你怪我犹豫不决，你说“我看他在克制、退却，他想着那些开销……”不，不，不！你慷慨的双手给了我许许多多的赠礼，给了我一种真正的生活！我知道，我的犹豫只是在破费太大时。

亲爱的玛丽！我现在要重读你的信。及复阅读这些信，对我来说，会在我心中反复不断地产生一种力量。

你应该知道，应该知道，当我说话时，如果用别的什么称谓来呼唤、祝福的话，那我所称呼的名字正是你！

我的宝贝！

哈利勒

十四

1914年5月24日

玛丽！你的温柔限制了我的视野，你的声音俘虏了我。今天，阳光灿烂，暖中带寒，我一直在想你。我感觉到一种冲动，极欲奔向一片森林，一片没有人烟，没有精灵，只有流浪的灵魂。那里微风轻拂，带来的全是你的祝福。

还有书和纸……

我载欣载奔闯入了茂密的森林，但我决心实践我的心许下的诺言。

玛丽！我的思想如同风暴，突然刮起。你在森林的深处，远离人烟，在一个被人们遗弃的地方。你只能听到狼的嗥叫，这叫声代替了千百次震刺了你耳鼓的下流语言。

人们是多么丑陋！他们的语言是多么难听！远远地离开他们是多么好呀！

我想到暴风雨。难道有比通过运动创造生命的那些元素更美妙的东西吗？

我们一同步入密林，在那里我正同你交谈。我常常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和你谈心。自然，我对你无所不讲。

我多次重复过这些话，这话里并没有夸张之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当时间施虐时，我向谁去诉说它的不义和灾难？当我的箭射偏时，我向谁去倾吐我的烦恼？

向你。

是的，向你……

哈利勒

十五

1914年7月8日

玛丽，亲爱的：

我的心已将你赎回，亲爱的玛丽！你的理解才能是无与伦比的。你是生

命的奉献者，你是与一个人为伴的伟大的灵魂。你不仅是他生命的伴侣，而且为他的生命增添了新的东西。

你给我带来了幸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给予人时能像你给予我时如此慷慨。你——我向你讲真话——你像一个奇迹，自天而降，超越了自然规律。

我在《疯人》中说过，了解我们的人，崇拜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或某一部分。你却恰恰相反。你对我的了解，是一种伟大的、诚信的、平静的自由。在你留在我身边的那最后两个小时里，我把我的心置于你的手掌，我把它的水分拧干，发现了一块黑斑。但是你刚一看到这块黑斑，就立即永远将它抹去，于是我变成了一个自由人，挣脱了桎梏的人！

你在我的心中点燃起挚爱之火，你在我眼里是一位在高远之地居于茅庵中的修士，我不喜欢某个修士在我心中充满隐秘之美的地方修行。

我恳求你不要莽撞冒失。一次苦修不会使你的灵魂折服，也不能解除你的焦渴。你应该一直坚强有力，心情平静，以便再次成为一位修士。

月桂树和接骨木树芬芳四溢，使人的心胸和灵魂充满馨香。

造物主让你远离一切灾难！我正在回到清醒——我受到了祝福！

你如果想增加爱，那只能在我这里找到它。

哈利勒

十六

1914年12月6日

从容镇定的人：

我正在进行“黑色的思考”——75幅画已经准备好了。

由于疲劳我变成了半个死人。要不是信念的支撑，我早就垮了。我是你的施惠降恩之所。我对你发了誓，你可千万不要说“他对我发了誓又违背了誓言”。我求你从生命的甘美中取食，从成熟悟性的醇酿中取饮。我要说：“如果你看见过，如果你抚摸过，如果你爱过，就让我这个人同你在一起吧！事情取决于你，玛丽！”

我已在自己的心中雕出一尊你的偶像，我崇拜她，从她获得启示，倾听从她传出的乐曲，于是在我面前显示出了你的奇迹。

我不是凭空幻想，你的确是每日不断更新的恩惠。

你不问我想干什么吗？

你不同我为什么爱吗？

你不问我是否在迷惘中吗？

总得问问吧？或者干脆不问？

总得找个答案？或者干脆不找？

你是全能的。我够幸运的了，但我不知满足。

别人倒霉而不幸，却满足。

人一身二任，玛丽！一个在建设，另一个在破坏。你是自己从事建设也让我从事建设的人，这样的人将会永垂不朽的。

我爱你！

哈利勒

十七

1922年12月17日

玛丽：

如果你愿星期五来纽约，那我们将能悄悄度过一段时光。我们可以在一

块儿吃晚餐，可以在星期日相守在一起，沉浸在快乐之中。我们不分开，我们在相聚带来的快乐的海洋中畅游，互相温存，直到你南去的时刻的到来。

我已答应一些朋友跟他们一起过圣诞。我高兴到他们那儿去，他们都很有趣。这个时间已经商定，我不能违反。要是事先知道你来的消息，我就不这么约定了。

我爱书，就像热爱生活。我的生活是一套一环扣一环、一章接一章的系列书。感谢你给我增加了这样一大批精美的书。

我爱每一本书。我在书中看不到恶舌；如果看到它，我会毫不费力地叫它闭嘴！

对一个只有书才能使其欣悦的灵魂，你拿他怎么办呢？

你的书是最好的节日礼物。即将来临的节日将充满欢快热闹，会过得有滋有味。

我不否认我的日子全都是节日，因为它给我带来馈赠，给我增添了来自你心田的东西，使我的心灵充实丰富，以致不再需要增添更多的东西。

每时每刻你都将我的盘子盛满，使我的酒杯充溢！

上帝使你的双手洒满阳光！

哈利勒

【前苏联】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

斯维尔德洛夫，前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之一，列宁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十月革命后曾任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加之长期的监狱流放生活影响了他的健康，于1919年3月16日患西班牙流行性感冒而逝世，年仅34岁。列宁称他为“非凡的天才组织家”。

致妻子

1911年12月7日

我所住的地方叫马克辛莫夫卡，它好象是奥斯梯雅克的首邑，奥斯梯雅克人离开他们的游牧帐幕，沿河而下，到河滨度春季和夏季的圣·尼古拉节日。这里的人口已经增加四、五倍，但房屋却没有加多，我住的这栋房子也不例外。这里青年和儿童很多，两天以来，青年的吵闹声和儿童的号叫声，日夜不停。此外，还有很多醉酒的人，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他们呵。我的房间内也吵嚷不休，唯一没有人接触的地方就是我的床。只有在早晨他们酒喝得不多的时候，他们的勇气还不够，才不到我的屋里来。我写信的时候常常一两分钟就得停笔——门开来开去，忽然一个人头探进来，站在那里张望，一下子又不见了。奥斯梯雅克人识字的不多，但每个人都认为有义务瞧瞧我在写什么，看见我的笔在纸上移动得那样快，字写得那样小，便表示惊奇。他们站在我背后窥看，这样我如何能写呢？然而我必须写下去，因为今晚有人要走，我要请他捎信。

我的健康还可以，没有真正病过，虽然最近曾发生下面的意外事件：我带着一张大网去捉鱼，当我破冰（温度零下二十度）的时候，掉到水里，把腰都弄湿了，我没有冬衣，仍穿着秋衣在寒风中行走；而当我在村子里的时候，我甚至穿夏衣。我们捉鱼的地方离住处六七里，跌到水里的事是下午两点左右发生的，我上午七时左右离开村子，在寒冷的大地中搞了一整天，只有用破冰的方法来取暖。后来全身透湿。据本地人说：最危险的是可能使脚受寒，因为我的鞋子全湿了。但有什么法子呢？没有一个人带有多余的靴子，而我的鞋子又充满了水，所以他们决定立刻把我送回家，不知什么时候怎样把我的鞋子脱了，一个渔夫用他的上衣将我的脚裹起来，把我送到家里。我冷得要命，到家时几乎不能生火，但设法使身体暖和了，结果没有受凉。说这有什么用。……这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多得很……

亲爱的，不要挂念我；我不会使自己泄气的，我不会变成一个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残缺不全的人，我希望恢复真正的自由的生活。

1914年8月12日

在这特殊的时期，最使我们关心的是外面遥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是太少了。电报与报纸都很稀少。这里绝对没有我们可充分相信的情报。“彼得堡通讯社”很少透露真实情况。而汽船的乘客们又太落后了，对我们深受刺激的问题不能给我们一个明白的回答。我们有些同志预测工人运动将遭粉碎性失败，反动势力胜利将使工人运动遭受巨大挫折。我不能认为情形会是如此。很可能工人运动将大踏步前进。战争的恐怖与后果，一定会给最落后的阶级带来压力，发生巨大的革命效果，并唤起现仍未受影响的落后国家的千百万人民的觉悟。可能反动力量将进行残酷的镇压行动与采取极端手段。但胜利不是他们的。我们等着瞧吧。

【英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英国小说家。出生于新西兰的惠灵顿，是新西兰富商哈罗德爵士的第三个女儿，毕业于皇家学院。曼斯菲尔德将爱和生命融入她的小说，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很多个年头都被病魔缠身。去世时年仅35岁。著有小说《序曲》、《在海湾》、《柔弱的心》、《土耳其浴》、《布里尔小姐》等。

致 J·M·默利

1915年3月23日

漫步来到巴黎圣母院后面的花园，树上开的白色与粉色的花朵明媚姣丽，于是我在长凳上坐下来。花园正中有一块草坪，还有个大理石雕的水池。麻雀在水中洗浴，从而溅起喷泉似的水花。白鸽在如茵的绿草上漫步，并不时地整理着羽毛。每条长凳和椅子上都坐着母亲、保姆或老祖父。刚会走路的孩子在用小桶和小铲做泥饼，或用小篮子来盛栗树的落花，有时还将祖父的帽子扔到了不准游人涉足的草坪上。后来一个中国保姆走来。她穿着绿裤子，黑束腰外衣，头上顶着一顶小头巾帽，个子矮小，样子滑稽可笑。她坐下来边缝衣服，边鸟似地不停嘴地跟孩子说话，还不时地冲孩子们挤眼，在头发缝里擦针。我良久地注视着这一切，然后突然觉得我是在梦中。我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家？不能过真正的生活？为什么我没有中国保姆和两个向我跑来抓住我膝头的孩子？我已不是小姑娘了，我是个女人！我想要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这一切！整整一个上午写作。匆忙吃罢中饭下午又写作。然后吃晚饭，吸一支烟，独自一人呆到睡觉时间。爱和欢乐的欲望在胸中荡漾，难以扼制。而生活却在干涸，象老年妇女乳房中的奶一样在干涸。我要生活，要朋友，要一所房子，要有人在我周围，要花钱，要给予。（亲爱的，只是不给 P.O. 银行的存款。）

1915年3月25日

昨天过得不错。文艺女神围成圆圈象波堤切利天宫图顶上的天使一样地降临了——起码我是这样觉得——我的第一部小说向我张开了双臂，让我扑入它的怀中。我写完了很大一部分，但是首先要抄在薄纸上方能寄给你看。你读过之后也许会觉得我是在发疯。把你的感想告诉我，好吗？这是篇古怪的作品，我想是春天给了我激情我才这样去写。昨天写作进展不下去，于是停笔到码头去散步。我走了很远的路，黄昏时出发，夜里之后才回到家中。我散步时路灯亮了，那些小船在跳动。我倚在桥栏上，突然发现其中一只小船正是我心中酝酿的那篇小说的格局——规模不大，怪模怪样，或许可以说有点重，憧憧人影在强烈的光线和黑影中移动时给人以怪异的感觉。我还要写明亮的、颤抖的光和哗哗的水声。（这，我的小伙子，是感情激发的结果）我认为小说写得可以，当然，这不是你所说的那种正规的小说。这个时节春意荡漾，因此我写不出任何严肃的东西。我非常想写一部富有春的气息的小说。

我选定了斯汤达来读。现在每天夜里都读他的作品，一早又读。

1918年1月11日

那封寄自巴黎的激情洋溢的信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并且一直在嘲弄着我。我携信去邮寄。天色已暗，寒冷的空气似乎刺透了身体，脚下的地面潮湿极了，两只脚仿佛是两团移动着的烂泥蛇。经过种种麻烦之后，我终于

在火车厢内安顿下来（近来在火车上是找不到枕头的）。周围开始喧闹起来。我喜欢同车的人，可是，上帝啊！我全身坐得麻木僵硬，两脚酸疼，熨斗热得几乎要将背部燃烧起来。列车里没有餐车——不可能喝到热的东西。一路上白雪弥漫，直到我们抵达瓦朗斯才停。

我必须承认，乡村在日出时景致美极了，简直太美了。但是我们一点钟才到达马赛。正当我要下车时，一个小流氓冲进车厢想给他的头儿抢座位。他重重地撞了一下我的胸部，今天还发育呢。我想，毫无疑问，这就是马赛了。我疲惫不堪地拎着行李走了三里路才到了寄存处，这时才发现去班德尔的火车要在3点30分钟才发车，于是我决定在站外的小卖部吃点东西。站外的玻璃廊下有不少人，我在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对面坐下。她用眼角上下扫视着我，我觉得奇怪，于是问道：“这位子有人吗？”“没有，夫人。”她说道，态度傲慢之至，“那边不是还有空桌子吗？我可不愿意你坐在这儿。理由很简单，首先我已经用完午餐，再看着你吃饭会感恶心，而且，我的胃有点病……”说完，她眉头一抬起身扬长而去。你可以想象得出，这以后我吃了些什么，又想了些什么。

1点30分，我去登记行李，排队等了一个小时才被告知得先办护照签证然后才能办票。办了签证后，我又去排队，终于在3点整拖着行李上了站台，在人群中直等到4点钟，这时来了一列火车，然而却驶入另一个站台。人们像猴子爬树似地蜂拥而上。我刚把东西扔上车，就听见有人喊那车是军人专列，在土伦以前不停。真可以！我播摇晃晃地下了车，上了停在另一站台上的车，一连问了三个人都不知道这趟车是去哪儿的。我象一摊烂泥一样，一头扎进车厢角落里。

和我在一起的有八个塞尔维亚军官，他们带着两只狗。我是绝对不会去说塞尔维亚人的坏话的。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少女的梦》中的人物那样漂亮——面目俊美、衣着讲究、谈吐优雅、年轻勇敢、明眸皓齿。但这些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来回奔跑了两个小时，一群士兵和老百姓在车站发生了争执。士兵们非要上车，并让老百姓全部下车，而且他们态度粗暴，非常可恶，简直可以说无耻之极。他们敲打着车窗，撞开车门，把人们连同行李一古脑地扔出车厢。我们的车厢里涌进了一大群士兵，他们让那几位塞尔维亚军官也下去。其中有一个人象抓小鸡似的抓住我。我没有说一个字，因为我太疲倦了，只好任凭他摆布。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哭叫。这时一个塞尔维亚军官把那些士兵赶下了车，并说我是他的妻子，与他一起旅行已经五天了。当车站军管负责人来查询时，他仍旧这样说，并把他也赶下了车。随后，他砰地一声关上门，松开了拴狗的绳子，紧紧地把住门。其他人便挤在联结车厢的门边，而我们就在这四面重围下一直熬到7点钟，这时火车启程了。你真应该听一听那乒乒乓乓的关门声和吵闹声。他们把窗帘用针别在一起，我在里面一直藏到开车。这时，天色一片漆黑，我心里琢磨着，这下可无法搞清到哪站了。窗外北风呼呼地嚎叫着，听不见所喊的站名，可是每到一站，他们就拉下窗户，用生硬的法语大声问站。他们都是好小伙子——很好的小伙子，我不会忘记他们的。9点钟到达班德尔，我觉得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抓住了两个军官，在他们的协助下跌跌撞撞地过了铁道。我是无论如何无法自己单独行走了，幸好德班思旅馆的服务员在车站。尽管他说，“旅馆不好，因为经理不好，”他还是带我到了旅馆。

进了旅馆，大厅里很冷而且烟雾缭绕。一个陌生的女人走了出来，边走

边用餐巾擦着嘴。我马上意识到旅馆的主人换了。她说她没收到什么信，但旅馆里有的是房间。随后她领我去看房子。我预订的房间已被人占了，只好选了隔壁的房间，条件是把屋内的两张床搬走一张。这是最便宜的住房，每天十二法郎！其它的房间装有自来水，每天十三法郎！门厅里的大炉子没有生火……我要来了热水、热水瓶，喝过了汤，然后将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眼睛。用我自带的杯子喝了点白兰地，就倒在床上。折腾了半天应该好好睡一觉，无暇回顾发生的事了……

早晨我打开窗帘，外面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我在床上一直呆到吃午饭的时候。我的大件行李到了，于是我起了床。午饭后又到城里转转。梅那德一家人暂时搬走了，卖烟草的女人认不出我，也没有烟草可卖了。这里没有一个人记得我。我买了些书写用品和一些硬糖块（约一分钱两块）。突然间碰上了加莫尔夫人，她开始也没认出我，是我告诉她我是谁的。她十分和善。“啊，你变化很大，那会儿你病得很重，是吧？你现在不像以前那样了。”我跟她一起去了小商店（与原来一模一样），看到了那样热心肠的老妈妈。我买了一小瓶樱桃酱，返回旅馆后发现房间还未收拾。

亲爱的，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十分沮丧。经过了长途跋涉后，直到现在我还未恢复体力，但是我会慢慢好起来的。一旦我有了力量就会安排好一切。尽管我两眼茫茫，然而此地的美景依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阳光下万物放射着夺目的光彩，周围是紫蓝色的大海。芭蕉叶在阳光下闪亮，峦峰叠翠美不胜收。阴影中显现的是紫色，而光明处却是玉一般的碧绿。窗外的含羞草已结出花蕾。不要为我担心，既然已度过了那段旅程，以及巴黎的冰雪，我绝不会在中途跌倒。房间一经收拾完毕，我就着手工作。我的确是这样感觉的，这也是最为重要的。尽管这一段确实有些乱，但我还不至于狼狈不堪。我要把我的真实感觉全告诉你，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只苍蝇、掉进了牛奶杯里又被捞了出来，浑身上下浸透了牛奶，正在晾干。信要很长时间才能到——大概六至八天，所以收不到信时不要担心。

你自己要多保重，像我爱你一样地爱我吧。唉，今天不是写这些的时候，因为我的胸部又开始疼了。我的双臂飞向你，拥抱你。我需要你。我很孤单，而且还有点晕，但这只是暂时的。

四

1918年5月17日

安和德雷那会儿在利斯克德。安正像我想象的，晒黑的皮肤，浅色的海螺形眼睛，背着一个很大的、鼓鼓囊囊的白包，里面装着她的水瓶、德雷的背心、一盒油彩、一把野花，还有一个“最最漂亮的柠檬”。德雷十分和蔼：他把一切事都干了。我们轻松愉快地上了路，去芦港。天气很热——一切都灼热而又宁静，只有鸟儿在高声歌唱，风铃草散发出蜜般的醇香。一路上的经历大令人惊奇了，既不是英国式的，也不是法国式或德国式的。我还是慢慢讲吧。旅馆差来轻便马车接我们上路，驾车的是一个白头发、很有个性的男孩子，他驾驭着马就像是在摆布一条凶悍暴躁的白龙——有意要让我们看看他的本事嘛。我们驱车穿过大街小巷，一条条街巷仿佛是连在一起的花环，下方是大海，海面上飞翔着海鸥——有的海鸥落在屋顶上用嘴梳理着自己的羽毛，这花环似的街道和大海一直送我们到了旅馆，旅馆面对大海，座落在花园里。再没有比这更令人神往的地方了。旅馆是大型的，“完全一流水平”——价格昂贵得吓人。旅馆里有一座全玻璃墙庭园，天气不好时就可以去那

儿，里面设有长椅，像一个大走廊，整个庭园既向阳又临海。安为我订了一套极其宽敞的房间，三个窗户全部向南。一清早，阳光就洒满房间，到下午三点阳光才渐渐退去。房间整洁、豁亮，屋内有一把很深的扶手椅，一张双层垫子的软床——走廊那边是一间一流水平的浴室，全天供应热水，厕所也非常高级，和浴室加起来可以成为半个疗养院……现在十点，我要睡觉了。我的房前全部是大海，现在百叶窗已放下，那过去所熟悉的声音又漂浮进来，让我感到很悲伤。我不禁觉得我们近来的生活是多么盲目、可怕，总象是丢失了什么再去寻找什么，这中间黄金般的时刻有几回？休息的机会会有多少？但我不用渡海过去了，你会过来度假的——就是下个月。离开你真是痛苦，一切都听天由命吧。原谅我，如果我曾经——曾经怎么样了——我忘记了。我发现生病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啊。但是，唉，倘若你真能明白我是多么地爱你……

五

1919年11月3日

稍晚。L·M·带着你星期四寄来的信刚刚回来，里面附有哈代的原信。你能把它给我，我欣喜万分。这可是件珍品。这种情形有多奇怪：一个人到死的时候，他的诗才得到承认！人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伟大！跟我们这些不断渴望着生活中的兴奋高潮的急躁生灵来说是多么不同！生活啊！生活！我们呼喊。而哈代却以如此冷静的笔触描写，好像他正驶进一个平静的港湾，船帆卷起，随着悠悠的潮水漂入。你把那些东西不加修改原封不动地给了他，这很好。我肯定，他会深刻理解你的，但他毕竟年事已高、历尽沧桑。由于年龄和漫长的经历，他期待着死神的降临。

我能想像你把这一切有关细节都写信给下一代的一个青年，只是不会告诉他，你的妻子死后不要修墓，而只要一只蝴蝶在她的坟上翩飞而过。

六

1919年11月8日

……同以往一样，我想一切会如愿以偿——美满、幸福，没有对疾病的恐惧（疾病是可怕的），与L·M·和睦相处，有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我真是傻瓜！在所有这些之中，病的痊愈才真正重要，有了它就足够了，其它的以后再说。当然要工作，工作是第二生命。当你谈到种一棵希望之树时，我感到——噢，是你在这样讲。种吧——种上一棵希望之树，亲爱的，我不会去动摇它。让我坐在树下仰望它，让那浓密的枝叶覆盖我。你要常到那儿去看我，我们紧紧地拥抱着抬头寻觅树枝间的花蕾和花朵。不，世间根本没有什么上帝。很奇怪，今天早晨我却想说：“上帝保佑你！”或者“上天护卫我们！”后来，我想到了神灵，可他们都是些鼻子残缺的大理石雕像。世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上帝、天堂或任何救世主，有的只是爱。大概爱是法力无边的。“嗨，我把爱奉作我的神灵。”这是谁说的？真是妙极了。

七

1920年11月7日

亲吻是件奇怪的事情。刚刚我站在一棵树下，树上落下的精美的金黄色叶子洒满了花园的小路。忽然，一片叶子极轻盈地向我飘来。立刻，我们相互亲吻了。透过银色的枝杈看得见湛蓝的天空……像蓝宝石一样。

我认为到时候了，到我们稍稍互诉衷情的时候了。我们可曾有过时间站在树下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可曾有过时间坐在海边互相为对方编制花环？

茶玫瑰开了，你知道茶玫瑰那奇异、优雅的香味吗？它的花苞在绽开时与其它玫瑰是那样不同，它的刺红得那么深，叶子几乎是紫色的，这些你都知道吗？

我想玛丽从市场上买回家的一定是桔花。我把带长枝的都插进罐子里，剩下的小杈放在浅底的玻璃碗里了。房子里飘溢着花香，好象土耳其君主在等待他最年轻的新娘初次到来似的。玛丽走过来唱了一会儿歌，就像给在山里找到的野仙客来唱圣歌一样。我家乡的小紫罗兰生长得那么茂盛，人们禁不住前往观赏。

如果我活得更长一些，就变成月桂树丛，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没有人迎接你，迎接你的只是一朵茉莉花。也许这是每天上午接受日光照晒的结果，而且从来役误过。一张黑纸扇像是女士唯一的穿戴。不过你一定要到这儿来，到南方住住，忘掉灰暗。这儿是神圣的——不次于……

八

1922年11月2日

上次给你写信之后，非常生自己的气。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为自己感到羞耻。但是你是了解我的，所以会理解这一切。我总是不实际，认为一切都能够改变，一切都能在一瞬间得到更新。你我都很难做到不“热烈”，而当热烈起来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我又有几分虚假……

【美国】李普曼（1889～1974）

李普曼，美国现代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其写作活动长达六十余年，总字数在一千万字以上。他所主持撰稿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是20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专栏，受到朝野的高度重视。此外，李普曼还直接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动。

这是李普曼写给她第二任妻子的信，两人在经过各自爱情生活挫折后，于1938年结为夫妻。

致海伦

（1937年5月29日）

我的书房里一片寂静，在这里我已经工作了多年。然而所有这些熟悉的事物又都是陌生的。现在，我知道了我一向怕知道的真情：我是身在此而心在彼。除了我们共同发现的天地外，在别的事情上，我只能学着去听天由命。

人能够孤行千里，可是天哪！再往远，孤身一人就不行了。使我们超越于那些行尸走肉、那些生活单调、争吵不休的人的事物不是光凭想像就能得到的……

至于我，我想你是了解的，我就像这样一个人，他在想象中看到了这种壮丽的生活方式，但过去却只是在无尽头的长廊里彷徨，窥视着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直到你突然打开了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

……哦，亲爱的，我可以用千百种不同方式永远这样讲。你约束着我，同时也解放着我；你用慷慨甜蜜的爱情约束我，也用慷慨甜蜜的爱情解放我。我就像一只乱碰乱撞的老鸟，关在笼中日久年长，现在它又一次展翅飞翔了。

【加拿大】白求恩（1890～1939）

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胸外科医师。多伦多大学及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

白求恩的夫人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是英国爱丁堡一个有名望人家的独生女儿。他们婚后不久，白求恩就不幸染上了当时被认为很难治愈的肺病。为了不致连累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妻子，他坚持同她离了婚，进入特鲁多疗养院。尽管他们分离了，但彼此仍然十分相爱、眷恋不舍。直到白求恩牺牲前，他还在遗嘱中写道：“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或是分期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致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

当我动身去温哥华以前在蒙特利尔看到你的时候，我想讲明白为什么我要到中国去。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我去过西班牙这个事实并不能给我，也不能给任何其他以现在静坐旁观的特权。西班牙是我心上的一个伤痕。你了解吗？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这痛苦永远会留在我心里，使我记起我见过的事物。

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最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祝你幸福……

【英国】温莎公爵（1894～1972）

温莎公爵原名爱德华·亚尔伯·基督乔治·安德烈·伯德里克·大卫。原是威尔士亲王，1936年1月，因父王去世，由他继承王位，封号爱德华八世。爱德华八世逊位后，由他弟弟继位，册封他为温莎公爵。

致沃利斯

今晚，有个男孩，思念着某个女孩，想得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只好细数着“她”的照片，回味着她的情影，好让男孩进入甜蜜的梦乡。

当我不在你身旁，你不要害怕，时间，只会添增我对你的爱情，但愿也能增加你的信心！

困难与险阻，只会使我们拥抱得更紧；我们的意志坚定，我们的爱，就是我俩的生命……

今晨，写了这封信，我要向你倾诉我内心深处的爱与恨！

我非常厌恶现况，只要一想到你现在和欧尼斯特在一起，我就要疯了……

你应了解，戴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永远爱着你！

戴维

布达佩斯

杜那帕洛塔饭店

再见我的心上人。我很悲伤在走之前没有见到你，但是又很高兴你睡了这么个长觉。我希望6点钟以前回来，而且见到一个姑娘和她那只可爱的狗在这里等候一个男孩子。我把“我俩”常用的福特汽车留下给你在今天下午兜风用，但是请在6点以前回来。还留下一份新到的《时代》杂志和塞尔比（英国驻维也纳公使）关于在奥地利驾车旅行的一封信。不过这封信可能太繁琐，你不喜欢这类东西。男孩子会给予解释的。噢！我是那么想你，我亲爱的；真讨厌今天下午没有你在身边。愿上帝保佑“我俩”沃利斯。

戴维

布达佩斯

杜那帕洛塔饭店

早上好！我亲爱的。由于你和你的狗都还没有被叫起来，我请斯托依尔留下来，准备万一你想把斯里帕送到高尔夫球场去和我一起活动活动。我觉得那么困和那么弱，高尔夫球肯定打不好。请你在这里等着男孩子好吗，他会很快地来到你身边的。今天下午我们可以单独在一起过。在那以前我会非常想念你的。是的，越想越厉害，越厉害越想。

戴维

四

星期日

吉尔福德萨顿宫

我们互相说早上好。我已经醒了好几个小时了，因为那个笨蛋弗里泽9点左右就把我给叫醒了。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公爵阁下”都起来了！！我气得发疯。不过今天天气很好，所以快点下来，到男孩这儿来我亲爱的，让他给你拍几张照片。我独自一人在这间古怪的大房子里觉得很害怕，特别地想念你。你呢？这封信寄到城堡——不过别去弄清楚信的意思，不然你就永远来不了了。我真想“我俩”是在城堡里啊，你是不是也这样想呢？越来越属于你的。

戴维

【美国】辛普森夫人（1896～1986）

辛普森夫人，原名贝西·沃利斯·沃菲尔德，1896年6月19日生子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16年11月和一个海军上尉飞行员结婚，1927年离婚。次年7月和尼年斯托·辛普森结婚，后随丈夫至伦敦。1931年1月，辛普森夫人和威尔士亲王相识，并逐渐相爱，但两人的爱情却遭到英国朝野的反对。1937年6月3日和温莎公爵正式结婚。为了辛普森夫人，温莎公爵放弃了王位。留下了一段“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历史挂话。

致温莎公爵

1936·12·6（给爱德华）

这封信，必须在你做决定之前收到，我企盼你万勿离弃王职，如果你放弃王位，我必为万夫所指，他们会指责我能阻止你这样做，但我却没有。

吉布斯在电话中告诉我，内阁逼迫你在今天5点以前做决定，我必须用航空邮递，请你把我的计划向鲍德文首相提出。如果他拒绝，才提出你自己的意见，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妥协的办法被拒于大门之外。

我的计划是：你必须强调你所说的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关于此事，仍有商榷余地，这样他们才不会把你的话当成耳边风，如果你不强调这一点，世界舆论都会批评你是个没有原则的懦夫，而我将沦为何等女人你也明白。

要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你所强调的话，并义正辞严地向鲍德文表明：国王所说的话全都算数，有关王妃的子嗣可以不继承王位及财产，但为了不为难政府，目前还不打算做任何决定，一切等秋天以后再商量。

到时，如果他们依然不接受，才考虑你那伟大的逊位计划。

如此，人们才会知道内阁曾搁置我们的两项提议，也才不会怪我们在这紧要关头，未曾全力以赴。

我推测，鲍德文一定不接受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如此我们即可按你的第二个计划进行。

假使他同意第二案，我们就得暂时分开，牺牲一段时间。然而，我们仍可请朋友安排秘密相会。……

10月，当鲍德文拒绝我们所提公平而合理的第一计划时，舆论必然大哗，因为除了鲍德文和自治领地的人之外，没有人希望你逊位。

你应向新闻界表明你的意见，他们多盼望你站出来讲话，如果你在收音机中播出计划，到了十月，鲍德文就难以拒绝了。而且，自治领地的人也可能转而同情我们。

心爱的，请冷静地想想，顺从你子民的意愿，为他们再忍耐几个月，一切会变得更好，不是吗？

也许，那时你就能如愿以偿！若是他们仍然反对，你因而逊位，那么我们在世人的眼中不但能清白坦荡，而且他们再也没有理由责怪你说，当人民拥护你时，你却远走高飞。

在国会中，鲍德文反复地说：陛下坚持要封我为王后。他如此中伤，你必须勇敢地站出来澄清此事。我恳求你，千万不能保持缄默而不明不白地退位了事，至少你要让人民知道，内阁无情地拒绝两项提议，这种硬逼的方式，一定要向全国国民说明，否则我也无法站在你这边了！

你若不说明，就是让鲍德文一手遮天，那时，大家不明真相，我们必遭

世人唾弃，我们的幸福也就化为乌有！

此外，我担心的是法律问题，如果法院不准我与尼内斯特离婚，那将造成更大的悲剧！

我哀求你，一定要向鲍德文说清楚，如果他拒绝，我们应怎么做，我都已经说了。

紧紧拥抱你的沃利斯

【日本】小林多喜二（1903～1933）

小林多喜二、日本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家，革命家。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主要作品有《蟹工船》等，且有小林多喜二全集行世。

田口泷子，1908年生，家境贫寒，17岁时被迫沦为妓女，1924年与小林多喜二相识，1925年，小林多喜二将田口赎出妓院。几经周折，两人于1929年再度相逢，虽然小林多喜二竭力希望和田口成亲，但为了不给小林多喜二过多的负担，田口婉言谢绝了。

致田口泷子

泷子：

“由于有黑暗，才有光。”而且正是黑暗里走出来的人，才真正感到光明的可贵。世界上并不是充满了幸福。正因为一面有不幸，才在另一面有幸运。这一点请铭记在心头。所以，为了真正的幸福的生活，我们必须先尝尝苦头。

小泷，你们目前的处境很苦，可是即使这样，也不要放弃对光明未来的追求。要忍耐，想到今天受苦是为了将来的美满生活。

我出校门还不到两年。所以没有什么钱。虽然我想早一些能把你赎出来，可是不过是想想罢了。我上次晚上也和你谈过这件事。不过我对你的爱的确是强烈无比的。请你放心，虽然看来仿佛没有多大指望，可是早晚我必定用我的爱把你救出来。当你有悲哀痛苦的时候，请你随时想着我对你的爱，更多地忍耐，去战胜痛苦和悲哀。

我暗地里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斋藤的人的情况，看来他是个大坏蛋。下次见面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谈谈。总之，他是个小气鬼，不可救药的家伙。小泷，你处在那样的环境里，当然有时候也得忍受一些讨厌的事，可是可绝对不要出卖灵魂。别忘了，你的灵魂那天晚上讲好了由我妥善保管的。怎么样？要坚强啊！

我和我的伙伴都没有富余钱。有时候不是反而由你们那里借点儿吗？只要有钱，我们一定去看你，你放心吧！

你究竟欠了多少钱？我愿意尽力而为之。虽然现在还没有，我总要想想办法。请你告诉我那个数目，我心里好有个底。

最后，希望你千万不要悲观失望。要对我们之间的爱有信心。不管怎样觉得前途无望而失掉力量也不要乱喝酒而伤身体。如果心里难过，想喝大酒，就想起我，稍微忍耐一点儿，好吧？咱们一言为定！

还有对于抚子，也要替她想想，常常安慰她。告诉她，我实在是想替她解开心里的扣儿——反正大家都是一样的苦人，只有互相安慰安慰吧。老奶奶也因为上了岁数，脾气自然古怪，这也不能怪她，望你好好体贴她。

再见，等待你的回信。

我亲爱的小泷！

多喜二

【捷克】伏契克（1903～1943）

伏契克，捷克斯洛伐克著名作家、新闻工作者、评论家，捷共党员。生于斯米霍夫城的一个工人家庭里，1942年被德军逮捕，在狱中写成著名的报告文学《绞刑架下的报告》。

古斯蒂娜是伏契克的妻子，早年求学期间参加学生政治运动，后成为夫妻。

致古斯蒂娜

我亲爱的古斯蒂娜：

我刚刚获得准许给你写信，便赶忙握笔疾书。柳巴写信告诉过我，说你的地址已经换了。你知道吗，我们彼此离得并不远。假如，你早晨从迭列金出发，往北走，我从包岑往南走，黄昏时分我们就可以相会了。我们将会怎样地走那最后的几步啊！总之，我们是在向着对于我们的家有因缘的地方走着。你住在叔父（指伏契克同名的叔父，是著名的作曲家——注）获得声名的迭列金，而我将被解送到叔父逝世的地方——柏林。但是，我并不认为伏契克家的人们都会死在柏林。

我想，大概柳巴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住在一间单独的监房里，制造着钮扣。我在监房中一个墙脚的地方，饲养着一只蜘蛛，在我监房的窗子上，一对知更雀架了巢。它们就在眼前，离我非常近，我可以听得见它们那轻柔的、孩子般的呢喃声。它们孵育着小鸟，这样无微不至地操心着。于是，我想起了你曾经常常把鸟雀的呢喃译成人类的语言给我听。我和你谈了一小时的话了，我憧憬着能够再有一个时候和你亲切地谈话。那时候，我们彼此将有多少话要互相倾诉啊。我热爱的人啊，勇敢起来，坚强起来！怀着我所有的爱拥抱你，吻你。再见！

你的尤拉

【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

奥斯特洛夫斯基，苏联作家。16岁参加红军，20岁成为共产党员。在国内战争中受重伤，健康逐渐恶化，最后双目失明。后在病榻上完成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因作者逝世未完成。

拉雅，是作者的忠诚伴侣，两人一起生活了十年，拉雅几乎将一切献给了丈夫。

致拉雅

亲爱的拉雅！

回电收到了。

给奥利亚打去电报了（请她通知我图书室的事怎样了）。还有没有答复。这就不太郑重，可见，有文化的习惯不是很容易养成的。好了，算了吧……

我正在工作着，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尽量努力。第六章已写完五十四页。我的健康叛逆地摇摆着。每一分钟都可能崩溃。因此我赶紧工作，争取时间。我那次原来是胆囊破裂，险些死了。你看奇怪不，我得的就是曾要了齐利亚命的那种病。

因此那些妨碍我工作的警告是很危险的。我现在只有一个目的，一种志愿，写《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卷，要把它写完……

几天里我就给你寄一箱书去，一部分放在你自己图书室（我的书），一部分就放在我自己的藏书一起。我的藏书你可交给奥利亚，若是她正整理图书室。

我就不必写：“你们把一切事都通知我”这样的话了。这样的话太无味了。

你学习得怎样？这是一切中最重要的。其他一切，比如，修理房屋等等，都是小事。我等你急速和准确地答复这一问题。

我请求你，小姑娘，安心学习，成长，——这会给我愉快。你记住，我们中间，除去私人关系，还有更重大得多的——这是斗争和祖国的荣誉。

握手

尼古拉

【英国】费雯·丽（1913～1967）

费雯·丽，英国电影演员。1937年与劳伦斯·奥利佛合演《伦敦大火记》。1938年应邀赴美国，先后主演《乱世佳人》、《魂断蓝桥》、《悲魂鹃血》、《璇宫艳后》、《安娜·卡列尼娜》、《欲望号街车》、《愚人号船》等。其中《乱世佳人》和《欲望号街车》两度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费雯·丽一生两度结婚，曾嫁与奥利佛后因病离异。她临死时，与同台演出《复仇天使》的演员杰克关系密切，这是给他的一封情书。

致杰克

亲爱的天使，我盼望着这一天的工作早些完结，好给你写信。阿贝尔中午来和我讨论了剧本。戴伯特·曼（导演）下午2点半也来和我谈了一次，然后我们到办公室去听他们的新曲子和新的意见！噢，亲爱的——我说不清什么时候才能最后定稿。我6点半才回家（天啊！）——回来了！真发愁我怎样坚持下去，对这种演出方式，我不太把握，弄不清怎样是正确的，怎样就错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对音乐剧不同看法——他们都有我从未有过的经验……我就像迷路了一样，所以我只想听到你的消息——我的心上人——你把那礼物放在我的衣袋里，真是调皮，可是我很感激你——多么温存啊，你真慷慨。希望你和麦克太太、琼斯咪咪都相处得很好，他们对你都很客气吧？我神圣的孩子——晚安——我爱你——我深深地爱着你——我时刻都在读你的信，从中汲取力量——你的信多么亲切、明了——不像你最爱的安琪儿写的信。

【美国】英格丽·褒曼（1915～1982）

英格丽·褒曼，世界著名电影明星。出生于瑞典，后移居美国。

1937年7月与牙科医生彼得·林斯特罗姆结婚。后因拍片的关系，英格丽·褒曼和意大利著名导演罗伯特·罗西里尼相识，对电影艺术的共同理解，以及拍片中彼此的欣赏，使两人逐渐产生爱情。1950年11月，英格丽·褒曼和彼得离婚，这封致彼得的信，写于与彼得离婚前，这时她已与罗西里尼相爱，这是一封向丈夫通知她已另有所爱的信。

致彼得

亲爱的彼得：

对你来说读这封信是困难的；而对我来说，写这封信也是困难的。但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我要从头开始向你解释一切，虽然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了。我要求宽恕，但这似乎很可笑。这不全是我的错，可我同罗伯特一起生活下去，你又怎能原谅呢？

我并不想堕入情网和永远呆在意大利。经过我们在一起拟定我们今后的计划和憧憬我们的未来以后，你知道我说的是真话，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又怎能扭转它呢？你在好莱坞时看到我对罗伯特的热情是怎样增长起来的，我们之间对同样的工作有着同样的愿望，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是多么相似。我原先认为，当我看到他按自己的社会背景办事，这个背景又同我的那么迥然不同时，我想我也许可以克制我对他的感情。但是情况却完全相反。我现在没有勇气来更多地谈论他，我以前没有怎么对你谈论过他，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这样的深情。

我的彼得，我知道这封信会像一枚炸弹一样落在我们的家里，落在我们的皮娅头上，落在我们的未来和我们过去上，我们的过去充满了你做的牺牲和给予我的帮助。

亲爱的，我从未想过在我们一起度过那些美好的时光之后，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现在我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可怜的小爸爸，还有可怜的小妈妈。

【中国】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浙江绍兴人。1902年与章炳麟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警钟日报》。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倡导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等，提出改革学制，男女同枚等主张。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李大钊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

这封信是1921年蔡元培在国外考察途中听到妻子不幸去世后写下的祭文。

致亡妻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我与汝结婚之后，屡与汝别，留青岛三月，留北京译学馆半年，留德意志四年，革命以后，留南京及北京阅月，前年留杭县四月，加以其他短期之旅行，二十年中，与汝欢聚者不过十二三年耳。呜呼！孰意汝舍我如是其速耶！

凡我与汝别，汝往往大病，然不久即愈。我此次往湖南而汝病，我归汝病剧，及汝病渐痊，医生谓不日可以康复，我始敢放胆而为此长期之旅行。岂意我别汝而汝病加剧，以至于死，而我竟不得与汝一诀耶！我将往湖南，汝恐我不及再回北京，先为我料理行装，一切完备。我今所服用者，何一非汝所采购，汝所整理！

处处触目伤心，我其何以堪耶！

汝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我不知汝临终时，一念及汝死后老父、老母之悲切，弟妹之伤悼，稚女、幼儿之哀痛，汝心其何以堪耶！

汝时时在纷华靡丽之场，内之若上海及北京，外之若柏林及巴黎，我间欲为汝购置稍稍入时之衣饰，偕往普通之场所，而汝辄不愿。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聳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呜呼！我之感汝何如，而意不得一当以报汝耶！

汝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对于我之饮食、起居、疾痛、疴养，时时悬念，所不待言。对于我所信仰之主义，我所信仰之朋友，或所见不与我同，常加规劝，我或不能领受，以至与汝争论；我事后辄非常悔恨，以为何不稍稍忍耐，以免伤汝之心。呜呼！而今而后，再欲闻汝之规劝而不可得矣，我惟有时铭记汝往日之言以自检耳。

汝病剧时，劝我按预约之期以行，而我不肯。汝自料不免于死，常祈速死，以免误我之行期。我当时认为此不过病中愤感之谈，及汝小愈，则亦置之。呜呼！岂意汝以小愈促我行，而意不免死于我行以后耶！

我自行后，念汝病，时时不宁。去年11月26日，在船中发一无线电于蒋君，询汝近况，冀得一痊愈之消息以告慰，而复电仅言小愈；我意非痊愈，则必加剧，小愈必加剧之讳言，聊以宽我耳，我于是益益不宁。到里昂后，即发一电于李君，询汝近况，又久不得复。直至我已由里昂而巴黎，而瑞士，始由里昂转到谭、蒋二君之电，始知汝竟于我到巴黎之次日，已舍我而长逝

矣！呜呼！我之旅行，为对社会应尽之义务，本不能以私废公；然迟速之间，未尝无商量之余地。尔时，李夫人曾劝我展缓行期，我竟误信医生之言决行，致不得调护汝以蕲免于死。呜呼！我负汝如此，我虽追悔，其尚可及耶！

我得电时，距汝死已八日矣。我既无法速归，归亦已无济于事；我不能不按我预定计划，尽应尽之义务而后归。呜呼！汝如有知，能不责我负心耶！

汝年爱者，老父、老母也，我祝二老永远健康，以副汝之爱。汝所爱者，我也，我当善自保养，尽力于社会，以副汝之爱。汝所爱者，威廉也，柏龄也，现在托庇于汝之爱妹，爱护周至，必不让于汝。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的贡献于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以副汝之爱。呜呼！我所以慰汝者，如此而已。汝如有知，其能满意否耶！

汝自幼受妇德之教育，居恒慕古烈妇人之所为。自与我结婚以后，见我多病而常冒危险，常与我约，我死则汝必以身殉。我谆谆劝汝，万不可如此，宜善抚子女，以尽汝之母之天职。呜呼！孰意我尚未死，而汝竟先我而死耶！我守我劝汝之言，不敢以身殉汝。然后早衰而多感，我有生之年，亦复易尽；死而有知，我与汝聚首之日不远矣。

呜呼！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决不敢信；死者果无知耶！我今日为汝而不敢信；我今日惟有认汝为有知，而与汝作此最后之通讯，以稍稍纾我之悲悔耳！呜呼！仲玉！

1921年1月9日汝夫蔡元培

威廉：蔡元培的女儿。

柏龄：蔡元培的儿子。

【中国】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领袖，与康有为并称为“康梁”。

致李蕙仙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令四兄最为可怜，吾与南海师念及之。辄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何如，受余之累，恩将仇报，真不安也。

译局款二万余金存在京城百川通，吾出京时，已全文托令十五兄，想百川通不至赖账。令兄等未知我家所在，无从通信及汇寄银两，卿可时以书告之，需用时即向令兄支取可也。闻家中尚有四百余金，目前想可敷用。吾已写信给吴小村先生处，托其代筹矣。所存之银，望常以二百金存于大人处，俾随时可以使用，至要。若全存在卿处，略有不妥，因大人之性情，心中有话，口里每每不肯说出，若欲用钱时，手内无钱，又不欲向卿取，则必生烦恼矣。望切依吾言为盼。卿此时且不必归宁（令十五兄云拟迎卿至湖北），因吾远在外国，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承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

吾在此受彼国政府之保护，其为优礼，饮食起居一切安便。张顺不避危难，随我东来，患难相依，亦义仆也。身边小事，有渠料理，方便如常，可告知两大人安心也。

本埠自西五月初一日，始弛疫禁，余即遍游各小埠演说。现已往者两埠，未往者尚三埠。檀山召八岛布列于太平洋中，欲往小埠，必乘轮船，航海而往，非一月不能毕事，大约西六月抄始能他行也。来檀不觉半年矣，可笑。女郎何蕙珍者，此间一商人之女也。其父为保皇会会友。蕙珍年二十，通西文，尤善操西语，全檀埠男子无能及之者，学问见识皆甚好，喜谈国事，有丈夫气，年十六即为学校教师，今四年矣。一夕其父请余宴于家中，座有西国缙绅名士及妇女十数人，请余演说，而蕙珍为翻译。明晨各西报即遍登余演说之语，颂余之名论，且兼赞蕙珍之才焉。余初见蕙珍，见其粗头乱服如村姑，心忽略之；及其人座传语，及大惊，其目光炯炯，绝一好女子也。及临行与余握手（檀俗华人行西例，相见以握手为礼，男女皆然。）而言曰：“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余是时唯唯而已，不知所对。又初时有一西报为领事所嘱，诬谤余特甚，有人屡作西文报纸与之驳难，而不著其名，余遍询同志，皆不知。及是夕，蕙珍携其原稿示我，乃知皆蕙珍所作也。余益感服之。虽近年以来，风云气多，儿女情少，然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不知何故也。越数日，使赠一小像去（渠报以两扇），余遂航海往游附属各小埠，半月始返。既返，有友人来谓余曰：“先生将游美洲，而不能西语，殊为不便，亦欲携一翻译同往乎？”余曰：“欲之，然难得妥当人。”友人笑而言曰：“先生若志欲学西语，何不娶一西妇晓华语者，一面学西文，一面当翻译，岂不甚妙？”余曰：“君戏我，安有不相识之西人闺秀而肯与余结婚？且余有妇，君岂未知之乎！”友人曰：“某何人敢与先生作戏言？先生所言，某悉知之，某今但问先生，譬如有此闺秀，先

生何以待之？”余熟思片时，乃大悟，遂谓友人曰：“君所言之人，吾知之，吾甚敬爱之，且特别思之。虽然，吾尝与同志创立一人一妻世界会，今义不可背，且余今日万里亡人，头颅声价，至值十万，以一身往来险地，随时可死，今有一荆妻，尚且会少离多，不能厮守，何可更累人家好女子。况余今日为国事奔走天下，一言一动，皆为万国人所观瞻，今有此事，旁人岂能谅我？请君为我谢彼女郎，我必以彼敬爱我之心敬爱彼，时时不忘，如是而已。”友人未对，余忽又有所感触，乃又谓之曰：“吾欲替此人执柯可乎？”盖余忽念及孺博也。友人遽曰：“先生既知彼人，某亦不必吞吐其词，彼人目中岂有一男子足当其一盼？彼于数年前已誓不嫁矣。请先生勿再他言。”遂辞去。今日（距友人来言时五日也）又有一西人请余赴宴，又请蕙珍为翻译，其西人（即前日在蕙珍家同宴者）乃蕙珍之师也。余于席上与蕙珍畅谈良久，余不敢道及此事，彼亦不言，却毫无爱恋抑郁之态，但言中国女学不兴为第一病源，并言当何整顿小学校之法以教练儿童，又言欲造切音新字，自称欲以此两事自任而已。又劝余人耶苏教，盖彼乃教中人也。其言滔滔汨汨，长篇大段。使几穷于应答。余观其神色，殆自忘为女子也。我亦几忘其为女子也。余此次相会，以妹呼之。余曰：“余今有一女儿，若他日有机缘，当使之为贤妹女弟子。”彼亦诺之不辞。彼又谓余曰：“闻尊夫人为上海女学堂提调，想才学亦如先生，不知我蕙珍今生有一相见之缘否？先生有家书，请为我问好。”余但称惭愧而已。临别，伊又谓余曰，“我数年来，以不解华文为大憾事，时时欲得一通人为师以教我，今既无可望，虽然，现时为小学校教习，非我之志也。我将积数年束脩所人，特往美洲就学于大学堂，学成归国办事。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莫忘我，p6w6n？有创办女学堂之事，以一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云云，遂握手珍重而别。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些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蕙仙，不知蕙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吾意蕙仙不笑我，不恼我，亦将以我敬爱蕙珍之心而敬爱之也。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而无如揆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位，皆万万有所不可也。吾只得怜蕙珍而已。然吾观蕙珍磊磊落落，无一点私情，我知彼之心地，必甚洁净安泰，必不如吾之可笑可恼。故吾亦不怜之，惟有敬爱之而已。蕙珍赠我两扇，言其手自织者，物虽微而情可感，余已用之数日，不欲浪用之。今以寄归，请卿为我什袭藏之。卿亦视为新得一妹子之纪念物，何如？呜呼，余自顾一山野鄙人，祖宗累代数百年，皆山居谷汲耳。今我仍以二十余岁之少年，虚名震动五洲，至于妇人女子为之动容，不可为非人生快心之事。而我蕙仙之与我，虽复中经忧患，会少离多，然而美满姻缘，百年思爱，以视蕙珍之言，今生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者，何如岂不过之远甚！卿念及此，惟当自慰，勿有一分抑郁愁思可也。有檀山《华夏新报》（此报非我同志）所记新闻一段剪出，聊供一览。此即记我第一次与蕙珍相会之事者也。下田歌手之事，孝高来书言之。此人极有名望，不妨亲近之，彼将收思顺为门生云。卿可放缠足否？宜速为之，勿令人笑维新党首领之夫人尚有此恶习也。此间人多放者，初时虽觉痛苦，半月后即平复矣。不然，他日蕙珍妹子或有相见之时，亦当笑杀阿姊也。一笑。家中坟墓无事，可勿念。大人闻尚在香港云。

蕙仙鉴：得六月十二日复书，为之大惊，此事安可以稟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稟，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我虽不自顾，岂能不顾新党全邦之声名耶？吾既已一言决绝，且以妹视之，他日若有所成复归故乡，必迎之家中，择才子相当者为之执柯，（吾因无违背公理，侵犯女权之理。若如蕙珍者岂可屈以妾媵。但度其来意，无论如何席位皆愿就也。惟任公何人，肯辱没此不可多得之人才耶？）设一女学校，使之尽其所长，是即所以报此人也。至于他事，则此心作沾泥絮也久矣。吾于一月来，游历附近各小埠，日在舟车鞍马上，乡人接待之隆，真使人万万不敢当。然每日接客办事，无一刻之暇，劳顿亦极矣。卿来信所嘱，谓此事若作罢论，请即放过一边，勿常常记念，以保养身子云云。此却是卿过虑之处。曾记昔与卿偶谈及，卿问别后相思否？吾答以非不欲相思，但可惜无此暇日耳。于卿且然，何况蕙珍？在昔且然，何况今日？惟每接见西人，翻译者或不能达意，则深自愤恨，辄忆此人不置耳。近亦月余不见此人，因前事颇为外人所传闻，有一问者，吾必力言并无其影响，盖恐一播扬，使蕙珍难为情也。因此之故，更避嫌疑，不敢与相见。今将行矣，欲再图一席叙话，不知能否也。

拳匪陷京津，各国干涉，亡国在即，吾党在南，不识能乘时否？嗟夫！嗟夫！吾独何心，尚喁喁作儿女语耶。……再者，卿来书所论，君非女子不能说从一而终云云，此实无理。吾辈向来倡男女平权之论，不应作此语。与卿相居十年，分携之日，十居八九，彼此一样，我可以对卿无愧，虽自今以后，学大禹之八年在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卿亦必能谅我。若有新人双双偕游各国，恐卿虽贤达，亦不能无小芥蒂也。一笑！吾虽忙杀，然知卿闲杀闷杀，故于极忙之中，常不借偷半夕之闲，写数纸与卿对话。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中国】鲁迅（1881～1936）

鲁迅，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许广平（1898～1968），中国现代女作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曾是鲁迅的学生，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终于走到了一起。

致许广平

广平兄：

5日与7日的两函，今天（11）上午一同收到了。这封挂号信，却并无要事，不过我因为想发几句议论，倘被遗失，未免可惜，所以宁可做得稳当些。

这里的风潮似乎还在蔓延，但结果是决不会好的。有几个人已在想利用这机会高升，或则向学生方面讨好，或则向校长方面讨好，真令人看得可叹。我的事情大致已了，本可以动身了，今天有一只船，来不及坐，其次，只有星期六有船，所以于15日才能走。这封信大约要和我同船到粤，但姑且先行发出。我大概15日上船，也许要到16日才开，则到广州当在19或20日。我拟先住广泰来栈，待和学校接洽之后，便暂且搬入学校，房子是大钟楼，据伏园来信说，他所住的一间就留给我。

助教是伏园出力，中大聘请的，俺何敢“自以为给”呢？至于其余等等，则“爆发”也好，发爆也好，我就是这么干，横竖种种谨慎，也还是重重逼迫，好像是负罪无穷。现在我就来自画招供，自卸甲冑，看看他们的第二拳是怎样的打法。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着博施于众的心情，但现在我不，独于其一，抱了独自求得的心情了。（这一段也许我误解了原意，但已经写下，不再改了。）这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我都不问：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我何尝高兴站在台上？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作“朋友”。谁有什么法子呢？但现在之所以还只（！）说了有限的消息者：一，为己，总还想到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借我已成之地位，而作改革运动。但我要兢兢业业，专为这两事牺牲，是不行了。我牺牲得不少了，而享受者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性命。我现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

这是你知道的，单在这三四年，我对于熟识的和初初相识的文学青年是怎样，只要有可以尽力之处就尽力，并没有什么坏心思。然而男的呢，他们自己之间也掩不住嫉妒，到底争起来了，一方面于心不满足，就想打杀我，给那方面也失了助力。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要得步进步，不会完的。我蔑视他们了。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11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飚》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

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

那时我又写信去打听孤灵，才知道这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亥情、微风、宴太。有些人又说我将她带到厦门去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是送我上车的人所流布的。白果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在送别会上，田千顷且故意当众发表，意图中伤。不料完全无效，风潮并不稍减，因为此次风潮，根柢甚深，并非由我一人而起，而他们还要玩些这样的小巧，真可谓“至死不悟”了。

现在是夜二时，校中暗暗的熄了电灯、贴出放假布告，当即被学生发现，撕掉了。此后怕风潮还要扩大一点。

我现在真自笑我说话往往刻薄，而对人则太厚道，我竟从不疑及亥情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虽然他的目光如鼠，各处乱翻，我有时也有些觉得讨厌。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你看这是多么难以侍奉的大人先生呵。我托令弟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诼，说我在纵容着学生虐待她。为求清宁，偏多滓秽，我早先说，呜呼老家，能否复返，是一问题，实非神经过敏之谈也。

但这些都由它去，我自走我的路。不过这次厦大风潮之后，许多学生，或要同我到广州或想转学到武昌去。为他们计，在这一年半载之中，是否还应该暂留几片铁甲在身上，此刻却还不能聚然决定。这只好于见到时再商量。不过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同事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中了流言家的诡计了。

迅

【中国】许地山（1893～1941）

许地山，名赞堃，笔名落华生，福建龙溪县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后又从事佛学研究。他的作品同情被压迫民众，批判黑暗现实，并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

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也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34年，许地山去印度考察，期间写了这封信给周俟松。信中以亲切的口吻制定了几条夫妇间的爱情生活准则，说明应把爱情建立在互相体谅、互相帮助的基础上，读来别有一番情味。

致周俟松

六妹，好伴儿：

今天接到你4月13日底信，想那封飞机信是丢了。昨天接北京汇来英金三十磅，大概是燕京来底，今天不能取，到明天才能知道。那封丢了的信，你大概的告诉我小说稿接到了。方才又接到上海的信，傅东华来的，说小说稿已接到，登在七月号上。上两封信给你说的电影计划，进行了没有？我看是很有希望，你想怎样？哥七月底将到家，若钱来得早，早走，也许六月初离此地，游行二星期，七月中到平。

（原信中脱落一段）……妹看好不好？妹请人写起来，挂在卧房里，好不好？”夫妇间，凡事互相忍耐；如意见不合，在说大声话以前，各人离开一会；各以诚意相待；每日工作完毕，夫妇当互给肉体 and 精神的愉快；一方不快时，它方当使之忘却；上床前，当互省日间未了之事及明日当做之事。”还有一两条，不甚重要，不必写。妹妹，你想这几条好不好，咱们试试吧。哥实在没给妹委屈，平心而论。但以后，咱们不会再争吵了，我敢保，我知道妹真爱我。

妹，你应当告诉我的许多事，都没告诉我，我在此地，要象在家一样知道家里的事，蕙君常来吗，老太爷心境如何？楸，为何不写信？

丑

【中国】高君宇（1896～1925）

高君宇，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五四”运动时的北京大学学生代表。1920年9月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在第三次党代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高君宇不仅是一位革命者，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诗人，他曾经爱上了北京的著名女诗人石评梅，并热烈地追求她，给她写了不少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情书。

致石评梅

你中秋前一日的信，我于上船前一日接到。此信你说可以做我惟一知己的朋友。前于此的一封信又说我们可以作以事业度过这一生的同志。你只会答复人家不需要的答复，你只会与人家订不需要的约束。

你明白的告诉我之后，我并不感到这消息的突兀，我只觉得心中万分凄怆！我一边难过的是：世上只有吮血的人们是反对我们的，何以我唯一敬爱的人也不能同情于我们？我一边又替我自己难过，我已将一个心整个交给伊，何以事业上又不能使伊顺意？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假使我要为自己打算，我可以去做禄蠹了，你不是也不希望我这样做吗？你不满意于我的事业，但却万分恳切的劝勉我努力此种事业；让我再不忆起你让步于吮血世界的结论，只悠悠的钦佩你牺牲自己而鼓舞别人的义侠精神！

我何尝不知道：我是南北飘零，生活在风波之中，我何忍使你同人此不安之状态。所以我决定：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从此我决心为我的事业奋斗，就这样飘零孤独度此一生，人生数十寒暑，死期忽忽即至，奚必坚执情感以为是。你不要以为对不起我，更不要为我伤心。

这些你都不要奇怪，我们是希望海上没有浪的，它应平静如镜；可是我们又怎能使海上无浪？从此我已是傀儡生命了，为了你死，亦可以为了你生，你不能为了这样可傲慢一切的情形而愉快吗？我希望你从此愉快，但凡你能愉快，这世上是没有什么可使我悲哀了！

写到这里，我望望海水，海水是那样平静。好吧，我们互相遵守这些，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不管他生也好？死也好。

1924年9月22日

……我虽无力使海上无浪，但是经你正式决定了我们命运之后，我很相信这波澜山立狂风统治了的心海，总有一天风平浪静，不管这是在千百年后，或者就是这握笔的即刻。我们只有等候平静来临，死寂来临，假如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容易丢去了的，便是兢兢恋守着的；愿我们的友谊也如双手一样，可以紧紧握着的，也可以轻轻放开。宇宙作如斯观，我们便毫无痛苦，且可与宇宙同在。

双十节商团袭击，我手曾受微伤。不知是幸呢还是不幸，流弹洞穿了汽车的玻璃，而我能坐在车里不死！这里我还图着几块碎玻璃，见你时赠你做个纪念。昨天我忽然很早起来跑到店里购了两个象牙戒指；一个大点的我自己带在手上，一个小的我寄给你，愿你承受了它。或许你不忍吧！再令它如红叶一样的命运。愿我们用‘白’来纪念这枯骨般死静的生命。……

【中国】徐志摩（1896～1931）

徐志摩，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浙江海宁人。曾留学欧美，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大学任教，并主编《诗刊》、《新月》等文学期刊，是“新月派”的骨干之一。

徐志摩于1915年与第一位妻子张幼仪结婚，后因感情不合，1922年3月两人在德国求学期间自愿离婚。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徐志摩与有夫之妇陆小曼产生火热恋情，并于1926年结婚。

致陆小曼

小曼：

这实在是太惨了，怎叫我爱你的不难受？假如你这番深沉的冤屈，有人写成了小说故事，一定可使千百个同情的读者滴泪。何况今天我处在这最尴尬最难堪的地位，怎禁得不咬牙切齿的恨，肝肠迸裂的痛心呢？真的太惨了。我的乖！你前生作的是什么孽，今生要你来受这样惨酷的报应。无论折断一枝花，尚且是残忍的行为，何况这生生的糟踏一个最美最纯洁最可爱的灵魂？真是太难了。你的四围全是细精铁壁你便翅膀也难飞。咳，眼看着一只洁白美丽的稚羊，让那满面横肉的屠夫擎着利刀向着它刀刀见血的蹂躏谋杀，——旁边站着不少的看客。那羊主人也许在内，不但不动怜借反而称赞屠夫的手段，好像他们都挂着馋涎想分尝美味的羊羔哪。咳！这简直的不能想。实有的与想象的悲惨的故事我也闻见过不少。但我爱，你现在所身受的却是谁都不曾想到过，更有谁有胆量来写？我劝你早些看哈代那本《Judetheobscure》吧。那书里的女子 Sue，你一定很可同情她。哈代写的结果叫人不忍卒读。但你得明白作者的意思，将来有机会，我对你细讲。咳！我真不知道你申冤的日子在哪一天！实在是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你，不明白也算了，一班人还来绝对的冤你。阿呸！狗屁的礼教，狗屁的家庭，狗屁的社会，去你们的。青天里白白的出太阳；这群两脚，血管的水全是冰凉的。我现在可以放怀的对你说：我腔子里一天还有热血，你就一天有我的同情与帮助。我大胆的承受你的爱，珍重你的爱，永保你的爱。我如其凭爱的恩惠，还能从有性灵里放射出一丝一缕的光亮，这光亮全是你的。你尽量用吧！假如你能在我的人格思想里发现有些须的资养与温暖，这也全是你的，你尽量使吧！最初我听见人家诬蔑你的时候，我就热烈的对他们宣言，我说：你们听着，先前我不认识她，我没有权利替她说话，现在我认识了她，我绝对的替她辩护。我敢说如其女人的心曾经有过纯洁的，她的就是一个。

Her heart is as pure and unsoiled as any woman's

and her soul as noble. 现在更进一层了，你听着这分别。先前我自己仿佛站得高些，我的眼是往下望的。那时我怜你惜你疼你的感情是斜着下来到你身上来的；渐渐的我觉得我看法不对，我不应得站得比你高些，我只能平看着你。我站在你的正对面，我的泪上的光芒与你的泪上的光芒针对着，交换着。你的灵性渐渐的化入了我的，我也与你一样的觉悟了，一个新来的影响在我的人格中四布的贯彻。——现在我连平视都不敢了。我从你的苦恼与悲惨的情感里憬悟了你的高洁的靈魂的真际。这是上帝神光的反映，我自己不由的低降了下去。现在我只能仰着头献给你我有限的真情与真爱，声明我的惊讶与赞美。不错，勇敢，胆量，怕什么？前途当然是有光明的，没有也得叫他有一个。灵魂有时可以到黑暗的地狱里去旅行，但一点神灵的

光亮却永远在灵魂本身的中心点着。——况且你不是确信你已经找着了你的真归宿、真想望，实现了你的梦，来让这伟大的灵魂的结合毁灭一切的阻碍，创造一切的价值，往前走吧！再也不必迟疑。

你要告诉我什么？尽量的告诉我。像一条河流似的，尽量把他的积源交给无边的大海。像一朵高爽的葵花，对着和暖的阳光，一瓣瓣的展露她的秘密。你要我的安慰，你当然有我的安慰，只要我有，我能给你，要什么有什么。我只要你做到你自己说的一句话——“Righton”。即使命运叫你在得到最后胜利之前碰着了不可躲避的死，我的爱！那时你就死。因为死就是成功，就是胜利。一切有我在，一切有爱在。同时你努力的方向得自己认清，再不容丝毫的含糊，让步牺牲是有的，但什么事都有个限度，有个止境。你这样一朵稀有的奇葩，决不是为了一对庸俗的父母，为一个庸懦兼残忍的丈夫牺牲来的。你对上帝负有责任；你对自己负有责任；尤其你对你新发现的爱负有责任。你已往的牺牲已经是够了，你再不能轻易糟蹋一分半分的黄金光阴。人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尽职也有个道理。灵魂是要救度的，肉体也不能永久让人家侮辱蹂躏；因为就是肉体也含有灵性的。总之一句话：时候已经到了，你得 As-sertyourownPevsonality. 你的心肠太软，这是你一辈子吃亏的原因。但以后可再不能过分的含糊了。因为灵与肉实在是不能绝对分家的。要不然 Nora 何必一定得抛弃她的家，永别她的儿女，重新投入渺茫的世界里去？她为的就是她自己的人格与性灵的尊严，侮辱与蹂躏是不应得容许的。且不忙，慢慢的来。不必悲观，不必厌世，只要你抱定主意往前走，决不会走过头，前面有人等着你。以后信你得好好的收藏起来，将来或许有用。——在你申冤出气时的将来，但暂时切不可泄漏。切切！

1925年3月3日

爱眉：

昨晚打电后，母亲又不甚舒服，亦稍气喘，不绝呻吟。我二时睡，天亮醒回，又闻呻吟，睡眠亦不甚好。今日似略有热度，昨日大解，又稍进烂面或有关系。我等早八时即全家出门去沈家浜上坟。先坐船出市不远，即上岸走。蒋姑母谷定表妹亦同行。正逢乡里大迎神会。天气又好，遍里拢尽是人。附近各镇人家亦雇船来看，有桥处更拥挤。会甚简陋，但乡人兴致极高，排场亦不小。田中一望尽绿，忽来千百张红白绸旗，迎风飘舞，蜿蜒进行，长十丈之龙，有七八彩砌，楼台亭阁，亦见十余。有翠香寄柬、天女散花、三戏牡丹、吕布貂蝉等彩扮，高跷亦见，他有三百六十行，彩扮至趣。最妙者为一大白牯牛，施施而行，神气十足。据云此公须尽白烧一坛，乃肯随行。此牛殊有古希风味，可惜未带照相器，否则大可留些印象。此时方回，明后日还有迎会。请问询美有兴致来看乡下景致否，亦未易见到，借此来映一次何似。方才回镇，般傍岸时我等俱已前行。父亲最后，因篙支不稳，仆倒船头，幸未落水。老人此后行动真应有人随待矣。今晚父亲与幼仪、阿欢同去杭州。我一人留此伴母，可惜你行动不能自由，梵皇渡今亦有检查，否则同来侍病，岂不是好？询美诗你已寄出否？明日想做些工，肩负过多，不容懒矣。你昨晚睡得好否？牙如何？至念！回头再通电，你自己保重！

摩

4月9日星期四

我至爱的老婆：

先说几件事，再报告来平后行踪等情。第一，文伯怎么样了？我盼着你

来信，他三弟想已见过，病情究有甚关系否？药店里有一种叫因陈，可煮当水喝，甚利于黄病。仲安确行，医治不少黄。他现在北平，伺候副帅。他回沪定为他调理如何？只是他是无家之人，吃中药极不便，梦绿家或我家能否代煎？盼即来信。

第二是钱的问题。我是焦急得睡不着。现在第一盼望节前发薪，但即节前有，寄到上海，定在节后。而二百六十元期转眼即到，家用开出支票，连两个月房钱亦在三百元以上，节还不算。我不知如何弥补得来？借钱又无处开口。我这里也有些书钱、车钱、赏钱，少不了一百元。真的踌躇极了。本想有外快来帮助，不幸目前无一事成功，一切飘在云中，如何是好？钱是真可恶，来时不易，去时太易。我自阳历三月起，自用不算，路费等等不算，单就付银行及你的家用，已有二千零五十元。节上如再寄四百五十元，正合二千五百元而到六月底还有四个月，如连公债果能抵得四百元，那就有三千元光景，按五百元一月，应该尽有付余，但内中不幸又夹有债项。你上节的三百元，我这节的二百六十元，就去了五百六十元，结果拮据得手足维艰。此后又已与老家说绝，缓急无可通融。我想想，我们夫妻俩真是醒起才是！若再因循，真不是道理。再说我原许你家用及特用每月以五百元为度。我本意教书而外，另有翻译方面二百可恃，两样合起，平均相近六百，总还易于维持。不想此半年各事颠倒，母亲去世，我奔波往返，如同风裹篷帆。身不定，心亦不定。莎士比亚更如何译得？结果仅有学校方面五百多，而第一个月又被扣了一半。眉眉亲爱的，你想我在这情形下，张罗得苦不苦？同时你那里又似乎连五百都还不够用似的，那叫我么办？我想好好和你商量，想一长久办法，省得拔脚窝脚，老是不得干净。家用方面，一是（屋子），二是（车子），三是（厨房），这三样都可以节省。照我想一切家用此后非节到每月四百，总是为难。眉眉，你如能真心帮助我，应得替我想法子，我反正如果有余钱，也决不自存。我靠薪水度日，当然梦想不到积钱，唯一希冀即是少债，债是一件 degrading and humiliating thing。眉，你都知道有时竟连最好朋友都会因此伤到感情的，我怕极了的。

写至此，上沅夫妇来打了岔，一岔直岔到下午6时。时间真是不够支配。你我我是天成的一对，都是不懂得经济，尤其是时间经济。关于家务的节省，你得好好想一想，总得根本解决车屋厨房才是。我是星期四午前到的，午后出门，第一看奚若，第二看丽琳叔华。叔华长胖了好些，说是个有孩子的母亲，可以相信了。孩子更胖，也好玩，不怕我，我抱她半天。我近未也颇爱孩子，有伶俐相的，我真爱。我们自家不知到哪天有那福气，做爸妈抱孩子的福气。听其自然是不成的，我们都得想法，我不知你肯不肯。我想你如果肯为孩子牺牲一些，努力戒了烟，省得下来的是大烟里，哪怕孩子长成到某种程度，你再吃。你想我们要有，也真是时候了。现在阿欢已经完全与我不相干的了。至少我们女儿也得有一个，不是？这你也得想想。

星期四下午又见杨今甫，听了不少关于的话。好一位小姐，差些一个大学都被她闹散了。也有不少丑态，想起来还算咱们露脸，至少不曾闹什么话柄。夫人！你的大度是最可佩服的。北京最大的是清华问题，闹得人人都头昏。奚若今天走，做代表到南京，他许去上海来看你，你得约梅美请他玩玩。他太太也闹着要离家独立谋生去，你可以问问他。

星期五午刻，我和罗隆基同出城。先在燕京，叔华亦在，从文亦在。我们同去香山看徽音，她还是不见好，新近又发了十天烧，人颇疲乏。孩子倒

极俊，可爱得很，眼珠是林家的，脸盘是梁家的。昨在女大，中午叔华请吃鲑鱼蜜酒，饭后谈了不少话，吃茶。有不少客来，有 Rose，熊光着脚不穿袜子，海也不回来了，流浪在南方已有十个月，也不知怎么回事。她亦似乎满不在意，真怪。昨晚与李大头在公园，又去市场看玉泊生戏，唱逍遥津，大气磅礴，只是有气少韵。座不甚佳，亦因配角太乏之故。今晚唱探母，公主为一民国大学生，唱还对付，貌不佳。他想搭小翠花，如成，倒有希望叫座。此见下海亦不易。说起你们唱戏，现在我亦无所谓了。你高兴，只有传伴合适，你想唱无妨，但得顾住身体。此地也有捧雪艳琴的。有人要请你做文章。昨天我不好受，头腹都不适。冰其淋吃太多了。今天上午余家来，午刻在莎菲家，有叔华、冰心、今甫、性仁等，今晚上沅请客，应酬真厌人，但又不能不去。

说你的画，叔华说原卷太差，说你该看看好些的作品。老金，丽琳张大了眼，他们说孩子是真聪明，这样聪明是糟了可惜。他们总以为在上海是极糟，已往确是糟，你得争气，打出一条路来，一鸣惊人才是。老邓看了颇夸，他拿付裱，裱好他先给题，杏佛也答应题，你非得加倍用功小心，光娘的信到了，照办就是。请知照一声，虞裳一二五元送来否？也间一声告我。我要走了，你得勤写信。乖！

你的摩

14 日

四

爱妻小眉：

真糟，你化了三角一分的飞快，走了整六天才到。想是航空铁轨全叫大水冲昏了，别的倒不管，只是苦了我这几天候信的着急！

我昨函已详说一切，我真的恨不得今天此时已到你的怀抱——说起咱们久别见面，也该有相当表示，你老是那坐着躺着不起身，我枉然每回想张开胳膊来抱你亲你，一进家门，总是扫兴。我这次回来，咱们来个洋腔，抱抱亲亲何如？这本是人情，你别老是说那是湘眉一种人才做得出，就算给我一点满足，我先给你商量成不成？我到家时刻，你可以知道，我即不想你到站接我，至少我亦有人情的希望，在你容颜表情上看得出对我一种相当的热意。

更好是屋子里没有别人，彼此不致感受拘束。况且你又何尝是没有表情的人？你不记得我们的“翡冷翠的一夜”在松树七号墙角里亲别的时候？我就不懂何以做了夫妻，形迹反而得往疏里去！那是一个错误。我有相当情感的精力，你不全盘承受，难道叫我用凉水自浇身？我钱还不曾领到，我能如愿的话，可以带回近八百元，垫银行空尚勉强，本月用费仍悬空，怎好？

我遵命不飞，已定 12 日快车，14 晚可到上海。记好了！连日大雨全城变湖，大门都出不去。明日如晴，先发一电安慰你。乖！我只要你自珍自爱，我希望到家见到你一些欢容，那别的困难就不难解决。请即电知文伯、慰慈，盼能见到！娘好否？至念！

你的鞋花已买，水果怕不成。我在狠命写醒世姻缘序，但笔是秃定的了，怎样好？

诗倒做了几首，北大招考，尚得帮忙。

老金、丽琳想你送画，他们 20 日走，即寄尚可及。

杨宗翰（字伯屏）也求你画扇。

你的亲摩

7月8日

【中国】白薇（1894～1987）

白薇，中国现代作家，生于湖南省资兴县。多年从事戏剧创作，作品有《琳丽》、《打出幽灵塔》、《革命神受难》、《炸弹与征鸟》等。杨骚，原名杨维铨，现代著名诗人和戏剧家。30年代“左联”成员。

白薇与杨骚于1924年在日本东京由朋友介绍相识，1928年由相恋而结婚。

致杨骚

维弟：

昨天为你买了音乐会的入场券，今天从K处回来，正想写信给你，便接到了你这封好像报悲的信。我终日不离开手地读了几十遍，不，两百遍也读过了。

爱的维，如果你也真的在爱我，你应该感着我今天一天为你烦恼的心罢？在爱的火开始燃烧的时候，即使怎样苦，也像蜜一样的甜……

爱弟，你所说的话我都能够谅解。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正如我今年正月的心理状态一样。我由一场热病，把“死”本身痛快地烧死了。我觉得过去，悲哀，理性，现实界的一切，都在炎炎地燃烧着的净火中烧掉，而只剩下纯粹的血清在心里营着不可思议的作用，形成了现在这个无邪气的我的躯体。所以现在的我只是个小孩子，我对你的爱是天真的。

维弟，我的小朋友，好像天使般地和我交际罢！不然，我会哭，不断地哭。

不待说我最初对你的爱就觉得有点奇怪，但你不也是同样吗？

可是明了他说起来，我们还是无邪气的爱的成份多几倍。

爱弟，我非爱你不可，非和你往来不可。你要尊重我的无邪气，不要把我无邪气的可爱的灵魂杀死！不要认为我的爱单单是男女间的恋情。晓得吗？

尝过种种苦痛的我，是不怕什么命运的，等，等，等几年几千百年的这种蠢念我不来。我生来是顽强，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还是任自己的心意行事吧。

维！愿你让我们的命运自然地轮转下去罢！

白薇

10月18日

【中国】恽代英（1895～1931）

恽代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著名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江苏武进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国青年》主编。1926年3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和宣传部秘书长。1930年5月被国民党逮捕，1931年4月20日在南京英勇就义。

沈葆秀，恽代英的第一个妻子，两人于1915年结婚，1918年沈葆秀因生产去世。

致葆秀

葆秀大鉴：

汝去我而逝已匝月矣。吾未知汝魂魄自知耶？我元汝尚能勉自排遣，汝无我又无汝所爱之弟妹，汝何以度日耶？吾昨闻全婢言，血晕之时毫无苦痛，汝幸能无苦痛而去，吾闻之亦心慰。吾无情之人，近来待汝较汝初逝时已略淡漠，汝当冷笑而置之也。惟余可以慰汝者，前与汝言合葬之事，父亲大人已经允许，不续娶之事亦可办到。现与汝卜地落驾山，先批与王氏先祖妣墓地之间，择期本月27日发引安葬。呜呼！吾与汝姻缘如是之短，殊令人思之不服。他生之缘，愿无忘之。父亲意欲吾稍缓纳亲，吾意汝生前一杯一箸，犹爱情不肯轻界他人，岂以我身汝甘使他人一尝鼎耶？吾之有愧于汝，料汝英灵必能谅原。吾自今以后，惟当更求守身如玉，使此心如古井不波。吾意我若先汝而死，不知汝哀痛何如，或汝以身殉我矣。吾即不能以身殉汝，著更不能为汝守此心。守此身，他日同穴，以何面目向汝耶？吾本有独身终老之心，且吾亦以学一自立生活为乐，汝既不终天年，吾初无须人扶持，汝如有知，于汝之去我太亟，亦不必悔，更不必念我寂寥，惟有法可续他生之缘者，必力求之，此则所以惠我者深矣。此生已休，惟他生可卜耳。

吾思汝从我两载余，初无何等乐境。吾作事过于刻板，且爱书过于爱汝，每使汝孤寂无聊，今日回忆殊有愧矣。吾原谓将来卒业，则汝之幸福渐增，岂知汝竟不待吾卒业而去乎？吾即失汝，今日所谋者，则卒业后就事，如何填补此次丧事亏空。且父亲之意，吾等能回江苏亦狐死正邱首之意。且先妣之葬，略有谬误之处，吾意就事钱稍多，则将迁先妣与汝之枢回常州。江南风景较此为佳，且从此汝更可与先妣相近，盖吾等意欲购大地一块，永为吾家墓地。呜呼！吾果有所人不与汝谋阳宅，乃谋及阴宅，吾不知汝瞑目乎？否也。

前者卿问我，卿死后我将如何，今除同死一言，我——皆践其诺矣。吾坚持不续娶，吾意汝必怜我，然亦不必怜。吾性孤介，前者幸得汝，不然欲有家庭之乐，未必能也。吾今又安得端肃聪明如汝者而妻之？且得此等人，如待遇同于汝或更优于汝，我宁死不肯为。吾惟愿汝魂魄常依附吾身体，吾将来至上海，汝仍随我至上海。我虽不见汝，我心滋慰。又汝终不能常入我

落驾山即现在的武昌珞珈山。

界：给予。

尝鼎：即“尝鼎一脔”之意，比喻可据部分以推知全体。

狐死正邱首：出自《礼记》檀弓篇，从姜太公被封于营五（齐），返葬于周，联系到狐死时把头摆正方位，面对着老家，意为不忘本也。

梦，吾意汝魂魄或已无知，果无知亦免汝柔肠百折，珠泪千行，事亦良佳。惟恐或虽有知，强鬼挟持汝，不使汝与我相见。吾意果有鬼必有神，吾将力求修德造福，使神灵可护我，并我所爱之人。使我等痴愿必偿。向如魂魄无知，我将未亦归于此境。惟愿化灰尘后，汝之躯壳与我之躯壳更揉杂，不可辨。其中又不许他人之躯壳相揉杂，此亦无知之一乐也。吾等既合葬，此乐或可求而得之。固合葬使汝兆偏左，留其右以待我，汝喜耶？嗔耶？惟愿我将来死后能见汝来相迎，从此永远同眠于重泉之下，以雪此壳，则异室之根，吾知汝再见我之时，或不至憾余言不顾行，事死不能如事生也。

仲清每露感汝及感余之意，其情甚真挚。吾原推爱卿之心以及彼，今已无以报卿，故尤注意彼。吾犹忆汝前年归宁后，告我汝家中仲清等之不上进，颇倦倦无以为什。人言女生外向，汝之念念母家，何曾外向？是知汝固非寻常女子也。仲清欲来与我同居，父亲、岳父俱已赞同。此既慰我寂寥，亦于仲清有益。吾将来至上海，必设法携仲清往投考学校。吾常见仲清，常为仲清尽力，庶几稍足以自恕负汝之罪，亦使汝不更以汝家未来事为虑也。

自汝逝后，伯父、父亲、岳父俱虑余悲思过当，或致狂疾，吾当事诚抑郁不解，老天何心乃如此处我？事后追思，又觉我处置多所失当，使汝致于此。吾思死诚不足为祸，惜不得同死。更以家中诸多关系，亦不敢同死。吾既不死，又敢狂乎？吾果狂何益于汝？他人不谅，或且以为汝致我狂，则重诬汝矣。近来力求排遣之法，精神渐觉复原。呜呼！吾等不幸而运乖，遽成异世之人。我死与不死，狂与不狂，再娶与不再娶，总觉许多未安，但亦只得求比较可安者而安之。吾知汝在冥中，亦必心中转侧，不知如何为我为计。事已至此，更无善计可言。汝第任吾今日所行，不必又或有所歉然于心也。汝不必念我无子，我之不信无后为不孝之说，汝所素知。我苟立志向上，吾父乃及祖宗必不以无后责我，更不致以此怨汝，汝一切放心。汝既为吾家而死，历代祖宗必矜怜汝，其他愚拙之事，发于我之痴情，无与于汝事也。

吾已以汝临产之一切情形撰《临产之大教训》一篇，又撰《悼亡杂话》一篇未成，此二篇均不甚可意，或须改作少年失偶，汝我难堪之情，谅无大异。吾惟祝汝无知，汝果有知，或更不能善排遣如我，吾惟愿汝能宽心自寻乐趣。……。

吾为汝筹葆秀大工厂事，苟天假以缘，事非难成。吾失汝，琐屑之事，顿无人助，外间如遇得意之事，亦无可告语。吾为汝擦棺、购置点心，意欲一睹汝笑容，终不能见。前者岳母生日，吾亲携点心二包往赠，此汝屡嘱我而不为者。今我为之，汝不及见矣。是日与姚舅舅等打牌，吾又念今年新正，终未从容与汝一游嬉，此皆吾作事过于刻板之过。吾不知如何能补此缺憾，吾惟愿常保此灵明，死后做鬼夫妻。庶几不致再有缺憾如此刻。吾自问，除一种痴情，一种向上心，并此干净身体以外，更元事可以对得住汝。汝爱吾不肯深责吾，吾以此愈不能忘汝矣。汝怀孕十月，不知所受是何滋味，中夜疼痛不能安枕，尚宁默然自己下床料理一切，知我睡眠有定时，早起不欲过晏，终不愿轻易扰吾。呜呼！吾今日思之，愈不能不恻汝，吾不知体贴汝，待汝虽不严，而酷如此，吾惟有于汝去后，本吾良心，不作一负汝之事，不然吾无以自恕矣。吾愿吾他生托身为女子，与汝为妇，亦一尝怀孕分娩之苦，以赎此生之罪。此言出于吾之赤诚，汝必能相信也。

父亲知吾拟每月致汝一函，谓如此恐遭魔祟，此父母爱子之心。余意以遵命为是。惟吾每月十五日必一计是月中为汝所作事若干，以志不忘。汝不

得每月得吾书，或非汝所愿，汝能魂魄依余，则余之心即汝之心，余之身即汝之身，更不必假尺素之力而情愫始通也。家中自汝丧后，群众一辞，以迁家为宜，床空裳冷，我亦难以为怀，不如不见为净。如因汝伤我身体，汝必不安，且亦过于拂诸长者之意也。吾如卒业就业沪滨，每年至少必两度省视汝墓，在此则拟每年四次。吾已无事报汝，惟以一颗心请汝鉴纳而已。

我校中尚未开课，大约总可以敷衍毕业，四弟因料理家务，前不久始赴宁，近因宁疫甚盛，避之杭州。吾前与汝约就业沪滨，得便必游苏杭名胜，今已不可得矣。抱冰堂花又盛开，汝魂魄亦能一往游览耶！吾言有尽，而意无穷，吾亦不知将来更何时致书于汝，惟于有必要情形时，必不忘致书耳。吾自号“永鰥痴郎”，我亦痴，汝亦痴，既痴于前矣，安容不遂终身痴乎！汝以吾言为然否？

代英

1918年3月28日

尺素：古人用绢帛书写，通常长一尺，今常用的指书信。

【中国】郁达夫（1896～1945）

郁达夫，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浙江富阳人，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抗日战争时，在香港南洋群岛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主要作品有《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她是一个弱女子》等。

郁达夫与王映霞识于1927年，同年郁达夫与原配夫人离异，和王映霞结婚。1940年两人脱离夫妻关系。

致王映霞

（1927年3月4日）

这一封信，希望你保存着，可以作我们两人这一次交游的纪念。

两月以来，我把什么都忘掉。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我的爱你，总算是切而且挚了。我几次对你说，我从没有这样的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自身不可的。内心既感到了这样热烈的爱，你试想看看外面可不可以和你同路人一样，长不相见的？因此我几次的要求你，要求你不要疑我的卑污，不要远避开我，不要于见我的时候要拉一个第三者在内。好容易你答应了我一次，前礼拜日，总算和你谈了半天。第二天一早起未，我又觉得非见你不可，所以又匆匆的跑上尚贤坊去。谁知事不凑巧，却遇到了孙夫人的骤病，和一位不相识的生客的到来，所以那一天我终于很懊恼地走了，那一夜回家，仍旧是没有睡着，早晨起来，就接到了你一封信，——在那一天早晨的前夜，我曾有一封信发出，约你在今天到先施前面来会——你的信里依旧是说，我们俩人在这一个期间内，还是少见面的好。你的苦衷，我未始不晓得。因为你还是一个无瑕的闺女，和男子来往交游，于名誉上有绝大的损失，并且我是一个已婚之人，尤其容易使人家误会。所以你就用拒绝我见面的方法，来防止这一层。第二，你年纪还轻，将来总是要结婚的，所以你所希望于我的，就是赶快把我的身子弄得清清爽爽，可以正式的和你举行婚礼。由这两层原因看来，可以知道你所最重视的是名誉，其次是结婚，又其次才是两人中间的爱情。不消说这一次我见到了你，是很热烈地爱你的。正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所以由我讲来，现在我能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真正的爱，是不容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对你感到的，的确是很纯正，很热烈的爱情。这一种爱情的保持，是要日日见面，日日谈心，才可以使它长成，使它洁化，使它长存于天地之间。而你对我的要求，第一就是不要我和你见面。我起初还以为这是你慎重将事的美德，心里很感服你，然而以我这几天自己的心境来一推想，觉得真正的感到热烈的爱情的时候，两人的不见面，是绝对的不可能的。若两个人既感到了爱情，而还可以长久不见面的说话，那么结婚和同居的那些事情，简直可以不要。尤其是可以使我得到实证的，就是我自家的经验。我和我女人的订婚，是完全由父母作主，在我三岁的时候定下的。后来我长大了，有了知识，觉得两人中间，终不能发生出情爱来，所以几次想离婚，几次受了家庭的责备，结果我的对抗方法，就只是长年的避居在日本，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回国。后来因为祖母的病，我于暑假中回来了一次——那一年我已经

有 25 岁了——殊不知母亲祖母及女家的长者，硬是把我捉住，要我结婚。我逃得无可再逃，避得无可再避，就只好想了一个恶毒法子出来刁难女家，就是不要行结婚礼，不要用花轿，不要种种仪式。我以为对于头脑很旧的人，这一个法子是很有效力的。那里知道女家竟承认了我，还是要我结婚，到了七十二变变完的时候，我才走投无路，只能由他们摆布了，所以就糊里糊涂的结了婚。但我对于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结婚之后，到如今将满六载，而我和她同住的时候，积起来还不上半年。因为我对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长年的飘流在外，很久很久不见面，我也觉得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从我这自己的经验推想起来，我今天才得到了一个确实的结论，就是现在你对我所感到的情爱，等于我对于我自己的女人所感到的情爱一样。由你看起来，和我长年不见，也是没有什么的。既然是如此，那么映霞，我真真对你不起了，因为我爱你的热度愈高，使你所受的困惑也愈甚，而我现在爱你的热度，已将超过沸点，那么你现在所受的痛苦，也一定是达到了极点了。爱情本来要两人同等的感到，同样的表示，才能圆满的成立，才能有好好的结果，才能使两方感到一样的愉快，像现在我们这样的爱情，我觉得只是我一面的庸人自扰，并不是真正合乎爱情的原则的。所以这一次因为我起了这盲目的热情之后，我自己倒还是自作自受，吃苦是应该的，目下且将连累及你也吃起苦来了。我若是有良心的人，我若不是一个利己者，那么第一我现在就要先解除你的痛苦。你的爱我，并不是真正的由你本心而发的，不过是我的热情的反响。我这里燃烧得愈烈，你那里也痛苦得愈深，因为你一边本不在爱我，一边又不得不聊尽你的对人的礼节，勉强的与我来酬应。我觉得这样的过去，我的昔楚倒还有限，你的苦楚，未免太大了。今天想了一个下午，晚上又想了半夜，我才达到了这一个结论。由这一个结论再演想开来，我又发见了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说到了这里，我怕你要骂我，骂我在说俏皮话讥讽你，或者你至少也要说我在无理取闹，无理生气，气你不肯和我相见，但是映霞，我很诚恳的对你说，这一种浅薄的心思，我是丝毫没有的。我从前虽则因为你不愿和我见面而曾经发过气，但到了现在——已经想前思后的想破了的现在，我是丝毫也没有怨你的心思，丝毫也没有讥骂你的心思了。我非但没有怨你讥消你的心思，就是现在我也还在爱你。正因为爱你的原因，所以我想解除你现在的苦痛——心不由主，不得不勉强酬应的苦痛。我非但衷心还在爱你，我并且也非常的在感激你。因为我这一次见了你，才经验到了情爱的本质，才晓得很热烈的想爱人的时候的心境是如何的紧张的。我此后想遵守你所望于我的话，我此后想永远地将你留置在我的心灵上膜拜。我这一回只觉得对你不起，因为我一个人的热爱而致累及了你，累你也受了一个多月的苦。我对于自己所犯的这一点罪恶，认识得很清，所以今后我对于你的报答，也仍旧是和从前一样，你要我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你（以下两行字用墨涂了——编著者）。

映霞，这一回我真觉得对你不起，我真累及了你了。

映霞，你这一回也算是受了一回骗，把我之致累于你的事情，想得轻一点，想得开一点吧！

我还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断绝了我们的友谊，不要因此而咒骂一班具有爱人的资格的男人。

这一回的事情，完全是我不好，完全是我一个人自不量力的瞎闯的结果。我这一封信，可以证明你的洁白，证明你的高尚，你不过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疯犬咬了的人，你对我本来并没有什么好恶之感，并没有什么男女的私情的。万一你要证明你的洁白，证明你的高尚，你将这一封信发表的必要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反对的抗议。不过若没有这一种必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你保存着，保存到我的死后再发表。

最后我还要重说一句，你所希望我的，规劝我的话，我以后一定牢牢的记着。假使我将来若有一点成就的时候，那么我的这一点成就的荣耀，愿意全部归赠给你。

映霞，映霞，我写完了这一封信，眼泪就忍不住的往下掉了，我我……

【中国】庐隐（1898～1934）

庐隐，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原名黄英，福建闽侯人。

李唯建（1907～1981），四川成都人，诗人，翻译家。庐隐第一个丈夫郭梦良病逝后，1928年3月与李唯建相识，1930年，两人东渡日本结婚。1934年，庐隐因产病死于医院。李唯建遂携女儿回四川蜚居，1981年11月18日病逝于成都。

致李唯建

异云：

我本是抱定决心在人间扮演，不论悲欢离合甜酸苦辛的味儿，我都想尝，人说这世界太复杂了，然而我嫌它太单调，我愿用我全生命的力去创造一个福音博和的世界；我愿意我是为了这个愿望而牺牲的人，我愿意我永远是一出悲剧的主人；我愿我是一首又哀婉绮丽的诗歌；总之，我不愿平凡！——纵使平凡能获得女玉的花冠，我亦将弃之如遗。啊异云，你不必替我找幸福，不用说幸福是不容易找到，我也不见得会收受。你要知道，有了绝大的不幸，才有冷鸥，冷鸥便是一切不幸的根蒂。唉，异云，我怨吗？我恨吗？不，不，绝不，我早知道我的生是为呕吐心血而生的。我是点缀没有生气的世界而来的，因之荆棘越多，我的血越鲜红，我的智慧也越高深。

我怀疑做人——尤其怀疑做幸福的人：什么夫荣妻贵？子孙满堂？他们的灵魂便被这一切的幸福遮蔽了，哪里有光芒？哪里有智慧？到世界上走一趟，结果没有懂得世界是什么样？自己是什么东西？啊，那不是太滑稽得可怜了吗？异云，我真不愿意是这一类的人！在我生活的前半段几乎已经陷到这种可悲的深渊里了，幸亏坎坷的命运将我救起，我现在既然已经认识我自己了，我又哪敢不把自己捉住，让他悄悄地溜了呢？

世俗上的人都以为我是为了坎坷的命运而悲叹而流泪，哪里晓得我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孤独——灵魂的孤独而太息而伤心呢？

可是人到底是大蠢了；为什么一定要求人了解呢？孤独岂不更隽永有味吗？我近来很觉悟此后或者能够做到不须人了解而处之泰然的地步，啊异云，那时便是我得救的时候了。

我的心波太不平静忽然高掀如钱塘潮水，有时平静如寒潭静流；所以我有时是迷醉的，有时是解脱的，这种梦幻不定的心，要想在人间求寄托，不是太难了吗？——啊，我从此将如长空孤雁永不停住于人间的榭上求栖止，人间自然可以遗弃我的，我呢，也应当学着遗弃人间。

异云，我有些狂了，我也不知说什么疯话，请原谅我吧！

昨天你对我说暑假后到广东去，很好！只要你觉得去与你是有兴趣的，你就去吧；我现在最羡慕人有奔波的勇气，我呢，说来，可怜便连这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的心也许一天要跑十万八千里，然而我的身体是一块朽了的木头，不能挪动，一挪动，好像立刻要瓦解冰消，每天支持在车尘蹄迹之下奔驰，已经够受，哪里还受得起惊涛骇浪的掀腾？哪里还过得起戴月披星的生活？啊异云，我本是秋风里的一片落叶，太脆弱了！

异云，我写到这里，不期然把你昨天给我的信看了一遍，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酸味直冲上来，我的眼泪满了眼眶，——然而我咽下去那咸的涩的眼泪——我是咽下去了哟！

唉！这世界什么是值得惊奇的？什么是值得赞美的？我怀疑！——唉！

一切都是让我怀疑！

什么恋爱？什么友谊？都只是一个太虚渺的幻影！啊！我曾经追寻过，也曾经想捉着过，然而现在，至少是此刻，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些！——往往我需要什么呢？我需要失却知觉，啊，你知道我的心是怎样紊乱呢？除了一瞑不视，我没有安派我自己的方法。

但是异云，请你不必为我悲伤。这种不可捉摸的心波，也许一两天又会平静，一样的酬应于大庭广众之中，欢歌狂吟，依然是浪漫的冷鸥。至于心伤，那又何必管它呢？或者还有人为了我的疯笑而忌妒我的无忧无虑呢？啊，无穷的人生，如此而已，晓晓不休，又有什么意思？算了吧，就此打住。

冷鸥书

【中国】朱自清（1898～1948）

朱自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名家，字佩弦，江苏扬州人。早年写诗，1923年以后，转向以散文创作为主，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少数几个散文大家之一。主要作品有《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除写作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授，抗战后，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1948年逝于北平。

来自清的妻子武钟谦于1929年病逝，这是朱自清悼念妻子的一篇祭文。

致亡妻

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这些个，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后若还有知，想来还如此的。告诉你，我夏天回家来着：迈儿，长得结实极了，比我高一个头。闰儿，父亲说是最乖，可是没有先前胖了。采芷和转子都好。五儿全家夸她长得好看；却在腿上生了湿疮，整天坐在竹床上不能下来，看了怪可怜的。六儿，我怎么说好，你明白，你临终时也和母亲谈过，这孩子是只可以养着玩儿的，他左挨右挨，去年春天，到底没有挨过去。这孩子生了几个月，你的肺病就重起来了。我劝你少亲近他，只监督着老妈子照管就行。你总是忍不住，一会儿提，一会儿抱的。可是你病中为他操的那一分儿心也够瞧的。那一个夏天他病的时候多，你成天儿忙着，汤呀，药呀，冷呀，暖呀，连觉也没有好好儿睡过。哪里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点儿你就乐，干枯的笑容在黄蜡般的脸上，我只有暗中叹气而已。

从来想不到做母亲的要像你这样。从迈儿起，你总是自己喂乳，一连四个都这样。你起初不知道按钟点儿喂，后果知道了，却又弄不惯；孩子们每夜里几次将你哭醒了，特别是闷热的夏季。我瞧你的觉老没睡足。白天里还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儿。你的身子本来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她，但孩子跟老妈子睡，你就没有放过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工夫一大就得过去看。十六年初，和你到北京来，将迈儿转子留在家里；三年多还不能去接他们，可真把你惦记苦了。你并不常提，我却明白。你后来说，你病就是惦记出来的；那个自然也有分儿，不过大半还是养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结婚生活，有十一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而你一点不厌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毁灭为止。你对孩子一般儿爱，不问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么“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只拼命的爱去。你对于教育老实说有些外行，孩子们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这也难怪你，你自己便是这样长大的。况且孩子们原都还小，吃和玩本来也是要紧的。你病重的时候最放不下的还是孩子。病的只剩皮包着骨头了，都不信自己不会好；老说：“我死了，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后来说送你回家，你想着可

朱自清的长子。

朱自清的次子。

朱自清的长女。

朱自清的次女。

朱自清的三女。

以看见迈儿和转子，也愿意；你万不想到会一去不返的。我送车的时候，你忍不住哭了，说“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可怜，你的心我知道，你满想着好好儿带着六个孩子回来见我。谦，你那时一定这样想，一定的。

除了孩子，你心里只有我。不错，那时你父亲还在。可是母亲死了，他另有个女人，你老早就觉得隔了一层似的。出嫁后第一年你虽还一心一意依恋着他老人家，到第二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将你的心占住，你再没有多少工夫惦记他了。你还记得第一年我在北京，你在家。家里来信说你待不住，常回娘家去，我动气了，马上写信责备你。你叫人写了一封复信，说家里有事，不能不回去。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说第末次的抗议，我从此就没给你写信，暑假时带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见了面，看你一脸笑，也就拉倒了。打这时候起，你渐渐从你父亲的怀里跑到我这儿。你换了金镯子帮助我的学费，叫我以后还你；但直到你死，我没有还你。你在我家受了许多气，又因为我家的缘故受你家里的气，你都忍着。这全为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从家乡一个中学半途辞职出走。家里人讽你也走。哪里走！只得硬着头皮往你家去。那时你家像个冰窖子，你们在窖里足足住了三个月。好容易我才将你们领出来了，一同上外省去。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你虽不是什么阔小姐，可也是自小娇生惯养的。做起主妇来，什么都得干一两手，你居然做下去了，而且高高兴兴地做下去了。菜照例满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们；你至多夹上两三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坏，有一位老在行大大地夸奖过你。你洗衣服也不错，夏天我的绸大褂大概总是你亲自动手。你在家老不乐意闲着；坐前几个“月子”，老是四五天就起床，说是躺着家里事没条没理的。其实你起来也还不是没条没理；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哪儿来条理？在浙江住的时候。逃过两回兵难，我都在北平。真亏你领着母亲和一群孩子东藏西躲的；未一回还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岭。这两回差不多只靠你一个人。你不但带了母亲和孩子们，还带了我一箱箱的书；你知道我是最爱书的。在短短的十二年里，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辈子还多；谦，你那样身子怎么经得住！你将我的责任一股脑儿担负了去，压死了你；我如何对得起你！

你为我的捞什子书也费了不少神；第一回让你父亲的男佣人从家乡捎到上海去。他说了几句闲话，你气得在父亲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带着逃难，别人都说你傻子。你有你的想头：“没有书怎么教书？况且他又爱这个玩意儿。”其实你没有晓得，那些书丢了也并不可惜；不过教你怎么晓得，我平常从来没和你谈过些个！总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谢的。这十二年里你为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我们在一起住，算来也不到五个年头。无论日子怎么坏，无论是离是合，你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连一句怨言也没有——别说怨我，就是怨命也没有过。老实说，我的脾气可不大好，迁怒的事儿有的是。那些时候，你往往抽噎着流眼泪，从不回嘴，也不号眺。不过我也只信得过你一个人，有些话我也只对你一个人说，因为世界上只你一个人真关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为我吃苦，更为我分苦；我之有我现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给我培养着的。这些年来我很少生病。但我最不耐烦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绝，闹那待候病的人。你是领教过一回的，那回只一两点钟，可是也够麻烦了。你常生病，却总不开口，挣扎着起来；一来怕搅我，二来怕没人做那份儿事。我有一个坏脾气，怕听人生病，也是真的。后来你天天发烧、自己还以为南方带来的疟疾。一直瞒着我。明明躺着，听见的脚步，一骨碌就坐起来。我渐渐有些奇怪，让大夫一瞧，这可糟了，你的一个肺已烂了一

个大窟窿了！大夫劝你到西山去静养，你丢不下孩子，又舍不得钱；劝你在家里躺着，你也丢不下那份家务。越看越不行了：这才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少，想不到只一个月工夫你就完了！本来盼望还见得着你，这一来可拉倒了。你也何尚想到这个？父亲告诉我，你回家独住着一所小住宅，还嫌没有客厅，怕我回去不便哪。

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坟上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首，想来还不孤单的。只是当年祖父母的扩大小了，你正睡在扩底下。这叫作“抗扩”，在生人看来是不安心的；等着想办法罢。那时扩上扩下密密地长着青草，朝露浸湿了我的布鞋，你刚埋了半年多，只有扩下多出一块土，别的全然看不出新坟的样子。我和隐今夏回去，本想到你的坟上来；因为她病了没来成。我们想告诉你，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让他们对得起死了的母亲你！谦，好好儿放心安睡罢，你。

扩：墓穴。

隐：即陈竹陷，朱自清的后妻。

【中国】田汉（1898～1968）

田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戏剧家。自幼喜爱文学艺术，曾留学日本，与郭沫若等筹备发起“创造社”，积极投身新文学运动。1922年回国后，创办“南国社”。从此致力于戏剧事业，并开展了以话剧、电影为主的民众戏剧运动，为中国新兴的话剧、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他的代表作有《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

致白英

白英女士：

我应该写“白蛾女士”罢，据说这是你替自己取的名字，W君和Z君在广州组织光明社，你飞蛾似的慕着他们的光明，所以才用这个名字的，但是有一句俗话说得太不好了：“飞蛾扑灯，自取烧身之祸”。你慕光明固好，但自取烧身之祸，却不必要的。所以我想替你找别的同声字。我曾写过一个戏，名叫《咖啡店之一夜》，这戏的女主人公我偶然使她叫“白秋英”，我不好全然用剧中人物的名称，只减损中间一字，就写做白英了。我并没有向你把这理由说明，但你昨夜来书写作白英，那么你自己也承认了，是不是？

你昨晚的信，是说要等着我严厉的回答的，但我这回答的开首，似乎就一点也不严厉，我怎么好对着一个含着眼泪，伸着手，向着我走来的女孩子说很严厉的话呢？我是不能的。

但，白英女士，你既然又将走人人生的歧途，或许重要坠入你所谓“恶魔的手里”的时候，让我给你一些忠告罢！

你的来信最使我不敢苟同的，是：

——知道我这样戏弄人是不对的，这也是我一时的错误。

“戏弄人？”我最怕听一个女孩子讲出“戏弄”两个字！“戏弄”者，是不长进的女孩子们滥用她们那小而又小的才智，廉卖她们那丑而又丑的爱娇，赚人家来了，而她又走开的意思；但当她自以为得计的时候，她不知她的灵魂早已着了万劫不拭的污点，她的生命早已失去千修难得的光辉：“戏弄人者人恒戏弄之”，这是一定不易的真理；这才真是“飞蛾扑灯，自取烧身之祸”哩！所以哲人戒人“玩火”。

“这是我一时的错误”，姑娘，这真是你一时的错误吗？你假如承认戏弄人是不对，是错误，那么你的错误该不是一时的了？你似乎一直戏弄着人，也一直被人戏弄着，这真是你的悲剧！你说你现在完全明白了吗？恐怕未必吧？一个聪敏的女子不容易明白她们说着什么，做着什么，她容易犯罪，容易忏悔，容易又回到“魔鬼的手里”，这是我看得大多的事！

据说你常常自比“茶花女”，我来和你谈一谈茶花女罢：我不愿意听你们三位那异口同声的感伤的文学，我只望你慢慢地知道茶花女究竟是怎么一种人物，她在说着什么？做着什么？

（马格里脱）人家给我的别名是什么？

（法维尔）茶花女。

（马格里脱）为什么？

（法维尔）因为你只戴这一种花。

（马格里脱）那就是说，我所爱的只有这一种花，把别种花送给我是无用的；我碰了别种花的香气就病。

这就是小仲马所创造的女性的特征了。她只爱这一种花，碰了别种花的

香气就病，这里可以看见她的人格的统一。

姑娘！你不是也有你所爱的花吗？听说你爱的是蔷薇花，你曾取这个花名做你的名字，啊！白蔷薇！这是多么美丽，多么清纯的象征啊！你真是学茶花女的，便应该始终配着这朵花，做你人格的象征，指示你一生的运命；你不应该那么轻易地把那朵花揉碎了，扔掉了！

现在许我述一述我对你的印象罢：我和 H 先生到广州的那晚，T 先生便高兴的对我们说：

——这儿有一位交际之花很仰慕你们，今天安排到码头去接你们呢！

那天晚上我们这两个旅行者就加入那大佛寺灯红酒绿鬢影衣香的玻璃厅，听 Foxtrot 的音乐了；我们刚一坐定，台上的音乐已完，电光一换，T 先生引着一个把漆黑的短发蓬蓬的梳在后面，褐缎短衫，青色舞裙的女郎，含着微笑，轻盈地走向我们的桌边来了：

——这就是今天安排接你们的那女士，密司白。

这女郎自然就是你了！实在你给我的第一印象虽不根深，却不能算坏。

“田先生，你接到了我的信，大概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会写信给你呢？你知道我是谁么……我姓白，名蛾。我来上海的宗旨，是想找一个仁慈的妈妈，田先生，我希望你能够很爽快的答复我，说‘好，我就做你的妈妈吧！’那么，我真不知多么畅快！上船的时间快到了，你想一个孩子希望她妈妈的心多么急切，可是夏天的日子又是多么难挨，啊，也许会是你女儿的白蛾上。”初得这封信时，我确是免不了许多诧异，不知道我哪来这一个女儿！及阅 Z 君的信，才知道你到上海来的原故。我不曾把你当作一新来的旅客，我只觉得你好象一个迷了路的小白鸽儿回到了她的母巢。那一天你随即同 W 君到我的家见我的母亲，看我的排戏，看排我新做的“南归”，你听到那飘泊者接了手杖，戴上帽，提好行囊，背好 Guitar，用小刀刮去一年前在树皮上雕下的情诗，拾起一年前留下的破鞋，哀吟：

……我，我要向遥遥无际的旅途流浪！

鞋啊，何时我们同倒在路旁，

同被人家深深的埋葬？……

的时候，你们不都哭了吗？你回旅馆去的时候，不马上连饭也不吃写你的感想，说南国是穷的，是“悲哀”的吗？不错，姑娘，南国是穷的，是悲哀的，但我们不能不严格地订正你的错误；他是穷而不断地干的，悲哀而热烈地奋斗的，他们将眼泪深深的葬了，他们将毫不瞻顾，踌躇地去建设国民的叙事诗年代……

后来你们搬到 X X 坊了。Z 君来告诉我，你这新生的玫瑰是何等的有勇气，能耐劳苦，你每晨乱头粗服地提着篮亲自走到新新里来买菜，其实这算得了什么，我们无产阶级里的女人们每天都这么做的，女人要有了阶级的自觉，才能保持她的尊严，革命前往在 Munich 的俄国亡命的女同志们有一句口号，极值得中国的女孩子们警醒，就是：“没有一件衣服是不合新俄国女子穿的”，她们的衣服真是褴褛驳杂啊！但并不有损一个有革命勇气的新女人的美，只有穷的女孩子而拼命要学阔小姐们的样子的那才是丑，不但是丑，而且她们非因此而坠入你所谓“恶魔的手里”不可，这是必然的。

你刚到我家的时候，认识你的 K 小姐私自告诉我：这孩子是危险的女人！我知道，正因为危险，所以是好女人。

实在南国的女性谁不带几分危险性？我们怕的倒不是危险，而是下流；

危险不失为罪恶的花，下流便是罪恶的渣滓。我知道你决不如此，而且女人的危险性十有九都是和自己过不去的……

姑娘，我听说你跳舞之外，又会骑马，操车，游泳，很使我艳羨；但一听到身体几年间给你自己摧残得很厉害，又何等使我黯然啊！听说你咯血之后，随又抽烟；卧病之后，随又游泳；这简直是自杀！简直是不想活了！茶花女是做了她境遇的牺牲，她的自我摧残是含有一种深愁绝痛。十数年来，受着命运颠簸的你！也自有你的深愁绝痛在罢？但以我所知，大部分的责任，似乎要让你的性格去负担；你怀着空漠的大望投到社会里来，想要求到你的光荣，你的快乐，但你的性格在那里作祟。使你得了些虚浮的、徒然摧残自己、毁灭自己的快乐；却一点没有得到建设你自己的光荣！而那些所谓快乐在你现在的回忆中，又是多么的一种难堪的痛苦啊！

我不忍再拿这些话来使你痛苦了，听说昨天你甚至吃了过度的麻醉药，好容易才救转来，自然这也是激于一时的情感；不过生命是多么难得的啊！你别再戏弄它罢。

南国是穷的，但他的同情极丰富；南国是悲哀的，但他们的态度极勇敢，工作极愉快，队伍极严肃；他不戏弄人，也不许谁被戏弄。

心肠过热，遂不觉其言之长，你该要看累了罢？我也耽搁了许多有用的工夫，我只希望沙乐美公演后我们有机会来演一次“茶花女”，或者即请你来做剧中的女主人公，那样一来，你该知道茶花女是怎么一个有生活内容的女人，而绝不是胡闹的了。溽暑中人，诸希善自珍爱！

田汉

【中国】周恩来（1898～1976）

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绍兴人，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参与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外交等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同时还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并为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邓颖超是周恩来毕生患难与共的同伴、战友和妻子。早年即参加学生运动，投身于中国革命。建国以后，担任过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职务。

致邓颖超

超：

正要洗脸外出，接着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你除了与夫人联络外，就安心静养吧，完成两个月计划，会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利。望你约袁雪芬谈谈，约她于新政协时来平，有可能提她作自由职业代表。妥否，望先与夏衍一谈。

我最近虽忙，精神身体都好。小芳不常见，因她在忙于开会。维世来了几次，只陪主席出去看了一次戏。22号她将出国，我尚拟见她一次，将你的好意告她。

你看了《西伯利亚交响曲》，我看了《桥》，不知是否同一晚。我那天一直看到天明才回。

谢谢楚平报告，不另复她。

来

19日下午4时

东西收到。

超：

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你们行后，我并不觉得忙。只天津一日行，忙得不亦乐乎，熟人碰见不少。恰巧张伯苓先一日逝去，我曾去吊唁。他留了遗嘱。我在他的家属亲朋中，说了他的功罪。吊后偕黄敬等往南大、南中一游。下午，出席了两个干部会讲话，并往述厂、愚如家与几个老同学一叙。晚间在黄敬家小聚，夜车回京。除此事可告外，其他在京三周生活照旧无变化，惟本周连看了三次电影，其中以《两家春》为最好，你过沪时可一看。南方来人及开文来电均说你病中调养得很好，颇慰。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连日风大，不能郊游，我镇日在家。今日苏联大夫来检查，一切如恒。顺问朱、董、张、康等同志好。

祝你日健！

周恩来

1951.3.17 超：

昨天得到你23日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瑾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寄来西湖印本，均属旧制，无可观者。望托人拍几个美而有意义的镜头携归，但千万勿拍着西装的西子。西湖五多，我独选其茶多，如能将植茶、采茶、制茶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你才称得起“茶

王”之名，否则，不过是“茶壶”而已。乒乓之戏，确好，待你归来布置。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青，你如在四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我意4月中旬是时候了。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周恩来

3.31

望代候各同志

四

超：

等了几天没接到你来电话，今天听说你又病了，甚为惦念。明天当与你通话，希望你能提早回京。我大约可迟到23日再走。这几天为报告忙起来了，而国内外又有些文电和事情要办，睡眠便又少了起来。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啊！问好。

翔宇

1959年3月18日夜

【中国】瞿秋白（1899～1935）

瞿秋白，又名霜，江苏常州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文学家。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夫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瞿牺牲后，她曾与鲁迅等合作，编辑出版了瞿秋白的部分著译。建国以后，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致杨之华

之华：

今天接到你2月24日的信，这封信算是走得很快的了。你的信，是如此之甜蜜，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我知道你同着独伊去看《青鸟》，我心上非常之高兴。《青鸟》是梅德林的剧作（比利时的文学家），俄国剧院做得很好的。我在这里每星期也有两次电影看，有时也有好片子，不过从我来到现在，只有一次影片是好的，其余不过是消磨时间罢了。独伊看了《青鸟》一定是非常高兴，我的之华，你也要高兴的。

之华，我想如果我不延长在此的休息期，我3月8日就可以到莫斯科，如果我还要延长两星期那就要到3月20日。我如何是好呢？我又想快些快些见着你，又想依你的话多休息几星期。我如何呢？之华，体力是大有关系的。我最近几天觉得人的兴致好些，我要运动，要滑雪，要打乒乓球，想着将来的工作计划，想着如何的同你在莫斯科玩耍，如何的帮你读俄文，教你练习汉文。我自己将来想做的工作，我想是越简单越好，以前总是“贪多少做”。

可是，我的肺病仍然是不大好，最近两天右部的胸膛痛得利害，医生又叫我用电光照了。

之华，《小说月报》怎么还没有寄来，问问云白看！

之华，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是独伊。梦中的你是如此之亲热……哈哈。

要睡了，要再梦见你。

秋白

2月26日晚

之华：

昨天接到你的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惊得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三十元已接到。）

整天的要避开一切人——心中的悲恸似乎不能和周围的笑声相容。面容是呆滞的，孤独的在冷清清的廊上走着。大家的欢笑，对于我都是很可厌的。那厅里送来的歌声，只使我想起：一切人的市侩式的幸福都是可鄙的，天下有什么事是可乐的呢？

1922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如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史太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的——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可是他的死状，我丝毫也不知道，之华，你写的信里说得太不明白了。他是如何死的呢？

之华，你自己的病究竟怎样？我昨天因为兆征死的消息和念着你的病，

一夜没有安眠，乱梦和恶梦颠倒神魂，今天觉得很不好过。

我钱已经寄到了，一准 21 日早晨动身回莫。你快通知云，叫他和 商量，怎样找汽车 22 日早上来接我，在 EpRHck 车站——车到的时刻可以去问一问；我这里是 21 日下午 5 时……分从 0B 车站开车。之华，你能来接我更好了！！！！

之华，我只是想着你，想着你的心——这是多么甜蜜和陶醉。我的爱是日益的增长着，像火山的喷烈，之华，我要吻你，我俩格外的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党的老同志凋谢得如此之早啊。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着丝毫呢！！

秋白

3月12日

之华：

临走的时候，极想你能送我一站，你竟徘徊着。

海风是如此的飘漾，晴朗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六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的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桅樯，像是依恋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鞅掌。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

独伊想起我吗？你一定要将地名留下，我在回来之时，要去看她一趟。下年她要能换一个学校，一定是更好了。

你去那里，尽心的准备着工作，见着娘家的人，多么好的机会。

我追着就来，一定是可以同着回来，不像现在这样寂寞。你的病怎样？我只是牵记着。

可惜，这次不能写信，你不能写信。我要你弄一本小书，将你要写的话，写在书上，等我回来看！好不好？

秋白

7月15日

【中国】闻一多（1899～1946）

闻一多，本名家骅，湖北浠水县巴河镇人。曾留学美国学习美术、文学。早年参加新月社，著有诗集《红烛》、《死水》等，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同时他又是一位治学谨严、颇负盛名的学者。晚年思想转为激进，积极投入民主救亡运动，终为敌人暗杀。

致高孝贞

亲爱的妻：

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人在屋里，静极了，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我的心肝，我亲爱的妹妹，你在哪里？从此我再不放你离开我一天，我的肉，我的心肝！你一哥在想你，想得要死！亲爱的：午睡醒来，我又在想你。时局确乎要平静下来，我现在一心一意盼望你回来，我的心这时安静了好多。

16日（二十六年七月）

妹：今天早晨起来拔了半天草，心里想到等你回来看着高兴，

荷花也放了苞，大概也要等你回来开，一切都是为你。17日早 [1937年]

贞：

此次出门来，本不同平常，你们一切都时时在我挂念之中，因此盼望家信之切，自亦与平常不同。然而除三哥为立恕的事，来过两封信外，离家将近一月，未接家中一字。这是什么缘故？出门以前，曾经跟你说过许多话，你难道还没有了解我的苦衷吗？出这样的远门，谁情愿，尤其在这种时候？一个男人在外边奔走。千辛万苦，不外是名与利。名也许是我个人的事，但名是我已经有的，并且在家里反正有书可读，所以在家里并不妨害我得名。这回出来唯一目的，当然为的是利。讲到利，却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为你我，和你我的儿女。何况所谓利，也并不是什么分外的利，只是求将来得一温饱，和儿女的教育费而已。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还不了解我，那也太不近人情了！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连以前打算离校，或已经离校了的，现在也回来一齐去了。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勉强一个人做他不能做不愿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诉去？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第二天他们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个个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我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本来还想嘱咐赵妈几句，索性也不说了。我到母亲那里去的时候，不记得说了些什么话，我难过极了。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母亲这大年纪，披着衣裳坐在床边，父亲和驷弟半夜三更送我出大门，那时你不知道是在睡觉呢还是生气。现在这样久了，自己没有一封信来，也没有叫鹤、雕随便画几个字来。我也常想到，40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但是出门的人盼望

家信，你能说是过分吗？到昆明须四十余日，那么这四十余日中是无法接到你的信的。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多 2 月 15 日

[1938 年]

贞：

在昆明所发航空信想已收到。我们 5 月 3 日启程来蒙自，当日在开远住宿（前信说在壁虱寨，错误），次日至壁虱寨（地图或称碧色寨）换车，行半小时，即抵蒙自。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在先总以为蒙自地方甚大，到此大失所望。数十年前，蒙自本是云南省内第一个繁荣的城市。但当法国人修滇越铁路的时候，愚蠢的蒙自人不知为何誓死反对他通过。于是铁路绕道由壁虱寨经过，于是蒙自的商务都被开远与昆明占去，而自己渐渐变为一个死城了。到如今，这里没有一家饭馆，没有澡堂，文具店里没有浆糊与拍纸簿，广货店里没有帐子。

这都是我到此后急于需要的东西，而发现他都没有。然而有些现象又非常奇怪。这里有的是大洋楼，例如法国海关，法国医院，歌胪士洋行等等，都是关着门没有人住的高楼大厦，现在都以每年三两元的租金租给联合大学作校舍了。自从蒙自觉悟当初反对铁路通过之失策，于是中国自己筑了一条轻便铁道，从壁虱寨经过蒙自与个旧，以至石（屏），名曰壁个石铁路，（我们从壁虱寨换车来到蒙自，便是这条铁路。）但是蒙自觉悟太晚了，他的繁荣仍旧无法挽回。直到今天，三百多学生，几十个教职员，因国难关系，逃到这里来讲学，总算给蒙自一阵意外的热闹，可惜这局面是暂时的，而且对于蒙自的补益也有限。总之，蒙自地方很小，生活很简单。因为有些东西本地人用不着，我们却不能不用的，这些东西都是外来的，价钱特别贵，所以我们初到此需要一笔颇大的“开办费”。但这些东西办够了，以后恐怕就有钱无处用了，归根的讲，我们住蒙自还是比住昆明省强。

前天经过开远的时候，遇见殷先生全家新从海道来，往昆明去。殷太太当然问起你，殷益蕃和他们大妹望着我笑，虽然没有说话，但我明白他们心里是在说“闻立鹤闻立雕呢？”余肇池先生现在就住在我隔壁，余太太和他们全家住在昆明，大概不搬到蒙自来，反正蒙自到昆明，快车只一天路程。张荫麟在昆明，他太太住在香港，暂时不来。汪一彪在昆明，太太快来了。此外一时想不起，就住在我隔壁房间的讲，陈寅恪浦薛凤沈乃正家眷都未来。但也有租好房子，打算接家眷的，如朱佩弦王化成等是也。问你安好！

5 月 5 日 [1938 年]

四

贞：

今天接到你 6 月 24 日的信，说三四日内动身来省，现在想已来到，婆婆想已去沙洋，爹爹何时来省，细叔现在何处，来函盼告我。武汉局势暂时似乎不要紧，近日敌机仿佛也不大到武汉来，你们暂时在武昌住下再说，万一空袭来得厉害，就往咸宁躲一躲，请大舅在武昌我家暂住，以便照料。旧衣服可先寄来，我需要的裤褂以及你们应添的衣服，若来得及，无妨做起来，也由邮局寄来，上次信上说到学校迁移的事，究竟迁到什么地方，现在尚未决

定。如果在昆明附近，我们还是住昆明，但我一时又不能到昆明去找房子，25日考大考，我大概要月底把卷子看完，才能离开蒙自，你们最好也在月底动身，汽车票听说要早买，或者月半前后请大舅上长沙去一趟，把票先买回来，亦无不可。将来走时，仍请大舅送至长沙，到贵阳可找我的同班聂君照料，下次我再寄一封介绍信来。细叔的事大致无问题，上次信中已说过，细娘是否同来，关于他们的情形，来信请告诉我，以便好找房子，现在计划已经大致决定，我想你心里可以高兴点，只再等一个月，我们就可见面，这次你来了，以后我当然决不再离开你，无论如何，我决不再离开你一步，我想，你也是这样想吧？叫孩子们放乖些，鹤、雕读书写字不可间断，前回信上说你又有些发心慌，现在好了没有？

多

7月1日 [1938年]

前请三哥定《大公报》，如未定，请不要定了。

【中国】沅君（1900～1974）

沅君，中国现代女作家、文学史家，教授。笔名淦女士、沅君等。河南唐河县人。幼年自学，1917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毕业后，入北京大学研究所，此后曾在金陵大学、中法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32年赴法留学，1935年回国从事教学工作。主要作品有《春痕》、《劫灰》、《隔绝》等，还有论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古剧说汇》等。

致士轸

士轸！再想不到我们计划得那样周密，竟被我们的反动的势力战败了。固然我们的精神是绝对融洽的，然形式上竟被隔绝了。这是何等的厄运，对于我们的神圣的爱情！你现在也许悲悲切切的为我们的不幸的命运痛哭，也许在筹划救我出去的方法，如果你是个有为的青年，你就走第二条路。

从车站回来就被幽禁在这间小屋内。这间屋内有床，有桌，有茶几，有椅子，茶碗面盆之类也都粗备。只是连张破纸一枝秃笔都寻不到。若不是昨晚我求我的表妹给我偷偷的送来几张纸和支自来水钢笔，恐怕我真是寂寞死了。死了你不知道我是怎样死的！

今天已是我被幽禁的第二天！我在这小屋内已经孤零零的过了一夜。我的哥哥姐姐虽然很和我表同情，屡次谏我的母亲不要这般执拗，可是都失败了。她说我们这种行为真同姘识一样，我不但已经丢尽她的面子，并且使祖宗在九泉下为我气愤，为我含羞。假如他们要再帮我，她就不活了。士轸啊！怎的爱情在我们看来是神圣的，高尚的，纯洁的，而他们却看得这样卑鄙污浊！

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这是我的宣言，也是你常常听见的。我又屡次说道：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走去看海去。你现在看我已到了这样境地，还是这样偷安苟活着，或者以为我背前约了。唉，若然，你是完全错误了。

世界原是个大牢狱，人生的途中又偏生许多荆棘，我们还留恋些什么。况且万一有了什么意外的变动，你是必殉情的，那末我怎能独生！我所以不在我母亲捉我回来的时候，就往火车轨道中一跳，只待车轮子一动我就和这个恶浊世界长别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此刻离那可怖的日子（逼我做刘家的媳妇的日子）还有3天，刘慕汉现尚未到家，我现在运动我的表妹和姐姐设法救我出走。假如爱神怜我们的至诚，保佑我们成功，则我们日后或逃往这个世界的个别空间，或径往个别世界去，仍然是相互搀扶着。不然，我怕我现在纵然消灭了，我的母亲或许仍把我这副皮囊送葬在刘家坟内，那是多么可耻的事。

我的姐姐责备我，说我不该回此地来看母亲，不然则鸿飞冥冥，弋人何慕？我虽不曾同她深辩，我原谅她为我计划的苦心，可是，士轸！我承认她是错了。我爱你，我也爱我的妈妈，世界上的爱情都是神圣的，无论是男女之爱，试想想60多岁的老母亲六七年不得见面了，现在有了可以亲近她老人家的机会，而还是一点归志没有，这算人吗？我此次冒险归来的目的是要使爱情在各方面的都满足。不想爱情的根本是只一个，但因为表现出来的方面不同就矛盾得不能两立了。

当我刚被送进这间小屋子的時候，我曾为我不幸的命运痛哭，哭得我的泪也枯了，嗓也哑了。我的母亲向来是何等慈善的性质，此刻不知怎样变得这样残酷，不但不来安慰我，还在隔壁对我的哥哥数我的罪状，说我们的爱情是大逆不道的。我听了更气，气了更哭，哭得倦了，啊，土轱啊！真奇怪，我不知几时室内的一切都变了，都受得和我们在京时一样！仿佛是热天，河中的荷叶密密的将水面盖了起来，好像一面翠色的毯子。红的花儿红得像我的双靥，白的更是清妍，在微波清浅的地方可以看得见游鱼唼喋萍藻，垂柳的条儿因风结了许多不同样的结子，风过处远远的送来阵阵清香，大概是栀子之类。又似乎是早上，荷叶，荷花，柳枝，道旁的小草都满带着滚滚的零露。天边残月的光辉映得白色的荷花更显清丽绝伦。我们都穿着极薄的白色衣服，因晨风过凉，相互拥抱着，坐在个石矶上边。你伸手折了个荷叶，当顶帽子往我头上戴。我登时抓了下来放在你的头上时，你夺去丢在一边。我生气了，你来陪罪，把我手紧紧握着，对我微笑。我也就顺势倚在你的怀里，一切自然的美景顷刻都已忘了，只觉爱的甜蜜神妙。天边起块黑云渐渐的长大起来，接着就落下青铜钱大的雨点子，更加着雷声隆隆，电光闪的，忽然间你失了踪迹，我急得仰天大叫，“我的爱人哪里去了？……”一急醒来，方知我是方才哭得太狠了，精神虚弱，因有此似梦非梦的幻觉，土轱！过去的一段玫瑰路上的光景比这好的多呢，世间的一切都是梦，也都是真。梦与真究竟有什么分别，我们暂且多做几个好梦吧！

晚上没有月，星是极稠密的。11点钟后人都睡了，四围真寂静啊，恐怕是个绣花针儿落在地上也可以听得出声音。黑洞的天空中点缀着的繁星，其间有堆不知叫作什么名字，手扯手作成了个大圆圈，看去同项圈上嵌的一颗明珠宝石相仿佛。我此刻真不能睡了，我披衣下床来到窗前呆呆的对天空望着。零乱的星光，沉寂的夜景，假如加上个如眉的新月，不和去年冬天我们游中央公园那夜的景色一般吗？

就在这样的夜里：

月瘦如眉，
星光零乱；
一切喧嚣的声音，
都被摒在到个世界了。

就在这样的夜里：

我们相搀扶着，
一会伫立在社稷坛的西侧，
一会散步在小河边的老柏树下，
踏碎了柏子，
惊醒了宿鸦，
听得河冰夜裂的声音。

就在这样的夜里：

我们相拥抱着，
说了平日含羞不敢说的话，拌了嘴，
又赔了罪，
更深深的了解了彼此的心际。就在这样的夜里：
我们回想到初次见面的情况，说着想着，
最后是相视而笑了。

爱的神秘，
夜的神秘，
这时节并在一起！

士轸！这不是我们去年的履迹吗？这不是你所称为极好的写实诗吗？朋友们读了这首诗不是都很羡慕我们的甜蜜的生活吗？当我望着黑而无际的天空，低低的含泪念着的时候，我觉得那天晚上的情景都在我的眼前再现了。但是……但是情形的再现终究和真的差得远，它来得越甜蜜，我的心越觉得酸苦，越觉得痛楚，现在想使我得安慰，除非你把我拥抱在你的怀里，然而事实上怎样能够哟！

士轸！记得吗？在会馆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你从人缝中钻了出来，什么话都不说，先问别人哪位是维华女士。你记得吗？初秋天气，一个很清爽的早晨，我们趁着“鬼东西”在考试，去游三贝子花园。刚进动物园门，阵阵凉风吹来，树林间都发出一种沙刺的声音，我那时因为穿得过少，支持不了这凉风的势力，就紧紧的靠着走。你开始敢于握我的手，待走到了畅观楼旁绿树丛里，你左手抱着我的右肩，右手拉着我的左手，在那里踱来踱去，几次试着要接吻我，终归不敢。现在老实告诉你吧，士轸！那时我的心神也已经不能自持了，同维特的脚和绿蒂的脚接触时所感受的一样。你记得吗？因为在你室里你抱了我，把脸紧紧贴着我的右腮，我生气了回去写信骂你，你约我在东便门外河沿上道歉。刚相逢的时候，两人都是默默无言，虽肚里装了千言万言，眼里充满了热泪。后来还是你勉强嗫嚅他说：“我明知道对于异性的爱恋的本能不应该在你身上发展，你的问题是能解决的，我的问题是不能解决……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于我不爱的人非教我亲近不可，而对于我的爱人稍亲近点，他们就视为大逆不道？……”那时我虽然有些害怕，很诧异你怎的为爱情迷到这步田地，怕我们这段爱史得不着幸福的归结，但是听了你的“假如你承认这种举动对于你是失礼的，我只有自沉在这小河里：只要我们能永久这样，以后我听信你的话，好好读书。”教我心软了，我牺牲自己完成别人的情感，春草似的生遍了我的心田。我仿佛受了什么尊严的天命，立刻就允许了你的要求。你记得吗？在这桩事发生后，不久我们又去逛二闸，踏遍了秋郊，寻不到人们的眼光注射不到的地方。后来还是你借事支开了舟子，躲在芦花深处拥抱了一会，Kiss了几下，那时太阳已快要落了，红光与远山的黛色相映，渲染出一片紫色的晚霞来。林头水边也还有他的余光依恋着。满目秋色显出一片无限的萧瑟和悲壮的美，更衬得我们的行为艺术化了。无何苍茫的暮色自远而来，水上的波纹也辨不清悉，雪白的鸭儿更早已被人家唤了回去，我们不得不舍陆登舟，重寻来时的途径。我们并肩坐在船板上，我半身都靠在你的怀里，小舟过处，桨儿拨水的声音和芦荻的叶子发出的声音相和，宛如人们叹息的声气，但是我们心中的愉快，并不为外物所移。我们偎倚得更紧些，有时我想到前途的艰难，我几乎要倒在你怀里哭，你说，“我们的爱情是这样神圣纯洁，你还难受吗？”你说，“我们立志要实现 Ibsen Tolstoy 所不敢实现的……”你记得吗？就在那年冬天，万牲园内宴春楼上，你在我的面前哭着，说除我而外你什么都不信仰……我就是你的上帝……实行××的请求。我回答你：自此而后我除了你而外不再爱任何一个人，我们永久是这样，待到了相当时机我们再……你的目的达到了，温柔的微笑立时在你那还含着余泪的眼上涌现出来，你先用手按着我的双肩，低低的叫我声姐姐，并说我们是……后来你拉我坐在你的怀里。我手摸

着你的颈子，你的头部低低垂着，恰恰当我的胸前。你哭诉了你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所遭逢的最末一句是，“我自略知人事以来，没有碰到一桩满意的事，只有在我的爱人跟前不曾受过一次委曲……”往事怎堪回首啊！爱的种子何啻痛苦烦恼的源泉，在人们未生之前，造物主已把甜蜜的花和痛苦的刺调得均匀匀的散布在人生的路上。造物主在造爱的糖果的时候，已将其掺了痛苦的汁儿啊，不说了吧。……我们的甜蜜生活岂是叙述得尽的？这种情景的回忆，已经将我的心撕碎了，怎忍再教它们撕你的心呢？……爱的人儿啊！……

土钎！我的唯一的爱人！不要为我伤心！Hamlet说，“只要我的身体属我的时候，我终是你的。”我可以对你说，只要我的灵魂还有一星半点儿知觉，我终不负你。

糊里糊涂地昨天给你写了两大张，此后无论我的精神怎样错乱，我总努力将我每天在这小屋内发生的感想写出来，这种办法我认为于人无损，于我却有莫大的利益的。因为万一我今生不出这个樊笼，就到别个世界去了，你也可以由此得略知我被拘后的生活情况。我的表妹已自告奋勇，说将来无论如何总使你看到我这点血泪。唉，我的泪又流了！世间最惨的事，还有过于一个连死在那里的自由都被剥夺了的吗？我现在还不及个已判决死刑而又将就法场的囚徒。因为他可以预先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死，好教他的亲人看他咽临终一口气。我呢，也许当我咽这口气的时候，在我眼前的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昨晚从给你写了那几句话后，我就勉强躺在床上，打算平心静气的想法儿逃走，谁知我们的过去的生活——甜蜜的生活，好像水被地心的吸力吸得不能不就下似的，在我心中涌出来了。啊，可惜人类的心太污浊了，最爱用他们那卑鄙不堪的心，来推测别人。不然我怕没有一个人，只要他们曾听说过我们这回事，不相信并且羡慕我们的爱情的纯洁神圣的。试想以两个爱到生命可以为他们的爱情牺牲的男女青年，相处十几天而除了拥抱和接吻密谈外，没有丝毫其他的关系，算不算古今中外爱史中所仅见的？爱的人儿，我愿我们永久别忘了××旅馆中的最神圣的一夜哟！我们俩第一次上最甜蜜的爱的功课的一夜。啊，它的神秘和美妙！我含羞地默默地挨坐在床沿上不肯去睡，你来给我解衣服解到最里的一层，你代我把已解开的衣服掩了起来，低低他说道，“请你自己解吧……”说罢就远远的站在一边，像有什么尊严的什么监督着似的。……当你抱我在你的怀里的时候，我虽说曾想到将来家庭会用再强横没有的手段压迫我们，破坏我们，社会上会怎样非难我们，伏在你怀里哭，可是我觉得身在一个四无人烟，荆棘塞路，豺虎咆哮的山谷中一样，只有你是可依托的，你真爱我，能救我。……由此我深深的永久的承认人们的灵魂的确是纯洁的。这种纯洁只在绝对的无限的实用时方才表现出来。人之所以能为人也就在这点灵魂的纯洁。

当我这样想时，天忽然下了雨了，淅淅沥沥打在窗外的芭蕉叶上，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我曾竭诚默然地祝道：快下吧，雨呀，下大了把被人类踏脏了的地面，好好洗净从新播自由，高尚，纯洁的爱的种子。

我的一生可说为爱情播弄够了，因为母亲的爱，所以不敢毅然解除和刘家的婚约，所以冒险回来看她老人家。因为情人的爱，所以宁愿牺牲社会上的名誉，天伦的乐趣。这幕惨剧的作者是爱情，扮演给大家看的是我。我真要对上帝起交涉了。以后假如他不能使爱情在各方面都是调和的，我誓要他

种一颗爱子，我拔一颗爱苗，决不让爱字在这个世界再发现一次。索性让他们残酷得同野兽一样，你食我的肉，我寝你的皮，倒也痛快。

两天不自由的生活使我对于人间的一切明白了解了许多。我发现人类是自私的，纵然物质上可以牺牲自己以为别人，而精神上不妨因为要实现自己由历史环境得来的成见，置别人于不顾。母女可算是世间最亲爱的了，然而她们也不能逃出这个公例。其他更不用说了。又发现人间的关系无论是谁，你受他的栽培，就要受他的裁制。你说对吗？

今晨天忽晴了，阳光射在我的床上，屋内的一切似乎也都添了些生意。可是我的表妹同我的嫂嫂来看我时，都很惊异的说我比昨天憔悴得更多了。我的表妹的大而有光的眼里，更装满了清泪，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好生原是人类的本能，人生的径途中也不尽是毒蛇猛兽，我们这样轻生的心理原是变态的。

她们因为慰藉我的无聊起见，送了一瓶花来，嫣红姹紫，清香扑鼻。不过我心中的难受由此更加几倍。我想到你送我的海棠花映着灯光娇艳的样儿，想到你在你的小花园内海棠树下读书的情形。花原是爱的象征，你送我的花我都用从心坎上流出来的津液浸润着。当你在花下读书的时候，我曾用我的灵魂拥护你。现在呢，送花的人，爱花的人，都为造化小儿播弄到这步田地，眼看爱的花已经快要枯萎了，还说甚么慰藉呢？

下午我又听到我的母亲在对我姐姐谈我们去年春天规定的计划，并且痛痛的骂我们。……土轸啊，Irving 说每种关于爱情的计划都是可以原谅的，他们的见解怎的却和 Irving 相反呢？……谢天谢地！我的表妹把我们的消息传通了，不然我怕我们连死在一处的希望也没有了。可是再告诉你个怕人的消息：就是刘家的儿子今晚 12 点就到家了（我的表妹说的），我若不于今晚设法脱离此地，一定要像我说的看我咽最后一口气的人就是我的不共戴天之仇的人。但是事实上不写明白，你总可猜得到。

土轸，虽然我们相见的希望还有一丝存在，但是我觉得穿黑衣的神已来我身旁了，我们的爱史的末一页怕就翻到了。我们统共都只活了念四五年，学问上不能对于社会有所贡献，但是我们的经史确是我们自己应该珍重的，我们的精神我们自己应该佩服的。无论如何我们总未向过我们良心上所不信任的势力乞怜。我们开了为要求恋爱自由而死的血路。我们应将此路的情形指示给青年们，希望他们成功，不遭人忌是庸才，我也不必难受了。我能跑出去同你搬家到大海中住，听悲壮的涛声，看神秘的月色更好，万一不幸我是死了，你千万不要短气，你可以将我们的爱史的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写出六百封信，也将它们整好发表……

我的表妹来了，她愿将此信送给你，并告诉我这间房的窗子只隔道墙就是一条僻巷，很可以逾越。今晚 12 时你可在墙外候我。

【中国】蒋光慈（1901～1931）

蒋光慈，现代小说家，又名蒋光赤，安徽六安人。“五四”时期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曾赴苏留学。1924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

宋若瑜，蒋光慈初恋的情人。两人于1920年相识，因共同的志向而产生了相互爱慕之情，1926年8月，两人在上海同居，不久，宋若瑜因病去世。这是蒋光慈写给她的情书。

致宋若瑜

瑜妹如握：

读8月10日由开封寄来之快信，悲喜交集；吾妹为爱我故，而备受许多之谣言与痛苦，实令我深感不安！吾妹虽备受许多之谣言与痛苦，而仍不减对我之爱情，斯诚令我愉快已极，而感激无尽也。

北京会晤，畅叙数年相思之情怀，更固结精神之爱恋，诚为此生中之快事。孰知风波易起，谣言纷出，至吾妹感受无名之痛苦，扪心自问，我实负其咎，斯时我身在塞北，恨不能即生双翼至吾妹前，请吾妹恕有我之罪过，而我给吾妹以精神上之安慰。

惟我对吾妹有不能已于言者：社会黑暗，习俗害人，到处均是风波，无地不有荆棘，吾侪若无反抗之大胆及直挠不屈之精神，则将不能行动一步，只随流逐浪为被征服者可矣。数千年男女之习惯及观念，野蛮无理已极，言之令人可笑而可恨。中国人本非无爱情者，惟爱情多半为礼教所侵噬，致礼教为爱情之霸主。噫！牺牲多矣！今者，吾侪既明爱情之真义，觑破礼教之无人性，则宜行所欲为，不必再顾忌一般之习俗。若一方顾忌习俗，一方又讲恋爱，则精神苦矣。父母固爱子女者，然礼教之威权能使父母牺牲其自身子女而不顾，戕杀其子女而不惜；子女若欲作礼教之驯徒，则只有牺牲爱情之一途。吾妹若真健者，请千万勿为一般无稽谣言及父母指责所痛苦，置之不问可耳。我深不忍吾妹因我而受苦痛！吾妹若爱我，则斩金截铁爱我可耳，遑问其他。若真因我而受苦痛，而不能脱去此苦痛，则请吾妹将我……

吾妹之受痛苦皆为我故，斯诚为我最伤心之事！我将何以安慰吾妹耶？近来每一想及我俩身事，辄唏嘘而不知所措。我本一漂泊诗人，久置家庭于不顾；然吾妹奈何？人生有何趣味？恋爱亦有人从中干涉，所谓个人自由，所谓人权云乎哉？噫！今之社会，今之人类！

吾妹！我永远不甘屈服于环境！我将永远为一反抗，为一赞颂革命之诗人！

珍重！珍重！

侠哥

8月13日晚10时

【中国】洪灵菲（1901～1933）

洪灵菲，中国现代作家，笔名林曼青、林阴南、李铁郎等。广东潮州人。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开始从事体力劳动，后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学生时代，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国民党的通缉，被迫流亡到新加坡等邻国。曾参与出版《我们月刊》。1930年“左联”成立时，他是七人常委之一。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同年被秘密暗杀。主要作品有《流亡》、《前线》等。

致曼曼

最亲爱的曼妹：

谁知在这凄黄的灯光下，敲瓦的雨声中，伴着我的只有孤零零的影啊！为着革命的缘故，我把我的名誉，地位，家庭，都一步一步地牺牲了！我把我的热心，毅力，勇敢，坚贞，傲兀，不屈，换得全社会的冷嘲，热讽，攻击，倾陷，谋害！我所希望的革命，现在全部失败，昏黑，迷离，惨杀，恐怖！我的家庭所能给我的安慰：误解，诬蔑，毒骂，诅咒，压迫！我现在所有的成绩：失望，灰心，颓废，坠落，癫狂！唉！亲爱的曼妹！我唯一的安慰，我的力的发动机，我的精神的兴奋剂，我的黑暗里的月亮，我的渴望着的太阳光！你将怎样的鞭策我？怎样的鼓励我？怎样的减少我的悲哀？怎样的指导我前进的途径？

啊！可恨！恐怖的势力终使我重上流亡之路，终使我们两人不得相见，终夺去我们的欢乐，使我们在过着这种凄恻的生活！

同乡的L和B听说被他们枪毙了！这次在C城死难者据确数千人以上！啊！好个空前未有的浩劫！比专制皇帝凶狠十倍，比帝国主义凶狠千倍的所谓“忠实的同志们”啊！我佩服，你们的手段真高明！

亲爱的妹妹！不要悲哀罢，不要退缩罢。我们想起这千百个为民众而死的烈士，我们的血在沸着，涌着，跳着！我们的眼睛里满迸着滚热的泪！我们的心坎上横着爆烈的怒气！颓唐么？灰心么？不！不！这时候我们更加在努力！更加不得不努力！

他们已经为我们各方面布置着死路。唯有冲锋前进，才是我们的生路！我们要睁开我们的眼睛，高喊着我们的口号，磨利着我们的武器，叱咤暗鸣，兼程前进，饮血而死！饮血而终胜似为奴一生啊！

亲爱的妹妹，不要悲哀罢，不要退缩罢，只要高歌前进，只有凌厉无前，跳跃着，叫号着，进攻的永远地不妥协，永远地不灰心！才是这飙风暴雨的时代中的人物所应有的态度！

祝你

努力

你的爱友之菲

×月×日

【中国】陈毅（1901～1972）

陈毅，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这里收录的是陈毅给夫人张茜的信。有的写于战争年代，有的则写于建国以后。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一个革命者的情感世界，颇足玩味。

致张茜

茜，亲爱的同志和亲爱的妻子：

不料鲁中匆匆分别，又远隔山海将满一年，证明那次轻去胶东是失着的。特别9月后胶东战局紧张之际，我十分挂念留胶东所有人员和您及三个儿子。直到你们安渡渤海抵大连后才松了一口气，放下重担子。去年11月我到渤海曾发一电报告行踪，你复电转至陕北毛主席处，我见到知您及三个儿子均好，十分安慰。此次到阜平开会遇饶政委，谈及胶东去岁吃紧情形并打听到您渡海前的情况，更是一面惊惧一面庆幸。惊惧的是那时节真危险，苦了您和孩儿们；喜的是终于安全无恙，证明敌人把咱们无可奈何！记着此后不应分离了，迅速图团聚才是！

别来将近一年，7月诸战不利，8月反攻，9月渡黄河，10月到豫皖苏，11月回渤海，12月到太行阜平，1月过雁门关，2月初到陕北，3月初回阜平朱刘处开会，现拟月底南下归队。这期间马不停蹄，人很疲困，跑路多，见识亦广，我军的胜利亦大，革命局面又大大不同于以前。现在可以肯定说我们迅速可以看见全国革命的胜利了，可喜可喜！

我身体如前，无他变化，一切请放心。您身体谅好，孩儿们谅亦好，我是最关心您及孩子们的。

现在此间派人到大连接洽电影材料，乘便寄此简信以慰远望。您不要回信，得此信即设法回山东转前方团聚。在渡海安全条件下应不迟疑，迅速成行，以快为好，至盼至盼。许多杂事见面畅谈，不在此多写了。

布札！

仲弘吻您并在三个孩子面前提名问他们好。

您回时孩儿们可不带，托朱、戴、宋及其他同志照料。此事请您全权处理。您应速回，应于7月雨季前赶到渤海（途间安全第一）。至要至要。

朱毅、裕和、济民、楚青及其他同志前代问好。茜：

别后风雪交加，夜半抵蚌埠。道路泥陷不能行车，步行十余里渡河到市委，酣然一睡，起已10时半，证明年近五旬，尚可作步兵。一过淮河完全南方风气。居民云四十天内已下七次雨，路从来未干过，因念大军南进不无困难。曹孟德四越巢湖不成殆非偶然也。好在早有准备，我军挟各种优势，临亭而惧，好谋而成，收京破敌必在春夏之间。汝独行踽踽，又孤处济南，深以为念。三个小儿，不知到青州后如何？最好不离母亲，多耐心教育，不要把孤傲的性格传给他们。希望便中详告近情，千嘱。

仲启

3月23日

倩儿：

3月23日及4月1日两信收到。康生同志亦有电来说愿帮忙照料你等。宋裕和同志亦电告三个小孩均安抵青州。得你两信知你已布置妥善，更放心了。我现在由蚌埠移至合肥附近，一片黄金菜花，一片稻田，麦绿如油，南方景色十分可爱，多年久居北方不禁有新鲜感觉。

你既然任医学宣教工作，望努力。但盼望多多照护三个小孩，我不能兼顾，一切只有靠你了。南下后工作很忙，每每开会，写文件，谈话，几乎没有多的休息时间，如果亦有稍稍可空闲的功夫，就想你能来我身边为好，就以你不同我南下为欠为念。好在胜利很快，望于打下南京之后，火车搞通，即盼你能同三个小孩迅速南下会合，不能让多年来夫无妻伴，妻无夫陪，儿子离父母，父母离了他们的爱儿呀！望注意身体，你吃得太少，要养得胖胖的来见孩子的爸爸！余不多谈。乘刘彬同志北来顺带此信。

仲启

4月5日

有便人来写信来。又及。

四

茜：

今日到院恰满一月，近十余日未得您信甚为悬念。到院后写了两封信，收到您两封信。又托刘晓、魏文伯同志等带一封信谅收到。刘晓同志回来传言他未见到您，但说魏见到您，说您学习与生活情形甚好，我甚为高兴，但总以未得您手信为欠也。我住院从3月30日至4月16日，诊好肠胃炎和重感冒。从4月16日起开始治肝吸虫，现已半月，再有一周即告一段落，无论见效多少，我是决心出院了。主要工作忙我不便长期住院，例如明日“五一”大游行他们要求我参加，我尚未决定。但此次治疗效果很大，眼睛耳鼻均一并治疗，牙也作检查，肝病据说已减轻。请勿念！

每日上午至下午4时均遵医嘱睡床上不起来，下午4时至8时，准许4点钟起床，但不能到园中游览。我利用这一个月时间读了许多文学著作，以屠格涅夫、莫里哀和中国旧小说笔记为多，收益不少，同时得李亚农帮助送来数十件宋、元、清名人书画，眼界更阔了，吾国艺文之富诚足自豪并加热爱。

我之出院期定在5月10日左右，届时另有报告。近情希略告。

此致

敬礼！

仲吻

4月30日

五

茜弟：

15日晨赴博物馆，看周成王时代的食鼎，距今已三千多年诚珍品也；次阅明、清人字画，间有佳者，以黄道周字为压卷；另看太平天国文告数种，亦足资研究。10时半转赴图书馆，看《四库全书》及《永乐大典》，以大典制作最精，其古色古香令人悦目，不必言其内容矣。午餐于楼外楼，湖鱼味甚美，下午游黄龙洞、紫云洞，晚看京戏。16日赴绍兴，游东湖、禹陵并访鲁迅故居。夜归入浴，浴后写此信报告游踪。几天来头已不痛，晚上睡得很好。明日拟去天目山之莫干山，住两日即返沪。休养之作用甚大，望你在院不要错过三个月的休养治病的计划，有机会不知道利用实愚人也。如何如何？

仲弘

5月17日子西湖

八

茜：

7日来情收到。重坤妹返沪所要各物均带上。俄文打字机我20号到上海带来，重坤个人带恐遗失。你8日信中所说各节，我到沪再面谈，你病中不宜多想这类问题。我头经常痛，我亦不愿多想这一类麻烦的问题。革命胜利第一个满足，家庭样样都是好的第二个满足，彼此身体元大病尚可多有几年第三个满足，为什么不从宽处远处想呢？近来四个儿女天天绕膝嬉娱，甚乐甚乐！我不仅关心老辈，同样也关心儿幼，两者并不矛盾。“五反”之后陈卓君仍要照顾才近人情，只要不超过原则。

家事，由陶、韩等处理，颇好，请放心。四个儿女衣服穿得甚清洁整齐，请放心。一切养好病再说，吾定把您放在第一位。重坤来要好好接待。

仲吻

【中国】梁实秋（1902～1988）

梁实秋，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翻译家。著有散文集《雅舍小品》、《雅舍杂文》等十余种，译有《莎士比亚全集》等。

1974年11月，一个偶然机会，年过七旬的梁实秋和韩菁清一见钟情，遂情韦不绝，后两人终成眷属，一时传为佳话。这是果实秋写给韩菁清的一封情韦，可见两人爱情之专注。

致韩菁清

昨天睡得时间不久，但是很甜。我从来没戴过指环（注：指环。即戒指。韩菁清把祖传的戒指送给他），现在觉得手指上添了一个新的东西，是一个大负担，是一种束缚，但是使得我安全地睡了一大觉。小儿睡在母亲的怀里，是一幅纯洁而幸福的图画，我昨晚有类似的感觉。“像是真的一样”（注：这是韩菁清常爱说的话）。手表夜里可以发光。（注：这是韩菁清送他的表），实在是好，我特别珍视它。因为你告诉我曾经戴过它。我也特别羡慕它，嫉妒它，因为它曾亲近过你的肤泽。我昨天太兴奋，所以在国宾（注：饭店的名称）饮咖啡就突然头昏；这是我没有过的经验，我无法形容我的感受。凤凰引火自焚，然后有一个新生。我也是自己捡起柴木，煽动火焰，开始焚烧我自己，但愿我能把以往烧成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也即是你所谓的“自讨苦吃”。我看“苦”是吃定了。

你给我煮的水饺、鸡汤，乃是我在你的房里第一次的享受，尤其是那一瓶 ROYALSALUTE（注：据韩菁清说，那是苏格兰的一种名贵威士忌），若不是有第三者在场（注：指佣人，每天来韩寓服务一、两小时），我将不准你使那两只漂亮的酒杯——一只就足够了。你喝酒之后脸上有一点红，我脸上虽然没有红，心里像火烧一样。以后我们在单独的时候，或在众多人群中，我们绝不饮酒，亲亲，记住我的话。只有在我们两人相对的时候，可以共饮一杯。这是我的恳求，务必答应我。我暂时离开的期间，我要在那酒瓶上加一封条。

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注：指一个月后他要离开台北），上天不仁，残酷乃尔！

我今天提早睡午觉，以便及时飞到你的身边，同时不因牺牲午觉而受你的呵斥（注：恋爱期间梁实秋常常不睡午觉在韩菁清楼前“仰望”、等候，因而韩菁清“呵斥”他要保重身体）。亲亲，我可爱的孩子！

梁实秋

63.12.早晨6时

（注：“63”，即1974年。）

【中国】丁玲（1904～1986）

丁玲，原名蒋冰之，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湖南人。五四运动后从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胡也频（1903～1931），中国现代作家，福建福州人。192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后与丁玲结婚。曾任“左联”执委会执行委员等职，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

致胡也频

爱人：

先说这时候，是11点半，夜里。

大的雷电已响了四十分钟，是你走后的第二次了。雨的声音也庞杂，然而却只更显出了夜的死寂。一切的声音都消失了，唯有那元止的狂吼的雷雨和着怕人的闪电在人间来示威。我是不能睡去的，但也并不怎样便因而更感到寂寞和难过，这是因为在吃晚饭前曾接到一封甜蜜的信，是从青岛寄来的。大约你总可猜到这是谁才有这荣幸吧。不能睡！一半为的雷电太大了，即便睡下去，也不会睡着，或更会无聊起来，一半也是为的人有点兴奋，愿意来同我爱说点话。在这样的静寂的雨夜里，和着紧张的雷雨的合奏，来细细的像我爱就在眼前一样的说一点话，不是更有趣味吗？（这趣味当然还是我爱所说的：“趣味的孤独”）。

电灯也灭了，纵使再能燃，我也不能开，于是我又想了一个老法子，用猪油和水点了一盏小灯，这使我想起五年前在通丰公寓的一夜来。灯光微小的很，仅仅只能照在纸上，又时时为水爆炸起来，你可以从这纸上看出许多小油点。我是很艰难的写着这封信，自然也是有趣味的。

再说我的心情吧，我是多么感谢你的爱。你从一种极颓废，消极，无聊赖的生活中救了我。你只要几个字便能将我的已灰的意志唤醒来，你的一句话便给我无量的勇气和寂寞的生活去奋斗了。爱！我要努力，我有力量努力，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即使为偿补我们分离的昔绪也不是，是为了使我爱的希望不要失去，是为的我爱欢乐啊！过去的，糟蹋了，我的成绩太惭愧，然而从明天起我必须遵照我爱的意思去生活。而且我是希望爱要天天来信勉励我，因为我是靠着这而生存的。

你刚走后，我是还可以镇静，也许是一种兴奋吧，不知为什么，从前天下午起，就是从看影戏起便一切全变了，XX邀我去吃饭，我死也不肯，XX房里也不去，一人蹬在家里只想哭。昨天一清早，楼下听差敲房门（因为XX也没有用娘姨）说有快信，我糊里糊涂的爬起来，满以为是你的来信，高兴的了不得，谁知预备去看时，才知道是×××来的，虽说他为我寄了十一元钱来，我是一点也不快乐的，而且反更添了许多懊恼了。下午一人在家（××两个看电影去了），天气又冷，烧了一些报纸和《红黑》，《华严》，人是无聊得很，几次想给你写信，但是不敢写，因为我不敢告诉你我的快死的情形，几次这样想，不进福民也就算了，不写文章也就算了，借点钱跑到济南去吧。总之我还是不写，我想过了几天再写给你，说是忙得很便算了。一直到晚上才坐在桌边，想写一首诗，用心想了好久，总不会，只写了四句散文，自己觉得太不好，且觉得无希望，所以又只好搁笔了。现在抄在下面你看看，以为如何（自然不会好）：

没有一个譬喻，

没有一句凑当的成语；

即使伟大的诗人呵。

也体会不到一个在思念着爱人的心情。

唉！频！你真不晓得一个人在自己烧好饭又去吃饭时的心情，我是屡次都为了这而忍不住大哭起来的。

楼下听差我给了他一块钱，因为我常常要他开门和送信。因此自己觉得更可怜了，便也曾哭过的。

今天一起身看见天气好，老早爬起来，想振作，吃了一碗现饭，便拿了《壁下译丛》到公园去了。谁知太阳靠不住，时隐时现，而风却很大，我望着那蠢然大块压着的灰色的重云，我想假使我能在天上，也不会快乐的了。我不久便又蹣跚的走回来了。下午 XX 两人又去看电影，邀我去，我不愿，我是宁可一人在家思念我的爱而不愿陪人去玩，说得老实点，说是想依着别人去混过无聊的时日。在丁玲是不干的。可是天气还是冷，你知道，一冷我是无办法，所以在黄昏我便买了半块钱的炭回来了。现在还是很暖和的一边烤着火，一边为你写信。若是没有一点火，我是不坐下来的。

现在呢，人很快乐。有你一切都好，有你爱我，我真幸福，我会写文章的。而且我决安心等到暑假再和你相聚，照我们的计划做去，而且也决心，也宣誓以后再不离开了。

雷电已过去，只下着小雨，夜是更深了。灯也亮了，人也倦了，明天再谈吧，祝我的爱好好的睡！

我真的是多么甜蜜而又微笑地吻了你来信好几下呢！

1 点差 10 分

你爱的曼珈

【中国】朱湘（1904～1933）

朱湘，字子沅，湖南沅陵县人。1919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1922年起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陆续发表诗作。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夏天》，1927年又出版《草莽集》，并于同年8月赴美留学。1929年回国，任安庆安徽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后固长期失业，生活窘困，精神苦闷，终于1933年12月5日在上海开往南京的“吉和轮”上报江自杀。主要作品还有诗集《石门集》和《永言集》，均为去世后出版。朱湘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显著的贡献，影响很大。鲁迅曾称他为“中国的济慈”。

致霓君

我爱：我前几天看到一件很有趣味的东西，一尺长的鱼，一阵总有几十个，在船走过的时候，飞起来。他们能飞几丈，几十丈远，飞时翅膀看得很清楚。鱼是很好看，可惜我不能抓住一条寄回给你看看。前天在檀香山，船停一天，我们大家多上岸玩。在一个“鱼介博物馆”内看到许多希奇古怪的东西，有鸡一样大的虾子，两个大钳子，还有各种各样的鱼，有的扁的只有三分厚；圆的像一个桃子，有些嘴长得特别长，好像臭虫同猪的嘴一样。鱼的颜色更是好看得不得了，有些黑花上面满是黄点子，好像豹皮一般；有些上半截鹅黄，下半截淡青，好像女人穿的衣裳同裙子，腰间还有两条黑条子，那就像系一条黑缎边的淡青腰带。妹妹，我的妹妹，你说这好看不？这些鱼印的有照片，我已经买了一份。等到到了学校之处，寄信方便之时，我就寄给你看看，收着——不过这些照片比起活的来，差得远了。因为活的身体透明，并且在水中游来游去，极其灵活；正像你的照片虽然照得很好看，到底不如见面之时，我能听见你讲话。

我不曾离开上海的时候，一个人住在青年会，极其想你，做了一首诗。一直想写给你看，偏偏事情太忙不能有时候写下来。如今很闲空，我的精神又好，所以就写出来：

戍卒

边关绿草被秋风一夜吹黄，
戈壁的平沙连天铺起浓霜，
冷气悄无声将云逐过穹苍——

我披起冬裳，
不觉想到家乡。

家乡现在是田中弥漫禾香，
闪动的镰刀似蚕食过青桑，
朱红的柿子累累叶底深藏。

鸡雏在谷场，
噪着争拾馀粮。

灯擎光似豆照她坐在机旁，
一丝丝的黑影在墙上奔忙，
秋虫畏冷倚墙根切切凄伤。

儿子卧空床
梦中时唤爷娘。

一声雁叫拖曳过塞冷关荒，
它携侣呼朋同去暖的南方，

在絮白芦花之内亿卧常羊。

独留我徊徨，
在这萧索边疆。

这首诗大意是说丈夫出外当兵（戍卒），秋天冷了，穿起妻子替他作的棉衣，不觉想起家乡来。（第一段）他想秋天家乡正是割稻子的时候。（第二段）到了夜间，妻房一定是对着灯光在机子旁边坐着织布，他们两个生的小孩子一定是睡在那张本来是三个人卧的床上，在梦中还叫父亲呢；哪知道父亲如今是在万里之外了！（第三段）这父亲听到一声雁叫，便自思道：“这鸟儿尚且能带着母鸟去南边避寒，偏我不能回家，这是多苦的事呀！（第四段）这首诗有些字怕你不知意思，我就解释一下：边关是长城，戈壁是蒙古的大沙漠之名称，在长城北，穹苍是天，弥漫是充满，镰刀是割稻，累累是多，鸡雏是小鸡，灯擎是点灯芯的豆油灯，塞，关都是长城，携是带，侣是伴，就是妻子（母雁），絮白芦花是同棉花一样白的芦花，常羊是游玩，徊徨是徘徊，就是走来走会，萧索是荒凉，边疆是靠近外国的地方。

我爱：小东要雇奶妈，就早已嘱咐过了，不必再提。小沅定名叫海士，因为他是上海怀的，士就是读书人，士农工商的士。从前孔夫子说过一句话，叫作“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意思就是说，慈善的人爱山，因山是结实的；聪明人爱水，因为水是流动的：小沅是海水旁边怀的，我替他起个号叫伯智，就是希望他作一个聪明的人。“伯”是行大，聪明的人同尖巧的人不一样。聪明的人向大地方看，尖巧的人只看小的，尖巧人只是想着害人。小东定名叫雪，因为你到北京，头一次看见雪，刚巧那时你便怀了小东。并且雪是很美的一件东西，它好像一朵花，干的雪你仔细看一看就知道它是六角形，好像一朵花有六瓣花瓣，所以古人说“雪花六出”。她号燕支（燕字读作烟字一样，不是燕子的燕）因为古时候有一座山，叫燕支，在北方古代匈奴国的皇后她们不叫皇后，叫阏氏，（就是燕支这二字）便是因此故。小东是在北方怀的，所以号叫这个。我替你取的号叫霓君（这两个字我如今多么亲多么爱）是因为你的名字采云，你看每天太阳出来时候或是落山时候，天上的云多么好看，时而黄，时而红，时而紫，五采一般（彩字同）这些云也叫作霓，也叫作霞。（从前我替你取号叫季霞，是同一道理，但是不及霓君更雅。）古代女子常有叫什么君的，好像王昭君便极其有名。说到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笑话：从前汉朝有一文人，叫东方朔（姓东方，名朔）这人极其好开玩笑，有一天皇帝祭地皇菩萨（这祭叫社）不用说，桌上自然是供一大块猪肉了，这块肉（大半是半个猪，或者整个）照规矩祭完神以后，由皇帝下令，叫大官分了带回家去，有一次这位东方先生性子急（不知是不是他的太太叫他12点钟回去吃中饭，那天祭把费时太多，已经一两点钟了，他怕回去太迟，太太要不依，说他只管自己，不顾别人等他，或者说他偷去会女相好，谈话谈忘记掉了，不记得回来吃饭了。）无论如何，总是他过于性急，不等汉武帝下令，他自己就在身边拔下了宝剑来（古人身边都带宝剑）在猪肉上头割了一块就走。但是被皇帝知道了，叫他说出道理，如若说不出，便推出午门斩首。（这自然是皇帝同他开玩笑，因为皇帝很喜欢他说笑话）这位东方先生毫不在乎的说：我割肉你应当夸奖我才对，为何反来责备我呢？你看我拔出剑来就割，这是多么勇敢！我割的刚好是自家份内应得的，不曾割别人的一点，这是多么清廉！拿肉回去给我的“细君”，这又是多么仁爱！细君就是“小皇帝”，“小先生”，就是说的他太太。皇帝一场大笑，放他

走了，并且叫人跟着送一只整猪到他家里去。东方先生的太太自然是说不出的快活。本想骂她的先生一场的，也不骂了。这是提起君字，想到的一段故事。以后作文章的人读书的人叫妻子作细君，便是这样起来的。这个故事，我的霓君，我的细君；我的小皇帝，你看这有点趣味吗？我如今在外国省俭自己，寄钱给你，别的同学是不单不寄钱回家，有时还要家里寄钱，你看我比起东方朔先生来，也差不多吧？我想我寄回家的钱，总不止买一头猪罢……

亲爱的霓妹妹，今天上午把三样功课都考了，心放下了。我近来身体好，望你不要记挂。夏天书已念完一半，快得很，就要秋天了。一到秋天，精神更好，等阳历十一月我去找一家照相馆照一张便宜一点的相。你自己身体也要保重，省得我记挂。哀情小说千万不要看了。如若有时闷点，到亲戚朋友家中走动走动。小沅小东近来都很好吗？夏天里不要买街上零食给他们，最危险，最容易传染病，年纪越小，越要多睡觉。夏天里房中可以常常多洒些臭药水，这几个钱决不可省，雇老妈子雇奶妈子都要老实，干净，千万不能要脸上身上长了疤疤结结，长了疮的，那最危险。我接到你6月12号的信说你不怪我当初，我听到真快活。我说的比仿嫖婊子，是比仿，并不是我同某某有什么不干不净，不过那时候我心中有时对不起你，这是我请你忘记的事情。

7月25日

你头痛是因为过于操心，又过于想我。最爱最亲爱的妹妹，再过几年我们就永远团圆，我们放宽了心，耐烦等着吧，你自己调养自己，爱惜身子，就如爱惜我的身子一样。因为你的身子就是我的身子。我也当然爱惜我的身子，因为我的身子就是你的身子。我们两个本是一个分离不开的。你务必把心放开一些，高高兴兴，把这几年过了，那时我们就享福了。

永远是你的亲亲沅。7月25日

四

霓妹妹我的孟母：正月初六的信同相片收到。我真说不出的欢喜。你那封信写得真好。我以前要回国，并非为了对你疑心；你知道的，我向来不曾疑心过你。你信来的时候，我正写情给彭先生说你在上海怀着小东受了多大的苦，我如何的爱你敬你怜你。我自然要毕业才回国，博士大概不考了。我想年后春夏天一定回家，刚好在外国三年，如今已过去半年多了。我回家后一定要好好的作些书，一方面也教书，让你面上光荣，让你同小沅小东过一辈子好日子。我如今对你同小沅小东的爱情实在是说不出的浓厚。我一定要竭力的叫你们享点福。我想在国外的这两年把英文操练好，翻译中文诗作英文诗，以后回中国也照旧作下去。这不单名誉极好，并能得到很大的稿费。将来运气好，说不定我要来美国作大学教授，你真要来美国呢。（不必向别人说，怕的万一不成功，落人笑话）你说你肯在梦中来陪伴我，这是再好不过的呀。你是要坐飞机呢，还是要坐轮船呢？都好。从前我听到一个笑话，说一个乡下人听到别人讲世上最快的东西要算电报，他说我的妻子在几千里外，我想看她，不如把我一电报送到她那里去吧。你要是肯由电报打来美国，那更快呀。还有一件事要小心，你哪一夜来美国？哪一夜来美国，要早些时候用无线电告诉我，我到了长沙，你来了芝加哥，那不是反来错过了吗？那张相片我看了说不出的欢喜。说来有趣，从前我是长头发，如今我的头发被剃头的不知道剪短了许多，你的头发变长了。这真是夫妻一对。你的面貌虽然极其正经，像教子的孟母，我看来你的脸还像一个女孩子的，一点不现老。

小沅那调皮的模样，将来长大了一定聪明的。你看他那像是笑又不像是笑的嘴，抬起来的眉毛，真是一个活泼箱神的样子。将来小东你们三个一定要同照一相再寄给我。我回家后要好好教小沅小东读书。我决定自己作些书给他们念。小沅很胖，我很喜欢。小东你务必请奶妈，不然我一定不依。我本想早些回家看你同小沅小东，不过我在罗伦士学校白念了半年书，来芝加哥，因为是很大的大学，只插进了三年级，要两年毕业。不过我想自己译些中文诗作英文诗，只好等后年春夏天再回家了。这两年半让我们多通些信，好容易过去些，你的信里可以多讲些你自己同小沅小东的事情，好让我看着快活。你住在万府上，是暂时的事情，如若我们自己的房子这半年之内能够搬进去住，那是最好的，不然还是照我前面说的办法进行为要。你住在万府上究竟是怎样一个办法，我很想知道。我这就写信给稚壮。不过信内说不了多少什么话。要等你回信后，我才能详细的写信给他。住在亲戚家里，如若他们不肯收房租饭钱，那是决不可以的。另有给憩轩四兄同季眉姊夫的信。上海的钱你一收到就写信告诉我，省得我记挂。

沅 3月7日

五

我爱的霓妹：

昨晚作了一个梦，梦到你，哭醒了。醒过来之后，大哭了一场。不过不能高声痛快的哭一场，只能抽抽噎噎的，让眼泪直流到枕衣上，鼻涕梗在鼻孔里面。今天是礼拜，我看书看得眼睛都痛了，半是因为昨夜哭过的原故，今天有太阳，这在芝加哥算是好天气了。天上虽然没有云，不过薄薄的好像蒙上了一层灰，看来凄惨的很。正对着我的这间房（在二层楼上）从窗子中间，看见一所灰色的房子，这是学校的，一点声音也听不见，好像死人一般。房子前面是一块空地，上面乱堆着些陈旧的木板。我看着这所房，这片地，心里说不出的恨他们。我如今简直像住在监牢里面，没有一个人说一句知心的话，有时看见一双父母带着子女从窗下路上走过去：这是礼拜日，父亲母亲工厂内都放了工，所以他们带了子女出门散步。我看见他们，真是说不出的羡慕。我如今说起来很好听，是一个留学生，可是想像工人一样享一点家庭的福都不能够，这是多么可怜又多么可恨。我写到这里，就忽的想起你当时又黄又瘦的面貌来，眼眶里又酸了一下。只要在中国活得了命，我又何至于抛了妻子儿女来外国受这种活牢的罪呢。霓君，我的好妹妹，我从前的脾气实在不好，我知道有许多次是我得罪了你，你千忍万忍忍不住了，才同我吵闹的。不过我的情形你应该明白。我实在是外面受了许多的气，并且那时一屁股的欠债，又要筹款出洋，我实在是不知怎样办法是好。我想你总可以饶恕我吧？这次回家之后，我想一定可以过的十分美满，比从前更好。写这行的时候，听到一个摇篮里的小孩在门外面哭，这是同居的一家新添的孩子，我不知何故，听到他的哭声，心中恨他，恨他不是小沅小东，让我听了。我又想到你的温柔，你对我的千情万意，分开了，不能见面，不能立刻见面，说一句知心话，彼此温存一下，像从前在京城旅馆内初见面时那样温存一下。你还记得当时你是怎样吗？我靠在你身旁坐下，你身上面的一股热气直扑到我的脸上。（我想我当时的热气也一定扑到了你的脸上）我当时心里说不出的痒痒。后来我要摸你的手，我偷偷的摸到握住，你羞怯怯的好像新娘子一样，我当时真是说不出的快活。天哪，天哪，但望两三年后，夫妻都好，再能尝尝那种爱情的美味吧。

【中国】彭雪枫（1906～1944）

彭雪枫，河南南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团、师、军政治委员和师长、纵队司令员。1938年在豫皖苏边区领导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区司令员，1944年9月，在河南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为流弹所中，光荣牺牲。时年38岁。

致林颖

楠：

“决心是果断的具体表现”。我俩应为我们的前途庆幸！方式虽由于“介绍”，然而“爱”乃是由同志关系、政治条件、工作利益、双方前途，特别是性格与品质、相互印象诸复杂因素而自然促成的，而逐渐浓厚起来的，尤其是在击破困难排除波折之过程中而更会浓厚起来的！倘若“轻易”而成，当不会事后回味之深长吧？比如我们的事业，要不经过艰难缔造的奋斗过程，那么巩固和壮大的程度当不如我们所愿望的那样伟大吧。当然，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是另一种——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这究竟是小资产阶级的呀！无产阶级先锋队则不然，这首先建立在政治上，工作上，性情上和品格上，自然同样也有花前月下，然而已不再是卿卿我我了而是花前谈心，月下互勉，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为了双方的前途！

你同意我的话吗？我想同意的吧？因为你已经在做着了。

我郑重提出：双方对对方的希望上，千万不要“过奢”，尤其是在今天，在初恋，在恋爱定局之初期。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一般人对他的爱人，是不容易看到缺点的，所以在起初，感情无限好，但日久天长，弱点逐渐暴露，情感就会淡了。因为这里头没有辨证地观察问题，更没有辨证地认识问题，当然也不会有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了。人都有其优良的一面和缺陷的一面的。两面相照，发展其优良的一面，同时又要扬弃其缺陷的一面，主要靠自己，同时靠他人。只要对方在基本上是可爱的，是值得可爱的，那就够了。把功夫用在相互帮助相互教育相互鼓励上，这是我党对待同志的态度，也是恋爱双方互相对待的态度。倘若能够这样，则双方情感不仅不会越来越淡，相反必会越来越浓，以至白头偕老的。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然后才能永才能长。夫妇相敬如宾，然后才能水才能长！这里头包含着“哲理”的，你品品它的滋味。

在上述基本观点和基本态度之下，我们相爱了，这种爱才是最正当最伟大最神圣的！同时也必能是最坚持最永久的！

所以，你对我的认识和了解，我知道乃是基本政治党性品格，而不是什么地位，地位算什么东西呢？同时，要求你，你必须还要了解我的另一面，急躁、激动，工作方式方法上之不够老练，对人对物有时过于尖锐，使人难堪，对干部有时态度过于严肃，加上某些场合下的不耐烦，使人拘束，涵养不到家。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实行自我批判自我斗争，而同时请求你在更接近更了解的情况下帮助我去纠正的。对于你，聪明、豪爽、忠诚、多情、不怕危险困难而忠于党，这是好的一面，优良的一面，可是在另外的一面，高傲、虚荣心——像你所说的，再加上还欠切实，正是你的缺点，却需要你努力克服的，倘若有了彻底认识，克服虽然必须一个过程，相信是会收到完满成果的。

我希望你的（虽然你已经在做着）是：

（一）加强自己思想意识上的锻炼。你的家庭生活环境熏陶着你，带来了非无产阶级的某些意识。在党对你不断的教育中，特别是在敌后两年烽火的斗争中已经锻炼得使你更坚强起来了，然而进步是无止境的，还需要加倍努力！最近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指示，是我党自有历史以来最有意义最有教育价值的文献之一，你必熟读，妥为笔记，而主要还依靠于左右同志们的相互坦白检讨。区党委会会有具体指示，如何去检讨的，特别应当参考着洛甫的《论待人接物》那篇文章，胡服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小册子，这对于我辈为人为党员为一个革命家，有着决定的作用的。

（二）留心政治，养成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一切应由政治观点上去观察问题。政治是任何一种工作职业的同志所必须具备的，理论修养之外，尤须注意政治形势，根据形势布置工作，分析形势推动形势改变形势，要多多的经常的在这方面用心下功夫啊！报纸电讯不应该放过一个字，一条新闻不能单纯看作一件新闻，而应分析它的实质。先从近处作起，渐而至于国际形势，抱定志向，做一个最实际的政治工作者，有修养的政治工作者。

（三）待人接物上，不要过于锋芒外露，大方之中含有腴腆。我始终没有忘记过一次毛主席在我外出进行统战工作时临别叮嘱的一句话：“对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这句话今天拿来送给你，共同勉励吧。我总在惦记着X和X，特别是X，你今后对他的态度应该格外慎重，保持着同志的友谊，丝毫不显出所谓“裂痕”，使对方自觉地了解这是不得已的不得已，没有法子的事呀，应当不要忘记对他的安慰。同时又必须估计到，他是不会马上对你完全谅解的，……你必须格外冷静，特别持重，不动声色，若无事然。……注意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待人接物。更谦逊些，更诚恳些，更大方些，更刻苦努力些！

（四）工作，越下层越好锻炼，越深入越能具体了解，也就越能正确解决问题，越能建立信仰。女子生下来长大了是革命的是工作的是为大众谋利益的，而不是为的什么单纯性的问题。女子应有其独立的人格，更应有其培养独立人格的场合和环境。即便结婚了之后，我还是主张你应有你的独立的工作环境，我无权干涉你，也不会干涉你。

（五）你写得很好，你应该努力学习写作，记日记，写文章，把材料系统的组织起来写在纸上，这就是文章。要具体材料，不要空洞说理。要提高文化水平，要加强理论修养。你还年轻，我希望你工作之外，又是作家，必会有一天，你是一个帮助写作的有力助手！

亲爱的同志！一切美满的愿望，都是建立在政治、理智、情感、热心努力、互助互谅之上的！

保重你的身体！

枫

9月14日

颖：

别离才三天，好像已经三个月了，这一形容并不过火，理智排除感情，总是一阵需要斗争的事，何况是在二十四日之后，又何况是在长夜倾谈而话才吐出了千分之一的以后呢？我不愿写出这种情思，生怕引动你的更加浓厚的惦念之情，然而事实如此，叫我有什麼法子呢？人们说我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过去可以压得下，近来有点异样了，一个人的影子，自早至晚怎么样也

排遣不开！外人知道了，真是有些好笑！

自你走后，一般公论是：一 太理智了，二 太突然了，为什么不过三天呢？三 双方离开是对的，然而也应该在“蜜月”之后，四 离开是好的，就是太远了，五 究竟不出众人所料堪为模范，六 过一时期还是离近一点好，这样才能双方更易于了解，感情才更易于染浓。

虽然时间只有那样短，但军中人对你的评论是：一 大方，二 比我还要大方，三 豪爽，四 精明有能力，五 有发展前途，六 结婚易使女方堕落消沉下去，然亦易使女方以及双方精神焕发勇于前进而更有利于自己的进步与发展，七 才德貌是恰如人意的，但能否不因与我结合而即高做起来呢？而即放松于待人接物的注意了昵？

一般同志和朋友对于我俩的希望（几乎有其一一致性）是：一 不要过于亲近，比如说你到军队工作，也不要过于疏远，比如说你到淮宝长住。二 你更须有计划的学习，我更须有计划的帮助你学习。三 应当在下层锻炼，更应“切实”的去对付工作。四 各应自爱而后始能互爱，各应自重而后始能互重。五 生活美满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互相之间的敬爱与慰勉。

有一个朋友，郑重其事的鼓励我，他说：人们在双方相爱以至于结婚之后，精力气魄是充足饱满的。倘是诗人必得佳作，倘是音乐家必得妙曲，倘是理论家必得美论，像列宁在结婚之后所著的《历史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即是结婚之后献给他的夫人的。像我——一个军人，除云指挥战斗获得胜利以外，必须写一篇或者写一本关于军事论文而又要浓厚的辩证法式的去写，这是一个极有意义和极有价值的纪念！即以此来献给你。这话使我兴奋而又惭愧！我对他说，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我万分赞同他的提议。自己常常打算写一点如意的东西出来，可是不是无时间便是无心情！我想我应该努力了，请你给我勇气！

几天以来，取笑的或正正经经的谈着你我的，以及远处写信来的颇为不少，给我个人的用我的名义答复了，写给我俩的用我俩的名义答复了，其中有两封须要送你过目的，一是送礼物的，没什么，一是严肃的劝导的，我认为很对，特别付封送来，并将我的复函抄之如下：“郑平同志：大示读悉，金石之言：感人至深！自当铭诸座右，以求不忘，并盼时赐佳言，以做明镜，相信我等必能听从，执行到底，而下给人以口实也，颖已于昨日东渡淮宝，从此各在本人工作岗位上努力为党的事业而斗争，以期不负老友之殷望，并以之答复爱护之热忱！特此敬复。雪枫林颖 9月27日。”给高的信是：“高峰同志：大示及莲藕二百斤均如数收到，隆情盛谊，何胜激感？尔后益当努力为党奋斗，以副多年战友之雅望！雪枫林颖 27日。”

数日以来，月色如画，惟少一月下谈心的你，可谓辜负良夜太甚！此情此景此事，何日才能到来呢！？你有同感没有？比如今夜——29日，你在做什么呢？不见你的信，难见你的信！然而我又知道你是昨天才到的淮宝，何忍责备你呢？真是矛盾！

3日湖上生活，看了不少的书，或者写了不少的东西吧？那个朋友的写东西的建议，你认为好不好？倘若好，我们共同努力不好么？像你所说的，把这回事以及所牵涉的人物，微妙的描写出来，那应该是多么生动优美啊！

淮宝工作环境如何？一般人对你印象和态度如何？前以话多，未曾问及，有暇请你告诉我。南方人到了适于南方生活习惯的地方，更要小心些。我总在担心你的健康，尤其是你对于健康的漫不经心的态度，万不应以为身

体健康，而即疏忽了对自己的珍重！

我近来，除去情调上有些异样之外，生活如常，身体如常，健康之珍重亦比你注意些，请你放心。不过，较前稍为忙了些，过几天要出去侦察地形了，倘若敌情无大变化，我打算带上拂晓剧团到五旅和九旅去，看看队伍，给干部和部队讲讲话演演戏，每见战士，常常使我振奋！他们是可敬可爱的！计划如果实现，恐怕要费一月的时间，如能转到淮宝，那自然好，然而又虑到一个“人言可畏”。不管他，到时看“机遇”的发展形势而定。“千言万语总不尽”，何处何时才是我们畅所欲言的境遇呢？

努力你的工作，埋头读你的书，坚持记你的笔记和记你的日记。请不要过于惦念我，饮食起居我是会注意的。

不要忘了别时的叮咛啊！更不要忘了给你的信上的建议啊！自己爱护，人家才更加爱护！

像片洗出来了，照得还不错，不过有几张照重了，你的单人像也在内，真是憾事！只有将来再照吧。因为到九旅取晒像纸未归，故先洗印这几张，送你看，大家都说合照的较大的那张好，特为签上字，送你的知心的朋友，但我不希望随便送，一定是较为合得来的所谓“知己”。（送来九张）

纸短言长，夜深人静，下次再写吧。是谁先给谁写呢？记着我们的时间，也许此刻现在，你同样在握笔疾书吧？

祝你
愉快！
枫

9月29日夜1时23分于半城众人入梦时颖：

今晚中秋节，月色分外皎洁，赏月归来，内心里总好像少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虽然各单位都在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然而我都没有参加，自己想想中秋节就是这样的轻易的放过去了吗？结果还不是这样的轻易的放过去了！

现在是深夜1时40分了，正当我写了迎击反共军东进的训令之后，觉得必须给你写封信，我何尝不知道你的信或者就在途中，可是因为没有见（别后至今才只接到你一封信！）到你的信，总使我念道着你的“爽约”了，难道你比我还要忙吗？马上又体谅到你，因为你是乡下，会知道谁恰好过湖西来呢？而且离岔河和朱坝文那么远，又没有适当的送信人！不管怎么说，我是在盼望着的！算一算，别后给你的信，这已经是第四封了！

一个同志——那是我们的诗人，为你我写了一首诗，第一节已经送到拂晓诗刊上去了，被我事后发觉留下了，他不甘心特为缮写寄给你，第二节还须“待续”，你看看，他写的好不好？至于“枫林”倒双关得十分美丽，事先我还不曾想得出，你也想过吗？下面一首词是秦少游（？）什么人做的，是咏“七夕”的，我特别爱那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完全对的呀，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打算7号到泗北一带侦察地形去，多则一周少则五天即便返部，倘若届时无甚情况，拟赴淮宝一行，但也说不定，五旅在天井湖，已经答应他们要去看看了！而且10月12号，又是本军四周年及四师东征三周年的日子，4个剧团公演，当有一番盛况吧，可惜你不在场！

在反动分子活动的地区，注意你的行动！不要一两个人走路，经常靠近部队，时做有警准备，更要注意你的身体，千万不可大意！

读书有成绩否？计划定出来否？
谁知道什么时候才接到你的信呢！？

祝你
晚安！
雪枫

中秋节之夜 2 时 05 分

一本苏联小说《新时代的曙光》，不日寄给你，以后写情编上号码，以免遗失，当更好，你意如何？

四

常常惦念着的颖：

前晚草信一封，无人未发出，几天来的生活情况，想告诉你，我知道你会像我一样的在惦念着。

昨晚陪张茜到操场看踢足球，黄昏又杂着众人回到我房里漫天乱谈，不久来了冯，正是张给你写信的时候，大家于沉默中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张的信托我寄给你，当然不能不为之代劳，字里行间，颇为幽默，这即是所谓“少女的心”么？张走后，与冯长谈 3 小时，不外“谅解”之类，又告诉我她近来的心情，终于借了几本书载着月光回去了。近来表面看我似乎很有闲，所以才座上客常满吧？其实却苦了我。夜间 11 时之后，一切文件挤得你不得不在这个时候看，直到下一点，或者更多些。冯说我的精神不如在路西了，我不知究何所指？为了能够写点文章和读点书，我决心找一个所谓“密室”里去。最近，在桌上的备忘纸片上写着准备要写的文章题目，都是大家逼着要的：一 关于军事教育问题，二 论“宁为鸡头不为牛尾”，三 旧式武器之使用问题。谁知道哪一天才能完工呢？中央近对各高级学习组发出电令，指定读 83 种党内文件，外加《左派幼稚病》，《论持久战》诸小册子，我想我应该努力。

颖，我说的是你呀，在对我的学习上，党性锻炼上，待人接物上，领导方式上，应该“主动”的帮助我，你不能假想我会比谁更完整些，只需我批评你，而不需你批评我。在这一方面，我恳切希望，你能更坚强些，更直接些，更主动些，更男性些，难道你有所顾虑吗？对于你，我盼望在今后的生活上更艰苦些，更刻苦些，更少在物质上讲求些，更有力的截击你那小资产阶级的享受欲的萌芽的生长！一时一刻都不应忘记你是在呼奴喊婢的楼房里产生出来的“小姐”，你不会怪我吧！我知道，如今，你已经脱离了小姐气，而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了。然而你不能否认你的家庭环境所培养出来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习性，如若不能咬牙打破这一关，你将不能更坚强起来，像你主观的要求那样。写至此，忽然想起前天翻阅唐诗中元稹追悼亡妻的《遗悲怀》那三首长诗，因为我爱它，所以抄给你：“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嫁给他这个穷光蛋后就百事不顺心了）顾我无衣搜枣筐，泥他沽酒拔金钗。（想买酒只有从她头上拔下首饰来）野蔬充膳甘长藿，（吃的是野菜）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如今做官阔起来了，为妻只能修修坟墓了）。”第二首是：“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第三首：“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财？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盲宵冥何所望？他主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最后两句更妙，只

有终夜悲痛的睡不着而长开眼来报答她的平生为穷困忧患所扰而没有展过眉头！旧诗词你比我读的多；这3首诗你也喜欢吗？

前曾面托李斌同志代为搜罗古书，首先是《资治通鉴》，近又电请代向上海订购各种报章杂志。为了调查研究，中央及华中局亦曾数次来电广为搜集，请便时面询李张两同志，如到手，则即托人寄来。

带去之书，读了几本？关于鲁迅的东西，更应多多浏览。鲁迅的文章简洁尖刻，极有骨气，多读不仅在文字之技巧上有益处，更可加强自己之修养。1932年以前的鲁迅的文章小说几乎每篇我都读过，彼时虽为大兵生活，但对我在写作的锻炼和意志的修养上帮助实多。告诉你，可怜得很，我现在这一点“文化水平”，多半是自修得来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要能说会讲，而又善于写作，下笔千言，倚马立待。你的天资颇高，倘在这方面留意，不难成为一个作家，这不是“奢望”，而是革命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才能，自然主要还要依靠于生活的充实。

《社会科学基本教程》读完否？不要以为韦多，翻了这本丢了那本。硬着头皮，攻完一部再攻其他，读书是要有一种像出兵进攻敌人那种精神才行的，否则你永远也得不到胜利！因为我有这种毛病（近年来略好）所以想到你或者也有？到底有没有？

近接家信否？念念！

顺笔写来，不知说了些什么？时间已经子夜之后两点了，鸡鸣第一遍过去了，全半城的人们，怕只剩我一个人在孤灯之下给你写信吧？警卫员催我睡觉了，就此停笔。

祝你安眠！

枫 12月6日（7日2时）

最急人的是久不接你来信，最恼人的是看不见你的长信！

今天早晨又接到你3日发来的期待着我的信的短信。使你焦急，颇为不安。请谅。

王幼萍是我的小朋友，你妥为看待她。

12月7日10时半又及

五

颖：

10日晚信于12日收到，由高同志带来之信（未见时日）于今日收到，均不谈身体近况，颇为悬念，呕吐是否已经没有了呢？真是急人！

某些人们风言风语的中伤之词，自在我们意料之中，你我亦决有此勇气迎接它！我想最佳的态度是一笑置之，而且也自有铁的事实和公正的人代为辨驳，这种辨驳当给此辈“好事者之流”以迎头痛击，使之身败名裂！我实不解，这些人何苦瞎费精力专门讽潮（嘲）尚未完全处于平等地位之社会的今日的女同志！？在他们，或者认为夫妇之间不应相爱即不应“在外边逛”，而应变为路人或仇人，相互不理，永不会面，或者叫女同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夫妇们只有在沙漠地的人烟绝迹之处才能见面才算是天经地义吧？这样才适应彼辈之“三从四德”的教条吧！？好一片糊涂的封建残余！

一个人——尤其是“封建头脑”者眼中的女同志，要想没有人攻击或者冷言冷语造谣中伤，那等于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地登天！好人坏人，勇者懦夫，君子小人，成年儿重，谁能够讨好一切呢？谁能够没有多或者少的反对者和永远不谅解的人呢？凡事那能尽如人意，问题在于“但求勿愧我心”

而已！如能善于反省自己，日日新又日新，不断进取向上，一个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仁至义尽，一切卑鄙无耻的飞短流长，由它去吧！

我非常喜欢你对于这些无事生非的小人们的中伤之词所采取的态度，你认为这是推动你日益进步的推动机，对的，完全对的！我们只有大仁大义待人以诚，事情是不会失败的！对于那种故意中伤，藉图报复的无聊勾当，置之不理。不是有一句俗语叫做“大人不与小人怪”吧？倘若自己听到这些冷讥热讽即便逢人解释到处驳辩，那反而成为怯弱者了。林与枫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应该保持着党之正风和浩然之气！想一想，鲁迅之一生是怎样苦斗出来的，毛主席之有今日，是在不断的攻击讥讽反对之中斗争来的，一部党史，即是一部斗争史，终久会要最后胜利的！裕群是一个坚强的人，我祝愿你益发坚强起来！不是有一封信中，我为你引了一段德国民谣吗？它说：“重大之打击，决不能击倒坚强之人，反能增强其勇气！”你我应永远记看。

也不要说你了，即使是我，一个男性而且还是所谓“首长”，攻击我的，讥讽我的，不谅解我的，难道还不多吗？一年以来我采取的什么态度？除去工作上应当接受的正确批评外，对于那些含有敌意的造谣夸大之词，我自始至终即抱定一不辩驳，二不迎击，三不伤神的宗旨，近来不是逐渐的好转了吗？孟子说过：“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颖，请你永远记着并坚决执行这些格言！不是在虚荣也不是在“地位”更不是在功绩，而是在“政治家的风度”上表示共产党人的伟大！

去冬，半城张塘途中，我们的相勉，不是说过：“不能不顾及舆论但亦不为舆论所左右”吗？这句话，要辩证的了解！

上海寄来一本《罗斯福传》。我很有兴趣的读完了，特送给你，要求你无论如何抽空去自头至尾的读一读，罗斯福虽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但其为人处世确有可取之处。罗斯福对于反对者的“恶意的论文，苛刻的嘲笑”，抱一种什么态度呢？他自己说：“我由反对派的报纸学到许多东西。要是我有权力，我决不钳制言论自由。它们愈攻击我，对我愈有利。”（见该书 189 页）

别人愈嫉妒我俩的相爱，反而愈使我俩相爱！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夫妇的权利和义务！

（以上 16 日夜写）

怎么忽然会想到回家这件事了呢？当接到你的信，读了这一段之后，使我异常的难过，一个人绕鲍集郊外一周，我愁虑起来了！我益发认识了“女人”之处于今天社会上的困难！那困难是一般男人尤其是未婚的人们所不可想象的！同情与伤神交袭着无告的心情！一副“别离”的图画立即呈显于想象之中！仰天长啸，无以自解！经过我仔细的考虑，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一）中央号召之黎明前的黑暗，要求全体党员“咬紧牙关渡过两年”，而恰在此时你向党提出回家生产小孩子，内心的音衷人家是不会也不愿去谅解的，反而会说你不能咬紧牙关了，甚至会说你躲避困难了，我不愿意自己的爱人受此无名的“嫌疑”。

（二）目前部队及地方上的孕妇不止你一个人，倘若准了你，别人立刻照样援例，是准呢不准呢？这不仅牵扯到你而且更牵涉到我，人家会说某某人的“太太”究竟是“高贵”些，这会给人以更有利的攻击嘲讽的实际材料，为了将来，如何解释呢？

(三)更主要的还是旅途之上，有异常之大的危险性，敌区伪区顽区，坐船乘车步行，以一女子而又无妥当护送之人，住店行路难关重重，加上你是一个“女子”，处此荒乱年光，摧残人权乃家常事，你叫我如何放心得下！请问如何放心得下？你想了没有？我一千一万个不放心啊！

(四)别离的昔味，难道我们还没有尝够吗！？以你之心度我之腹，离别的苦痛是如何折磨人的心情！？为了同志之间、为了夫妇之间、为了战友之间的相互安慰和鼓励，我们不能够相离得如此之远而又如此之久！为了使我为党为部队不致分心，不致忧虑，不致常年累月的焦急，我不愿你如此做，我一万分不愿意你如此做，你也不忍心如此做吧！？

(五)即退一万步说，平安到家了，生产和照护一面得到解决了，然而你的家乡是在什么样的人 and 鬼统治之下，你想了没有？那种封建的保甲制度，法西斯的特务工作，你，一个曾在五战区出头露面的女孩子，人家能放得过你吗？人家能饶恕你吗？最近电讯中所登的何彬、李惠馨是怎样死的？法西斯的魔手，即使家中母亲有如何巧妙的外交手腕，能抵得过吗？

(六)加以旧家庭，又是极易消磨革命意志的所在，一面既无党的文件供你阅读，一面反有家庭天伦之情将你拉住，母女之爱出自天性，母亲看了你的消瘦的相片尚为之十分感伤，一旦回多而又远离，她老人家放你吗？她老人家放心吗？

(七)即便上述诸点都能顺利解决(不会的!)你又要想想，当此国际国内正将起着急剧变化的年代，一个月之内会有沧海桑田般的大变动的，那时候交通允许吗？情况允许吗？道路允许吗？何况来往必须要八个月到一年之久！不要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啊！当波儿与泊生相别时，不是也曾想象着不久之后必会晤面吗？然而七年了！七年，是多么骇人听闻的长期！而且还正在增加着呢！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甚至连通讯的条件都被剥夺了！我想，这是环境所给予有亲人的人们的极大残忍！躲避之无暇，还要硬着头皮去钻吗？这是一种不智之举啊！

裕群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当你浮起了回乡之幻想的时候，正是你受了一些冷言冷语的刺激之后一时的激动，事后，你已经必定想转了，即不然，当看了我以上所提出之七大理由时，亦必为之冰消云散了！是吗？能吗？

为了你的安全和我的愁虑，请你慨然牺牲了你的提议吧！我要求你！

我于11日之夜来鲍集抗大，匆匆已一星期。自晨至夜，谈话，开会，上课儿无暇时，精神与肉体均颇困惫，加以两星期以来，情趣不佳，午睡与夜眠，恶梦连绵，至为苦人！为仁和集以来所未有者，不知何故？好在麦收期间，前方将士均能用命，获得不断胜利，尚可告慰耳。

青纱帐起，拟7月初仍移返半城(希勿外宣)。政工会须八九日后始能结束。当此反共东进可能性甚少，敌人扫荡受阻之夏收到秋收的三个月内，为我切实整顿地方工作及部队工作之最好时机，大家都有励精图治之决心，天不负苦心之人，去年路西之损失，到了补偿的时候了吧？

《战争论》读完了，得益良多。续读《孙子兵法综合研究》一大部头军事理论，尚未开始。小说则读《死魂灵》亦未起头。《茶花女》又在盼着到来。

特着赵运成送衬衣，汗衣，扇子(沪某书家赠送者)，日光皂，罐头(某商人赠送者)来，并探视你的近况兼口述我的近况，到时盼与之细谈。另《军事杂志》一本及该刊稿费10元，盼一读！

你的来信，常常不能满足我的希望——总是那样的短，难道忙得连长信也不能写么？

此刻，为端阳节之前夜，每逢佳节倍思亲，湖之东西，谅必有同感吧？

下次再谈吧。

紧紧的握手！

枫

6月17日亦即旧历五月初四日之夜

于鲍集抗大校部

【中国】谢冰莹（1906～）

谢冰莹：中国现代女作家。1906年出生于湖南新化，1921年秋考入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受时代影响，尚未毕业即弃学从戎，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历经艰苦。这段生活对以后创作留下深刻影响。1931年后两度游历日本，因拒绝欢迎溥仪朝日遭到日本当局囚禁和迫害。抗战胜利后到北师大及华北文化学院等处任教。1948年秋赴台，执教于台北师大，1972年赴美探亲，并定居于旧金山。

致美弟

亲爱的：

这是你送给我的美丽的小稿纸，我想好好地写篇文章纪念我们的爱，但是我写不下去，我的脑筋没有一刻钟是宁静的，为了候你的来。我快要到疯狂的地步了！

因为太痛苦的原故，我又下了舍弃爱的决心！在我没有爱上你以前，我是多么自由啊，我完全过的是理智生活，“难道没有爱人就不能生活下去吗？我绝对不相信！”我时时这样安慰自己。你当然知道并不是我找不到爱人，并不是没人爱我，而的确是我不爱人，拒绝了他们的热情和赤心，亲爱的，你当然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而不需要爱。但是当我将整个的灵魂暗地里寄托在你的身上而你也在了解我之后发狂地热爱着我的时候，我的的人生观又改变了。我的已经死去的青春为你而复活了，冰冷的情感为你的爱之火焰烧得沸腾起来，凄淡的我的人生舞台上忽然罩下了一块鲜红的幕布，揭开这幕布可以看到里面有座美丽的花园，园中开满了绚烂芬香的鲜花，长着青春的小草，有一切自然界的美景——翩翩起舞的蝴蝶，歌声婉转的黄莺，依依的弱柳，魁伟的梧桐，还有坚固的青松，和许多不知名的花草。园的当中有一条阳光照着血红的路，那是达到光明自由平等之国去的，于是我兴奋了！我忙伸出手来拼命地向前奔去，他就站在花园的那条光明之路口，他微笑着欢迎我而且也像我一样地张开两臂在等待我的到来。于是我们紧抱着了，我们的嘴唇贴在一块，我们共唱着人生之进行曲，踏上了光明的前程，亲爱的，他是谁啊？你想想看。

我的感情和理智是如此冲突得厉害！我简直没有一天不在过着矛盾的生活，我想毁灭一方面，不是完全浸在爱的醇酒中，就是纯粹过着理智的生活，马上开始我的工作，像在P地时一般每天没有十分钟的休息。你也许要批评我这种走极端的思想是不对的，但我何尝不知道，而且恐怕要比你知道的还多啊。可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目前的问题：明知你离我很远，而且你是整天忙于工作的，我应该原谅你的苦衷，即使一星期不来也不可怨恨你，理智明明知道，但情感偏不许我饶恕你，它时时在刺激我，给我深重的苦痛吃，我受不了，我只想狂叫了起来，我只想大哭了起来，我在拍桌，我在顿足，天啊，谁知道我这种期待的苦呢？谁相信我相思之泪在像骤雨般滴下来呢？……

我的房子里充满了阳光，充满了花的香气与暖和的风，以及清脆的鸟声：我的壁上挂着许多美丽的名画，我的桌子上摆着小巧玲珑的粉红小盘，盘里放着一对晶莹的小白狮子，有终日张开嘴大笑的小玉“和合”，有小篮内的一对鸳鸯，有小玻璃杯，杯中盛着一个小泥人，盘的左边有一对拥抱着的小红孩子（LittleRedBoy），右边有极精巧的白玻璃室塔，还有两盘对我微笑发出醉人的香气的玫瑰花，啊，还有……还有堆在我桌上的许多书……但是

我对他们都没有感情，都引不起我的兴趣。在这间小小的房里一切都完备了，一切应有的享受的都有了，只是缺少一件，啊，这就是比一切，比我的生命还宝贵的爱，伟大的不可恩议的爱哟！……

我不能好好地看书，更不能写我应写的文章，做我应做的其他工作。我更不想去会其他的朋友，我简直连窗户和门都不愿打开，“让我一个人死在这里吧，等他来抱着我的死尸狂吻，他的泪滴在我的脸上，流到我的胸膛，那时我一定会苏醒过来，我也会流着泪紧抱着他狂吻！”我想到这儿，真的爬上床去，我愿这样悄悄地死去，“但还没有买到安眠药呢，”我笑了，而且想到他说要我为他珍重，我的爱是他的所有的时候，我又希望我健康地“生”着。

我想毁灭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大概因为看书太多，写字太多的原故吧，它像针刺着一般地痛，我不愿休息，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很短促，我常说我活不到30岁，（即使活到那时，也只有7年了！）在这短促的时光中、我要努力做点于社会的劳苦大众有益的事，我要多留些生的痕迹在人间，我不想做什么家，亲爱的，你更是知道我没有半点虚荣心，我的写东西完全为了兴趣而写，也有时是为了一种宣传，和受着经济压迫而写的，但那些自然都不是什么虚荣。

我又想到要抛弃这支笔了！我不应该关在房子里写东西，即使是最短时间的（本来就是最短期间）！生活，我也不愿意过。我要跳出房子到大众拥挤的工厂中去！农村中去！我需要太阳，需要照着我遍体通红的太阳的光辉！我不在这狭小的亭子间里了，我要马上跑到人群中去！在那里我的生活是充实的，我的生命是活跃的，精神是兴奋着的。唉！为什么我来过这种寂静清闲富有诗意的生活呢？这是所谓文学家诗人住的地方，我配吗？我有资格吗？不！我绝对不配住这样的地方啊！而且也不应该住这样的地方啊！

虽然我有病，我的精神太疲倦了，谁也说我不劳动了，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但是这成什么话呢？外面在炮火连天血肉横飞……还有整天日夜在机轮下被压得翻不过身来的劳动者，和乡村里面的农民，还有……啊，还有无数万万的被压迫民众都在帝国主义，布尔乔亚的铁蹄下呻吟。我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呢？我要反抗，我要奋斗，啊，我要争取我们最后的胜利，为什么我不和他们一样踏上征途，努力前进，促成我们的社会早些实现呢？

亲爱的，请你不要难过，当你见到这信时我早已走了！早已走到如火如荼的南国去了！我要使你惊愕，使你猛然跑到这里来时不见我了而失掉了知觉；但我不愿你悲哀，要知道我并不是不爱你的，更不是另去爱别人！上帝知道，我永远只爱着你的，这不是违心话，而且我受的刺激太多，我爱你完全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的了解与考虑才表示的，而且你知道我不是普通一般感情流动的女子，我也不会轻易接受一个人的爱，或者抛弃一个人的爱，我对于鸣始终是爱着的，虽然他和我性情太不相投，而又如此不了解我，给与我的创痛这样深，但我始终对他无恶意，我想继续着和他爱下去，即使受尽苦痛，牺牲一生我都愿意。但是姐姐说我是痴愚，不应该如此固执，一个爱的时代消逝了，应该新创造一个，不要随便牺牲了美丽的青春。

是的，就是这时我爱上你了，你是我们3年前的相识，是一个多么纯洁，美丽天真而努力工作的青年！我的心为你夺去，我的灵魂也随着你轻微的笑容而离开了我。现在我只是一副躯壳，毫无知觉的躯壳。唉！我完全像一架机器在这里摆动着啊。

还我灵魂，
还我的心
爱的人啊！

快到我温柔的怀里来！

我大声叫喊着，一定的给前楼的人听到了，不然他们为什么在窃窃私语呢？而且他们在嬉笑了，啊，管他妈的，我有爱的自由，我有说话的自由，我有唱歌的自由，而且我更有一切的自由啊！

又下雨了！我知道你更不会来，下午是你动身去P地的时候，你也许很悲哀地在给我写离别的信，但是何苦呢？我不需要爱，真的前面我说的都是假话，我需要有意义的生活，我需要紧张的工作，我需要太阳，去你的吧，什么鬼爱！

是的，起初每一个人的脚步声我都疑你来了，明明是拖鞋声我也以为你站在我的门口了，我忙跑去开门但是见到的是后楼的房客去倒水，我又何尝不知道你不会来呢？但情感偏不听我的话，偏让我吃苦。啊，情感，情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怪物吗？还是魔鬼？

床上乱堆着被窝，我不想整理，从7点钟起我就望你来，谁知现在快到12点了还是杳然。我想起涌来了，他有次在大雨倾盆时过江来看我，雨打湿了他的全身，他完全像从水里爬出来的一般。我说：“怎么办呢？”

“不要紧！”他微笑着告诉我水是如何涨得高，，船被风吹得快要翻了，身上的水都是从波浪里涌上来的。

“为什么你今天来呢？”

“因为……你……？”

他的两颊红了，忙低下头来，翠移拢火盆给他烤，他坚持着不要。

唉！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我负人太多，我是残酷的！我是个理智强烈的女子，我有异于常人的热情，也有异于常人的冷酷，正像靖说的一般。我要走了！亲爱的，当你从P地归来时已经找不到你的丽了。但是，不要难过，我会常常给你来信的，而且我是你的！我将整个的爱都交给你了！你也说过为革命而牺牲爱情，是应当的，伟大的！我现在还没有到完全牺牲爱情的时候，因此你更不要伤心。

别矣！我最爱的美啊！

为我而珍重身体，

为革命而努力工作。

我们是天上的安琪儿，

人间的爱侣！

我们的灵魂，融在一块，

我们的精神永远相通！

别矣！我最爱的美啊，

压住我的热情，

吞下我的眼泪，

我含笑踏上了征途，

光明在前面招手。

微风栩栩地拂着，

小鸟在枝头唱歌，

阴雨已被暴风扫去，

血红的太阳将照过人间。
爱的美啊，
我们拥抱，
我们亲吻，
我们唱着前进的歌曲，
奔向伟大的前程！
我们叫着奋斗的口号，
以利刃刺入敌人的胸膛。
爱的美啊，
别矣，再见，
为我而珍重，
为革命而努力！
永远属于你的丽丝于别离之前
1931年6月19日上午10时40分

【中国】阮玲玉（1910～1935）

阮玲玉，原名阮玉英，广东香山（中山）人。30年代的著名女演员。1926年入明星影片公司。1927年在影片《挂名的夫妻》中饰演主角。1929年后主演《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恋爱与夫妻》等影片。1932年后受左翼文艺运动影响，相继主演《三个摩登女性》、《神女》、《新女性》等影片。她一生共拍摄影片近三十部，塑造了旧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妇女形象，表演质朴细腻，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1935年，因不堪绯闻中伤而自杀。

致唐季珊

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的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的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你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他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另五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

二十四、三月七日午夜

（注：二十四为民国二十四季节 1935年）

【中国】朱生豪（1912～1944）

朱生豪，浙江嘉兴人，出身于破落商人家庭。1929年入杭州之江大学，先后在中国文学系和英文系学习，并成为“之江诗社”首领。1933年入上海世界书局任编辑，参加《英汉四用辞典》的编纂工作，同时在报刊上发表散文、小品文等作品。1936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剧作，先后翻译莎士比亚喜剧、悲剧、史剧、杂剧共31种，建国前出版27种。最后终因积劳成疾而于1944年12月26日去世，余有六种未译。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译为主体，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

致宋清如

宋：

才板着脸孔带着冲动写给你一封信，读了轻松的来书，又使我的心弛放了下来。叫他们拿给你看的那信已经看到？有些可笑吧，还是生气？实在是，近来心里很受到些气闷，比如说有人以为我不应该和你交往之类。而两个多月来的离群索居的生活，使我脱离了一向沉迷着的感伤的情绪的氛围，有着静味一切的机会，也确使我对过去的梦发生厌弃，而有努力做人的意思。

我真希望你是一个男孩子，就这一年匆匆的相聚，彼此也真太拘束得苦。我只希望把你当作自己弟弟一样亲爱，论年岁我不比你大什么，忧患比你经得多，人生的经验不见比你丰富什么，但就自己所有的学问，几年来冷静的观察与思索，以及早人世诸点上，也许确能做一个对你有一点益处的朋友，不只是一个温柔的好男子而已。

对于你，我希望你能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不要甘心做一个女人（你不会甘心于平凡，这是我相信的），总得从重重的桎梏里把自己的心灵解放出来，时时有毁灭破旧的一切的勇气（如其有一天你觉得我对于你已太无用处，尽可以一脚踢开我，我不会怨你半分），耐得了苦，受得住人家的讥笑与轻蔑，不要有什么小姐式的感伤，只时时向未来睁开你的慧眼，也不用担心什么恐惧什么，努力使自己身体感情各方面都坚强起来，我将永远是你的可以信托的好朋友，信得过我吗？

也许真会有那么海阔天空的一天，我们大家都梦想着的一天！我们不都是自由的渴慕者吗？为了你，我也有走向光明的热望，世界不会于我太寂寞。

来信与诗，都使我快活。每回你信来，往往怀着感激的心情不只是欢喜而已。诗以较高的标准批评起来，当然不算顶好，但以你的旧诗的学力而言，是很可以满意的了。第一首一、二两字平仄略不顺，不大要紧，第二句固是好句子，但蹈袭我的句子太甚，把犹袭二字改为空扑吧。三四句平顺无疵。总观四句，略欠呼应，天上人间句略嫩，听之，此诗改为：

霞落遥山黯淡烟，残香空扑采莲船，

晚凉新月人归去，天上人间来许圆两人字重复，因此读来觉不顺口。倘把人归去的人改为郎字，却是一首轻倩的民歌。也许你会嫌太佻，但未句本不庄，故前面的人字不能改为君字。

第二首全体妥。糜字用得新，也许你用时是无意的。

第三首第二句微波漪涟重复，漪字平仄不叶，第四句万般往事俗，改为年年心事即佳。

无端明月又重圆，波面流晶漾细涟，
如此溪山浑若梦，年年心事逐轻烟。

三首诗情调轻灵得很，虽然还少新意，不愧是我的高足，我该自傲不是？前次绝句二十首之后，又做了十一首，没有给你看。前面几首较好：

春水桥头细柳魂，绿芜园内鹧鸪痕，
蜀葵花落黄峰静，燕子楼深白日昏。
倚剑朗吟卍字栏，晚禽红树北梦残，
何当跃马横戈去，易水萧萧芦叶残。
半臂晕红侧笑嫣，绿时时掀采莲船，
莲魂依魂花依色，蛙唱满湖莲叶圆。
迟雪冲寒鹤羽毳，偶尔解渴落茅庵，
红梅白梅相对冷，小尼洗砚蹲寒潭。

略有宋诗调子，第三四两首都故作拗句。又第九首：

秋花消瘦春花肥，一样风烟雨露霏，
萧郎吟断数根须，懊恼花前白袷衣。

第十一首：

燕子轻狂蝴蝶憨，满园花舞一天蓝。
仙人年幼翅如玉，笑澈银铃酡颜酣。
则是我诗里特有的童话似的情调。

天凉气静，愿安心读书。好好保重。

朱朱 23 夜

（1933 年秋）

时间过得却快，现在 3 点半钟了。好友，我对你只有感激的欢慰和祝福的诚挚。几天的希望，换得一整天的相聚的愉快，虽而今遗留给我的只是无穷的怅惘，我已十分满足。我不欲再留恋于此，已定坐 7 点 15 分快车，一个人悄悄地离校。我知道这次我不该来，在外边轻易引不起任何的感伤，一到此便轻轻拨起了无可奈何的恋旧之思。这是我自寻烦恼，你不用为我不安（老鼠爬到身上来）。这环境于我不适，我宁愿回到嚣尘的沪上。望就给信我（老鼠爬到头上）。

我不能眷恋已往的陈骸，只寄希望于将来，总有一天，生活会对于我不复是难堪的 drudgery（苦役）。我十分弱，但我有求强的意志，寂寞常是啮着我，唯你能给我感奋。

不多写，你全明白我。现在我走了，我握你的手

朱 2 日晨 4 时

（1933 年 11 月）

清如：

我知道你不爱见我，但不曾想到你要逃避我，我只是你一个平常的朋友，没有要使你不安或怅惘的理由。见一见你，我认为或者是尚可容许的我的仅余的权利，当然我也辨不出是悲是喜，但我总不能抑制着不来看你，即使自己也知道是多事。倘使我的必须是被剥夺去一切人生的乐趣，永远在沙漠中的命运，必须永远不再看见一面亲爱的人，那么我等候你的吩咐，我希望那会使你不感到不安。

我不要休息，也不能休息。有钱的人，休息的意义是享福，可以把身体养得胖些；对于我们这种准无产阶级者，休息的意义是受难，也许是挨饿。我相信我更需要的是一些鼓舞，一点给人勇气的希望。我太缺少一切青年人应该有的热情。

在你母亲的身旁，不要想到我，我不要损害你神圣的快乐。

为你祝福

朱 19 日（1934 年 1 月）

四

清如：

气好了吧？即使不是向我生气，我也很怕。什么委屈大概你不肯向我说。虽我很愿知道。我心里很苦，很抑郁，很气而又不知要气谁。很委屈而不知委屈从何而来。很寂寞，生活的孤独并非寂寞，而灵魂的孤独无助才是寂寞。我很懂得寂寞之来，有时会因与最好的朋友相对而加甚。实际人与朋友之间，即使最知己的，也隔有甚远的途程，最多只能如日月之相望，而要走到月亮里去总不可能。所以一切的友谊都是徒劳的，至多只能与人由感觉所生的相当的安慰，远非实际的。所谓爱尽是对影子的追求，而根本并无此物。人间的荒漠是具有必然性的，只有苦于感情的人才不能不恃憧憬而生存。

愿你快乐，虽我的祝福也许是无用而无用的。

汝友

五

你简直是残忍，一天难挨过似一天，今天我卜过仍不会有你的信来。

如果到 30 岁我还是这样没出息，我真非自杀不可。所谓有出息不是指赚三百块钱一月，有地位有名声这些，常常听到人赞叹地或感慨他说，“什么人什么人现在很得法了”，我就不眼红那种得法，我只要能自己觉得并不无聊就够了。像现在的样子，真令人丧气。读书时代自己还有点自信和骄矜，而今这些都没有了，自己讨厌自己的平凡卑俗，正如讨厌别人的平凡卑俗一样，趣味变得低级了，感觉也变滞钝了。从前可以凭着半生不熟的英文读最艰涩的 Browning 的长诗，而得到无限的感奋，现在见了诗便头痛，反之有时看到了那些傻又蠢气的电影，倒要流流眼泪，那时我便要骂我自己“你看看你这个无聊的家伙，有什么好使你感动的呢，那些无灵魂的机械式的表演？”真的我并不曾感动，然而我却感动了。一个人可以和妻子离婚，但永远不能和自己脱离关系，我是多么讨厌和这个无聊的东西天天住在一个躯壳里！如果我想逃到你的身边，他仍然紧跟着我，因此我甚至不敢来看你，因为不愿带着他来看你。我多么想回到我们在一处作诗（不管是多么幼稚）的“古时候”，我一生中只有那一年是真的快乐，真的满足，满足自己也满足世界，除了太过渺茫了的我的童年，那还是太古以前的事，几乎是不复能记忆了。

你知道火炉会使人脸孔变惨白，但你不知道人即使在火炉旁也会冻死的，如果有人不理他。杭州已下雪了，这里只有雨，那种把人灵魂沾满了泥泞的雨。冬天唯一的好处是没有臭虫，夜里可以做梦，虽然我的梦也生了锈了。

六

DarlingBoy: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说起。第一你说我是不是个好孩子，一到上海，连两三点钟都不放弃，寓所也没去，就坐在办公室里了。这简直不像是从前爱好逃学旷课的我了，是不是？事实是，下车时 1 点钟，因为车站离家太远，天又在临下阵头雨之际，便在北四川路广东店里吃了饭并躲雨，而且吃冰淇淋。雨下个不停，很心焦，看看稍小些，便叫黄包车回泵。可是路上又大落特落起来，车篷遮不住迎面的雨，把手帕覆在脸上，房屋树木街道部在一片

白濛濛中去，像一个小孩子似的，衷心感到喜悦（这是因为我与雨极有缘份的缘故，我的诗中不是常说雨吗？）。本来在汽车中我一路像受着极大的委屈似的，几回滴下泪来，可是一到上海，心里想着毕竟你是待我好的，这次来游也似乎很快乐，便十分高兴起来。——车过了书局门口，忽然转计想就在这里停下吧。因此就停下了。

为着礼貌的缘故，但同时也确是出自衷心的容我先道谢你们的招待。你家里的人都好，我想你母亲一定非常好，你的弟弟给我的直接印象，比之你以前来信中所说及的所给我的印象好得多。

唉，我先说什么呢？我预备在此信中把此时的感想，当时欲向你说，因当着别人而讲不出来的话，实际还元宁是当时的未形成语言的思想，以及一切的一切，都一起写下来。明明见了面而不说话，一定要分手之后再像个健谈者那样絮絮叨叨起来，自然有些反乎常情，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点不会说话！你对别人有许多话说，对我又说不出什么话来。又有什么办法呢？横竖我们会少离多，上帝（魔鬼也好）要是允许给我一支生花妙笔，比之单会说话不会动笔也许确要好得多，无如我的笔并不能表达出我所有的感情思想来何？但无论如何，靠着我们这两张嘴决不能使我们谅解而成为朋友，然则能有今日这一天，我能在你宝贵的心中占着一个位置（即使是怎样卑微的位置都好），这支笔岂不该值千万个吻？我真想把从前写过给你的信的旧笔尖都宝藏起来，我知道每一个甲过的笔尖都曾为我作过如此无价的服务。

最初，我想放在信的发端上说的，是说你惜给我的不是两块钱而是十块钱这一回事是绝大的错误，当我一发现这，我简直有些生气，我想一回到上海之后，但立刻把我所不需要的八块钱寄还给你，说这种方面的你的好意非我所乐意接受，那只能使我感到卑辱。如果我所需要的是要那么多，为什么我不能便向你告借那么多呢？如果我不需要那么多，你给我不需要的东西做什么呢？……如果我这样，你会不会嫌我作意乖僻？我想我总不该反而埋怨起你的好意（即使这样的好意我不欢迎）来而使你懊恼，因此暂时保存着尽力不把它动用（虽然饭店里已兑碎了一块，那我想象是你请我的客，因此吃得很有味），以后尽早还你。本来这月的用途已细心计划好，因为这次突然的决心，又不知道车费竟是那么贵。所以短绌了些，便除非必要，我总不愿欠人家一块钱，即使（尤其是）是最好的朋友；这个“好”脾气愿你了解我。你要不要知道我此刻的全部财产？自从父亲死了之后，家里当然绝没有什么收入，祖产是有限得可怜，仅有一所不算小的房子，一部分自居，一部分分租给三家人家和一片油行，但因地僻租不起钱，一年统共不过三百来块钱，全部充作家中伙食和祭祀之用，我们弟兄们都是绝不动用分文的。母亲的千把块钱私蓄一直维持我从中学到大学，到毕业为止计用空了百把块钱；兄弟的求学则赖着他承袭的叔祖名下一注小小的遗产。此刻我已不欠债，有二百几十块钱积蓄，由表姊执管着，我知道我自己绝对用不着这些钱，不过作为交代而已。如果兄弟读书的钱不足的话，可以补济补济，自己则全然把它看作不是自己的钱一样。除了这，那么此刻公司方面欠我稿费百元，月薪四十三元，我欠饭钱未付的十二元，此外别人向我借去的约五六十元，我不希望他们还了。这些都不算，则我此刻有现金 \$ 7.25，欠宋清如下 \$ 10.00，计全部财产为 \$ -2.75。你想我是不是个 unpractical 的人？

话一离题，便分开了心，莫名其妙他说了这些不相干的话。我说，这回到常熟来我很有点感到寂寞，最颓丧的是令弟同我上茶馆去坐的那我也不知

多少时候，那时我真是 literally（简直、完全）一言不发（希望他原谅我性子的怪僻），坐着怨恨着时间的浪费。昨晚你们的谈天，我一部分听着，一部分因为讲的全是我所不知道的人们，又不全听得明白，即使听着也不能发生兴趣，因此听见的只是声音而不是言语，很使我奇怪人们会有这么多的 non-sense（废话）爱谈这个人那个人的平凡琐事。但无论如何，自己难得插身在这一种环境里，确也感到有些魅力，因为虽然我不能感到和你心灵上的交流，如同仅是两人在一起时所感到的那样，但我还能在神秘的夜色中瞻望你的姿态，聆听你的笑语，虽然有时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但我以得听见你的声音为满足，因为如果音乐是比诗更好，那么声音确实比言语更好，也许你所说的是全无意思的话，但你的语音可以在我的心上绘出你的神态来。半悲半喜的心情，觉得去睡觉是一件很不情愿的事，因为那时自己所能感触到的，就只有自己的饥渴的寂寞的灵魂了。after 怨恨自己不身为女人（为着你的缘故，我宁愿作如此的牺牲，自己一向而且仍然是有些看不起女人的），因为异性的朋友是如此之不痛快多拘束，尽管在不见面时在想象中忘记了你是女人，我是男人，纯情地在无垢的友情中亲密地共哭共笑，称呼着亲爱的名字，然而会面之后，你便立刻变成了宋小姐，我便立刻变成了朱先生，我们中间不能不守着若干的距离，这种全然是魔鬼的工作。当初造了亚当又造夏娃的家伙，除了魔鬼没有第二个人，因为作这样恶作剧的，决不能称之为上帝。——之后，我便想：人们的饥渴是存在于他们的灵魂内里，而引起这种饥渴来，使人们明白地感到苦恼，Otherwise hidden and unfelt（相反，在隐而不觉时）的，是所谓幸福，凡幸福没有终极的止境，因此幸福愈大则饥渴愈甚。因是在我心里说：因为我是如此深爱你，所以让我们（我宁愿）永远维持着我们平淡的友谊啊！

撇开这些傻话，我觉得常熟和你的家虽然我只是初到，却一点没有陌生之感。当前天在车中向常熟前行的时候，我怀着雀跃似的被释放了的一颗心，那么好奇地凝望着一路上的景色，虽然是老一样的绿的田畴白的云，却发呆似地头也不转地看着看着，一路上乡人们天真的惊奇，尤其使我快活得感动。在某车站停车时，一个老妇向车内的人那么有趣地注视着时，我真不能不对她 beam a smile（发笑）；那天的司机者是一个粗俗的滑稽的家伙，嘴巴天生的合不拢来，因为牙齿太长的缘故，从侧面望去，真“美”。他在上海站未出发之前便好多次学着常熟口音说，“耐侬到常熟”，口中每每要发出“×那娘”的骂人话，不论是招呼一个人，或抱怨着过站停车的麻烦时。他说：“过一站停三分钟，过十几站便要去了半个钟点。”其实停车停得久一些的站头固然也有，但普通只停一分钟许；没有人上下的，不停的也有，因此他的话是有点夸张的，总之是一个可爱的家伙，当时我觉得。过站的时候，有些挥红绿旗的人因为没有经验，很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而且所有的人都有些悠闲而宽和的态度，说话与行动都很文雅。有一个人同着小孩下车，那小孩应该是要买车票的却没有买，收票的除了很有礼他说一声“要买车票”之外就一声不响地让他走了。有两站司机人提醒了才晓得收票。某次一个乡妇下车后扬长而去，问那土头上脑的收票者，他说那妇人他认识。最可笑的是有一个乡下人，汗流浹背地手中拿着几张红绿钞票，气急匆忙地要上车子，开到半路，忽然他在车窗外看见了熟人，车子正在疾驰的时候，他发疯似的向窗外喊着，连忙要司机把车子停下放他下车，吃了几句臭骂，便飞奔出去了，那张车票所花的冤钱，可有些替他肉痛。——这一切我全觉得有趣。

可是唯一使我快活的是想着将要看见你，我对自己说，我要在下车后看见你时双手拉住你端详着你的“怪相”，虽然明知道我不会这样的，当然仍带着些忧虑，因为不知道你身体是否健爽。实在，如果不是星期六接到你的信和知道你又在受着无情的折磨，也许我不会如此急于来看你，为着钱的问题要把时间捺后一些；而且你说过你要来车站接我，我怎么肯使你扑空呢？

车子过了太仓之后，有点焦躁而那个起来，直到了常熟附近的几个村站，那照眼的虞山和水色，使眼前突然添加了无限灵秀之气，那时我真是爱上了你的故乡。到达之后，向车站四周走了一转，看不见你，有点着急，担心你病倒，直至看见了你（真的看见了你），Well then，我的喜乐当然是不可言说的，然而不自禁地有些 timid（羞怯）起来。

回去就不同了，望了最后的一眼你，凄惶地上了车，两天来的寂寞都堆上了心头，而快乐却忘记了，我真觉得我死了，车窗外的千篇一律的风景使我头大（其实即使是美的风景也不能引起我的赞赏了。），我只是低着头发着痴。车内人多很挤，而且一切使我发恼。初上车，还有一个漂亮的少女（洋囡囡式的），她不久下车，此后除了一个高个儿清秀的少年之外，车上都是蠢货商人市侩之流。一个有病的司机人搭着我们这辆车到上海，先就有点恶心。不久又上来了一个三家村学究四家店朝奉式的人，因为忙着在人缝里轧坐位，在车子颠簸中浑身跌在一个女人的身上，这还不过令人发笑（虽然有些恶心）而已，其后他总是自鸣得意地遇事大呼小叫，也不管别人睬不睬他，真令人不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打瞌睡常常靠压到我的身上，也惹气得很。后来有几个老妇人上来，我立起身来让了坐，那个高个儿少年也立起，但其他的一些年轻力壮的男人们，却只望着看看，把身体坐得更稳些。我简直愤慨起来，而要骂中国人毫无规矩，其实这不是规矩，只是一种正当的冲动。我以为让老弱坐，让贤长者坐，让美貌的女郎及可爱的小孩子坐，都是千该万该的，让贤长者坐是因为尊敬，让美貌的女郎坐是因为敬爱（我承认我好色，但与平常的所谓好色有所不同。我以为美人总是世间的瑰宝，而真美的人，总是从灵魂里一直美到外表上，而灵魂美的人，外表未有不美者，即使不合机械的标准与世俗的准绳，若世俗所惊眩之美貌，一眼看去就知道浅薄庸俗的，我决不认之为美人），让小孩坐是因为爱怜，让老弱者坐是因为怜悯。一个缠着小脚步履伶仃的乡村妇人，自然不能令人生出好感，但见了她不能不起立，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地方，但中国人有多数是自私得到那么卑劣的地步。这种自私，有人以为是个人主义，那是大谬不然。个人主义也许并不好，但决不是自私，即使是自私，也是强性的英雄式的自私，不是弱性的卑劣的自私，个人主义要求超利害的事物，自私只是顾全利害。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只有自私。

对于常熟的约略的概念，是和苏州相去不远，有闲生活和齷齪的小弄崎岖的街道，都是我所不能惬意之点。但两地山水秀丽，吃食好，人物美慧（关于吃食，我要向你 Complain（抱怨），你不该不预备一点好吃的东西结我吃，甚至于不好吃的东西也不给我吃，今天早晨令弟同我出去吃的鸭面，我觉得并不好吃，而且因份量太多，吃不下，只吃了二分之一；至于公园中的菱，那么你知道，嘉兴唯一的特产便是菱了，这种平庸的是不足与比的，虽然我也太难得吃到故乡的菱了。买回的藕，陆师母大表满意，连称便宜，可是岂有此理的她也不给我吃。实在心里气愤不过，想来想去要恨你），都是可以称美的地方。如果两地中我更爱常熟，那理由当然你明白，因为常熟产生了

你。

常熟和我乡比起来，自然更是个人文之区。以诗人而论，嘉兴只有个朱竹垞（冒一个“我家”）可以和你们的钱牧斋一较旗鼓，此外便无人了。就是至今你到吾乡去，除了几个垂垂老者外，很难找出一打半风雅的人来；嘉兴报纸副刊的编辑，大概属于商人阶级或浅薄少年之流，名士一名词在嘉兴完全是绝响的，子女们出外读书，大多是读工程化学或者无线电什么之类，读文学是很奇怪的。确实的，嘉兴学生的国文程度，皆不过尔尔的多，因为书香人家不甚多，有的亦已衰微，或者改业商了。常熟也许士流阶级比商人阶级更占势力，嘉兴则全是商人的社会，因此也许精神方面要比前看整饬一点，略为刻苦勤勉一点。此外则因为同属于吴语区域，一切风俗都没有什么两样。

要是我死了，好友，请你亲手替我写一墓铭，因为我只爱你的那一手“孩子字”，不要写在什么碑版上，请写在你的心上，“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你肯吗？我完全不企求“不朽”，不朽是最寂寞的一回事，古往今来一定有多少天才，埋没而名不彰的，然而他们远较得到荣誉的天才们为幸福，因为人死了，名也没了，一切似同一个梦，完全不曾存在，但一个成功的天才的功绩作品，却牵索着后世人的心。试想，一个大诗人知道他的作品后代一定有人能十分了解它，也许远过于同时代的人，如果和他生在同同时，一定会成为最好的朋友，但是时间把他们隔离得远远的，创作者竟不能知道他的知音是否将会存在，不能想象那将是一个何等相貌性格的人，无法以心灵的合调获取慰勉，这在天才者不能不认为抱憾终天的事，尤其如果终其生他得不到人了解，等死后才有人崇拜，而被崇拜者已与虫蚁无异了，他怎还能享受那种崇拜呢？与其把心血所寄的作品孤凄凄地寄托于渺茫中的知音，何如不作之为愈呢？在天才的了解者看来呢，那么那天才是一个元上的朋友，能传达出他所不能宣述的隐绪，但是他永远不能在残余的遗迹以外去认识，去更深地同情他，他对于那元上的朋友，仅能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作着不完全的仰望，这缺陷也是终古难补的吧？而且，他还如一个绝望的恋人一样，他的爱情是永远不会被她知道的。

说着这样一段话，我并不欲自拟为天才（实在天才要比平常人可怜得多），但觉得一个人如幸而能碰到一个倾心相交的友人，这友人实比全世界可贵得多；自己所存留的忆念，随着保有这些忆念的友人的生命而俱终，也要比“不朽”有意思一些。我不知道我们中谁将先谁而死，但无论是谁先死都使我不快活。要是我先死的话，那么我将失去可宝贵的与你同在的时间一段。要是你先死的话，那么我将孤零地在忆念中度着无可奈何的岁月。如果我有希望，那么我希望我们不死在同一空间，只死在同一时间。

话越说越傻了，我不是很有些 Sentimental？请原谅我。这佰是不是我所写给你的信中的最长的，然而还是有许多曾想起而遗落了的思想。

在你到杭州前，我无论如何还希望见你一面。愿你快快痊愈，我真不能设想你要忍受这许多痛苦与麻烦。

无限热烈的思念。盼你的信息。

朱朱 26 日夜

你们称呼第三身“他”为 gay，很使我感到兴味，大约是“佢渠”之转。

我所以拙于说话的原因，第一是本来懒说话，觉得什么话都没有意思，别人都那样说我不高兴说。第二是因为脑中的话只有些文句，说出来时要把它们翻成口语就费许多周章，有时简直不可能。第三我并不缺少

Sence of humor (幽默感), 也许比别人要丰富些, 但缺少 ready wit (机智), 人家给我讲某事的时候, 有时猝然不知所答, 只能应着唯唯, 等到恩到了话说出来时, 已经用不着说了, 就是关于常识方面的也是如此。陆先生曾问起我最近从飞机墮下跌死的滑稽电影明星 will Rogens 的作风如何, 他有什么片子到过上海, 一下子我只能说他善于描述人情世故, 以乡曲似的形式出现在银幕上, 作品的名字一时记不起来, 我还不曾看过他的片子。等到想要补充着说他是美国电影中别树一帜的幽默家, 富于冷隽的趣味, 为美国人最爱戴的红星之一, 但在中国却颇受冷落。他的作品较近而成功的有《Handy Andy》(人生观)《Judge Priest》(中译名不详)等等, 凡我的“渊博”的头脑中所有关于这位我并未与谋一面的影星的知识时, 这场谈话早已结束了。——此外, 我纵声唱歌时声音很高亮, 但说话时则低得甚至于听不清楚。姑母说我讲起话来像蚊子叫, 可是唱起歌来这股劲儿又不知从哪里来的。我读英文也能读得很漂亮, 但说话绝对不行。大概在说话技术方面太少训练。每年中估计起来成天不说话的总有一百天, 每天说不上十句话的约有二百天。说话最多的日子, 大概不至于过三十句。

虽然再想不出什么话来, 可是提着笔仍旧恋恋着不肯放下来。

快两点钟了, 你睡得好好儿的吗? 我可简直的不想睡。昨夜我从两点钟醒来后, 安安静静的想着这样那样, 一直到看天发亮, 今天又是汽车中颠了三个钟点, 然而此刻兴奋得毫不感到疲乏, 也许我的瘦是由于我过度的兴奋所致。我简直不能把自己的精神松懈片刻, 心里不是想这样, 就是想那样。永远不得安闲, 一闲下来, 便是寂寞得要命, 逢到星期日没事做, 遂我的心意, 非得连看三场电影不可。因此我在茶馆里对着一壶茶坐上十五分钟, 简直是痛苦。喝茶宁可喝咖啡, 茶那样带着苦意的味道, 一定要东方文明论者才能鉴赏, 要我细细的品, 实在品不出什么来, 也许觉得开水倒好吃些。我有好多地方真完全不是中国人, 我所嗜好的也全是外国的东西, 于今已有一年多不磨墨了, 在思想上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完全相反, 因为受英国文学的浸润较多, 趣味是比较上英国式的。至于国粹的东西无论是京戏胡琴国画国术等一律厌弃, 虽然有一时曾翻过线装书(那也只限于诗赋之类), 但于今绝对不要看这些, 非孔孟, 厌汉字, 真有愿意把中国文化摧枯拉朽地完全推翻的倾向, 在艺术方面, 音乐戏剧的幼稚不用说, 看中国画宁可看西洋画有趣味得多。至于拓几笔墨作兰花竹叶自命神韵的, 真欲嗤之以鼻, 写字可以与绘画同成为姊妹艺术, 我尤其莫名其妙。这些思想或者有些太偏激, 但目睹今日之复古运动与开倒车, 不能对于这被诮为五千年的古文化表示反对。让外国人去赞美中国文化, 这是不错的, 因为中国文化有时确还可以补救他们之敝, 但以中国人而嫌这种已腐化了的的中国文化还不够普及而需待提倡, 就有夜郎自大得丧心病狂了。我想不说下去了, 已经又讲到文化的大问题, 而这些话也还是我的老生常谈, 卑之元甚高论。你妈来了没有, 妈来了你可要她疼疼你了, 可是我两点半还没睡, 谁来疼我呢!

(1935年8月)

宋:

以后我接到你信后, 第一件事便是改正你的错字, 要是你做起先生来, 老是写别字可很有些那个。

可是我想了半天, 才想出“颀预”两个字, 你是写作“瞞吁”的。

你有些话我永远不会同意, 有时是因为太看重你自己的 ego (自我) 的

缘故。例如你自以为凶（我觉得许多人说你凶不过是逗逗你，他们不会真的慑伏于你的威势之下的），其实我永远不相信会有人怕你（除了我，因为我是世上最胆怯的人）。

关于你说你对我有着相当的好感，我不想 grudge(妒忌)，因为如果“绝对”等于一百，那么一至九十九都可说是“相当”。也许我尽可以想象你对于我有九十九点九分的好感。我觉得我们的友谊并不淡，但也不浓得化不开，正是恰到好处，合于你的“中庸之道”。

“妒”是一种原始的感情，在近代文明世界中有渐渐没落的倾向。它是存在于天性中的，但修养、人生经验、内省与丰富的幽默感，可以逐渐把它根除。吃醋的人大多是最不幽默、不懂幽默的人，包括男子与女子。自来所谓女子较男子善妒是因为社会和历史背景所造成，因为接触的世界较狭小，心理也自然会变得较狭小。因此这完全不是男或女的问题。值得称为“摩登”的姑娘们。

当然要比前一世纪闺阁小姐们懂事得多，但真懂事的人，无论男女至今都还是绝对的少数，因而吃醋的现象仍然是多的。至于诗人大抵是妒心格外强烈一些，如果徐志摩是女子，他也会说 Nothingorall，你把他这句话当作男子方面的例证，是不十分令人心服的。根本在徐志摩以前就有好多女子说过这句话了。我希望你论事不要把男女壁垒立得太森严，因为人类用男女分类根本是不很妥当的。

关于“爱和妒是分不开的”一句话，我的意见是——所谓爱就程度上分可以归为三种：

1、Primevallove, or animallove, or loveofpassionorPoeticlove; (原始的爱，或者动物的爱，或者激情的爱，或者诗意的爱)

2、Sophisticatedlove, or “modern” love; (深于世故的爱，或者“现代的”爱)

3、intellectuallove, or philosophicallove; (理智的爱或者哲学的爱)

此外还有一种并不存在的爱，即 spirituallove, or “platonicalloveorloveofthereligiouskind, (精神的爱，或者“柏拉图”式的恋爱，或者宗教类的爱)那实在是第一种爱的假面具，可以用心理方法攻破的。

妒和第一种爱是成正比例的，爱愈甚则妒愈深，但这种爱与妒能稍加节制，不使流于病态，便成为人间正常的男与女之间的关系，完全无可非议。

第一种和第三种爱是对立的，但第二种爱则是一种矛盾错综的现象，在基础上极不稳固，它往往非常富于矫揉造作的意味，表面上装出“懂事”的样子而内心的弱点未能克服，同时缺乏第一种的真诚与强烈。此类爱与妒的关系是表面上无妒，内心则不能肯定。

第三种的爱是高级的爱，它和一般所谓精神恋爱不同，因为精神恋爱并不超越 Sex(性)的界限以上，和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获得满足而借梦想以自慰一样，精神恋爱并不比肉体恋爱更纯洁。但这种“哲学的爱”是情绪经过理智洗炼后的结果，它无疑是冷静而非热烈的，它是 Non-Sexual(非性的)，妒在它里面根本不能获得地位。

胡言乱语而已。

也也

